

林語堂代表作
現代作家選集

第五集

三通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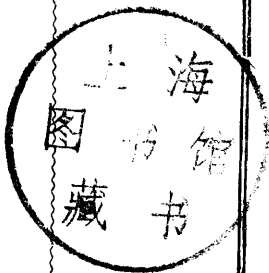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0 8633B

現代作家選集第五集

林語堂代表作

三通書局印行



~~4557184~~

林語堂代表作目次

現代作家選集第五集

序

第一輯 幽默文

論幽默

說避暑之益

論握手

羅素離婚

怎樣寫『再啓』

論看電影流淚

與又文先生論逸經

記性靈

論躺在床上

一
一
一八
二二
二六
三一
三六
四二
四五
五〇

次

目

談螺絲釘……………五五

再談螺絲釘……………六二

三談螺絲釘……………七一

四談螺絲釘……………八〇

談米老鼠……………八九

母豬渡河……………九七

論裸體運動……………九九

第二輯 論說文

中國人之德性

一、圓熟……………一〇五

二、忍耐……………一〇九

三、無可無不可……………一二

四、老猾俏皮……………一六

婦女生活

- 一、女性之從屬地位……………一二三
- 二、家庭和婚姻……………一三一
- 三、理想中的女性……………一三八
- 四、我們的女子教育……………一四三

目 第三輯 小說

- 道家的女兒……………一四七
- 園中的悲劇……………一二一
- 秋日之歌……………二九一

次

序

在現代文藝界中，以幽默文著名的，要算是林語堂先生了。他的作品，散見於各雜誌和報章上，因為他在寫作的時候，對於取材描寫完全根據時代的現實作爲標準，以瞬息間所觸動的情感，不嫌煩細，在生花妙筆之下，完全展露出來，所以愛好文藝的學者，無不對他的作品不是愛不釋手的。林先生非但在國內文壇上著名，抑且在國際文學界中，亦獲得高貴的聲譽；有幾篇作品都是用外國文撰著，而在國外出版，得到中外文人的美評，像本書所選第二第三兩輯，就是他最近蜚聲中外的傑作。

我們很慶幸，對於林先生生平的得意巨著，毫不遺漏地彙集在這裏，使讀者可以免得搜閱的麻煩，很輕易的得窺他作品的全豹。

這是我們小小的一點微禮，敬獻於讀者之前，希望讀者多多採納。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編者

現代作家選集弁言

陽光燦爛花木繽紛的文學園地，都是偉大的作家們運用文字這神奇的東西，來開闢成的。在那裏，埋葬着人類在苦難和掙扎裏所感發的崇高和深邃的情思，足夠作爲後人的教訓和感受之資。在那裏，有比現實的人生更真實的生活的現狀；在那裏，有比哲學更精深的人生的哲理。牠能夠增大我們的同情的心胸，深邃我們對於人類的愛。牠能夠使我們明白：人的生存，是爲了同類的幸福和人道的光榮的，我們對於一首短詩，會終身受用不盡；我們對於一部小說，會改造過整個的人生觀。

言

弁

文學既有上述價值，所以誦讀文學名著，是我們的最大的愉快；介紹文學名著，是我們的最大的任務。我們現在印行這部現代作家選集，意思就是要盡介紹文學名著的任務，使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誦讀文學名著的愉快。首先出版的是中國之部，在中國之部，首先出版的是：1. 魯迅 2. 郭沫若 3. 周作人 4. 茅盾 5. 林語堂 6. 謝冰心 7. 郁達夫 8. 徐志摩 9. 巴金 10. 葉紹鈞 11. 田漢 12. 丁玲等十二作家的選集。這十二作家中，有小說作家，有戲劇作家，有散文作家，有詩人；雖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

的整個文壇，但其足以代表現代中國的整個文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坊間對於上列十二作家的作品，不是沒有選集，如魯迅，並且已經有了全集；可是選集的印行，多數是編選不精，尤其是用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去印行，不但編選方面頗多缺點，就連形式方面也過於粗劣。我們總以為文學是美的，有美的內容，同時更具備美的形式，我們鑑賞時，才覺得更愉快呢！至於全集，便於專家研究，我們這選集則是便於一般人的鑑賞，在一般人閱讀全集，非但為時間所不許，也是為經濟能力所不及。如果就我們這選集，先略嘗各個作家作品一樹，再找自己所歡喜的作家的全集，或是未選作品來鑑賞，我想也是再便利沒有的事。

計劃是這樣，或者結果並不能如我們所預期的，也未可知，無論編選或形式方面，如果讀者能夠予以指教，使我們在再版時得以改善，這是我們所竭誠歡迎的！

林語堂代表作

現代作家
選集之五

論幽默

論
One excellent test of a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 ides and comedy; 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默
『我想一國文化的極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劇及俳調之發達，而真正的喜劇的標準，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

——麥烈蒂斯喜劇論

(上篇)

1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人之智慧已啓，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尚有餘力，從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聰明起來，對人之智慧本身發

生疑惑，處處發見人類的愚笨，矛盾，偏執，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現。如波斯之天文學家詩人荷麥卡奄姆，便是這一類的。三百篇中唐風之無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覺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時，也已露出幽默的態度了。因為幽默只是一種從容不迫達觀態度，鄭風『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頭腦如莊生出現，遂有縱橫議論裨闡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莊生可稱爲中國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稱莊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於老子，也無不可。戰國之縱橫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辯之才。這時中國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確乎是精力飽滿，放出異彩，九流百家，相繼而起，如滿庭春色，奇花異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態以爭妍。人之智慧，在這種自由空氣之中，各抒性靈，發揚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窮理，各逞其奇，奇則變，則通故。毫無酸腐氣象。在這種空氣之中，自然有謹愿與超脫二派，殺身成仁，臨危不懼，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這是謹愿派。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爲，如楊朱之徒，或是敝屣仁義，絕聖棄智，看穿一切，如老莊之徒，這是超脫派。有了超脫派，幽默自然出現了。超脫派的言論是放肆的，筆鋒是犀利的，文章是遠大淵放不顧細謹的。孜孜爲利及孜孜爲義的人，在超脫派看來，只覺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執棺槨之厚薄尺寸，守喪之

期限年月，當不起莊生的一聲狂笑。於是儒與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成了兩大勢力，代表道學派與幽默派。後來因為儒家有『尊王』之說，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與君王互相利用，壓迫思想，而造成一統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不能因君王道統之壓迫，遂歸消滅。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莊文章氣魄，足使其效力歷世不能磨滅，所以中古以後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獨尊儒家道統，實際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國人得勢時都信儒教，不遇時都信道教，各自優遊林下，寄託山水，怡養性情去了。中國文學除了御用的廊廟文學，都是得力於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廟文學都是假文學，就是經世之學，狹義言之，也算不得文學。所以真有性靈的文學，入人最深之吟咏詩文，都是歸返自然，屬於幽默派，超脫派，道家派的。中國若沒有道家文學，中國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統，中國詩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國人之心靈，不知要苦悶到如何。

老子莊生固然超脫，若莊生觀魚之樂，蝴蝶之夢，說劍之喻，蛙蟹之語，也就夠幽默了。老子教訓孔子的一頓話：『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無論是否戰國時人所僞託，司馬遷所誤傳，其一股酸溜溜氣味，令人難受。我們讀老莊之文，想見其為人，總感其酸辣有餘，溫潤不足。論其遠大遙深，

睥睨一世，確乎是真正 comic spirit（說見下）的表現。然而老子多苦笑，莊生多狂笑，老子的笑聲是尖銳，莊生的笑聲是豪放的。大概超脫派容易流於憤世嫉俗的厭世主義，到了憤與嫉，就失了幽默溫厚之旨。屈原賈誼，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謂幽默是溫厚的，超脫而同時加入悲天憫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謂幽默，機警犀利之諷刺，西文謂之「鬱剔」（Wit）反是孔子個人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近於真正幽默態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顯的事實。我所取於孔子，倒不是他的跼蹐如也，而是他燕居時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跼蹐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愛的是失敗時幽默的孔子，是不願做匏瓜繫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時年少氣盛殺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愛的是殺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與點也幽默自適之孔子。孔子既歿，孟子猶能談諧百出，踰東家牆而摟其女子，是今時士大夫所不屑出於口的，齊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諷刺氣味，然孟子亦近於鬱剔，不近於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後儒者日趨酸腐，不足談了。韓非以命世之才，作說難之篇，亦只是大學教授之幽默，不甚輕快自然，而幽默非輕快自然不可。東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國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後，王何之學起，道家勢力復興，加以竹林七賢繼出倡導，遂滌盡腐儒氣味，而開了清談之風。在這種空氣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

靈，周秦思想之緊張怒放，一變而爲恬淡自適；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榮而入於初秋之豪邁深遠。其結果，乃養成晉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詩人陶潛。陶潛的貴子，是純熟的幽默。陶潛的淡然自適，不同於莊生之狂放，也沒有屈原的悲憤了。他歸去來辭與屈原之下居漁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賞，但沒有激越哀憤之音了。他與莊子，同是主張歸返自然，但對於針砭世俗，沒有莊子之尖利。陶不肯爲五斗米折腰，只見世人爲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魯可憐。莊生卻罵干祿之人爲豕彘之牛，待宰之麋。所以莊生的憤怒的狂笑，到了陶潛，只成溫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莊而揚陶，只見出幽默有各種不同議論縱橫之幽默，以莊爲最。詩化自適之幽默，以陶爲始。大概莊子是陽性的幽默，陶潛是陰性的幽默，此發源於氣質之不同，不過中國人未明幽默之義，認爲幽默必是諷刺，故特標明閒適的幽默，以示其範圍而已。

莊子以後，議論縱橫之幽默，是不會繼續發現的。有骨氣有高放的思想，一直爲帝王及道統之團結勢力所壓迫。二千年間，人人議論合於聖道，執筆之士，只在孔廟中翻筋斗，理學場中檢牛毛，所謂放逸，不過如此，所謂高超，亦不過如此。稍有新穎議論，超凡見解，卽誣爲悖經叛道，辯言詭說，爲朝士大夫所不齒，甚至以亡國責任，加於其上。范寧以王弼何晏之罪，浮於桀紂，認爲仁義幽淪，儒雅蒙

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都應嫁罪於二子。王樂清談，論者指爲亡晉之兆。清淡尙不可，誰敢復說絕聖棄智的話？二千年間之朝士大夫，皆負經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諸侯，治萬乘，聚稅斂，即作文章抒悲憤，尙且不敢，何暇言諷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開口仁義，閉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率爲僞，不許人揭穿。直至今日之武人通電，政客宣言，猶是一般道學面孔。禍國軍閥，誤國大夫，讀其宣言，幾乎人人要駕湯武而媲堯舜。暴斂官僚，販毒武夫，聞其演講，亦幾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於妻妾泣中庭，施從外來，孟子所譏何人，彼且不識，又何暇學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爲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歸滅亡。議論縱橫之幽默，既不可見，而閒適怡情之幽默，却不絕的見於詩文，至於文人，偶爾戲作的滑稽文章，如韓愈之送窮文，李漁芝逐貓文，都不過遊戲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學士大夫，已經是寫不來了。只有在性靈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時可發見很幽默的議論文，如定齋之論私中郎之論癡，子才之論色等。但是正統文學之外，學士大夫所目爲齊東野語稗官小說的文學，却無時無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話，元之戲曲，明之傳奇，清之小說，何處沒有幽默？若水滸之李逵，魯智深，寫得使你時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時而哭不得笑不得，遠超乎諷諫褒貶之外，而達乎幽默同情境地。西遊記之孫行

者豬八戒，確乎使我們於喜笑之外，感覺一種熱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幾乎篇篇是摹繪世故人情，幽默之外，雜以諷刺。鏡花緣之寫女子，寫君子國，老殘遊記之寫瑣姑，也有不少啓人智慧之議論文章，爲正統文學中所不易得的。中國真正幽默文學，應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猶如中國最好的詩文，亦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

(中篇)

因爲正統文學不容幽默，所以中國人對於幽默之本質及其作用沒有了解。當人對於幽默滑稽，總是取鄙夷態度。道學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懼態度，以爲幽默之風一行，生活必失其嚴肅而道統必爲詭辯所傾覆了。這正如道學先生視女子爲危險品，而對於性在人生之用處沒有了解，或是如彼輩視小說爲稗官小道，而對於想像文學也沒有了解。其實幽默爲人生之一部分，我已屢言之，道學家能將幽默屏棄於他們的稗銘墓誌奏表之外，却不能將幽默屏棄於人生之外。人生是永遠充滿幽默的，猶如人生是永遠充滿悲慘、性欲、與想像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儘管道學與熟友閒談時，何嘗不是常有俳謔言笑？所羞的，不過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潤而已。試將朱熹所著名臣言行錄一翻，便可見文人所不敢筆之於書，却時時出之於口而極富幽默味道。試舉一二

事爲例：

（趙普條）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韓王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達人情之上乘幽默。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繇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

太祖所言，全是道學話，粉飾話。太后却能將太祖建朝之功抹殺，而謂係柴氏主幼不幸所造成。這話及這種見解，正像蕭伯訥令拿破崙自述某役之大捷，全係其馬偶然尋到擺渡之功，豈非揭穿真相之上乘幽默？

關係幽默之解釋，有哲學家亞里多斯得、柏拉圖、康德、哈勃斯（Hobbes）柏克森、弗勞特諸人之分析。柏克森所論，不得要領。弗勞特太專門。我所最喜愛的，還是英小說家麥烈蒂斯在劇論中的一篇討論他描寫俳調之神一段，極難翻譯，茲勉強粗略譯出如下：

「假使你相信文化是基於明理，你就在靜觀人類之時，窺見在上有一種神靈，耿耿的鑒察一切。他有聖賢的頭額，嘴唇從容不緊不鬆的半開着，兩個唇邊，藏着林神的諧謔。那像弓形的稱心享樂的微笑。在古時是林神響亮的狂笑，撲地叫眉毛倒豎起來。那個笑聲會再來的，但是這回已屬於莞爾微笑一類的，是和緩恰當的，所表示的是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而不是胡盧笑鬧常時的態度，是一種閒逸的觀察，好像飽觀一場，等着擇肥而噬，而心裏却不着急。人類之將來，不是他所注意的；他所注意是人類目前之老實與形樣之整齊。無論何時人類失了體態，誇張，矯揉，自大，放誕，虛偽，炫飾，纖弱過甚；無論何時地他看見人類懵懂自欺，淫侈奢欲，崇拜偶像，作出荒謬事情，眼光如豆的經營，如癡如狂的計較，無論何時人類言行不符，或倨傲不遜，屈人揚己，或執迷不悟，強詞奪理，或夜郎自大猩猩作態，無論是個人或是團體；這在上之神就出溫柔的諛意，斜覷他們，跟着是一陣如明珠落玉盤的笑聲。這就是俳調之神 (The comic spirit) 』

這種的笑聲是和緩溫柔的，是出於心靈的妙悟。訕笑嘲謔，是自私，而幽默卻是同情的，所以幽默與謾罵不同。因為謾罵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對自身就沒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遠超

脫，所以不會怒，只會笑。而且幽默是基於明理，基於道理之參透。麥烈蒂斯說得好，能見到這俳調之神，使人有同情共感之樂。謾罵者，其情急，其辭烈，惟恐旁觀者之不與同情。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會與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熱烈的謾罵諷刺，多傷氣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對方。因為你所笑的是對方的愚魯，只消指出其愚魯便罷。明理的人，總會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謾罵。

麥烈蒂斯還有很好的關於幽默嘲笑的分辨。

「假使你能夠在你所愛的人身上見出荒唐可笑的地方而不因此減少你對他們的愛，就算是有俳調的鑒察力；假使你能夠想像愛你的人也看出你可笑的地方而承受這項的矯正，這更顯明你有這種鑒察力。

「假使你看到這種可笑，而覺得有點冷酷，有傷忠厚，你便是落了嘲諷(Satire)的圈套中。
「但是設使你不拿起嘲諷的棍子，打得他翻滾叫喊出來，却只是話中帶刺的一半褒揚他，使他自己苦得不知人家是否在傷毀他，你便是用揶揄(Irony)的方法。

「假使你只向他四方八面的奚落，把他推在地上翻滾，敲他一下，淌一點眼淚於他身上，而承

認你就是同他一樣，也就是同旁人一樣對他毫不客氣的攻擊，而於暴露之中，含有憐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Humour）之精神。」

麥烈蒂斯所論幽默在本質已經很透闢了。我尚有補充幾句，就是關於中國人對於幽默的誤會，中國道統之勢力真大，使一般人認為幽默是俏皮諷刺，因為即使說笑話之時，亦必關心世道，諷刺時事，然后可成為文章。其實幽默與諷刺極近，却不定以諷刺為目的，諷刺每趨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遠之心境，而帶一點我佛慈悲之念頭，然后文章火氣不太盛，讀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鬥勝，亦不似鬱剔之出於機警巧辯，幽默的文章在婉約豪放之間得其自然，不加矯飾，使你於一段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發笑，只是讀下去心靈啓悟，胸懷舒適而已。其緣由乃因幽默是出於自然，機警是出於人工，幽默是客觀的，機警是主觀的。幽默是冲淡的，鬱剔諷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悅，用輕快筆調寫出，無所掛礙，不作爛調，不忸怩作道學醜態，不求士大夫之喜譽，不博庸人之歡心，自然幽默。

（下篇）

幽默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發笑的文字，連鄙俗的笑話在內。（西文所謂幽默刊物，大都是偏於粗鄙笑話的，若笨拙、生活、格調並不怎樣高。若法文 *Sourire*，英文 *Bullyhoo* 之類，簡直有許多『不堪入目』的文字。）在狹義上，幽默是與鬱剔、譏諷、揶揄區別的。這三四種風調，都含有笑的成分。不過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種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態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緩，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語解頤，有的是基於整個人生觀，有思想的寄託。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如麥烈蒂斯氏所說，是屬於『會心的微笑』一類的。各種風調之中，幽默最富於情感，但是幽默與其他風調同使人一笑，這笑的性質及幽默之技術是值得討論的。

說幽默者每追源於亞里斯多德，以後伯拉圖、康德之說皆與亞氏大體相符。這說就是周谷城先生（論語廿五期『論幽默』）所謂『預期的逆應』就是在心情緊張之際，來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緊張為和緩，於是腦系得一快感，而發為笑。康德謂：『笑是緊張的預期忽化歸烏有時之情感。』無論鬱剔及狹義的幽默，都是這樣的。佛勞德在『鬱剔與潛意識之關係』一書引一例甚好：

「某窮人向其富友借二十五元。同日這朋友遇見窮人在飯店吃一盤很貴的奶漿沙羅門魚。朋友就上前責備他說：「你剛來跟我借錢，就跑來吃奶漿沙羅門魚。這是你借錢的意想嗎？」窮人回答說：「我不明白你的話。我沒錢時不能吃奶漿沙羅門魚；有錢時又不許吃奶漿沙羅門魚。請問你，我何時才可以吃奶漿沙羅門魚？」」

那富友的發問是緊張之際，我們同那窮人同情，以為他必受窘了；到了聽窮人的答語，這緊張的局面遂變為輕鬆了。這是笑在神經作用上之解說。同時另有一說，也是與此說相符的，就是說，我們發笑時，總是看見旁人受窘或遇見不幸，或做出粗笨的事來，使我們覺得高他一等，所以笑。看人跌倒，自己却立穩，於是笑了；看人棲棲皇皇熱中名利，而自己却清閒超逸，於是也笑了。但是假如同作京官而看同級的人擢升高位，便只有眼紅，而不會發笑；或者看他人被屋壓倒而禍將及身，也只有驚皇，不會發笑。所以笑之發源，是看見生活上之某種失態而於己身無損，神經上得一種快感，常人每好讀罵人的文章，就是這樣道理。或是自述過去受窘的經過，旁人未有不發笑。然在被笑者，常是不快的，所以有所謂老羞成怒之變態。幽默愈泛指世人的，愈得各方之同情，因為在聽者各以為未必是指他個人，或者果指他一階級，他也未必就是這階級中應被指摘之分子。例如論語罵京官，

京官讀了仍舊可以發笑，或者罵大學教授，「溫故」講義而四處「支薪」，大學教授也可以受之無愧，因不十分迫近本身也。所以兩方爭辯，愈涉及個人，如×××與×××之對罵，愈不幽默，而易滲入酸辣成分；反之，愈是空泛的，籠統的社會諷刺及人生諷刺，其情調自然愈深遠，而愈近於幽默本色。

林 語 堂 代 表 作

在這由緊張達到和緩的轉變，其中每有出人意外（即「逆應」）的成分。其陡轉的工夫，或由於字義之雙關（此係最皮毛之幽默，但也有雙關得機警自然，實在佳妙的）；有的是出於无賴態度（如上舉窮人一例），有的是由於笑話中人的冥頑，有的是由於參透道理，看穿人情，大概此種陡轉，出於慧心，如公孫大娘舞劍，如天外飛來峯，沒有一定的套板。善恢諧者，自出機智。如 *Lowry* *Granger* 一次在演講，有女權運動家起立說：「你若是我的丈夫，我必定給你服毒。」氏對口應曰：「我若是你的丈夫，我定把毒吃下。」這種地方，只在人隨機應變，无鹽見齊宣王，願備後宮，實在有點无賴，也是一種幽默。然无賴，或胡鬧，易討人厭。好的幽默，都是屬於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於言人所不敢言。世人好說合禮的假話，因循不以為怪，至一人闡發真理，將老實話說出，遂使全堂譁笑。這在佛勞德解釋起來，是由於吾人神經每受壓迫抑制（inhibition）一旦將此壓迫取消，如馬脫

羈，自然心靈輕鬆美快，而發爲笑聲。因此幽默每易涉及猥褻，就是因爲猥褻之談有此放鬆抑制之作用。在相當環境，此種猥褻之談是好的，是宜於精神健康。據我經驗，大學教授老成學者聚首談心，未有不談及性的經驗的，所謂猥褻非禮，純是社會上之風俗問題，在某處可談，在某處不可談。英國中等階級社交上言辭之束縛，每比貴族階級更甚。大概上等社會及下等社會都很自由的，只有讀書的中等階級最受限制。又法國所許的，在英國或者不許，英國所許的，國中人或者不許。時代也不同，英國十七世紀就有許多字面令人所不敢用的，莎士比亞時代也是如此，但現代人之心靈不定，莎士比亞時人清潔，性之運用反益加微妙了。在中國，如淳于髡齊威王謂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問他既然一斗而醉，何以能飲一石，淳于髡謂在皇上侍側一二斗便醉；若有男女雜坐，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可八斗而醉；及『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樂甚，可飲一石。』這段雖然不能算爲猥褻，但可表示所謂取消神經抑制，及幽默滑稽每易流於猥褻之理。張敞爲妻畫眉，上詰之，答曰夫婦之間，豈但畫眉而已，亦可表示幽默，使人發笑，常在撇開禁忌，說兩句合情合理之話而已。

這種說近情話的滑稽，有數例爲證。德國名人 Koyserling 編著『婚姻書』邀請各國名家撰論，並請蕭伯訥作一文關於婚姻的意見。蕭伯訥回信說：「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時，沒有能老實說他關於婚姻的意見。」一語破的，比書中長篇大論精彩深長。Koyserling 即將該句列入序文中。相傳有人問道家長生之術，道士謂節欲無爲，餐風宿露，戒絕珍肴，不近女人，可享千壽。其人曰：如此則千壽復有何益，不如夭折，亦是一句近情的話。西洋有一相類故事，謂某塾師好飲，飲必醉，因此沒有生徒，潦倒困頓。有人好意規勸他說：「你的學問很好，只要你肯戒飲，一定可以收到許多生徒。你想對不對？」那塾師回答道：「我所以收生徒教書者，就是爲要飲酒。不飲酒，我又何必收生徒呢？」

以上所舉的例，可以闡明發笑之性質與來源，但是都屬於機智的答辯，是歸於鬱別滑稽一門的。在成篇的幽默文字，又不同了，雖然他使人發笑的原理相同。幽默小品，並非此種驚句所合成的，不可強作，亦非能強作得來。現代西洋幽默小品極多，幾乎每種普通雜誌，要登一二篇幽默小品文。這種小品文，文字極清淡的，正如閒談一樣，有的專用土白俚語作時評，求其深入人心，如 *Mr. Chips* 一派，有的與普通論文無別，或者專素描，如 *Stephen Loucock*，或者是長議論，談人生，如 *Chesleron*，或者是專宣傳主義，如蕭伯訥，大半筆調皆極輕快，以清新自然爲主，其所以別於中國

之遊戲文字，就是幽默並非一味荒唐，既沒有道學氣味也沒有小丑氣味，是莊諧並出，自自然然暢談社會與人生，請之不覺其矯揉造作，故亦不厭。或在正經處，比通常論文更正經，因其較少束縛，喜怒哀樂皆出之真情。總之西洋幽默文大體上就是小品文別出的一格。凡寫此種幽默小品的人，於清淡之筆調之外，必先有獨特之見解及人生之觀察。因為幽默只是一種態度，一種人生觀，在寫慣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種格調，無論何種題目，有相當的心境，都可以落筆成趣了。這也是一句極平常的話，猶如說學詩，最要是登臨山水，體會人情，培養性靈，而不是僅學押平仄，講蜂腰鶴膝等末技的問題。

因此我們知道，是有相當的人生觀，參透道理，說話近情的人，才會寫出幽默作品。無論那一國的文化，生活，文學，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潤也。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乾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其結果必有天下相率而為偽的生活與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內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熱誠，半世麻木，喜怒無常，多愁善病，神經過敏，歇斯的利，誇大狂，憂鬱狂等心理變態。論語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偽的通電宣言，為功就不小了。

說避暑之益

我新近又搬出分租的洋樓，而住在人類所應住的房宅了。十月前，當我搬進去住洋樓的分層時，我曾經鄭重的宣告，我是生性不喜歡這種分租的洋樓的。那時我說我本性反對住這種樓房，這種樓房，是預備給沒有小孩而常川住在汽車不住在家裏的夫婦住的，而且說，除非現代文明能夠給人人一塊宅地，讓小孩去翻筋斗捉蟋蟀弄得一身骯髒痛快，那種文明不會被我重視。我說明所以搬去那所樓層的緣故，是因那房後面有一片荒園，有橫倒的樹幹，有碧綠的池塘，看出去是枝葉扶疏，林鳥縱橫。我的書窗之前，又是夏天綠葉成蔭，冬天子滿枝。在上海找到這樣的野景，不能不說是重大的發見，所以決心租定了。現在我們的房東，已將那塊園地圍起來，整理起來，那些野樹已經栽植的有方圓規矩了，陣伍也漸漸整齊了，而且雖然尚未砌出來星形八角等等的花台，料思不久總會來的。所以我又搬出。

現在我是住一所人類所應住的房宅，如以上所言。宅的左右有的是土，足踏得土，踢踢瓦礫，是非常快樂的。我宅中有許多青蛙蟾蜍，洋槐樹上的夏蟬整天價的鳴着，而且前晚發見了一條小

青蛇；使我猛覺我已成爲歸去來兮的高士了。我已發見了兩種的蜘蛛，還想到城隍廟去買一隻龜，放在園裏，等着看龜觀蟾蜍吃蚊子的神情，倒也十分有趣。我的小孩在這園中，觀察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至理，總比在學堂念自然教科書，來得親切而有趣味。只可惜尙未找到一隻壁虎。壁虎與蜘蛛鬥起來真好看啊！……我還想養隻鴿子，讓他生鴿蛋給小孩玩。所以目前嚴重的問題是，有沒有壁虎？假定有了，會不會偷鴿蛋？

由是我想到避暑的快樂了。人家到那裏去避暑的可喜的事，我家裏都有了。平常人不大覺悟，避暑消夏旅行最可紀的事，都是那裏曾看到一條大蛇，那裏曾踏着壁虎蠍子的尾巴。前幾年我曾到過莫干山，到現在所記得可樂的事，只是在上山路中看見石龍子的新奇式樣，及曾半夜裏在床上發見而用阿摩尼亞射殺一隻極大的蜘蛛，及某晚上曾由右耳裏逐出一隻火螢。此外便都忘記了。在消夏的地方，談天總免不了談大蟲的。你想，在給朋友的信中，你可以說「昨晚歸途中，遇見一條大蛇，相覷而過，『這是多麼稱心樂事，而且在城裏接到這封信的人，是怎樣的羨慕。假定他還有點人氣，閱信之餘，必擲信慨然而立曰：『我一定也要去。我非請兩星期假不可，不管老板高興不高興！』自然，這在於我，現在已不能受誘惑了，因爲我家裏已有了蛇，這是上海人家裏所不容易發

見的。

林語堂代表作

避暑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可以看到一切的親朋好友。我們想去避暑旅行時，心裏總是想着：「現在我要去享一點清福，隔絕塵世，依然故我了。」絃外之音，似乎是說，我們暫時不願揖客，鞠躬，送往迎來，而想去做自然人。但是這不是真正避暑的理由，如果是，就沒人去青島牯嶺避暑了。或是果然是，但是因為船上就發見你的好友陳太太，使你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你在星期六晚到莫干山，正在黃昏外出散步，忽然背後聽見有人喊着：「老王！你聽見這樣喊的時候，心中有何感覺，全憑你自己，星期日早，你星期五晚剛見到的隔壁潘太太同她的一家小孩，也都來臨了。星期一下午，前街王太太也翩然蒞止了。星期二早上，你出去步行，真真出乎意外，發見何先生、何太太也在此地享隔絕塵世的清福。由是你又請大家來打牌，吃冰淇淋，而陳太太說：「這多麼好啊！可不是正同在上海一樣嗎？」換句話說，我們避暑，就如美國人遊巴黎，總要在 L'Opera 前面的一家咖啡館，與同鄉互相見面。據說 Montmartre 有一家飯店，美國人遊巴黎，非去賜顧不可，因為那裏可以吃到真正美國的炸團餅。這一項消息，Anita Loos 女史早已在碧眼兒日記鄭重載錄了。

自然避暑還有許多益處。比方說，你可以帶一架留聲機，或者同居的避暑家總會帶一架，由是

你可以聽到年頭年底所已聽慣的樂調，如璇宮豔舞，麗娃栗姮之類。還有一樣，就是整備行裝的快樂高興。你跑到永安公司，在那裏思量打算，游泳衣是淡紅的鮮豔，還是淺綠的淡素，而且你如果是盧騷陶淵明的信徒，還須考慮一下：短統的反翻口襪，固然涼爽，如魚網大花格的美國『開索』襪，也頗肉感，有寓露於歲之妙，而且巴黎胭脂，也是『可的』的好。因為你不擦胭脂，總覺得不自然，而你到了山中避暑，總要得其自然為妙。第三樣，富貴，銀行總理，要人也可以借這機會，帶幾本福爾摩斯小說，看看點書。在他手不釋卷，躺在籐椅上午睡之時，有朋友叫醒他，他可以一面打哈一面喃喃的說：『啊！我正在看一點書。我好久沒看過書了。』第四樣益處，就是一切家庭祕史，可在夏日黃昏的閒話中流露出來。在城裏，這種消息，除非由奶媽傳達，你是不容易聽到的。你聽見維持禮教樂善好施的社會中堅某君有什麼外遇，平常化裝為小商人，手提廣東香腸，冬工冬跑入弄堂來找他的相好，或是何老爺的丫頭的嬰孩相貌，非常像何老爺。如果你為人善談，在兩星期的避暑期間，可以聽到許多許多家庭祕史，足做你回城後一年的談助而有餘。由是我們發現避暑最後一樣而最大的益處，就是——可以做你回城交際談話上的題目。

要想起來，避暑的益處還有很多。但是以所舉各點，已經有替廬山青島飯店做義務廣告的嫌

疑了。就此擱筆。

論握手

東西文化不同之點甚多，而握手居其一。西人見面互相握手，華人見面握自己手。我想西人最可笑的習慣，就莫如握手這一端。西方文明，我能了解，西方習俗，我也很多贊成，外國哲學美術都還不錯，甚至外國香水絲襪以及戰艦，我都承認比中國貨強，只有西人何以今日尚保存這握手的野蠻習慣，我至此不能了解。我知道西方社會也有人反對這種習慣，如同有人反對帶帽帶領一樣。但是這只限于一部分人，于普通社會無甚影響；大部分的人總以為這種小事，聽之罷了，何必小題大做？我就是喜歡注意這種士君子所不屑談的小問題的一人。西人行之，尚有則可，東施效顰，真可不必，但事已至此，積重難返，已有萬難挽回之勢了。所以實際上，雖明知這習慣之野蠻不合理，也唯有吾人從衆，只不過每握手時心裏委實難過，在此地說說罷了。

稍有研究西方風俗史的人都知道，免冠握手是發源于中世紀野蠻時代。其時綠林豪傑及封建勇士，天天比馬賽劍，頭戴的是銅盔，腰佩的是利劍，手帶的是鐵套。銅盔之前有活動的面部，叫做

Vigor 仇敵來面部便放下，朋友來便掀起，或者全盜免去，以示並無敵意；免冠之源始于此。再仇敵來手便按劍，朋友來便脫去鐵手套，與之握手，同樣的表示我右手並不在按劍想殺你；握手之源始于此。現代人既不戴盔，又不佩劍，兼無鐵手套，見面還是大家表示並不準備相殺，實在太無謂了。社會禮俗本來是守舊性的，以故沿襲至今，不思之甚也。

我所以反對握手，大約可分衛生上，美感上及社交上的三種理由。你想兩人相遇，出手爲質，或者男女授受，這其中有多少不同的疾徐輕重久暫的變化。假使有人要取美國博士學位，儘可寫一篇『握手種類之不同及時問狀態之比較的研究』爲博士論文，可就時間之久暫，用力之重輕，乾濕之程度，心理之反應，肉感之強弱，作種種分析比較，再研討兩方性別及高度之不同的配合（分『第一類甲種之三C』、『第二類丙種之五E』等）皮膚之粗細與其人職業上之關係，乾濕之程度與情感之敏鈍等等。假如某君記得多算幾個百分之幾，多畫幾張高度表，博士固囊中物也，只要他肯寫得十分艱澀無味。

先說我反對握手之衛生上的理由。你看西人坐上海電車，看見銅板，避之若浼；字林西報上通信欄我就看見有人說這臭銅板簡直就是病菌之巢穴，致病之媒介。然而西人何以見了阿貓阿狗

便不妨與之拉手，難道他敢相信阿貓阿狗沒有摸過這臭銅板嗎？甚焉者，有時看見癆病鬼咳嗽時，很衛生將手掩口，咳完即伸手與你握別，所以吾中華各人自握其手，實較合於科學原理。拱手之源，我雖然未攷，但是由醫學上衛生上講，比拉手文明，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其次談談美感上及社交上的理由。手者人身上最靈活最敏感之一器官也。故握手之變化極多，你把一隻手交給對方，對方要握多少時，要使多少勁，都不得由你自主，一概在對方之掌握中了。最重的莫如青年會幹事之握手式。他左手拍你肩膀，右手狠狠的握你一把，握了之後，第二步便是所謂「頓」，頓得你全身動搖，筋酸骨散。假如他會打棒球（青年會幹事很有這可能），那手把便更可怕，只要輕輕一頓，叫你啼笑皆非。頓了之後，第三步，他得意的向你微笑，呼你老林，老陳，其意若曰：『現在你打算怎麼了？你逃得了麼？還是好好買一張什麼入場券吧，入查經班吧，不然我這手定然不放。』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如是識時務之俊傑，荷包自然就掏出來了。

由青年會式以至於閨媛式，其間等差級類，變化多端，無庸細別。有的不輕不重不疾不遲，只是奉行故事而已，全無意義了。有的手未伸而先縮，握未住而先逃，若甚不自然。有的閨媛坐在沙發上，頭也不轉，只輕輕舉起兩隻指末，毫無待握之意，只是叫你看她的蔻丹指甲罷了。總而言之，此中光

景時新，世態畢露；有示威者，有囁嚅者；有意志堅強者，有依違兩可者；有避之若浼者，有留之不放者；有急，有緩，有乾，有濕，有久，有暫，有剛，有柔，有率直，有圓滑，有誠摯，有虛偽，有愛情，有冷淡，有電流，有汗穢，有人情，冷煖，有世態炎涼，有幾年相思，盡在一掬纏綿之內，有萬般繾綣，全寄欲放還留之中，微乎其微，感不勝感，何故於日常應酬，露此百般形態？

握手如此糾紛，免冠更屬麻煩。此中可看出人類之不合理性，及社會習俗之頑舊性。比如西洋女子茶話即在戶內，亦不免冠，在做禮拜，亦復如此，其寬徑尺餘者，與人許多不便。實則做禮拜時，女人不許免冠，源出於小亞細亞二千年前舊俗，其時尊男賤女，故保羅謂夏娃犯罪，婦人在上帝前不可不以帕蒙首。今日西人已無此不平等觀念，而仍守保羅遺訓，合理云乎哉！至於男人更有無謂之習慣。『文明』男子在電梯上，見有女子同梯，即須免冠。夫電梯者何，走廊之變相而已。在走廊既不免冠，在電梯何以獨須如此？誰在同一樓中，帶帽由三樓乘梯達五樓往返上下，便覺此俗之乖謬不通，扶梯原無免冠之禮，電梯何獨不然？若因其類廂房而動，則男女同坐汽車，原無免冠之禮，汽車何嘗不動，又何嘗不類廂房？故乘車可戴帽，乘梯必脫帽，此西洋禮吾百思不得其解。

實則人類習俗相沿，類多不可以理喻。况乖謬不通之事，大如外交政治，小如學校教育，比比皆

是，不僅限於應酬小節。人類之聰明，原有限的很。現代文明人之智足以發明飛機無線電，而不足以避戰爭，必至互相吞食而後止。所以在這種小節之愚笨乖張，何足介意，還是笑笑完事聽之而已。

羅素離婚（一夕話）

來滬以前，看見外報羅素第二次離婚的新聞。只短短的十幾行，使我發生無限感想。初想這位現代聖人，倒也有切身的苦痛。前聽志摩講，住在他家裏時，看見他也曾發怒打小孩屁股。這在「教育與好生活」之作者及具有新教育理想傾家辦私塾之偉人，倒很耐人尋味。羅素第二夫人，來北京時，尙是勃烈克女士，時爲羅素書記。我在國外求學，未曾見面，北平學界中人曾見過者當不少。後來做（！）們回英。羅素就離婚而娶勃烈克女士了。我只知道她也是一位有新理想的女子，著有「快樂之權利」一書，并曾經譯過她著的一小冊「女子與智識」（北新出版。此書無人顧問，諒久已絕版。）所以他們夫婦倆對於婚姻的理想及態度，我是很熟識的。最可驚異的，是他們主張夫婦一時有外遇，或是暑期旅行間有一段豔史，都屬無妨，且最痛斥者是妒忌之非。前幾年美國發生林賽所提倡之伴侶結婚問題，羅素也曾在 Forum 同 McDonough 筆戰過，極力擁護這新辦法，然而

他（怨不用『做』字了）們竟然離婚了。不知是那一方逃不出忌妒，或有他種原因，我們無從推敲了。因而想到不知此時，勃女士樂不樂，羅素樂不樂，而已離異孤居之第一夫人，此時又有何感想？再想婚姻是這樣複雜的問題，古今來聖人都不能免。在中國孔孟都出妻，在西方耶穌則不娶，釋迦亦忍心由他愛妻的睡着的身上跨過出了家。只有穆罕默德不出家，不離婚，却用討姨太太方法來救濟苦悶。倒是蘇格拉底欣然處於悍婦淫威之下，逆來順受，深得幽默之道。他曾遭老婆的惡聲痛罵，痛罵之後，正要出門，復被老婆潑一桶冷水，澆滿身上。蘇却處之泰然，只說『雷霆之後，必有淫雨』。就此出門了。他說婚姻如學騎馬，性愈悍愈可習，練德性。想孔子何不用此工夫。然而孔子之妻是離呢？是逃呢？史無明文，在我推想後者較有可能。食不語，寢不言，這已夠難受了。何況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配色那樣藝術，衣服那樣講究，使孟光伺候，亦當覺麻煩，又何況，事事善於發明，與人不同，裘裘長，短右袂，非換寢衣不可，寢衣又須長一身有半。雖然這些都是孔子深有所見，獨出心裁之處（短右袂，便工作；長寢衣，防傷風）但是在不學無術之孔子夫人，却不能不吐為咄咄怪事了。又何況，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廚下備飯之人，切肉就要多一倍工夫。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尙有則可，若失飪不食，就得忙得慌，不然當家的人，又得看白老爺餓半天了。不時不食，早上買菜就不容

易，至於割不正也不食，不得其醬也不食，孔子之妻當已萌離家之念矣。若一時趕不出來，做妻子的人心慌，怕他過飢，叫阿鯉到街上買點肉鬆，添點酒敷衍得過去，一頓飯可以平安無事，倒也罷了，偏沾酒市脯又不食，於是孔子之妻行矣。

婚姻是這樣的煩難，所以今日婚姻問題，算是社會問題中之最複雜問題。離婚，娶妾，都有流弊，誰也知道是不完善的辦法。原因是婚姻強叫生理上情緒上必然不同，實際上過兩種生活的兩個人去共過一種生活。這兩人對於文藝思想人情事物，必有不同之反應，與會好惡，必然不能一律。叫這些時浮時幻之興會感好，息息相應，脈脈相關，若合符節，真非易事。萬一兩方情意好合，相遷相就，互相體貼了解，經過十年八年的操練，也就像一雙舊鞋，適足無比，這就是所謂美滿姻緣了。然而現代教育，又不教人這些常識，這些常識也不是課堂上講得來學得來的。況且性情鑿枘，總是難免，膠漆好合，十無一二，所以婚姻成了問題了。現在聖人也逃不出常例，也沒人能想出完滿的辦法，除非是天主教嚴禁離婚及中國人白頭偕老這種抹殺問題之存在以無辦法為辦法之辦法了。我所知者，婚姻是女人最大最隱的保障。無論何時，男子變壞而夫婦之道滅，恩愛之心輕，總是女人吃苦的，離婚也好，娶妾也好，伴侶結婚也好，自由戀愛也好，都是窮極無聊的辦法。即使女子經濟獨立，女子

也不能佔便宜。天地間男女有自然的不平等，是非天地以女人爲芻狗，無從得知；造物只知道傳種二字，無所謂仁與不仁。外國自由戀愛的夫婦，大家誓以恩愛爲終始，經濟負擔平分，然而所謂負擔平分，兒子出來，每每變成什七與什三之分，謀生之外，家總是女子管的，孩兒的奶總是找女人吃的。一旦恩絕義盡，近代女子慷慨履行前約，讓夫自由。這時四十歲的男子所享的再戀的機會，與一個生過三個小孩之色衰的四十歲婦人，仍儼然不同。這叫做什麼自由平等？所以任何辦法，都是無辦法中之辦法。

無辦法，然後娶妾離婚，亦是無辦法中之辦法。中國人是家族主義，所以主張娶妾，保持妻在家庭之地位，及保存家庭之整個性。西人以婚姻爲個人恩愛之事，故恩絕愛盡則離婚，而使家庭破裂，妻子離散。在中國，男人有錢，或是發洩性慾，或是忽然感到愛的衝動（這愛的衝動，在生理上，並非限於青春時期，由二十歲至七十歲，男女都可能有，婚姻只許衝動一次，毛病就在這裏，）於是，有外遇，由外遇而娶妾回家，妻固然心中不樂，但是他妻的地位是保存的，仍享母道之權利，仍得子女團圓之樂，只聽老爺去胡鬧罷了。在西方，女人去訴求離婚，拿了贍養費出來獨居，或是再嫁，或是在社交，上出風頭，誰得意呢？我不敢下斷語。有時我想棄婦的零丁孤苦，較有妾之妻爲難受。即使經濟獨立，

室家已失，名位已敗，妾心藕如絲，雖斷猶牽連，十年恩愛，一旦泡影，顧懷往事，能無慨然？這個是非，何從去講，橫豎得意的也是一個女人，失意的也是一個女人。離婚之可惡，在有一新歡必有一棄婦；這時自有一位得意之佳人，亦必有一位無論如何不能得意之匹婦。這其中，我想很不公道，但是以婚姻爲單純基於個人一時情意之人，是無法避免的。中國人於愛字之外，加一恩字，再加情分二字，還有點道理。恩雖似乎不平等，但不必如此解，只說大家顧念一點舊情分罷了。況且還有義字，十年劬育之勞，亦未便一旦丟之腦後。況且待母卽所以教子，這些關鍵，專門治教育學之人，現在已有點模糊了。一個得意佳人，排在眼前同居共室，自然也礙目，也何嘗什麼平等？但是有時我想現在女子得了平等觀念，再不能與另一婦人共事一夫，却把老的同性趕走，倒有點近乎野蠻人之戰爭相似；近于物競天擇了。物競天擇，於是美者勝，醜者敗，少者生存，老者淘汰，倒是歸返自然了。所以同性之相欺，還厲害於異性。以前女子爲事勢所迫，偶然鍾意於有婦之夫，真的愛他，也願屈身爲妾，以禮事妻。現在據一夫一婦之義，少女性逐出老女性，才叫做文明解放。但是女人既然喜歡這樣，以爲這辦法較好，也就聽之罷了。問題是這樣的新又是那樣的舊，人性未改造以前，婚姻也必無完滿辦法。我非觀世音菩薩，不能爲女子消災解厄。發洩性慾之多妾老爺，也不必讀此文章而自鳴得意。婚至不可

不離之男子，也不便一概責備。我亦非包龍圖，不能識破人家閨闈衽席之是非冤枉。世事是這麼糾紛的婚姻之事更無可治各人異症的萬應靈方。最好是不要有非離不可之境。也許只有男子多公道存心，多念舊情，及增加一點父母的責任心，才能夠少許減少這情境之發生吧。至於此種情境已發生，女子又不贊成納妾，主張離婚，以為老者退位少者補充為較完善辦法，則應同時主張提高棄婦之地位身分，使在社交上可大出風頭，或可多得再嫁的機會，不使有『下坂車麟，畏逢鄉里親』之感，而減少社會的殘酷與棄婦之羞辱，略如西洋一樣，至於要女子對情敵之同性保存良心，我是不做這種夢的。

怎樣寫『再啟』

我最喜歡看的是朋友書牘後的『再啟』。一封書沒有再啟，就好像沒有精采。沒有彈性，作信的人話真說完了。有時使你疑心這人不老實；他要向你說的話，在未執筆之先，早已佈置陣勢，有起有伏，前後連串好了，所以連信中的話也非出之真情，有點靠不住了。我們知道尺牘之所以成為文學，是因為它是真情最吐露，而最能表現個性的文字，而再啟之所以可貴，就是因為他是尺牘中最

能表露真情的一部分，再啓中所給我們看見的是臨時的感念，是偶憶的幽思，是家常瑣細，是逸興閒情，是湧上心頭的肺腑話，是欲辯已忘的肝腸語，使人讀之，如見其肺肝然。有時他所表現的是暗示函中失言的後悔（女子書牘中尤多），或是迸吐函中未發之衷情。因為有這再啓的暗示，迴誦書中禁而未發之辭，遂覺別有一番滋味了。人生總是這樣的，充滿着遲疑，猶豫，失言，後悔，或是依違兩可之人，忽然果斷，或是豪傑爽利之人，忽然灰心。現代戲劇之技巧，常在劇情緊張之際，描繪此種衷曲，使人有捉摸莫定之勢，而最佳的再啓，也就是能表現這種地方。因為平常的函信，只是一人的說白，信後加一再啓，就像有兩人對話。那收信人的答語，似乎就隱在『某某頓首』與『再者』之間的白紙中。比方有一位老父寫一封滿紙辛酸的信給他唯一的女兒，列舉五六種理由，說明爲什麼他不能依她的請求，送她入北京女子師範（其一理由，是她有四位弟兄，都在大學中學，負擔太重）却忽然在書後添了兩行：『好吧！你儘管預備，秋間上學。信中的話全取消』——這是多麼動人！世界上最好及最壞的打算，都是成在這種一念之差的最後一剎那。

我最喜歡看見一人有能打自己嘴巴的勇氣，或者一位學者，忽然慧心發現，將他掉書袋式的迂談闊論，一筆勾消，付之行雲流水，換上一句合情合理的話。比方有一位男子，假定他是一位律師，

寫一封道學嚴肅的信給他的妻，用最冷利的文筆及最縝密的理論，自第一點至第六點指出爲什麼非同她離婚不可的理由，簽了名，然後添了兩行潦草難辨的再啓：『絲兒，我真發癡了，無論如何我要你，要你，你知道嗎？我自己是混蛋。我們何時見面？』絲兒讀到此地，就不禁心中一酸，淚珠盈盈。俯着去吻那張信箋了。倘使他從頭蓄意經營，照例寫些心肝肉兒的鬼話，反使絲兒讀了麻木，不敢置信，反不如以上一封尺牘的偉大恢奇了。實際上我們常見一個婦人死心蹋地跟着一個半籌莫展的莽漢，外人莫名其妙，就是被這種再啓上湧出的幾句話所纏住。這叫做冤家。

我曾聽見，一次有一位牛津大學的教授，一位學問精通胸懷豁達的人，在他朋友房裏替在中國傳道的教士辯護。他所舉的，全是學理上的理由。他說每個國家都會輸入外國的思想主義，而這種外來思想的輸入，從遠看去，只有增加該國思潮之豐富，決不會反使其思想貧乏；他說歐洲自身就受過希臘羅馬文化之賜，英國亦受大陸思想之賜不少。他這樣引古證今的長談，廿分鐘之后，他朋友說：『但是希臘羅馬並不會派遣戰艦，來一面保護荷馬，荷斯雷，一面槍殺荷馬，荷雷斯正要救其靈魂的中古歐洲人啊！』那位教授撲地一聲，現出會心的微笑，承認失敗了。我想世人能夠常有這種翻然警悟的一念，世人就較少陳腐迂闊現代評論派的議論文章。世人能多寫這一類的『再

啓』也可免傷許多無謂的氣力，免引許多無謂的辯難。茲舉以下二篇附有再啓的函信，以便世人參考研究。

舉例一

這是我的朋友在某校當教師要求增加薪俸的一封信。在一切我所看過的再啓中，恐怕無出其右者。若照以前的人的說法，定例『神品』。

某某校長大鑒：到校以來，條已三載，幸蒙先生隨時指示，得無大過。茲啓者，某嘗外計國家之前途，內察家庭之實況，認爲除了辭職，脫離教育，別無辦法。蓋近今生活既高而某除一妻三子之外，又有叔父三，嬸母四，皆賴某一人之力仰給。月俸五十而每月開銷則在一百五十以上（此數包括三位叔父四位嬸母十五位姪兒輪流一年必有一次之醫院手術費。）今者已羅掘俱窮，挪借無路矣。且自到校以來，衣食且將不給，豈復有閒錢購書，閒情閱書耶？學問荒蕪，問心有愧，長此下去，豈堪設想？爲此種種理由，再四思維，認爲非脫離教育，另謀出路不可。懇請准予自本暑假始解約離校，吾意已決，幸毋慰留，栽培之德，容後圖報。此請

道安

某某頓首

再啓者：先生如憫其愚昧，賜加薪俸五元，辭職的話，全盤取消。

據說該校長接到這封信，爲再啓中兩句話所打動，認爲宇宙奇文，卽加薪俸十元，自此以後，彼此相得，現某已升爲該校訓育主任矣。

舉例二

樣 怎 樣 寫 『再啓』

以下是呂某寫給南京友人的信。呂曾留學東瀛，專治經濟，作信時已賦閒三年左右。論其文情，當列『逸品』。

蔚兄：年來萍踪靡定，出巴蜀，留漢中，入故都，遊歷城，都爲覓一館地計耳。奈天不假緣，事與願乖，謀事無成，遂亦懶於執筆。且數年以來，落魄困頓，友朋中卽有去信，亦少見賜復。前曾修書與交通部于某，迄今兩旬，終無回報，某亦不期其回報矣；此次由京來滬，途中遇前早稻田同學老石。據說渠在陝西省府供職，不意以老石之才學抱負，亦終流爲軍人走狗，弟意欲救中國，必先打倒軍閥，而欲打倒軍閥，必由吾輩有新教育新思想之人，下定決心，不吃武人之飯而後可耳。回顧今日，所謂文治政府者究何在？所謂軍政分權者又何在？武夫跋扈，予取予求，文入逢迎，必恭必敬。且苛捐雜稅，有加無已，民權民財，剝削殆盡。實業不振，青年囂張，學者尙空談而不務實踐，外憂內患，迫于眉睫，而作京官

者，猶復醉生夢死，角逐於笙歌酒色之場。嗚呼已矣，言復奚益，徒增惆悵耳。此種混惡政治，如何叫人熱心？頑聞之餘，無以解憂，聊作數行，一肚牢騷，隨筆而至，兄作無聊人廢話視之可耳。

某某頓首

再啓者：頃接交通部老于來信，謂已替我謀到××部參事一席，月薪四百天啊！我要到南京去了！再啓：弟擬明晚夜車晉京，翌晨八時抵甯，兄可派一部用汽車到站相迎否？某又及。

論看電影流淚

因爲我看電影常流淚，所以看見隔座姑娘拿手絹醒鼻子，或是出來頰上留兩條淚痕，便覺得比較喜歡她，相信她大概心腸不錯。對於哭這件事，成年人多半以爲難爲情，雖然中西略略不同。先就這中西不同講講。中國人常有君臣「對哭」，有請願團「跪哭」之事，爲西洋所無的。尤其是英國人，他們不肯哭出聲，也不肯叫你看見。英國教育最重「人格」(Character)，而所謂「人格」大部分是指勇毅、含忍、動心忍性的工夫。英國人動起怒，先把牙關咬緊，一聲不響，即所謂 Character for。英國公學小學生被大學生欺負，吃了幾記耳光，打了幾個嘴巴，不哼一聲，就叫人佩服，說這孩

子是貴族家庭出身，有大家子弟的模樣。這在英國話叫做「吃得起拳頭」*Can take a beating*。後來這話就成普通用法。比方你對英國人說，某人窮吃得苦，有毅力，英國人便說：『*Oh, yes I can take a lot of beating*』（可以吃得幾下拳頭，）這是很稱贊的話，是說他不遇事畏難而退，強者踢他幾下，他不便叫人家爹爹。他們古老時代就是如此的，古代英文文學中的英雄，創傷要死，便是負傷逃到人跡不到之地靜靜死去，不肯叫人哀憐。中國人傳說老虎死時，不令人看見，就是這個意思。一直到現在，英皇臥房牆上所掛的禱文六句，一句便是：*If I am called upon to suffer, let me be like a goodbrod beast that goes away to suffer in silence.*

「如果我命中須受苦，讓我學法有風府的野獸，避入野處去靜中受苦。」最近南京大戲院有 *Dark Angel* 影片，便全是這種英國紳士的表現。一人愛一女子，但是在戰地受傷，兩目失明，便離鄉背井，放棄他舒服的家庭，隱名去住鄉僻，絕不肯叫愛他的女子矜憐他，扶助他，這也是一個最特別最明顯的例。因為這個不同的傳統，所以英國人更不肯在人前流淚。

中國人塾個看法不同，對於憂傷喜怒認為也是七情之正，放聲大哭比較不以為恥。這已屬於中外心理之比較，此地不預備深談。所要說的是，中國對流淚態度大不相同，故社會上，文學上，戲台

上常有放聲大哭之事。原因是一則有儒家適情哲學，二則孔子哭之慟，申包胥哭秦庭，有種種榜樣在前，三則喪禮把放聲大哭也列入儀文，拭淚救淚也都有明文規定了，四則詩詞戲曲已把「揮淚」手勢化爲藝術，認爲美觀，五則中國人生活實在太苦，大有非哭不可之勢，基於這種原因，中國人當衆哀哭，也就不以爲恥了。這種中西心理情緒之不同是要研究的。錢鍾書先生曾於天下月刊批評中國悲戲不如希臘悲劇，因爲劇中英雄，太少偉大丈夫氣。其實長生殿之唐明皇把貴妃交出，不肯雙雙自縊或服毒而死，有欠英雄本色，我也承認。但如霸王別姬，一劍殺愛姬，又一劍自刎，我認爲豪傑，並不愧爲悲劇主角。若因霸王之哭，而怪其失英雄本色，未免陷於以西洋人對哭的態度衡量中國藝術之弊了。當他聲淚俱下之時，我們中國人總認爲滿意的，美術的。況且天下真英雄那有不流淚的？惟兒女情長者才真有英雄遠志。（張潮彷彿有這句話）老殘說得好：「哭泣者，靈性之現象也。有一分靈性，卽有一分哭泣，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二集自敘）沈君烈亦是文章「鬼才」，他說：「人生何必時俗喜，亦何必鬼神憐，但願對俊男子大吐肝膈，痛哭一場，足了事矣。」（與山陰王靜觀書）這比較可以代表中國人對哭的態度。

以上是略略講起中西對哭態度之不同。其實中國人也是以爲看電影流淚，不大尊嚴。我真不

懂看電影流淚有什麼羞恥？那天我跟內人去南京戲院看「孤星淚」出來時，內人問：

「你哭了沒有？」

「當然。」我說。「看了這種影片而不哭，還算有人心嗎？」

其實我整個情緒都攪亂了。那晚頭也昏了，看書也看不下去，和人打撲克，也無精打彩，輸了四元二毛五。

我真不懂，看一可歌可泣的小說，看一悲楚動人的影片，爲什麼不可以哭？西方有亞里斯多德，東方有太史公，都是講戲劇之用在於動人情緒。亞里斯多德的著名悲劇論，說悲劇之用是如清瀉劑，其作用叫做「清瀉作用」(Catharsis (Cathartic function of tragedy))，是把我們肝腸蕩滌一下。太史公那里說過同樣的話，這時也懶得去查。但是他的確比許多現代人懂得心理，懂得笑與哭之用。滑稽傳就是擁護幽默，看來比「今夫天下」派唾罵幽默之小子下流，實際上却比我們較懂得心理學。太史公自己哭嗎？他一部史記就是悲憤而著的書，那有不哭，又那有不知哭之效用？但是我們也不必引經據典，假使有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台上表演，而觀者不泣，不爲所動，不是表演者藝術太差，便是觀衆已失了人情之正了。

自然，哭泣不大雅觀，我也知道，多情與感傷有不同。事各有時。我們看見白癡無故而笑，無端而哭，或者男子動輒流淚，認爲未免太無丈夫氣了，但是人非木石，焉能無情？常故事中人，床頭金盡，壯士氣短，我們不該揮幾點同情之淚嗎？或是孤兒遭後母凌虐，或是賣火柴女凍死路上，成是閔子拉車，趙五娘食糠，我們能不心爲所動嗎？或是夕陽西照，飛鳥歸林，雲霞奪目，江天一色，我們能不咋嘆宇宙之美不由眼淚奪眶而出嗎？在電影上，情節總是比日常離奇，人物總是比日常可愛，所以動人之處自然比日常生活多。假如我們去看電影而情不爲動，還是真能看電影的人嗎？我真不懂，看電影流淚有什麼羞恥？

假如我們成人，已失了赤子的真哭真笑，只能規規矩矩做順民，脅肩諂笑做奴才，戴假面具揖客入揖客出——假使我們變了這種虛偽枯萎的文明動物，又何必說什麼悲劇的蕩滌肝腸作用呢？

其實看電影而哭者不必自愧，看電影而不哭者亦不必自豪。鄧肯女士說得好，女子如一架琴，情人如鼓琴者。一個女子只有一個情人，如一架琴只有一人彈過。伯牙無良琴則無所用其技，良琴不過伯牙則不能盡其才。同一女子，遇一種情人便有一種變化；同一架琴，一個琴師彈來便有一種

音調凡是藝術都是靠作者與所用材具的一種相感相應，也是靠作者與觀者聽者讀者的相感相應。同一畫圖，由甲看來索然無味，而由乙看來悠然神往。所以一種藝術之享受，一方在於作者，一方也純為觀者自己的靈性學問所限制。觀者愈靈敏，則其感動之力愈大。子程子說，同一本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得一二句喜者，有讀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意思是：讀了全然無事者不必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所謂得一二句喜者，也是各人不同，有人喜歡這句，有人喜歡那句，這就是欣賞藝術所受觀者聽者讀者靈性上及學問上之限制。同一個夕陽美景，一人看來歡天喜地，樂不可支，由另一人看來，還不是一個鎖鎖保險櫃回家的講號嗎？那位褲袋里一大把鎖匙的銀行家錢店信笑人家詫異太陽下山為奇景，你想他不有時也哭嗎？他不因為什麼證券一日狂漲一元三角而喜的狂跳，眼淚奪眶而出，又因為債券暴跌哭的如喪考妣嗎？我真不懂為什麼看電影流淚便不雅觀？

是的，人生本來有笑與淚的，所要緊的是看因何而流涕。有狂喜之淚，有沮喪之淚，有生離死別之淚，有骨肉團圓之淚，有懷才不遇之淚，有遊子思家之淚，有棄婦望夫之淚，有良友重逢之淚，有良晨美景之淚，有花朝月夕之淚，似是誰要哭，聽他哭，因為我們本來是有情動物，偶然心動，墮一滴同

情之淚，或憐愛之淚，或驚喜之淚，於他是有益的。

與又文先生論逸經

又文兄：

你辦逸經，我甚贊成。即使沒有別的原因，單看目前人間世第四十二期出版一個月我應得的幾本尙未送到而北四川路至愚園路並不很遠——這就可以令人明白我何以主張辦報非自己辦不可。

林語堂代表作

逸經與人間世性質不同，而却有相同之點。中國人素來皆自認爲前進，他人皆落後，自己是愛國，他人皆消閒，因此凡做一事，必有許多人起來任義務檢查員，把你指出迷途，歸入正路。大概態度以爲這個國惟有他才可以救，政治家文學家皆是如此，何其不自量也？所以言幽默，便有人說這是笑林廣記；言小品文，便有人說這是恢復古式的筆記；言「閒」適筆調，便有人說這是消「閒」言。明末文人反對摹倣文學，便有人說這是叫人摹倣明人。這一類高明的批評家，瑞論只能如此，你那裏去同他辯？現在你出來辦「逸經」，高明的義務檢查員看來自然又有話可說了，而可以批評人。

閒世者批評「逸經」。「逸」字與「閒」字相近，而「閒」字與「消閒」相近，而「消閒」有閒階級。又與「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相近，其弊與文通作者不應姓馬，列子不應與列甯同姓相同，此其一。人間世提倡小品文便是筆記，而逸經載野史軼聞亦便是恢復筆記，此其二。所以我想在這小品文與筆記用法上面說說幾句話。

高明的批評家，似乎不會查到筆記體裁可以別開生面，小品文範圍用途也可以發展擴充，猶如高明的批評家夢想不到幽默也可於茶餘酒後之外，別有啓迪靈知潤飾文章助長思想之用途。人間世提倡小品文筆調，以談話腔調入文，而能爲此筆調者尙少。愚見以爲西文所謂談話（妮語）筆調可以發展而未發展之前途甚爲遠大，並且相信，將來總有一天中國文體必比今日通行文較近談話意味，以此筆調可以寫傳記，述軼事，撰社論，作自傳，此則專在當代散文家有此眼光者之努力。此種筆調甚平易而實亦甚難，非「健談」者寫來便薄弱，無氣力，而「健談」豈易事哉？芥蘭菜炒牛肉片人人會炒，而炒得老嫩相宜耐人咀嚼，豈是易事？

茲本此義，姑以愚見以爲可發展之幾點說說。

(1) 斯脫奇 Lytton Strachey 以小品閒散筆調作傳記，在傳記學中別開生面，似小說，似

史實，於敘事之中加以幻想，於議論之中雜以軼聞，此有可採者一。中國人做傳記太幼稚了；史論太道學，傳記太枯燥，少能學太史公運用靈活之筆，百忙中帶入輕筆，嚴重中出以空靈，所以中國傳記技巧上極其幼稚。你想道學先生替人家做墓誌銘，那裏懂得什麼空靈細膩？今日讀不到一本好的袁子才傳、金聖嘆傳、蘇東坡傳、曾國藩、袁世凱傳——即使有也都是攷證家載玳瑁眼鏡的玩意，那裏會有一點文學意味？今日可做的傳記很多，若李鴻章，若曾國藩，若張宗昌，若徐樹錚，何一不可運用生花之筆做一本極好傳記？

林 語 堂 代 表 作

(2) 軼事等於西洋 Anecdotes，擴充起來便是 Episodes，而成爲成段的描寫。中國人記筆記的技術，我最反對，一事僅僅一段十幾行二三百字便完，這都是文言之束縛所致。我的意思是：除了不分類，不整理，無議論，無描寫的零亂隨筆以外，也應用白話寫出較可讀較生動的成段文字。一段軼事至少可以寫成一二千字成篇文章。你看此刻新聞記載，還不是「陳倉暗渡」，「珠胎暗結」的老套，那有什麼生動的描寫？中國這種散文非弄得他靈活一點不可。大家少寫史論，於千百年後評古人某者「自知不明」，某者「自信不篤」，替古人做訓育主任，還不如用心理學的知識與文學的技巧把他寫成一段體貼入微的心理素描，以體會代武斷，以心理代道學。譬如罵秦檜罵嚴

嵩者多矣。但是誰曾寫出秦檜的心理來？古人鄙夷小說爲稗官小道，今人既然承認小說是文學，何妨運用小說解剖心理之技術入於筆記？

(3) 時評及時事記載今日都不見得有人用閒談筆調寫出。我不是說記載必不可嚴謹板重，然而於嚴謹板重之外，不妨別開生面，化板重爲輕鬆，變嚴謹爲幽默。最好的例，便是紐約的泰晤週刊 *Time Magazine*，非泰晤士日報。此報數年前爲大學畢業青年所創辦，卽以純粹口語及閒談筆調敘述國家大事及時聞。一用此筆調便有許多材料嚴重記載所以不能用者可以列入。同時負責態度，求不失實，不似一般小報。泰晤週報風行一時，銷路六十萬，便是因爲他的記載特別靈活，人家讀得下去，細想今日一切文字所以如此板重枯燥，都因有鬼嚇殺人也。寫作方面，有學究鬼，有攷證鬼，批評方面，有刻薄鬼，有道學鬼。左派言古代幽靈復活，我言古代幽靈向來就不曾死去也。吾甚願見文筆輕巧而內容負責不失實的時事記載各地通信，逸經可勉於斯否？

記 性 靈 (一夕話)

人謂性靈是什麼？我曰不知。不知說什麼性靈？我曰，精神是什麼？你知之否？朋友無辭以對。今人

曰，今天精神不佳，或曰今天精神甚好。然何物爲精神，無人曉得，亦無科學可以說明也。科學不能說明，不妨精神之明明存在。書法家精神欠佳，則筆不隨心，古文大家精神不足，則文思枯竭。閉眼靜坐半小時，精神復來，而字字珠璣若瀉玉盤而下矣。怪不怪？大概昨夜睡酣夢甜，無人叫而自醒；晨起啜茗或啜咖啡，閱報無甚逆耳新聞，徐步入書房，明窗淨几，惠風和暢——是時也，作文佳，作畫佳，作詩佳，題跋佳，寫尺牘佳；未執筆，題已至，既得題，句已至。此是袁伯修所謂「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况有暇晷引用古人詞句」之時之一般光景也。是時也，客至不驚，電話不厭，人罵不怒，遇難不畏，不但心地太平，抑且天下太平，任何困難，皆有辦法，大有乘長風破萬里浪之勢。一夜失眠，光景，消化欠佳則失此光景，大便不通則失此光景，傷風流涕則失此光景，怪不怪？是時也，客至則驚，電話則厭，稍觸則怒，稍挫則餒，而一切成爲悲觀世界矣。故哲學家之樂觀悲觀，常是消化之良否而已，消化積滯者不能使之樂觀，猶大便通暢者不能使之悲觀。大抵所謂精神，便是此物。

西文無精神二字，高興言 *High spirits*，抑鬱言 *Lows Pirits*，而精神單用則甚難翻譯，大概 *Nervous energy* 最近。作事作文有無精神，有無 *Nervous energy* 皆看得出來。實則以近代生理學言之，精神只是神經康健有力作事境地，譯以 *Nervous energy* 頗確。文章後段氣懈，便是

精神不到，畫家某筆脆弱，亦是精力不到。

由精神可進而言神感（烟士波利鈍）由神感可進而言性靈。精神到時，不但意到筆隨，抑且筆在意先，欲罷不能，一若佳句之來，胸中作不得主宰，得之無意之中，腕下有鬼自驅馳之。胸中作不得主宰，得之無意之中，故托爲「神感」之說，實則仍是精神飽滿時之精神作用而已，並無兩樣。西人稱神感爲 *Divine afflatus* 亦指神力之來到，*Affatus* 蓋指「潮流」亦猶中文言「心血來潮」。以科學言之，吾人只是一隻動物，任何神感，皆由血液中之變化，而其主要來源皆出腺分泌，分泌刺激血液，使人驚，使人恐，使人起色欲。嘗聞北地探險家言，有雄犬一年不見雌犬，後遇雌犬於某宅牆內，不得近，環行牆外，三日不食而死。此亦是腺分泌作用，胸中作不得主，犬而有知，托言神感。烟士波利鈍可也。嘗見書上言（不記得是否「何典」）人身血中有蟲，叫人姦淫，叫人偷盜，叫人想做皇帝，叫人想做詩文，此蟲蔽人，叫你不做不休，無可奈何，便是烟士波利鈍，便是血液中之腺分泌作用，武人想做皇帝，文人創作小說，姦夫貪人妻妾，皆是血中之蟲蔽之迫之，不可獲已。文人心血來潮時，腦中文思之多，多於蠶，蠕蠕而動，而天才者，血中之蟲較人多量，較人活潑而已。

神感問題既解決，性靈問題亦自迎刃而解。神感乃一時之境地，而性靈賴素時之培養，一人有

一人之個性，只此個性 Personality 無拘無礙自由自在之文學，便叫性靈。若謂性靈玄奧，則心理學之所謂「個性」，本來玄奧，而個性之確有，固不容疑惑也。凡所謂個性，包括一人之體格、神經、理智、情感、學問、見解、經驗、閱歷、好惡、癖嗜，極其錯綜複雜。大概得之先天者半，得之後天者半。先天定其派別，或忌刻寡恩，或爽直仗義，或優柔寡斷，或多病多愁，雖父母師傅之教訓，不能易其骨子絲毫，又由後天之經歷學問，所見所聞，的確感動其靈知者，集於一身，化而為種種成見、怪癖、態度、信仰。其經歷來源不一，故意見好惡亦自相矛盾，或怕貓而不怕犬，或怕犬而不怕貓，或因世代官紳，非鑽營一個司長科長做做便不痛快，或生性孤介，名利皆看不上眼。故個性之心理學，成為最複雜之心理學，今日瑞士心理學家容氏 Jung 一派，稍稍發其端倪而已，亦猶腺分泌作用，今日僅僅發端而已。但一人有一人之個性，固不待心理學證明。在文學上主張發揮個性，向來稱之為性靈，性靈即個性也。大抵主張自抒胸臆，發揮己見，有真喜，有真惡，有奇嗜，有奇忌，悉數出之，即使瑕瑜並見，亦所不顧，即使為世俗所笑，亦所不顧，即使觸犯先哲，亦所不顧，惟斷斷不肯出賣靈魂，順口接屁，依傍他人，抄襲補湊，有話便說，無話便停。性靈派所喜文字，於全篇取其最個別之段，於全段取其最個別之句，於造句取其最個別之辭，於寫景寫情寫事，取其自己見到之景，自己心頭之情，自己領會之事。此自己

見到之景，自己心頭之情，自己領會之事，信筆直書。便是文學，捨此皆非文學。是故言性靈必先打倒格套。是故若性靈派之袁中袁郎子才，皆以文體及思想之解放爲第一要着，第一主張打破桎梏，唾棄格律，痛詆抄襲。李笠翁不言性靈，而所爲文實性靈大家，故其閒情偶寄一戒剽竊陳言，一戒網羅舊集，一戒支離補湊，皆性靈文人所應奉爲金科玉律。其言曰：『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二字，空疏自媿者有之，誕妄貽譏者有之，至於勦窠襲日，嚼前人唾餘，而謬謂舌花新發者，則不特自信其無，而海內名賢，亦盡知其不屑有也。』林黛玉謂作詩若有佳句，即使平仄欠調亦不要緊，亦是性靈派也。又因傾重實見，每每看不起辭藻虛飾，故其作文主清淡自然，主暢所欲言，不復計較字句之文野，即崇奉孟子辭達而已爲正宗。其流弊在文字上易流於俚俗（袁中郎），在思想上易流於怪妄（金聖嘆），譏諷先哲（李卓吾），而爲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思想之進步終賴性靈文人有此氣魄，抒發胸襟，爲之別開生面也，否則陳陳相因，千篇一律，而一國思想陷於抄襲模倣，停滯而終至於死亡。古來文學有聖賢而無我，故死性靈文學有我而無聖賢，故生。惟在真正性靈派文人，固不肯以議論之偏頗怪妄驚人。苟胸中確見如此，雖孔孟與我雷同，亦不故爲趨避；苟胸中不以爲然，千金不可易之，聖賢不可改之。蓋宇宙之生滅甚奇，人情之變幻甚奇，文句之出沒甚奇，誠能取之，自成奇文，無

所用於怪妄弔詭也。實則奇文一點不奇，特世上順口接屁者太多，稍稍不肯人云亦云而自抒己見者，乃不免被庸人驚詫而已。

論躺在床上（一夕話）

林語堂代表作

宇宙風是爲成年讀者編的；若爲小學生閱看，這種題目，不外『早起早睡，使身體康健』兩語足了之，躺在床上也就沒有什麼議論可發了。事實上，躺在床上偏偏是人生之一部，而且人生七十歲，躺床三十五，也就不得不談，而且甚有可談，不得以『早起早睡』四字了之，一若在床上經過時間，不足一談也。我們總是喜歡蒙騙小孩，以「晝寢」爲罪惡。實際上與我談過的醫生，銀行家，校長多半認爲每日下午晝寢半小時，甚爲有裨衛生，且睡起作事精神飽滿，較不晝寢者工作成績加倍。但若以此話向青年言之，仍認爲不合，是故中國部長院長校長人人實行晝寢，而人人戴上不晝之假面具，即使密友閒談可以承認，而著之文章斷斷不許，於是文章與人永遠隔開，而失其改造人生使思想與人生調和之效用。

躺在床上於世界文化之功大矣，世人不察耳。據我私見，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科學發

明莫非得之於臥床上被窩中；驚動世界劃分時代的哲學思想也莫非於三更半夜，身臥床上，手執一根香烟時，由哲學家之頭腦胚胎出來。由是觀之，躺在牀上之藝術尙矣哉。

所謂躺在牀上者，何不外兩種意義，一爲身體上的，一爲精神上的。由身體上言之，躺在牀上是我們摒棄外物，退居房中，而取最合於思省的一種姿勢。若要思省得好，這姿勢不可不講求的。孔子就是很懂得『人生的藝術』的人，就是人生的藝術家——必有寢衣長一身又半，以防腳冷，此皆後世儒家所不屑談的了，雖然在孔子，這已成爲『必有』的條件。所以如此，也不過求其舒服而已。孔子的姿勢是好的，對的，因爲他是側身而臥。所謂『寢不尸』是不要強使本來曲折的脊梁拉成直線，以致筋肉長持緊張的態度，這是『合乎近代科學的發明』的。在我想，人生真正享福之事，無多，而蹠起足彎臥在牀上居其一。全身躺直就無味了。手臂的位置，也須講究。少讀孔子所稱「曲肱而枕」之樂，覺得難解，現在才知曲肱之趣，假如墊以大軟枕頭。我認爲最好的姿勢是彎着一腿或兩腿，一手或兩手放在頭後，墊以枕頭，使身體與床鋪成三十角度之勢。在這種姿勢之下，詩人自然得了佳句，科學家自然發明新理，而哲學家也自然可以想出驚天動地的思想了。

世人平常都是無事忙，一天不知所忙何事，晨起夜睡，胡塗過去，少作曾子所謂三省，及君子慎

林語堂代表作

思的工作，所謂臥床的藝術，不是單指身體上的休息而言。自然，躺在床上，身體得着休息，日間規勸你的哥哥姐姐，電話上無禮的陌生人，好意來探訪你及一切使你身疲力乏的人，現在都也攢在被窩中，而你得自由解放了。但這些以外，還有精神上的意義。假定躺的好，這床上的時間，就是你深自檢點，思前慮後繼往開來的寶貴時間。許多商業中人，每以事業繁忙自豪，案上三架電話機撥個不停，才叫做成功。殊不知他們若肯每天晚點起來，多躺一個鐘頭，反可以想到遠者大者，牟利可以加倍。就使躺到八點九點起來，有何妨？在未起床之前，他的頭腦是清楚的，他臥在被窩中，床旁一盒香煙，頸上無狗領，腰上無皮帶，足上無皮鞋，足趾仍然自由開放，他可以盤算一下，追思前日作事之成績及錯誤，及揀定今日工作之要點，去其繁瑣，取其精要——這樣才徐徐起來漱口，十點上辦公室，胸有成竹，比起那些無事忙先生，危危岌岌九點或八點三刻就到公事房呼喝下輩，監督職員，豈不高一籌嗎？商家常罵文人『幻想幻想』，其實眼光遠大的商人，才需要幻想。要學習幻想，就得床上多躺一會兒。

至於文人，發明家，思想家，躺在床上之重要更不必提了。文人清晨靜臥床上一小時得來奇思妙想，比之早晚硬着屈股，坐冷板凳，推敲字句，苦索枯腸，其功奚啻數十倍？當他在床上心血來潮，靜

臥思摩玩味人生之一切時，他的幻想力既極強健，而他所觀察的人世，也似脫去一層皮毛，現出真相，如中國畫家所言，於物之形似之外，探其義理，再加以作家胸中之意，自然畫出的山水人物，異乎日間所見的自然，而更神似自然了。

所以如此者，是因為當我們躺在床之上時，一切肢肉在休息狀態，血脈呼吸也歸平穩了，五官神經也靜止了，由了這身體上的靜寂，使心靈更能聚精會神，不為外物所擾，所以無論是思想，是官覺，都比日間格外靈敏。即以耳官而論，也是此時最聰敏的。凡好的音樂，都應取躺臥的姿勢，閉着眼睛，去詳細領略。李笠翁早已在論『柳』一篇說過，聞鳥宜於清晨靜臥之時。假如我們能利用清晨，細聽天中的音樂，福分真不小啊！

上海近郊的鳥聲，很少聽見人談起，也許就很少人去領略。今天早晨，我五點半就醒，躺在床上聽見最可喜的空中音樂。起初是聽見各工廠的汽笛而醒，笛聲高低大小長短不一。過一會兒，是遠處傳來愚園路上的馬蹄聲，大約是外國騎兵早操經過。在晨光熹微的靜寂中，聽馬蹄滴篤，比聽什麼音樂合奏還有味道。再過一會，便有三五聲的鳥唱。可惜我對於鳥聲向來不曾研究，不辨其為何鳥，但仍不失聞鳥之樂。今年春天，我最享樂的，就是聽見一種鳥聲，與我幼時在南方山中所聽相似。

士名爲 Kaohui 大概就是鳩鳥。他的唱調有四音——do, mi, re ti, 頭二音合一拍，第三音長二拍半，而在半拍之中轉入一箇短的低階的 re (第四音)——第四音簡短停頓的最妙。這樣連環四音續唱，就成一極美的音調，又是宿在高樹上，在空中傳一絕響，尤爲動人。最妙者，是近地一鳩叫三五聲，百步外樹杪就傳來另一鳩鳥的應聲，這自然是雌雄的唱和，爲一切詩歌的原始。這樣唱和了一會，那邊不和了，這邊心裏就着急，調就變了，拍節加快，而將尾音省去，只成 do, mi, re 三音，到了最後無聊，才歸靜止，過一會再來。

林 語 堂 代 表 作

這鳩鳥的清唱，在各種鳥聲中最美而留給我最深的印象。此外倒有不少，如鶻鳥，如黃鸝，如啄木，聲皆近於剝啄粗野，獨鄰家鴿子的鳴，特別溫柔，代表閨房之樂，屬於周南一派雀聲來得較遲，就是因爲醒得較遲，其理由不外如笠翁所指出。別的鳥最怕人，我們這最可惡的人類一醒，不是槍彈，就是扔石，一天不得清靜，所以連唱都不能從容了之，盡其能事了。故日間吟唱，其唱不佳，爲此只好早點起來清唱。惟有雀，既不怕人，也就無妨從容多眠一會兒。

自然鳥聲以外，還有別種聲音。五點半就有鄰家西崽叩後門聲，大概是一夜眠花宿柳回來。隔弄有清道夫竹帚掃弄沙沙的聲音。忽然間，天中雨聲『工——當』飛雁的聲音由空中傳過。六時

二十五分遠地有滬杭甬火車到西站的機器隆隆的聲音，加上一兩的鳴笛，隔壁小孩房中也有聲響了。這時各家由夢鄉相繼回來，夜的靜寂慢慢消逝，日間外頭各種人類動作的混合聲慢慢增高，慢慢宏亮起來。樓下傭人也起來了。有開窗聲，鈎鈎聲，一兩咳嗽聲，輕微脚步聲，端放杯盤聲，忽然間，隔房小孩叫『媽媽！』這是我清晨所聽的音樂。

談螺絲釘（一夕話）

柳夫人：那新裝的水龍頭還在滴水呢！

柳：你不會把他擰緊。

柳夫人：何嘗不會用死勁擰過，可是無用。起初水是從龍頭口出來，等到你拉緊了，他便由你手按着的螺絲槓上頭週圍這樣一古腦兒溜湧出來，等你又擰鬆一點，上頭不流了，却又由水管口一直流出。就從昨晚到今天早晨一直這樣的達達的滴的滿地板……

朱：我曉得了，你必定是用的國貨。

柳夫人：就是因為愛國，不然還上了這個當，當時又貪他便宜，想省幾個錢，現在我想還是叫水

匠換個來路貨，不但不省錢，還要多賠幾個錢。我想國雖要愛，也要叫人愛國莫當亞木林才是。那些外國人的東西怎麼造的這樣好，叫我有時佩服他們，有時又恨他們。

柳：恨的好。爲什麼僭們螺絲釘造不好，他們偏偏造的好。真真豈有此理。辜鴻銘先生早就先爾而言之矣。真真豈有此理。爲什麼西洋人不講精神文明，專講物質文明，工業文明，螺絲釘文明。該恨，該恨。（柳先生笑了）

朱：且慢，老柳。辜先生坐的是蘇揚馬桶呢，是抽水馬桶呢？老辜也未免不思之甚矣。難道滿身是虱，坐蘇揚馬桶，精神便文明起來嗎？什麼叫做精神，什麼叫做物質？莎士比亞說的好，腦袋，腦袋，沒有袋那裏去腦——他並沒有這樣說，不過我揣他的意思，想當然耳。亨利第五那劇中是有過這種意思的。東方才子莫如莊生，西方才子莫如尼采，二位腦袋未嘗不好。然莊生死後，腦漿一硬，還會做齊物論嗎？還真會跳出棺嗎？尼采那種頭腦，那種天資，小小的花柳病菌一入，也發瘋了。西方物質文明實由西方精神而來，而這精神原來就是跟你席上吃的「鴨腰」一樣軟細的白質做的。

柳夫人：什麼叫做「鴨腰」？

柳：你們問了。總而言之，鴨之腰也。

柳夫人（呆了一會）：好！嗚腰者，嗚之腰也。你們咬文嚼字先生，總是不得其死然……你們不告訴，我也不問了。——老朱的意思我是贊同的。什麼英雄才子，誰不是娘胎生下來，一層皮包一層肉做的，三天不吃飯，就要精神不振，七天不吃飯，便要上西天，李白斗酒詩百篇，可見得他的詩原來是酒精做的。蘇東坡醉筆，還不是酒精在腦裏作怪？你看他，他不吸煙文章便做不出來，他的文章都是肚裏煙灰做成的。

柳：虧你知己。我文章不是煙灰做來，也是煙魂做來的。莎士比亞說過，煙者，烟是波立敦也。朱：真會挖苦人。你也來「想當然耳」了。

柳：充其量，也不過如你胡鬧而已。

柳夫人：別鬧，我來做個和事老吧。我們還是談談螺絲釘，好不好？

朱：談吧。

柳夫人：我想不愛國了。我真要換個舶來水龍頭。爲什麼中國人一個螺絲釘就做不好？請大家研究一下。到底是精神不好呢，是物質不好呢？

柳：兩者都有，螺絲釘物質不好，就是一則原料不好，二則馬馬虎虎，分寸大小，不精不準。西洋人

一毫一釐之差，都要尋根究底，中國人一毫與一釐無別，一分也與一釐無別。這就是精神不好。你那天那件二十塊錢衣服，還不是給裁縫馬馬虎虎做壞了嗎？我早就叫你先試樣，像做西裝一樣，試好了樣，再比比看看寬窄長短，領口大小，肩腋寬緊，鋪的平平直直，然後去裁去縫，萬無一誤。可是中國裁縫，萬古相傳，就是不肯改良，有時二三十元一件衣服，給那裁縫裁壞了，悔之已晚，和他生氣也無用。他肯試樣，我肯多花四毛工錢，但是他嫌麻煩，——簡直就不理我。原因呢？他三代祖宗做裁縫就沒聽見過試樣兩字，那裏敢違背家傳祖訓呢？

柳夫人：這話固然是，也有不盡然。我想是時代不同而已。你意思說西人精益求精，我們向來沒有自來水，所以水龍頭做不好。若中國印泥，何嘗不精益求精？但是有一件。我們生在現代，見古人所未見，聞古人所未聞，若肯平心靜氣算算西人的好處，到可以得了不少學問。若單談什麼國粹，趾高氣揚，欺人自欺，終必滅亡。我們比西洋人長處固然多，西洋人比我們強處，放真不少。我不是講什麼社會經濟哲學那一套，是講眼前人生，第一樣西洋人就是放屁也的好。

柳朱……？

柳夫人：放屁就是禮貌，禮貌就是放屁，放屁無聲叫做好，有聲叫做不好，聲愈小愈好，愈大愈不

好外國屁的聲小，所以比我們好。外國人屁不亂放，中國人屁亂放。這是他們「禮」字比我們強。不但「禮」字強，「義」「廉」「恥」都強。說起來，他們的儒學，比我們精。據我看來，老子思想，才是東方特色，「知足常樂」也委實不錯，若儒家道理，他們講的比我們實在。

柳：別的不曉得，禮字我承認。

柳夫人：禮義之邦，禮義之邦！我們什麼禮義？我問你，你到公司買物，是西洋伙計有禮呢？是中國伙計有禮呢？是外國司車有禮呢？是中國司車有禮呢？是外國司關，外國巡警有禮呢？是中國司關，中國巡警有禮呢？戲台買票，是中國人亂擠亂撞有禮呢？是西洋人排隊順序而來有禮呢？我們自稱知禮，罵人夷狄，真不害臊。中國人所講的禮，都是對上司磕頭，對祖宗跪拜，對親友聯歡之禮。若是一則非上司，二則非親戚，據我看來，路人皆為仇敵，同車即是冤家。

朱：你也言過其實了。外國人到處親吻，路上也吻，車上也吻，月台上也吻，戲台上也吻，夫與妻吻，父與女吻，母與子吻，這成什麼禮？

柳：你也未免太酸了。

柳夫人：這正是中國所言之禮，什麼「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古來就是這一套。其實就我看來，

禮之精義，廣而大之，就是講整個社會的秩序，而社會秩序，由鄰屋住家，至公共場所，醫院戲台，博物院，圖書館，甚至毛廁便所，都是西洋比我國好。怎麼水到現在還沒開？（柳夫人跑去，原來他們三人只顧談，烘爐上的火已快滅了。柳夫人用鐵箸夾兩塊炭加上，一面用芭蕉扇煽爐，一面談下去。）馬上就開了。

朱：還是我來吧。今天我要行外國禮了。中國男子實在太舒服了……你去吧。叫說書先生煽爐子是不大好意思。你講下去。

柳夫人（跑回原座）：我說的就是一句話，大家憑良心講。若是說我們文明，應該我們要人跑到國外，可以教教外國人知禮。由我們學點禮貌，怎麼反常自己鬧出笑話呢？

朱：（也就座）那麼還有三件呢？

柳夫人：其次是義。義者宜也。樣樣事物上軌道，人人得盡其才以應世，盡其才後，人人可得合理的酬報，不必使什麼鬼蜮伎倆，這叫做有義的社會。你說是中國人人得盡其才呢，還是西洋呢？是中國國家以才用人呢，是外國國家以才用人呢？工程師當縣長，牙科醫生主教育，宜在那裏，義在那裏？這倒也罷了，工程師若真有才治事，當當縣長，辦辦教育，原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不可過於拘牽，世人

真才未必在其專長所學，只怕是當縣長並不是治事真才，而是由狗洞鑽營出來的。不然中國何以這麼一團糟……「廉」字更不必說了。水開了，我來（她一面沖茶，一面講下去）你要到外國去找一部官場現形記材料，雖然也有，恐怕沒有中國出色，叫你隨拾卽是吧？其實也不是外國清官特別多，只是人家有王法，咱們無王法，外國貪官儘管營私舞弊，不過一旦找出來，是要受法律制裁，受社會制裁的。僑們老大中華的百姓看見一個貪官，還要給他磕頭，說聲「老爺，我給你做門房馬弁吧！若有貪官受彈劾，其中總有蹊蹺，不是油水不勻，便是藉端報怨，誰是爲公來？」二十年來目觀之怪現狀」中之苟才你是認得的。外國貪官腰包雖然裝，都替國家做點事，僑們的狗官不要說腰包裝滿了，臨走時，衙門前的石獅子不給你搬回家去，點綴他的別墅，你就徼倖！我不敢望中國的官不貪，所求於中國官吏者，私也營，弊也舞，只要國家事也做出來，如此已不可多得。中國只要多出幾個貪污吏也替國家做事的老爺，老百姓就要感恩戴德。「恥」字原來比「廉」字要緊，有恥便有廉，不過字義廣一點。你想中國人臉皮厚呢？外國人臉皮厚？今天世界的國家，那一個不爭氣？日本五十年前就爭氣，蘇俄二十年前就爭氣，土耳其也爭氣，意大利也爭氣，就是亞比新尼亞也爭氣，偏偏只有一國不爭氣，不要臉，不但彼虎我羊，抑且羊皆附虎，而且要假虎威耀武一下……喝杯茶吧。

三人默默無言。那晚大家不歡而散。

再談螺絲釘（一夕話）

那晚朱先生在柳家談後，步月歸來，滿腔悲憤。第三日晚飯後，又到滄浪亭來了。

朱：水龍頭換好了沒有？

柳夫人：你又來水龍頭了！

朱：我不是又來水龍頭，我是又來親聆你的螺絲釘高論。

柳夫人：螺絲釘還有什麼可談？我不過瞎扯瞎拉罷了。我只會歪纏而已。你還不記得前晚我們談得大家無趣，不歡而散？也許今晚又要歪纏的你哭出來！

朱：我不怕。你儘管歪纏下去吧！我決不哭！

柳（夢中驚醒）哭什麼？

朱：哭中國禮義廉恥不如人。

柳：老朱也未免太多情了。

柳夫人：我只哄他玩。他叫我再談螺絲釘。我看他上回談到一半眼眶兒就紅了，今天還要來，害臊不害臊？其實我們鄉居夕話，不像人家做八股，本無起承轉伏，連我也不知要談向那里去。誰保得住？我要說到那里就算那里。我想談得叫人哭也不好，叫人笑也不好。最好是談得人家心頭癢癢難過，哭不得，笑不得，才算上乘。

柳點首稱善：癢字用得妙。原來世上最快樂之事莫過於搔癢。此道理惟聖人能知之。以前我有過『香港脚』（Hongkong foot）足趾癢得難過，晚上倒一盆熱水燙腳了，此中樂境不足爲外人道也。那個適意真可以叫你銷魂，叫爹叫娘起來。可惜現在脚病也好了，有時想再享這種豔福而不可得之矣！夫癢之妙，在於搔，愈癢愈搔，愈搔愈癢，留個味兒，叫你又難過，又好受……

柳夫人：老實說，古昔先賢立言，傳得於世，皆因搔着癢處而已。聖人者，先得我心之所同癢者也。比如我喜莊生某句，便是莊生替我搔癢，我喜杜詩某首，亦僅是杜甫替我搔癢。至於抄襲章句之輩，未能搔着癢處，只算『隔靴』。

朱：那末請尊夫人給我搔搔癢好不好？

柳夫人：可以是可以，只不要搔着癢處喊出來，才是君子。

朱：你搔吧！我有勇氣！

柳：夫人，你也給我搔搔癢吧！

柳夫人：我給老朱搔，不給你搔。你還是磕睡吧！

柳：我睡偏不磕！此刻也不困了。你講吧。

柳夫人：那里講起？當真還講螺絲釘嗎？

柳：爲什麼不？

柳夫人好，就講螺絲釘與法律。原來這螺絲釘之發明，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我們總怪西人工業何以如此之精，而不知西人所以如此者，有利可圖也。國家有發明法專利法的保護，器精則發財，不精則不發財，試問精乎，不精乎？當然要精。螺絲釘是英國一家人家發明的，因這個發明，那家平地發了幾百萬，到現在那家子孫還坐享餘蔭。中國人發明一個螺絲釘，馬上就有人仿冒；你除了罵仿冒的人爲「男盜女娼，烏龜王八蛋」外，還有什麼法子？這罵人「男盜女娼」，也不過罵個高興出氣而已，難道人家就不仿冒，猶上海女人罵人「殺千刀」，那被罵的就真正死於千刀之下嗎？我們是沒有法治之國，只有人治；也可說是「君子國」，可是有君子，必有盜娼，也必有烏龜王八蛋。君

子愈多，男盜女娼也愈盛。結果吃虧的是君子，發財的是盜娼。

朱：螺絲釘現在誰也可製造，還是那家把持的嗎？

柳：是這樣的。現在那發明權已過期而屬於公有了，可是他家財也發夠了。

柳夫人：可不是嗎？我聽說美國有人發明婦女所用的曲線壓髮針（Hairpin）也成了巨富。原來婦女用的壓髮針都是直的，那位發明家一天看見他太太把針先折彎了，再插頭上，他問他太太：「何以如此？」他太太說：「這樣一彎，就不容易落下來。」「好了。」他說：「我財神到了！」他馬上
去註冊專利，而財也好只讓他發。你想國家法律這樣保護工業的發明，怎樣不蒸蒸日上呢？

朱：你所說的固然是。外國工業發達由於法律的保護，及在法律保護之下，大家競爭謀利。不過有時也競爭的好笑。你看汽車一年出一新式，你也發明，我也發明，大家角逐，只因如此不足以號召，大家用老牌，誰肯買新車？其實家家都造得好，這里加一個螺絲釘，那里加一個點烟具，都是行所無事。不但汽車如此，抽水馬桶，牙膏，牙刷都是如此。難道造牙膏也要什麼大發明嗎？抽水馬桶，你也是一式，我也一式，還不是大同小異嗎？

柳夫人：這個自然。人家過，而我不及。人家行所無事的發明，而我們只抱殘守缺。原因呢，就是沒

有法律。中國人沒有法治；只請出一個烏龜來，你想烏龜果然有靈嗎？中國人太好講仁義道德，天理良心，連這種法律上的事，也以『天理良心』、『我是正人』、『你是烏龜』了之。

朱：聽說現在上海三馬路還有一家店舖，外懸着一塊大烏龜招牌。

柳夫人：這實在太可憐了。你可罵人家烏龜，人家就不會罵你烏龜蛋？大家爭吵起來，你罵我『男盜』，我罵你『女娼』，這是東方君子國之文明。其實這只是法治與人治之不同。

朱：上回你講禮義廉恥，似是新式儒家，今天又像法家了。

柳夫人：儒也好，法也好，我只知道，欲行儒道，必先行法。欲國家有禮義廉恥，必將不禮不義不廉不恥者下獄槍斃。單談仁義道德是無用的。人家不肯廉，無羞恥，你能奈他何？你說我是法家，我也承認，我恨儒家道德仁義之談。咱們中國人開口『良心』，閉口『廉恥』，而喪廉寡恥之事比外國多。拿毛廁來講，咱們中國毛廁總是寫個『君子自重』四字，然而你相信這四個字便叫人真能自重嗎？還不如『如違送捕』四字來的有力。『君子自重』的毛廁便是儒家的毛廁，『如違送捕』的毛廁便是法家的毛廁。你想是法家毛廁整潔呢？是儒家毛廁整潔呢？我想中國這個國家，就像儒家毛廁，到處牆壁上看見貼兩字『君子』，而一個君子影兒也不見，只有滿坑的穢氣觸鼻。西洋國家

就像法家毛廁。你說君子自重，大家不自重，你能奈之何？

朱：原來你是個毛廁法家。

柳夫人是的，莊子說的好，道在矢溺，矢溺不能見道，其道非道。講到「良心」更笑話極了。雍正皇帝批上諭，不說「你違某條法律」，却說「你沒良心，該斬」，而結果雍正殺人最多。因為良心這個東西，本來無從捉摸。法有明文，而良心可任意解釋。秦檜說他憑「良心」賣國事虜，你那里去同他爭是非？你想大馬路汽車行走，是憑紅綠燈的「法」好呢，是憑各車夫之「良心」為憑好呢？西洋人汽車出事，開口罵來是：「你這個傻瓜，你沒看見紅燈在前嗎？」或是「你怎麼在右邊走？你違法，叫你賠損失！」中國人開口罵來是：「豬糞！你良心到那里去了！」你想，沒有紅綠燈，聽兩個車夫在大馬路拋球場評論彼此的良心，危險不危險？等他們倆把各個的「良心」研究出來，自從日昇樓到外灘就要擠的水洩不通了。原來世間道理，各有其時，韓非說的好，不可以緩世之政治，急世之民。以前兩個小車夫在田陌間相遇，大家問問早安，互相禮讓，或左或右，各憑良心，都無不可。若在大馬路汽車行走，憑這個老法，結果必一團糟。以此治市則市亂，以此治國則國亂。以孔孟之道行於堯舜之世，擊壤而歌之民，是可以的；在現在汽車飛機盛行的「急世」而不助之以法，是要失敗的。

朱：你說中國喪廉寡恥之事比外國多，是不是中國人道德比外人壞呢？禮義廉恥就可以不講嗎？

柳夫人：正正不是。世人生來本無兩樣。中國官僚愛錢，難道外國官僚就不愛錢嗎？禮義廉恥，不是不可以講，但是單講是沒用的。紐約市政府的黑幕才叫你觸目驚心。哈丁總統任下的政府，醜史穢聞，罄竹難書。然而此中有個分別；咱們是君子國，專講禮義廉恥，人家是小人國，不講禮義廉恥，單講法律。人家是有王法的，哈丁任內賄賂橫行，然而美國人民並不向華盛頓袞袞諸公說仁說義，只用法律裁判。結果把一個七十老翁的部長審出罪狀下獄。此位老翁不幸，你說：但是這至少證明美國國家還有個王法。中國的部長，你試捕一個下獄給我看看。就是人家不講廉恥，所以還有廉恥，我們專講廉恥，所以廉恥掃地。

柳：你知道，我們中國爲什麼專講禮義廉恥呢？

朱：因爲儒教？

柳：並不是。因爲禮義廉恥談來很便宜。比方說，有官僚對你講「禮義廉恥很好」，老百姓自然也說「禮義廉恥很好」。談起來於人無損，於己有益，又可博關心風化之美名，又不傷人感情，又不

費錢。但是比方那官僚不講廉恥，而講法治，老百姓說：『好！我們就依法起訴，在法庭上與你算算賬，請你坐獄。』那還了得！此禮義廉恥之談之所以風行一時也。所以道德仁義之談不止，民之蝨賊不死。

柳夫人：我也是這樣想。孔夫子叫君子治國，所以我們也把官僚真正當君子看待，絕不加以法律的制裁。西人不講君子治國，所以把官僚當兇犯看待，時時蠅之以法律，恫之以監獄，防之以輿論，動不動就要彈劾，把他送入牢獄去。西人是相信韓非的話，不期使人爲善，只期使人不敢爲惡。我想這就夠了。我們遇了清官廉吏，給他豎立牌坊，表揚德政；遇了貪官污吏，却不把他送入監牢。西人遇了貪官污吏，給他送入監牢，而遇了清官廉吏却不給他豎立牌坊。這是法家與儒家之不同，也是人治與法治之不同。西洋天下就是法家的天下。其實世上善人少，惡人多，東西原無二理。我們把官僚當君子看待，一概聽其『良心』，『愛民也』，『良心』，『徵稅也』，『良心』，『估你的田，姦你的姊也』，『良心』，『結果只有一成廉潔自守，却有九成的民賊；西方把官僚當民賊看待，不講『良心』，只講法律，結果有一成是民賊，却有九成像煞是君子。這是東方西方政治之不同。你說『像煞』不夠，我說『像煞』就夠了。中國政府能辦到像外國『像煞』廉潔一樣，已經是太平之世了。

柳：你也路跑得太遠了。人家叫你談螺絲釘你說什麼東西政治。你到底搔着癢處沒有？難過是有的，好愛則未也。

柳夫人：別忙。我來搔。老朱不是笑我爲毛廁法家嗎？其實吾道一以貫之。無論是螺絲釘，是毛廁，是政府，是人民，都是一樣。有法治便好，無法治便壞。我們也不必太過悲憤，妄自菲薄，陷於絕望。我是這樣夢想一個太平的中國的。在這樣有法治的國家，螺絲釘也好了，毛廁也好了，人也容易做了。人家說我們中國人道德不好，我却說我們中國法律不好，法律好了，道德也就好，人家說我們苟且偷安。消沉畏葸。我說這都不是我們生成這樣個壞根性，是因爲沒有法律保護，不得不苟且偷安消沉畏葸。我們此刻中國做人太難了。人命本來就如狗命。在中國社會做事，不久就學出卑污苟賤，才能生存，若有英雄俠骨，必被社會磨折而死。剩下來只有給人家舐屁股的順民。我就是想，在有法治的國家，做人也可以容易一點，品格可以高貴一點。我是夢想這樣一個新國家的自由國民，大家在法律範圍之內，可以大開其口，大揮其筆，大展其才，大做其事，只要不犯法，誰也不能動我一根頭髮。那一個狗官于我自由，侵我的田，姦我的妹，我馬上可告他，不必托人講面求情，而有勝訴之希望。這樣一來，民氣自然由消沉而積極，由懦弱而倔強，由畏葸而勇毅，由散漫而團結，由苟賤而高貴，由衰老

而少年那里像此刻這樣求生不得，求死未能，專舐人家的屁股呢？你要不要這樣一個新國家的積極的，倔強的，勇毅的，團結的，高貴的少年民族？

朱：我有點難過，也有點好受了。柳夫人：我癢搔着了。

三 談 螺 絲 釘（一夕話）

朱：水龍頭換好了沒有？

柳夫人：你到底還是來喝茶，還是來問候水龍頭？你會自己去瞧？

朱：我看你那樣得意，不瞧也罷，水龍頭定占勿藥了。

柳夫人：可不是呢，水龍頭無恙了！

朱：那你必定又在恨洋鬼子了。

柳夫人：說着玩吧；若當真要恨，那還恨得完嗎？

朱：我記得你說他們螺絲釘也比我們好，一恨也；禮貌規矩也比我們好，二恨也；守義也比我們

好……

柳（在夢中喃喃）：三恨也，君子有三恨，也就夠了。

柳夫人：那不行，底下還有廉恥，合螺絲釘，禮義，不是有五恨了嗎？

柳：你自己忘記，還有外國人法律比我們好，不是六恨嗎？

柳夫人：六恨就由他六恨，什麼君子有三樂，君子有三畏，這都是隨口說說。袁子才看見『下論』專做這種八股，什麼三樂，三畏，三戒，三愆，三友，三變，所以疑心下論不甚靠得住，他說上論是好的，脫口而出，語得天然。上論是小品文，下論是八股文，先算好一二三，再下筆的，其實三樂三畏，都是文人腔調，難道君子真正只有三樂三畏嗎？孟子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固然可樂，浴乎沂，風乎舞雩，豈不就是四樂？聞人歌，使之和之，豈不是五樂？有過人必告之，豈不是六樂？吃栗子，啖花生，豈不是七樂……

柳珠娘：你發癡了……

柳夫人：有過，被丈夫罵，豈不是八樂？同老朱談螺絲釘，豈不是九樂？

朱君子：也有九畏嗎？

柳夫人：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老婆，畏普羅，畏庸醫，畏窮酸秀才，畏衙門司閹，畏武人愛

國通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畏全有了。

朱：那末，你也有九恨了？

柳夫人：九九八十一都可以。原來君子有九思，就是三三如九，再求平方，就是九九八十一。你裏做下論八股文章，說三恨，九恨，八十一恨都可以。真正要算西洋人可恨而又可佩服之處，恐怕不止百恨，就可以做一篇百恨歌。

柳：像你那樣說法，西洋人放屁也比我們強，毛廁也比我們強，恐怕千恨歌也不難做。

柳夫人：聖人教人見微知著，就是叫人不要心好大，由小及大，由邇及遠，大家開口仁義，閉口禮智，你說中國強也，一說，他說外國強也，一說。若教取眼前，抓住毛廁一端，則其優劣立見，不容你強辯了。文明兩字那種題目，範圍廣大，捉摸不定，還是腳踏實地，一樣一樣算去，高下就立見了。

柳：不過不要失之於繁鎖就是了。

柳夫人：百恨是什麼，讓我隨口道來……

柳：你一張利口真可覆邦家。我讀了五十年書，今日才明白，婦人四德，只要三德便夠——「婦言」實在不必教，自己就會的。

柳夫人：夫子錯矣！四德所謂「婦言」，是教婦人不說話，不是教婦人說話。所以婦德婦容婦工，我都學得來，就是婦言我萬世學不來。

柳：你看見過古今中外有一個婦人不說話的嗎？

柳夫人：真真豈有此理。爲什麼沒有「夫言」，只有「婦言」？「百恨」你不讓我算，我便不算，讓你們天下男子去算。

林 語 堂 代 表 作

柳：不是不教你算，是教你不要重複瑣碎。我說一個笑話給你聽。有一個美國人到英國赴茶會，女僕上來問他要「茶」呢？「啡」呢？「芝哥力」呢？「他答」：「茶」。女僕又問：「錫崙（茶）」呢？「詹美克（茶）」呢？「中國（茶）」呢？「他答」：「錫崙」。女僕又問：「檸檬」呢？「牛奶」呢？「奶漿」呢？「他答」：「檸檬」。女僕又問：「熱」呢？「涼」呢？「冰」呢？「美國人聞言登時暈過去。這樣你算算，吃杯茶也有九九八十一花樣。

柳夫人：這有何難？人家說揚州茶館有廿四種點心，讓我開一茶館，我就有七十二種春捲。

一、雞肉，香菰，筍。

二、醬肉，蝦仁，筍。

三、雞肉，蝦仁，香菰。

四、蟹肉，蝦仁，香菰……

五、蟹肉，雞肉，蝦仁。

六、蟹肉，醬肉，筍。

七、蟹肉，雞肉，筍，香菰。

朱：嚼舌頭，雞肉，筍。

柳夫人：朱肉，朱蹄，朱鼻，筍。

朱：牛母肉，牛母舌頭，筍。

柳夫人：牛肉不比朱肉好吃。

李：不見得，柳舌頭很有名的。西洋大餐有柳舌湯。

柳夫人：不來了。

朱：牛舌其味甚甘。請你講下去吧。

中國人就知道西洋戰艦槍砲比中國好，三十年前我們才知道西洋政制比中國好，二十年前才知

道西洋文學哲學學術比中國好，現在大家才慢慢承認西洋人禮義廉恥社會秩序也比中國好。這頭裏拆開來講，百恨千恨就都有了。大家說中國偉大，中國民族如果真正偉大，就不要諱疾忌醫，正心誠意，見賢思齊，不恥下問，有容人之雅量，學學西洋人的好處。隨便談談一二樣，譬如中國音樂有樂調 (melody) 而無音和 (harmony)，這誰也不能否認。你說是株守成法呢？是借他山之石，自己發展，創造出來？中國音樂的音和，配舊有之樂調，又利用西洋的樂器，如大弦琴 (Cello) 之類，增加其音階範圍好呢？只要有創造的精神，何事不可闢出蹊徑，發揚光大固有之文明？茲再舉幾個例：

- (1) 西洋校勘學比中國校勘學精。
- (2) 外國報紙以新聞爲本位，以廣告爲附庸；中國報以廣告爲本位，以新聞爲附庸。
- (3) 西洋傳記學比中國傳記好。單舉三派：Boswell, Morley, Strachey 都是中國所無的。
- (4) 外國百科全書體例，中國尙未夢想到。
- (5) 外國母雞有一年生三百粒蛋的雞種。

- (8) 外國人有容人之雅量，見賢思齊；中國人刻薄，見賢思妒（與工業文明無與）
- (9) 外國文化比較懂得小孩心理。
- (10) 外國人守時間。
- (11) 外國人比中國人清潔。（手藝文明人也未嘗不可重清潔）
- (12) 外國貪官替社會做事，中國貪官不。
- (13) 外國人能解放黑奴，中國人有買賣僕婢制度。
- (14) 外國第五流政客才幹學問精力抵得過中國第一流政客。
- (15) 外國人爽直，中國人重虛套。因此
- (16) 外國辦事快，中國辦事慢。
- (17) 外國現代文明近人情，中國文明虛矯道學。
- (18) 外國老人有英邁之氣，中國少年有衰老之象。
- (16) 外國醫院管理比中國好。
- (20) 外國有博物院，中國向來無之。

(21) 外國有公共圖書館，中國向來無之。

(22) 外國書出得比中國多，範圍廣，內容富。

(23) 外國舟車上秩序比中國好。

(24) 外國喪禮簡樸嚴肅，中國喪禮繁雜滑稽。

(25) 外國兵拿得到薪水，中國兵拿不到。

(26) 中國人當巡捕，被外國人練訓出來使神氣。

(27) 外國人打仗比中國人勇敢。

(28) 幾十個外國人在殖民地，就能成立一個工部局，幾十個中國學生或華僑同在一城，未有

不分爲兩個對立的「學生會」等。

(29) 中國刊物流行匿名罵人，外國編輯不登此種稿件。

(30) 外國乞丐告地狀，所寫的是格言，勸人上進樂觀，有供有取；中國乞丐以爛蒼觸人目。

(31) 上海改良洋車夫生活，外人最熱心，討論最活潑，中國人組織團體，阻撓此事社會漠視之。

(32) 外國人辦賑災有良心，中國災官視爲發財捷取。

(33) 日本輪船駛往倫敦、亨堡等埠，中國出一個招商局。

(34) 太古輪船起貨卸貨比中國輪船快，船期比中國準。（此係精神上問題，又與機器無與）

(35) 外國領事保護外僑利益，中國華僑少受領事幫忙。

(36) 輪船失事戲院失火，外國比中國秩序好。

(37) 外國救火隊管理比中國救火隊行。

(38) 外國店伙計比中國伙計有禮。

(39) 外國電報比中國電報快。

(40) 外國學堂不欠薪，中國學堂欠薪；外國學生比中國學生尊師敬長；外國教授比中國教授用功；外國學堂不發現手槍；外國校長普通是個德學兼優的長者。

(41) 外國司關沒有中國司關勢利。

(42) 外國電燈，自來水，汽車好。

(43) 洋人督監之海關鹽務解與中國政府稅入多。

(44) 洋人管理的海關郵政對職員待遇好，比較講成績，比較不講私情，辦事人較安心。

(45) 中國皮匠皮鞋做不過外國人。

(46) 外國胭脂比中國胭脂好。

(47) 外國學術界多創作精神，家法之謹嚴，思想之豐富，皆遠超過中國。

(48) 外國武人只是軍官，中國武人是山皇帝。

(49) 外國治安比中國好。

(50) 外國司法比中國好。

這已有半百了。那裏講得完呢？總而言之，外國強，中國弱，你能說只是器械之精，螺絲釘之巧，你能說只是物質文明工業文明嗎？居今之世，聞古人所未聞，見古人所未見，好學者，自然深思，不好學者，也不免深思以求其故。若還以為中國道德文明勝於西洋，不閉門思過，發憤圖強，那末，中國真真不可救藥了。

四談螺絲釘（一夕話）

朱先生剛跨入柳家，就聽見他們倆夫婦爭辯之聲，以為出了什麼事了，連忙拔起腳往里跑，要

做個和事老。

「你別哄我。專門說這種欺人的話！」他聽見柳夫人氣憤憤的說。

「誰來哄你？你自己聽錯了……」柳先生答道。

「罷了，罷了，什麼事啦？也可以好好的講。」朱先生走上來向他們兩人講。

柳夫人：「啫，他說杏仁之仁字，作心字解，典出金樓子，金樓子我是沒看過的。這不是明白嘔人嗎？後來我跟他辯，他才說，他剛才說的，不是『天下杏仁』，是說『天下與仁』。」

柳：「老朱，請你公評一下，我的話對不對？你想杏仁何以叫做仁呢？我說仁字有『心』義，並引『仁，人心也』爲證。她說也不見得，『蝦仁』不見得是蝦心。我說蝦仁是去蝦之外殼，明指與蝦之外表相對。她說『那末，井有仁焉，也必定是說井里有蝦仁了。』請你評評，是她嘔我呢，是我嘔她呢？朱：我以爲什麼事，這種小事，也值得吵，鄰家都聽得見。」

柳：「原來我批評她的人治法治論，她就有點不服。我說人治法治並沒有什麼大不同，她說有。我說她是法家，她也一口咬定她是法家，我便拿出道家的話來壓她。」

柳夫人：「他在做愛國者呢，看見我把中國禮義廉恥批評得不值一文，遂托出一個『仁』字來

強辯。你聽他講，聽他替東方文明作辯士。我早就說東方思想之特徵不在儒，而在道，所以他要和我辯，就不得不講「仁」了。

朱：怎麼一回事？連我都聽糊塗了。老子說「絕仁棄義」，「大道廢，有仁義」，是很看不起仁，「仁」字是儒家的拿手好戲，怎麼變成道家的遺產了？

柳夫人：是這樣的。孔二先生老是說仁，但總說不出一個仁的影兒來，讓人捉摸不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淵問仁，孔子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等到顏淵請問其目，孔子答的却不是仁之本身，而是禮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這叫人怎麼辦呢？仲弓問仁，孔子說的又是禮，不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加承大祭……「推敲其用」仁「字，是與知相反，是主靜的，主安的，故有「仁者靜」，「仁者安仁」，「天下歸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仁可以歸，可以遠，可以安，是靜不是動，而這靜不就是道家本色嗎？」

柳：珠娘這些話說的不錯。請夫人不必生氣，我們好好的講。原來孔子就是道家。

朱：什麼？

柳：我說孔子就是道家，至少得了道家一脈。不是道家，他就不講人治了。所以我要替人治辯一

下，不得不托出一個仁字來。我老實不是替東方文化辯，想做一愛國者。與真正批評東西文化，非先看準仁字一字不可。仁者何，叫人做人而已，那一個文化叫人做人，做得像樣，做得安樂，便是好的文化。什麼科學，哲學，宗教，發明，改良，進化，都是餘事。人生之目的是快活，不是進化。你要批評東西文化，就得先把這個標準拿定。老老實實我們禮義廉恥都不如外國人，只有在叫人做人道理，有點意思，也不是只有中國人懂得做人道理，中國人禮義廉恥輸與人，根本就做人做不大像樣。但是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儒有所短，道有所長。儒家專談的是居喪年月，棺槨尺寸，早已笑痛墨翟和莊周的肚皮。若說這是儒家的精義呢，那麼儒家該死。但是幸而儒家尙有個仁字，不過講得含糊罷了。可是這仁字終究成爲儒家最高的理想，猶如禮運大同終究成爲儒家的政治理想。不過仁也說了，大同也說了，但總是懸空的，實際上儒家所行的是小康，不是大同，是禮不是仁，所以我於儒家之儒，認爲小人儒，於儒家之道，才認爲君子儒。實際上講禮的多，講仁的少，所以我也看不大起儒家了。儒家之唯一好處，就是儒教中之一脈道教思想。孔子之偉大就是因爲他是超乎儒教的道家。

朱：你剛才說孔子是道家，這怎麼說法？

柳：孔子一個人跟我們一樣，有時想入世，有時想出世，有時想幹一下，有時想乘桴浮於海。你想

孔老先生坐一張木筏在東海飄流，乘風破浪，隨其所之，不是徹底一個道家嗎？孔子乘桴過大海，老子騎青牛過函谷關，其中有什麼分別？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這不是道家嗎？六十而耳順，這不是養生要訣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不是可做天台山道士騎鶴羽化而登仙嗎？假使孔子生於今日，目覩這個亂世，假使他不是個修養十足爐火純青的道士，請問他的耳朵順不順，能一點不生氣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一率性一兩字怎解？不是道家思想是什麼？這一命一宇怎解，『性』字怎解，『道』字怎解？

朱：依你這樣講，孔子曾子子思都是儒家兼道家之流了。諸葛孔明也是道家兼儒家了。

柳：正是。我們中國人生下來就是一個道家。有時展出治國經綸，暫做儒家；可是骨子裏還是道家，一旦無法對付，尿就甜了，下野歸田，優遊林下。所以中國人在朝時都是儒家；在野時都是道家；成功時都是儒家，失敗時都是道家；幸福人都是儒家，窮苦人都是道家。道家再進一步，病入膏肓，就變成佛家，窮苦而至于無告，忍無可忍，不是投河，就是出家。所以富者為儒，窮者為道，窮得不得了者為釋。管事時為儒，不管事時為道，事真管不了就去和尙。中國人之神經專靠這道家道理節制調攝，揖讓之餘，也得來一下優遊林下，不然一天揖讓到晚，一定發狂。所以中國好的詩文，都是道家思想。

都是鉞田園林泉之樂，假如一天到晚念那些狗屁不通的經濟文章，劇秦美新，歌功頌德，中國整個民族要進瘋人院了。這是道家思想對中國文化之遺賜。

柳夫人：但這與中西文化何關？我還是說，××人命如狗命，人還是在西洋國度做得像樣，做得高貴。

柳：我剛才才是跟你嘔氣。你說西洋國度，人做得像樣，我也承認；人家一脚把西人踏在地上，西人不滾在地上叫敵人兒子，我也承認。

柳夫人：那不是明明因為人權有法律的保護嗎？

柳：這話我也承認。不過有利便有弊。外人剛強，華人柔弱；外人進取，華人安分；外人動，華人靜；外人陽，華人陰；外人是火做的，華人是水做的。我問你一句話：假定你未出閣，你要嫁給洋人呢？要嫁給華人呢？

柳夫人：當然嫁給華人。

柳：這就是我的意思。有東方丈夫，有西方丈夫，這東方丈夫就是東方文明之結晶，西方丈夫就是西方文明之結晶。假定我未婚，也是想娶中國女子，不娶西洋女子。這爲什麼呢？也不盡在於飲食

居室之不同，抽象言之，中國丈夫輸於西洋丈夫嗎？中國太太輸於外國太太嗎？這是中西文化最後的標準，看他教出的人是怎樣。我總覺得中國人溫柔忠厚明理一點，中國國勢弱於日本，也是事實，但是個人並不壞於日本人。這個個人就是文化最後的目的。

柳夫人：我想文化最後的標準，是看他教人在世上活的痛快不痛快。活的痛快便是文化好，活的不痛快，便是文化不好。

柳：像中國的陶淵明那樣恬淡自甘的生活，中國文化能養出一個陶淵明，你能說中國文化不好嗎？能養出一個夜遊赤壁的蘇東坡，你能說中國文化不好嗎？

朱：你可別讓普羅聽見，要說你落伍了。

柳夫人：狗娘養的。那些拾人牙慧未學做人之流，你別管他了。他們會的是掛狗領，打領結，唱哈爾濱時調，做歐化散文。陶淵明鷄鳴桑樹顛采菊東籬下的生活，據說並非大衆的農民的生活，而赤壁賦江上之清風與山中之明月是資本階級才有的。放屁不放屁，普羅不要人家賞菊，只要人家吃芝古力糖。菊花中國所有，所以一賞就是落伍，芝古力糖出自西洋，共女學生食之就是革命。我看他們的靈魂不是臭銅坯做的，就是芝古力糖做的。黃金黃金，一切是黃金，不是黃金就不值錢。

柳：普羅作家是什麼，就是窮酸秀才之變相。聽他罷了。現代中國人，酸得厲害，本來就是神經變態。聽見兩句笑話，就想亡國。真是勞倫斯所謂「半卵」之流亞，自經於溝瀆，可也。所以我要講仁。意思是講講做人的道理，希望做人也要健全一點。

朱：仁字怎麼講？

柳：仁字向來最難解，也最淺現。據我看來，仁就是做人而已，所以淺現。可是「人」是什麼東西，沒人知道，所以難解。你看孔子說：「天下歸仁。」「三月不違仁。」孟子說：「居仁由義。」這講得何等玄妙？怎麼叫做「居」？怎麼叫做「歸」？怎麼叫做「不違」？「不違」時是怎樣？「違」時是怎樣？這顯然是講一種得人情之正的境界，居於此種境界，叫做「居仁」。後來孟子把他分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惻隱只是仁愛，合四者才是仁之廣義。不然「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那裏講得通呢？老子所看不起的，也是王莽一流人之假仁假義，不是做人的道理。希臘文化之理想是「達才」，故稱人生之理想為得達其才（The exercise of one's Powers in their lines of excellence），中國文化之理想是達情。這達情的境界是難做到的，為什麼難做到呢？……

柳夫人：我知道了。

柳：你知道什麼？

柳夫人：一貫。

柳：好人總是矛盾，破碎。誰能抱一，守一，就能一貫。現代人就像一面破鏡，原來一物，照到鏡裏影就亂，或是像一架破琴，發出的是沙沙的啞聲。欲琴聲韻和，必先自身調和。由破碎達到完整，由矛盾達到調和，這就是仁的境界。道家歸真返樸，也是一條路；儒家應世，求得人情之正，也是一條路，相差無幾了。

柳夫人好，你把儒道合一了。不過我心中還有一點缺憾。

柳：什麼？

柳夫人：你把法家丟開了。

柳：毛廩法家，你也太強項了！

柳夫人：你要合儒道，我要合儒道法。儒道二家只能滋陰，法家才能補陽。以西人之法補東方之

儒道，這樣的世界做人可真就有意思了。

柳和尚那裏去了

柳夫人和尙是人類的贅瘤。在家人不生和尙；和尙早就滅種。若是生育得太多，讓幾個去做做和尚也無妨，就好比一人有十個指頭，有一指殘廢，或麻木不仁，也不礙事，你說是不是？

柳先生愛她極了，俯首吻她而不答……

等他們吻完，柳夫人忽然抬頭看朱先生，怕難爲情。

柳夫人：老朱怎麼不見了！

朱先生已悄悄地走到大門口了。

第二天得老朱來一短札如下：珠娘老柳。昨夜步月走訪，賢伉儷一會兒吵，一會兒好，發乎辯而止乎吻，豈所謂得人情之正者歟！徘徊月下思之，皆因多長一張口耳。然兩道兩儒，一法互吻，其勢不能平，所以不辭而退者以此。弟將騎青牛去也。螺絲釘白。

談米老鼠 有序

就是因爲民國遺少理學餘孽不肯做這種題目，所以我偏偏來談他一下。也不知是不是我眼

光特別低，現代青年眼光特別高，所以肯放棄高調細談人生者這樣的少。老實說，這本也難怪，一則今日作文仍是繼古文之遺緒而來，二則經濟之檢討，大局之鳥瞰，很方便抄書，而作文論米老鼠則無從抄去，三則因為我懷疑現代的老成持重少年連欣賞米老鼠之興趣都沒有了，因為他們主張國是要板面孔救的。我希望我的懷疑不中，希望現代中國人，無論老少，還有看米老鼠的興趣；若果真心靈只有一股霉腐齷齪之氣，連米老鼠都要加以白眼，那末中國非亡不可。因為孔子說：「一弛一弛，文武之道。」一弛而不弛，文武弗能；文武弗能而偏偏現代人高於文武而能之，常人高於文武，國非滅亡不可。

也是因為看見美國有名文豪 John Erskine 近來在報上做一篇論有聲電影，批評電影新聞加以有聲按語之可惡，所以想也來效尤一下。中國知名作家那裏肯談這種題目，然而電影新聞加以有聲按語倒底討厭，不能因為文人專唱高調而遂不討厭，更不能因為文人不談電影新聞之方法好壞而把電影新聞摒之人生之外。所以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

「王先生」我很喜歡看，這種連環圖畫很能把人類之愚蠢可笑形容出來……其功與社會小說相等，」我說。

「王先生」有什麼文學價值！薄，無聊！」眼光甚高之乳臭未乾青年這樣說。

「且慢」我說，「其實我不但喜歡『王先生』而且崇拜豐子愷先生的漫畫，而且喜歡孫悟空，豬八戒，米老鼠，Bringing up father，Mutt and Jeff，中國的小說，像水滸，西遊記，向來被摒於「大雅之堂」之外，不認為文學，就是你們這班眼光太高的理學先生之所為。我想文學美術之功用，在怡情養性，有時叫你笑，有時叫你哭，有時叫你啼笑皆非，而由笑聲與涕淚之中叫你增加對自己對人生之認識。但是此刻我不對你講這些，你是功用主義者，還是對你講功用主義吧！」

以下是我對那位青年的說話。

我想米老鼠之所以好，原不在其感人之功，只是叫你開心，叫你笑。人生是這樣苦悶的，有什麼正當而無損的消遣都是於精神有益，晚上看電影愈開心，白天做事愈高興，原來就是因為我們生不成不是神仙，人生是悲歡離合湊成的，也要有苦，也要有樂，才是人的生活；即使神仙，我想假使在西王母面前只許跪拜，不許搗亂，我想神仙世界也沒什麼意思了。況且孟子說過，欲求赤子之心，赤子就是會廝混，即使有時惡作劇，其心地還是光明正大的，沒有懷恨宿怨，倒是終日不笑的大人來的陰險，其陰險就是因為大人已失了小孩的天真了。所以你要求赤子之心，還是得看米老鼠。

你說爲什麼要笑呢？我不能回答。你只看健全的小孩，都是好玩好笑，若問其所以然，你我都答不出。生物學說笑是人類特有的天賦，爲禽獸所無，那末一個人失了笑的本能，也不見得是天生應有之義，恐怕還是神經變態受虛偽的理學所致吧。

但是你中學剛畢業，要救國，要一手改造宇宙也好。米老鼠也會幫你救國，幫你認識自己。你大概不至酸腐至於不承認斯弗特的「小人國」之有文學價值吧？在小人國，你可以看出我們人類之渺小無能，也可看出我們之妄自尊大。文明人造一十四層洋樓，便要自豪，試將這幾十丈洋樓移與小小的山邱一比，就知道我們的渺小可笑了；假使有一故事中的「大人」來參觀上海，左足跨虹口，右足跨法租界，輕輕把這洋樓一吹不就吹倒了嗎？所以看「小人國」可以叫人類免妄自尊大。但是你如果承認小人國有藝術價值，有感人之處，你也就不能不承認米老鼠有同樣寓意之意義了。

譬如我看見一米老鼠想飛，母鼠不贊成，而他三位哥哥都守己安分，就是這個小弟有非分之想，夢想長一翅膀，因此遭母鼠之痛打，受哥哥的奚落，這是多麼令人墜同情之淚的。世人誰沒做個夢，又誰沒飽嘗這夢境與實境衝突的况味？（孫悟空之所以動人，也不過因爲他代表人類妄自尊

大之本性與其靈性慧根之戰鬥。在這可歌可泣的歷程上，常常迷亂，失檢，要時時由唐僧糾正。我們人人心裏就有一個孫悟空。後來這米老鼠得蝶仙之幫助，居然成他素願了，又因為根性不定，飛來飛去，終於飛入一蝙蝠妖魔洞里，受過種種的驚慌，才覺悟起來，想想還是沒有翅膀好吧。他得依所願，去了翅膀，又跑回家，而母鼠親愛的抱他起來，給他一個熱吻，說聲『我的兒呵！』我希望你能為這種故事所感動，若是你看了而心仍不為所動，那你必是坐過禪，修養工夫練到，可以上西天，毋庸在人間了。

這類活動諷刺畫還有一極大的長處，他替我們開闢了另一絕對自由的領域，使人類的幻想超脫一切的物質上的限制而達到完全的解放。這在藝術上是有意義的。原來電影比台上的戲劇取材佈景用人多寡就自由的多，尤其在表演羣衆的暴動，前線的砲攻，深林的探險，危崖的追賊，空中之襲擊，都遠超出戲台的範圍之外了。然活動諷刺畫又超出電影照相機之限制，真可叫我們神遊太虛，御風而行，早發東海，暮宿南溟了。你要坐波斯「飛氈」探追嫦娥，地氈居然可以飛，你要下水晶宮見閻王，居然也可以下，就是孫悟空與二郎神的大戰，照相機所無法攝取的，在諷刺畫一一可以辦到。而西人又在這藝術新領域上發明一種用途：一則使香腸可以跳舞，鋼琴可以呵笑，時鐘

可以使眼色——這還沒有什麼深義，最好是賦與動物以人的感情，使我們能設身處地，較親切的同感於宇宙生類。原來動物之中，雖少理智，却有很豐富的情感，其恐懼，兇殘，復仇，思戀，與人一樣的，並且比人還熱烈，正如兒童之喜樂比大人的喜樂還純粹一樣。動物中何嘗沒有母子之愛，何嘗沒有天倫之樂，何嘗沒有孤寂之感，何嘗沒有失戀之痛，又何嘗沒有茕獨孤寡，棄婦閨怨，何嘗沒有家庭變故，弱肉強食之慘，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在這點上，米老鼠一類的活動諷刺畫可以助我們較溫存體貼動物，了解動物。

連環畫也是同樣有感人之力。我看 *Mutt and Jeff* 及 *Bringing up father* 至今二十年未倦，也許你二十歲就已老成，不肯看這些無聊東西。這樣講，我是二十年前早已不救國了，一直不救到現在。然而且慢，*Mutt and Jeff* 你不看，總有時要偷偷摸摸看春宮，不然你必有時救國救的頭昏腦脹，發誇大狂或憂鬱狂，所以我還是勸你保點『赤子之心』看赤子所喜看的連環畫。你說意義在那裏，教訓在那裏好，我明白了，你還是儉德會一派，專看伊朔寓言的一種頭腦。現代兒童文學已脫離教訓式而取同情式，你不見得是站在『時代前鋒』吧。你非先王之道不敢言，非先王之書不敢誦，還是理學信徒。我就理學的話開導你。*Mutt and Jeff* 何等人物，第一流蠻皮貨也，你看

看他們蠻皮，可以叫你起了羞惡之心，慨嘆說『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你看這兩位長腿與短腿江湖弟兄，大概是不名一文，是無產階級，你是革命的，你同情於他們，不無產階級什麼好？就是蠻皮好，不惜皮肉好，由三樓跌下，跌斷一腿，或是打兩下耳光，或是撞破頭皮，都不算一回事，他們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在打武行，裁劬斗，滾高山，投深海，到現在還安然無恙。你問問你自己怎樣。人家揮拳未下，已先滾在地下，叫爹娘。人家叫你舐屁股，如果可以保全皮肉，你也肯舐的。你要革命，我問你怎樣革命法子？你還是認長腿與短腿爲師，學學他們的江湖氣骨吧。

你如果還是認爲這沒有革命的『意識』，那末，請你看 *Bringings up father*。這是一部演不完的西式『醒世姻緣』。一天一齣笑劇。Mr. Jiggs 不是遭其夫人棍打，就是受她監察，再不然便是受她拉去聽紳士們的『歌劇』。原來 Mr. Jiggs 是誰？就是你所崇拜的普羅達利亞。其夫人是誰？就是你所痛恨的『小市民』。Jiggs 夫婦之悲劇就是普羅達利亞受小市民壓迫的悲劇。這樣你懂了吧，有『教訓』了吧！原來 Jiggs 出身微賤，他所交的一般噹啷無賴，他的天堂，就是在

「鄧脫摩」Dinty Moore 酒店同他的普羅朋友吃『醃牛肉燉白菜』和賭博，後來他發財了，其夫人就是「暴富」市僧的總代表，專門學中等階級的模樣與虛套，專門攀交貴族公爵之流。可

是對於這種虛偽的『小市民』生活，Tiberius 心中只有痛恨及忍受，他雖表面上同他們過『小市民』生活，心中却一心一意想逃回鄧脫摩酒店去吃醃牛肉燉白菜及賭博。你想這是一幕怎樣可歌可泣的悲劇，又是如何合你『革命文學』的脾胃。

老實對你講，孟子早已說過，人之大患在好爲人師，好教訓人。你是理學出身也好，是教會星期日校出身也好。但我誠實對你講，別專看伊朔寓言，別專講教訓的故事。你如以爲專講有教訓的文學才含有『教訓』，你就根本不懂文學爲何物，藝術爲何物。我誠實對你講，與其要教訓別人，不如先明白自己。我看你現在米老鼠也不看了，你的心靈已經霉腐了，還是聽孟子的話，保一點『赤子之心』要緊。我重複的說，假使你厭惡米老鼠是真的，不是排道學臭架子，假使你確確已經失了看米老鼠的興趣，請你先救自己，再救中國。

附言：上文撰完，適見報載米老鼠人在好萊塢做七歲生日。主人翁 Walt Disney 大發

議論，略謂，世界每星期看米老鼠戲者有十萬萬人。其祖先出於埃及，因埃及古墓石刻已有米老鼠滑稽畫，形相與現代米兄極像。該氏謂因米兄有一副俠骨，有赴湯蹈火之精神及逢凶化吉之本領，所以即使世界第二次大戰，米兄必仍幸存無恙。又謂米兄所以得人同情者，因他性

情又好，氣骨又硬，度量又宏，每好救弱扶危。當他做陰府閻王時，又能一捐前嫌，恩及貓象。『米兄是促進邦交者；他到世界各國，無論君主帝國，民主共和，都有好的護照。』

母豬渡河

相傳有母豬，帶九隻豬子外行，將渡河，點一遍，連自己共爲十隻。及渡，再點，只有九隻，環觀小豬，固未有失者，然再三點數，仍只得九隻，甚甚急甚，哭而死。蓋未將自己算進去也。是之謂母豬之智慧。人類似比母豬聰明許多，然亦常有因甚甚急甚，而忘記將自己算進去者也。如穿西裝革履赴國貨大會演講反對洋貨者，坐汽車赴運動會作主席自許爲鼓勵賽跑者，卽屢見不鮮，是亦與母豬之智慧相去無幾。似乎是亞里斯多德說過，人類者能理論而行爲未必合理之動物也（Man is a reasoning, but not a reasonable being），此語得之。

譬如有人於此：所編爲小品副刊，所發表爲隨感，遊記，讀書隨筆，而偏好攻擊他人所編登隨感，遊記，讀書隨筆之小品文刊物。甚至隨筆所談亦同爲明人書。然攻擊之勢甚急，是亦忘記將自己算進去耳。『公無渡河，公既渡河，可將奈何？』

又有人焉。義形於色。責人春遊。以爲是『亡國』之兆。而在同期一刊物上登啓事曰：『前訂本期出版作家生活專號，因春假關係，執筆諸先生多乘時出遊，致承撰稿件未能如期完成……』其知慧亦與驅車赴運動會而自許爲鼓勵賽跑者相等。

世上若無此等事，呵呵大笑機會豈易得哉？

古則有法國文人著書立說，刺刺不休，闡發沉默之重要，卒成書三十卷；今則常見有破口大罵幽默之刊物，在投稿簡章中歡迎幽默小品；夜夜在迴力球場努力工作者，四處投稿罵人頹廢。信哉亞里斯多德之言，人類非合理動物也。

然則母豬之智慧，並不希奇。此孟子所以常有『相去幾希』之嘆。

母豬之智慧既極常見，如之何而後可？中國有名言曰：『眼不見爲淨。』夫『眼不見爲淨』者，孟子齊人一妻一妾章之註脚也。夫良人者，所仰望於終身也，故宜『饜酒肉而後返』。『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亦理之宜。齊人之妻若肯不見，豈不淨乎？然彼婦偏欲『啣良人之所之』，於是發見東郭播祭乞餘事實，卒至『相泣中庭』，『家庭破裂』，皆一『啣』之罪也。吾人讀人文章，不應根問人之行徑。此爲上策。其次，爲齊人妻者，既發見東郭乞祭事實，當良人『施施從外來』時，不必

『訕』亦不必『泣』只須迎笑上前摸其大腹曰：『今日又是那裏吃得貴人一腹酒肉？』良人必喜甚。如此家庭亦可不致破裂。

西人有言曰：All fools are not dead yet。吾欲糊糊塗塗以終身，不見不聞，則滿眼皆載道之漂亮文章也。

陳繼儒有言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故自有致。然則在鴉片坑上大談嚴肅生活，亦有致之一。近水樓台，何時不有妙致，要在慧心人隨處賞樂耳。

論裸體運動

世上的事，本來物極必反；進化之路好像是一個圈子，並不是一條直線，所以二十世紀的文明人進化的太快，常會在這圈子上碰見野蠻人。以衛生而論，西洋人比我們進化固不待言，但是西洋人因講衛生，冬天寒夜必開窗或在晾台睡覺，而白天反攢入密室不通的蒸汽樓房。我們黃帝子孫在上海城隍廟開店，夜裏攢入暖帳裏被窩中，而白天却穿好棉袍在朝北的店門拱手靜坐喝西北風，假定西洋人看見『中國人』在悶帳裏睡覺而說我們不講衛生，那豈不是天大的笑話麼？又如

工部局不許我們車夫夏天赤膊，以為有礙觀瞻。而西洋女人在戲台上露腿露臍，或在跑狗場上穿V字開胸背後赤膊的晚服同我國商店學徒摩肩擦踵，我們瞥見她們的半個裸體，反而暗暗叫聲「文明」！所以世間的道理那裏去講？又比如兩個足不穿襪身穿貼身透明綢服的閨媛在花園茶會擁護風化，批評近來新興裸體運動之無道德無廉恥，這也是常有的事。至於非洲野人看見白種男女裸體馳逐於林下，必定拍手稱慶，說：「我們勝利了！」

本篇只是就裸體運動講講「物極必反」的道理罷了。在先聲明，我不反對裸體，在適宜的時問與地方，但是我極反對新興的徹底裸體主義（nudism）。所以如此，我想因為我是中國人是崇拜中庸主義者，物各有所事，各有時也。車夫赤膊，我不反對，也並不認為有礙觀瞻。在浴室裏裸體，也很贊成，但是我熱烈反對一絲也不掛，叫我在大馬路上行走，無人見時，赤身裸體是非常舒服美感的；或是在高樓的浴室，窗外只有兩隻小雀偶然飛過，並沒有罪孽深重的人眼望得到時，你把窗扇打開，叫你的皮膚與涼風暖日接觸，那是非常舒暢而合衛生的。你看涼風一來，毛孔自然凸厚起來，細毛微微的波動如翻麥浪。見了陽光，又是舒暖了，由細管里發出一種油質，在陽光之下晶瑩可愛。這樣靜臥着，讓皮膚受涼風煖日的煦育，或者在傭人看不見之時，在室內裸體跑跑，或者看報，或者

仿顧千里讀經，每日行之十五分鐘，那是非常於衛生有益的，比靜坐還好。現代醫生都會對你講，健全的皮膚是我們身上最善防毒及防傷風的機體。凡是贊同以上所述的人，都可自稱爲真正的，合理的，近情的，中庸的裸體主義者。我便是這樣的裸體主義者之一。

但是物各有所事，各有時，我已說過。以上所說是真正的裸體主義信徒。此與展覽主義之裸體者，似應有個分別。這種分別，處處可以看得出來。比如有人禱告，是跑到山峯上，在人跡不到彩霞煥爛之時與造物之主神交，這是真正的禱告。還有一派展覽主義的禱告，是在耶教奮興會發長篇大論向上帝傳道給在座聽聽。真正裸體主義者，爲裸體而裸體；展覽派的裸體主義者把他或她自己的身體變做一塊招牌，叫人注目說：「你們瞧！我有這種胆量！」這種忠實信徒與展覽主義者之不同，隨處可以發見。有人夫妻好合，只在閨中促膝談心，在大庭廣衆之前反而拘守，但有人偏要在公衆之前叫一聲「達而鈴！」有人中夜問心思過，有人却須在奮興會捶胸痛哭一番，對人承認他小時二十年曾偷同學會一筆十五元賬款（對於最近五千元的虧良心錢却一字不提）有人在旁晚密巷里肯給一個乞丐二角錢，有人却專門在賑災慈善大會致訓詞，有人爲愛騎馬而騎馬，也有上海閨媛在大清早上擦粉塗脂手帶金鋼鑽戒指騎馬。有人爲愛狗而養狗，也有上海閨媛心惡小

狗，却仍要抱牠走路……

所以我們爲裸體而裸體者，可以說是真正忠實的裸體主義者，因爲我們愛在孤獨之時裸體。這裸體好處，此時也不必細講。大概一則，可以叫我們醒悟我們根本是個動物。裸體時，你可聽見你自己的心跳，可以觀察你血液的循環，可以撫摩你自己的皮肉。這樣你對人生之祕奧可有較親切的認識，人是什麼東西，也較清楚，比讀十部哲學名著還好。也可叫你得一種自然主義的人生觀，不要太重靈魂，太看輕肉身，太貴理智，太賤情感，能夠寶重愛護這造物給我們的身體，這一副比任何新發明還巧妙的自動自醫的機體。還有裸體時身體的運動較自由，因爲自由，而得其自然之節奏。試在裸體時將膝一彎，與穿一層最薄的內衣時相較，便知此中之不同。向來中國的文化是不知人有個身體的——這總算是西方文明的發現（也是希臘文明之遺賜），認識認識是好的。至少有時可叫你良心覺悟，看你把父母給你的身體弄成這樣的形相，自己慚愧。這慚愧是好的。如果一人的皮膚清潔健全，學旗人之所爲，裸體睡覺，也是好的。（惟夏天不宜。）人的皮膚，白天總是被內衣束縛，皮孔失了其自然應有之呼吸作用。（西洋羊毛汗衣尤如此。）晚間給他開放開放，使恢復其自然功能，也是好的。或是晚間不慣，白天裸體晒日十五分鐘，也可收到這利益。

但是在美觀上，我是反對在公共場所裸體的。畫裸體的畫家最清楚知道典型的身體美是如
何的難得。誰存這個一般人的身體是美的夢想，只須跑到海濱浴場去觀察一下。稍有美感者，當顧
而却走。十三歲的蘇妹太瘦弱；盼盼雖然豐滿些，然而腰部流於累贅；妹姐上部雖好，脛腿未免太不
相稱；柳公那副瘦柴骨架，腦部又是光禿；至於三姑，那簡直有母夜叉之形相，叫你胆戰心驚。只有琴
妹是好的，不高不低，長短合度，多一分則太肥，少一分則太瘦。是的，琴妹是美的。但是世界上取得幾
位是長短合度盈瘦得中如琴妹呢？世界上又有幾人能保得住幾年的長短合度盈瘦得中呢？

總而言之，人身裸體多半近似猢猻。所以澈底的裸體運動，只能在一般缺乏美感的社會存在，
窮其所之，亦必使人類美感由遲鈍而麻木。到那時候，身體美不身體美就有點同非洲野人國一般
無二了。一般的人身不是像猢猻，便是像肥豬。只有衣服能顧全人類社會彼此的互相尊重。也只有
衣服，才保得住將軍與銀行大王之尊嚴。你讓日內瓦什麼國際委員大家裸體出席，就明白何以議
不出什麼結果來，因為世界本來是在猢猻統治之下。你把希特勒、斯大林、穆梭里尼脫的精光，讓崇
拜他們的民衆瞧一瞧，歐洲的地圖馬上就起了變化。

所謂物極必反是這麼一回事的。在一普遍裸體的社會，衣服必即刻變成最不道德最淫邪之

物，而婦女必羨慕一塊破布可以遮蔽她們身上那一不甚合理的部分。原來女子之妖冶迷人自有衣服始，永遠裸體是引不起人什麼興趣的。你想想那時多少婦女若許她們掛一條抹胸 (Brassiere)，整個身段會均稱起來，而多少婦女若許她們圍一件緊腰搭 (Corset)，不知要怎樣謝天謝地？到那時候，姨婆姑奶奶們必罵她們的圍腰搭掛抹胸不肯露乳的年青姪女爲人妖。『你瞧現在的世界！一隻奶也要裝飾起來，叫我們老年人吃虧。我們死也不肯這樣沒臉！』

『什麼！這也不必講了！』萱姨慨嘆的說：『前街陳大姑娘還穿一條紅褲子呢，足足有一尺多長！沒廉恥的丫頭！不是我喜歡造謠，是那天趙姨親眼看見，親口對我說的！』

『現在的摩登女子什麼不來！』張大嬸搶着說：『只要能迷男人，她們廉恥也不顧，總有一天她們會把褲子越弄越長，連膝蓋都蓋起來還說不定。』

到那時，只要有一女子肯文文雅雅穿條裙子，不知要使多少青年拜倒其下；大家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還是甘心。還有男子將因爲一條黑色花破布做的抹胸，興起無盡的醋海風波。

到那時候，物極就反了。

中國人之德性

一 圓熟

德性“Character”，是一個純粹英國典型的字，除了英國以外，在他們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國那樣着重之國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國人的整個心靈好像被牠所控制着，致使他們的全部哲學，直無暇以計及其他。全然避免離世絕俗的思想，不捲入宗教的誇耀的宣傳，這種建樹德性的中心理想，經由文學，戲劇，諺語勢力的傳導，穿透到最下層的農夫，使他有一種可憑藉以資遵奉的人生哲理，不過英語 Character 一字，尙表現有力量，勇氣，癖性的意義，有時更指當憤怒失望之際所現的抑鬱；而中國文中的「德性」一語，使吾人浮現出一個性情溫和而圓熟的人物的印象，他處於任何環境，能保持一顆鎮定的心，清楚地瞭解自己，亦清楚地瞭解別人。

宋代理學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優越勢力。並自負地斷言，人苟能發明自己的本心，並洞悉友生，則常能克勝不利之環境。大學爲孔教的入門書籍。中國學童初入學，常自讀此書始，牠

把「大學之道」定義爲「在明明德」這樣的意義，殆不可用英語來解釋，只可以說是智識的培育發展而達於智慧的領悟。人生和人類天性的圓熟的領悟，常爲中國德性的理想；而從這個領悟，又抽繹出其他美質，如和平，知足，鎮靜，忍耐，這四種美質，即所以顯明中國人德性之特徵。德性的力量實際即爲心的力量，孔門學者作如是說：當一個人經過智育的訓練而養成上述的德行，則吾們說他的「德性」已經發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進，得力於孔教的宿命論。宿命論乃和平與知足之源泉，適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麗而有才幹的姑娘，或欲反對不適合之婚姻，但倘值一個偶然的環境使她與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則可使她信以爲這是天意欲牽合此一對配偶，她馬上可以領悟她的命運而成爲樂觀知足之妻子。因爲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底冤家，而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前世的冤家，狹路相逢」。有了這樣的理解，她們會相親相愛，又時時會吵吵鬧鬧，扭做一團，打個不休，所謂歡喜冤家。因爲他們相信頂上三尺有神明，而這神明却監臨下界，有意使他們免不掉此等吵吵鬧鬧玩把嬉。

吾們倘把中華民族加以檢討，而描繪出他們的民族德性，則可以舉出下列種種特徵：（一）

爲穩健，（二）爲淳樸，（三）爲愛好自然，（四）爲忍耐，（五）爲無可無不可，（六）爲老猾俏皮，（七）爲生殖力高，（八）爲勤勉，（九）爲儉約，（十）爲愛好家庭生活，（十一）爲和平，（十二）爲知足，（十三）爲幽默，（十四）爲保守，並（十五）爲好色。大體上，此等品性爲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單純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謂德性中之幾項，實際乃爲一種惡行，而非美德，另幾項則爲中性品質，牠們是中華民族之弱點，同時亦爲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穩健過當，常挫折理想之力，而減損幸福的發皇；和平可以轉化爲懦怯的惡行；忍耐也可以變成容納罪惡的病態之寬容；保守主義有時可成爲遲鈍怠惰之別名，而多產對於民族爲美德，對於個人則爲缺點。

但上述一切性質都可以統括起來包容於「圓熟」一個名詞裏頭。而此等品性是消極的品性，牠們顯露出一種靜止而消極的力量，非是年青的活躍與羅曼斯的力量。牠們所顯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爲基礎之特質，而沒有進取和爭勝精神的特質。因爲這種文化，使每個人能在任何環境下覓取和平，當一個人富有妥協精神而自足於和平狀態，他不會明瞭年青人的熱情於進取與革新具有何等意義。一個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纔知道人生的真價值，而不復虛勞以爭取不可達到之目的。中國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剝削了自己的希望與進取慾。他

們無形中又有一條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強求的，因是放棄了這個企望，中國常用語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從無盲進的態度。

所謂圓熟，是一種特殊環境的產物。實際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機的共通性，其性質可視其周圍的社會政治狀況而不同，蓋此共通性即為各個民族所特有的社會政治園地所培育而發榮者也。故「圓熟」之不期而然出產於中國之環境，一如各種不同品種的梨出產於其特殊適宜的土地。也有生長美國的中國人，長大於完全不同的環境，他們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國人之特性；他們的單純的古怪鼻音，他們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語，可以衝散一個教職員會議。他們缺乏東方人所特具之優點；柔和的圓熟性。中國的大學生比之同年齡的美國青年來得成熟老蒼，因為初進美國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青年，已不甚高興頑足球，駕汽車了。他老早另有了別種成年人的嗜好和興趣，大多數且已結過了婚，他們有了愛妻和家庭牽掛着他們的心，還有父母勞他們懷念，或許還要幫助幾個堂兄的求學負擔，使得人莊重嚴肅，而民族文化的傳統觀念亦足使他們的思想趨於穩健，早於生理上自然發展的過程。

但是中國人的圓熟非自書本中得來，而出自社會的環境，這個社會見了少年人的盛氣熱情，

會笑出鼻涕。中國人有一種輕視少年熱情的根性，也輕視改革社會的新企圖。他們譏笑少年的躁進，譏笑「天下無難事」之自信，所以中國青年老早就被教導在長者面前縮嘴閉口，不許放肆。中國青年很快的理會這個道理，因此他們不肯翹頭翹腦硬撐革新社會的計劃，反而附從譏評，指出種種可能的困難，不利於任何新的嘗試。如此，他踏進了成熟的社會。於是留學生自歐美回國了，有的煊煊赫赫地製造牙膏，叫做「實業救國」；或則翻譯幾首美國小詩，叫做「介紹西洋文化」。又因他們須擔負大家庭生活，又要幫助堂兄弟輩尋覓位置，假使他任職教育界，勢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須想個方法巴求飛黃騰達，譬如說做個大學校長，這纔不失為家庭的好分子。這樣向上攀爬的過程，給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的不可磨滅的教訓。假使他忽略了這種經驗，仍保持其年青熱血的態度，到了三十歲還興奮地主張改進革新，那他倘不是澈底的獸子，便是搗亂份子。

二 忍耐

讓我先來談談三大惡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無可無不可，老猾俏皮。她們是怎樣產生的？吾相信這是文化與環境的結果。所以牠們不必是中國人心理狀態的一部分。牠們存在迄於今日，因為我們生存於數千年特性的文化與社會的勢力下。倘此等勢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當地衰微或消

滅爲天然之結論。忍耐的特性爲民族謀適合環境之結果，那裏人口稠密，經濟壓迫使人民無盤旋之餘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結果，家庭乃爲中國社會之雛型。無可無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緣於個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復無憲法之監督與保證。老猾俏皮導源於道家之人生觀——老猾俏皮這個名詞，恐猶未足以盡顯這種品性的玄妙的內容，但亦缺乏更適當的字眼來形容牠。當然，上述三種品性皆源導於同一環境，其每一品性列舉一原因者，乃爲使眉目較爲清楚耳。

忍耐爲中國人民之一大美德，無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駁之虞。實際上牠所應受批駁的方面，直可視爲惡行。中國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無政府種種慘苦，遠過於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頗有視此等痛苦爲自然法則之意，即中國人所謂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賦稅預征已達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咀罵，未見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與中國人作一比較，不啻唐突了中國人。中國人之忍耐，蓋世無雙，恰如中國的景泰藍瓷器之獨步全球，週遊世界之遊歷家，不妨帶一些中國的「忍耐」回去，恰如他們帶景泰藍一般，因爲真正的個性是不可摹擬的。吾們的順從暴君之苛斂橫征，有如小魚之遊入大魚之口，或許吾們的忍苦量假使小一些，吾們的災苦倒會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倫理學又諄諄以容忍爲基本

美德而教誨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說忍耐不能算是中國人民之一大德性。基督說：「可祝福哉，溫良謙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國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國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吾們有句俗語說：「小不忍則亂大謀。」由是觀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訓練此種德行的最好學校，是一個大家庭，那兒有一大羣媳婦舅子，妹倩姊夫，老子和兒子，朝夕服習這種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闔密談，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絕無個人迴旋之餘地。人人從實際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訓自幼受了訓練，使互相容忍，俾適合於人類的相互關係，深刻而徐進的日常漸漬之影響於個性是不可忽視的。

唐代宰相張公藝以九代同居爲世所豔羨。一日，唐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其所以能維持和睦之理，公藝索一紙一筆，書「忍」字百餘爲對，天子爲流涕，賜縑帛而去。中國人非但不以此爲家族制度之悲鬱的註解，反世世羨慕張公之福，而「百忍」這句成語，化成通俗的格言，常書寫於硃紅箋以爲舊歷元旦之門聯。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會建立於這樣的基礎上，即人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但以一個分子的身份生活於和諧的社會關係中，那很容易明瞭忍耐何以須視爲最

高德行而不可避免地培育於這個社會制度裏頭。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頭，「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三 無可無不可

中國人的忍耐雖屬舉世無雙，可是牠的無可無不可，享盛名尤爲久遠。這種品性，吾深信又是產生於社會環境。下面有一個對照的例子，故事雖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長，堪爲思維。吾人且試讀英國文學界湯姆·博朗（Tom, Brown）母親的臨終遺訓：「仰昂你的頭顱，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問語。」再把中國母親的傳統的遺囑來作一對比，她們總是千叮萬囑的告誡兒子：『少管閒事，切莫干預公衆的事情。』她們爲什麼這樣叮嚀，就因爲生存於這一個社會裏，那兒個人的權利一些沒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稜兩可的冷淡消極態度最爲穩妥而完全，這就是牠的動人之處，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所易於理會。

據吾想來，這種無可無不可態度不會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國文化上的一種奇異產物，是吾們舊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環境下熟籌深慮所磨練出來的。滕尼（Taine）說過：罪惡和美德爲如糖與醋酸之產物。使非採取這種絕對的見解，你不難同意於一般的說法，謂任何德行，如容易被

認為有益的，則容易動人而流行於社會，亦容易被他人接受為生命之一部。

中國人之視無可無不可態度猶之英國人之視洋傘，因為政治上的風雲；對於一個人過於冒險獨進，其險惡之徵兆常似可以預知的。換句話說，冷淡之在中國，具有顯明的「適生價值」中國青年具有公衆精神不亞於歐美青年，而中國青年之熱心欲參與公共事業之願望亦一如其他各國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歲之間，他們都變得聰明而習於冷淡了。（吾們說：『學乖了。』）中國有句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冷淡之品性，實有助於圓熟和教育。有的由於天生的智質而學乖了，有的因于預外事惹了禍，吃了一次二次虧而學乖了。一般老年人都寫寫意意頑着不管閒事的模樣兩可把戲，因為老滑頭都認識牠在社會上的益處，那種社會，個人權利沒有保障，那種社會，因管了閒事而惹一次禍就太不興。

無可無不可所具的「適生價值」是以含存於個人權利缺乏保障要干預公共事務或稱為「管閒事」者太熱心，即易惹禍之事實。中國一般文人紳士，又像歐美外交家，他們方自誇毫無成見。不論對於一般的人生問題或當前哄動的問題，他們都沒有成見。他們還能幹什麼呢？當個人權利有保障，人就可變成關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實為誹謗罪之濫施。當此等權利無

保障，吾們自存的本能告訴我們，不管閒事是個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辭以言之，無可無不可本非高值之德性而爲一種社交的態度，由於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種自衛的方式，其發展之過程與作用，無以異於忘八蛋之發展其甲殼。中國出了名的無情慳之凝視，僅不過是一種自衛的凝視，得自充分之教養與自我訓練。吾們再舉一例證，則此說尤明。蓋中國之盜賊及土匪，他們不需依賴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種冷淡消極之品性而成爲中國人心目中最俠義，最關心社會公衆的人。中國文中俠義二字幾不可區別地與盜匪並行，水滸一書，可爲代表。敘述草莽英雄之小說，在中國極爲風行，蓋一般人民樂於閱讀此等英雄豪傑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氣焉。Eliot or Chin之所以風行，其緣由亦在乎此，蓋美國實存有無數之老處女在焉。強有力之人所以多半關心公衆社會，因爲他力足以任此，而構成社會最弱一環之大衆懦弱者流，多半消極而冷淡。蓋彼等須先謀保護自身也。

觀之歷史，則魏晉之史蹟尤足爲此說之證明，彼時智識階級對國事漠不關心，意氣至爲消沈，乃不旋踵而國勢衰微，北部中國遂淪陷於胡族。蓋魏晉之世，文人學士間流行一種風氣，縱酒狂醉，抱膝清談，又復迷信道家神仙之說，而追求不死之藥。這個時代，自周漢以後，可謂中華民族在政治

上最低劣的時代代表民族腐化過程中之末端，浸漸而演成歷史上第一次受異族統治之慘禍。此種清靜淡漠之崇拜，是否出於當時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則何由而產生演變以成。歷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極爲清楚而確鑿。

直至漢代季世以前，中國學者的態度並不冷淡而消極，反之，政治批評在後漢盛極一時，儒生領袖與所謂太學生達三千人，常爭議當時政弊，訐揚幽昧，胆敢攻擊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無所忌諱。只因爲缺乏憲法之保障，此種運動卒被宦官整個禁壓而結束。當時學士二三百人連同家族，整批的被處死刑或監禁，無一倖免。這樁案件發生於一六六至一六九年，爲歷史上有名之黨錮，且刑獄株連甚廣，規模宏大，辦理澈底，致使全部運動爲之夭折，其所遺留之惡劣影響，直隔了百年之後，始爲發覺。蓋即發生一種反動的風尚而有冷淡清靜之崇拜，與之相輔而起者，爲酒狂，爲追逐女人，爲詩，爲道家神學。有幾位學者遁入山林，自築泥屋，不設門戶，飲食闕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於死，或則佯作樵夫，有事則長嘯以招其親友。

於是繼之又有了竹林七賢之產生，此所謂竹林七賢，均屬浪漫詩人。如劉伶者，能飲酒累月而不醉，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人民不以爲忤，且稱之爲智達，那時所有

文人，流風所被，或則極端粗野，或則極端荒淫，或則極端超俗。似另一大詩人阮咸，嘗與婢女私通，一日方詣友人處宴飲，賓客滿座，其妻即於此時伺隙遣此婢女去咸聞之，索騎踪追，載與俱歸，不避賓客；可謂放誕。而當時受社會歡迎的乃即是這般人。人民之歡迎他們，猶如小烏龜歡迎大烏龜之厚甲殼。

這裏我們好像已經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禍，因而明瞭無可無不可之消極態度之由來，此冷淡之消極態度亦即受盡現代列強冷嘲熱諷之「中國人無組織」之由來。這樣看來，醫治此種弊病的對症良藥，很爲簡單，只要給人民的公民權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從未有人能見及此。沒有人巴望牠，也沒有人誠懇熱切地需要牠。

四 老猾俏皮

不妨隨便談談，中國人最富刺戟性的品性是什麼？一時找不出適當的名詞，不如稱之爲「老猾俏皮」。這是向西方人難以言傳而最奧妙無窮的一種特性，因爲牠直接導源於根本不同於西方的人生哲學。倘把俏皮的生觀來與西方人的文明機構來作一比較，則西方的文明就顯見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做一個譬方，假設一個九月的清晨，秋風倒有一些勁峭的樣兒，有一位年青小

夥子，興沖沖的跑到他的祖父那兒，一把拖着，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興，拒絕了他的請求，那時那少年端的一氣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詭怪的怒容，至於那老年人則僅僅愉悅地微笑一下，這一笑便是俏皮的，不過誰也不能說二者之間誰是對的。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與不安定，就招致怎樣的結果呢？而一切興奮、自信、掠奪、戰爭、激烈的國家主義，又將招致怎樣的結果呢？一切又都是爲了什麼呢？對這些問題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費心機，強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見，也是同樣徒然，因爲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齡上的問題。

俏皮者是一個人經歷了許多人生的况味，變爲實利的、冷淡的、腐敗的行爲。就其長處而言，俏皮人給你圓滑而和悅的脾氣，這就是使許多老頭兒能誘惑小姑娘的愛苗而嫁給他們的祕密。假使人生值得甚麼，那就是拿和氣慈祥教了人們以一大教訓。中國人之思想已體會了此中三昧，並非由於發覺了宗教上的善義，而是得自深奧廣薄的觀察與人生無限之變遷。這個狡猾的哲學觀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詩僧的對話見其典型：

一日，寒山謂拾得：『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我，藐視我，毀我，傷我，嫌惡我，詐譎欺我，則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讓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裝聾作啞，漠然置他，冷眼

觀之，看他如何結局。」

此種老子的精神，以種種形式，時時流露於吾國的文詞、詩、俗語中；欲舉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乖人不吃眼前虧」、「退一步着意」、「負一子而勝全局」都是出於同一根源的態度。此等應付人生之態度，滲透了中國思想的整個機構，人生於是充滿了「再三思維」，充滿了「三十六着」；「頑梗的素質漸次消磨，遂達到了真實的圓熟境地，這是中國文化的特徵。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牠是中國最高的智慧——阻遏了思想和行動的活躍性，牠搥碎了。一切革新的願望，牠譏諷人類一切努力，認爲是枉費心機，使中國人失却思維與行動之能力。牠用一種神妙的方法減弱一切人類的活動，至僅敷充飢及其他維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位大俏皮家，因爲他宣稱人類最大願望爲飲食和女人，所謂食色性也。已故大總統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爲他能深切體會中國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黨爭的原則，却說是『有飯大家吃』。黎總統是一位兇刻的實體論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說的，比較他所知道的來得聰明，因爲他直捷說出了中國現代史上的經濟背景。拿經濟的眼光來解釋歷史，在中國由來已久，亦猶如左拉（*Zola*）學派之拿生物學來解釋人生。在左拉，這是智識的嗜好，而在中國是民族的自覺。實體

論者之於中國，非學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從未以腦動作研究專家著稱，但是他因為是中國人，知道一切政治問題無非是飯碗問題；因為是個中國人，他給中國政治下了一個精深的解釋。

此冷淡而又實利的態度，基於極爲巧妙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只有着艾的老人和着艾的民族始能體會其中三昧，不滿三十歲的年青人還不夠瞭解牠，所以歐美的年青民族也還不夠瞭解牠。故道德經著者老子之所以名爲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說，任何人一過了四十歲，便成壞騙子；無論怎樣，吾們年紀越大，越不要臉，那是無可否認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會爲了金錢目的而嫁人，四十歲的女人，不大會不爲金錢目的而嫁人。——她們或許稱之爲穩當。希臘神話中講過這麼一件故事，不能謂爲想入非非；故事講年輕的伊加拉斯因爲飛得太高，直讓蠟質的翅膀都融化了，致撲落跌入海洋了。至於那老頭兒譚達拉斯則低低的飛着，安安穩穩飛到了家中了。當一個人年紀長大了，他發展了低飛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靜的慎重的常識，加以大洋鈿之渴念，實利主義因是爲老頭兒之特性，而理想主義則爲青年人之特性。過了四十歲，他還不能成爲壞坯子，那倘不是心臟羸弱者，便該是天生才子。才子階級中便多有一大孩子，「像托爾斯泰，史蒂文生，巴萊。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氣，孩子脾氣和合以人生經驗，使他們維持永久的年青，我們稱

之爲「不朽。」

這一切的一切，澈底說一說，還是純粹的道家哲學，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方面；因爲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學者，沒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經那樣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學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卽爲一種俏皮圓滑的冷淡，是一種深奧腐敗的懷疑主義，牠是在譏諷人類衝突爭奪的枉費心機，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敗的嘲笑。加以少許對於理想主義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來，與其謂由於缺乏毅力，毋甯說由於缺乏信任心。牠是一種與孔子實驗主義相對立的味學，同時亦爲所以補救孔教社會之缺點的工具。因爲孔子之對待人生的眼光是積極的，而道家的眼光則是消極的，由於這兩種根本不同的元素的煅冶，產生一種永生不滅的所謂中國民族德性。

因是當順利發皇的時候，中國人人都是孔子主義者，失敗的時候，人人都是道教主義者。孔子主義者在吾們之間努力建設而勤勞，道教主義者則袖手旁觀而微笑。職是之故，當中國文人在位則講究德行，閑居則遣情吟詠，所作固多爲道家思想之詩賦。這告訴你爲甚麼許多中國文人多寫詩，又爲什麼大半文人專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詩。

林語堂代表作

因爲道家思想有如嗎啡，含有神祕的麻痺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覺異樣的舒快。牠治療了中國

人的頭痛和心痛毛病。牠的浪漫思想；詩意；崇拜天然；際亂世之秋；寬解了不少中國人的性靈；恰如孔子學說之著功盛平之世。這樣，當肉體受痛苦的時候，道教替中國人的靈魂準備了一條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劑。單單道家思想的詩，已能使孔教典型的最嚴肅的人生稍為可忍受一些了；而牠的浪漫思想又救濟了中國文學之陷於歌頌聖德，道學說教之無意義的堆砌。一切優美的中國文學，稍有價值而可讀的，能舒快地愉悅人類的心靈的都深染着這種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國思想的陰陽兩極，中國的民族生命所賴以活動。

中國人民出於天性的接近老莊思想甚於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們忝屬人民一份子；人民之偉大，具有天賦人權，故吾人基於本質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師與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糾紛固在法庭以外所解決。人民之偉大，又足以制定精細之典禮，但也足以看待牠作為人生一大頑笑。中國喪葬中的盛宴和餘興就近乎此類。人民之偉大，又足以斥責惡行，但亦足以見怪不怪。人民又偉大足以發動不斷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協而恢復舊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細訂彈劾官吏的完備制度，交通規則，公民服役條例，圖書館閱覽章程，但又足以破壞一切章程。制度條例，可以視若無睹，可以欺瞞頑忽，並可以擺出超越的架子。吾們並非在大學校中教授青年

以政治科學，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實例示以縣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實際上怎樣幹法，不切實際的理想於吾人無所用之，因為吾們不耐煩空想的神學。吾們不教導青年使成爲上帝子孫。但使他們的言行模擬聖賢而爲正常現世的人物。這是我爲什麼確信中國人本質上是「唯人主義者」，而基督教必須失敗於中國，非然者，牠必先大大的變更其內容。基督教教訓中所能被中國人所誠信接受之一部分，將爲基督訓誡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鴿」，「機敏如蛇」。此兩種德行，如鴿之仁慈與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屬性。

簡言之，吾們固承認人類努力之必需，但亦須容認牠的虛枉。這一個普通心理上的狀態，勢必有一種傾向。發展被動的自衛的智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在這一基本原則下，一切中國人之爭論都草草了事，一切計劃綱領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飯吃。吾們有句俗語說：「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牠的意義等於「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緣是蠕動於奮鬥力極弱，抵抗力極微的生活線上，並由此而生出一種靜態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與宇宙相調和。牠也能夠發展一種抵抗的機謀，牠的性質或許比較侵略更爲可怕。譬如一個人走進飯店，飢腸轆轆，可是飯菜久待不至，不免餓火中燒，此時勢必屢屢向堂

館催促，倘使堂館粗魯無禮，可以訴之於賬房，以謀出氣，但倘令堂館回答得十分客氣，連喊「來哉來哉」以應，而身體並不彈動一步，則一無辦法，只有默禱上帝，或罵他一二聲，還須出以較為文雅之口吻，像這樣的情形，總之，就是中國人的消極力量，這種力量誰領教得最多，誰就最佩服牠，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婦女生活

一 女性之從屬地位

中國人之輕視女性的地位，一若出自天性。他們從未給予婦女以應得之權利，自古已然。陰陽二元之基本觀念，始出於易經，此書為中國尚古典籍之一，後經孔子為之潤飾而流傳於後世者。尊敬婦女，愛護女性，本為上古蠻荒時代圖頓民族之特性，這種特性在中國早期歷史上，付之缺如。即如詩經所收國風時代的歌謠中，已有男女不平等待遇之發見，因為詩經小雅上記載得很明白：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

（這首歌謠的年代至少早於孔子數百年）

但彼時婦女尙未降至臣屬地位，束縛婦女之思想，實肇端於文明發達之後。婦女被束縛的程度，實隨着孔子學說之進展而與日俱深。

原始社會制度本來是母系社會，這一點頗值得吾人的注意，因為這種精神的遺痕，至今猶留存於中國的婦女型格中。中國婦女在其體質上，一般地說，是優於男性的，故雖在孔教家庭中，吾人仍可見婦女操權的事實。這種婦女操權的痕跡，在周代已可明見，蓋彼時一般人之族姓，係取自婦人之名字，而個人之名字係所以表明其出生之地點或所居之官職者。通觀詩經中所收之國風，吾人殊未見女人有任何退讓隱避之痕跡。女子選擇匹偶之自由，如今日猶通行於廣西南部生蕃社會者，古時亦必極爲流行，這種方法是天真而自由的，詩經鄭風上說：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這首詩的意思，表現得何等活潑，何等坦直而明顯。詩經中還有許多女子借戀人私奔的例證。婚姻制度當時並未成爲女性的嚴重束縛，若後代然者。兩性關係在孔子時代其情景大類羅馬衰落時期，尤以上層階級之風氣爲然。人倫的悖亂，如兒子與後母的私通，公公與媳婦的和姦，自己的夫人送嫁給鄰國的國王，佯託替兒子娶媳婦之名而自行強佔，以及卿相的與王后通姦，種種放蕩卑污行爲，見之左傳之記載，不一而足。女人在中國永遠是實際上操有權力的，在那時尤爲得勢，魏國的王后甚至可令魏王盡召國內的美男子，聚之宮中。離婚又至爲輕易，而離婚者不禁重嫁。婦女貞操的崇拜，並未變成男子的固定理想。

後來孔教學說出世，始萌女性須行摯伏的意識；隔別男女兩性的所謂禮教乃爲孔門信徒所迅速地推行，其限制之嚴，甚至使已嫁姊妹不得與兄弟同桌而食，這種限制，載於禮記禮記上所明定的種種儀式，實際上究能奉行至若何程度，殊未易言。從孔氏學說之整個社會哲學觀之，此隱隔女性的意義，固易於瞭解。孔氏學說竭力主張嚴格判別尊卑的社會，牠主張服從，主張承認家庭權

力等於國家政治上的權力，主張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分工合作。牠鼓勵溫柔的女性型的婦女，不消說自必教導這樣的婦德像嫻靜，從順，溫雅，清潔，勤儉，以及烹飪縫紉的專精；尊敬丈夫之父母，惠愛丈夫之兄弟，對待丈夫的朋友之彬彬有禮，以及其他從男子的觀點上認為必要的德性。這樣的道德上的訓誡既沒有過甚的錯誤，更由於經濟地位的依賴性與其愛好社會習俗的特性，女子遂予以同意而接受此等教訓。或許女人的原意是想做好人，或許她們的本意初在取悅於男子。

儒家學者覺得這種分別對於社會的和諧上是必要的，他們的這種見解也許很相近於真理。在另一方面，他們也給予為妻子者以與丈夫平等的身分，不過比較上其地位略形遜色，但仍不失為平等的內助。如道教象徵陰陽之二儀，彼此互為補充。在家庭中，牠所給予為母親者之地位，亦頗崇高，依孔教精神的最精確底見解，男女的分別，並不能解作從屬關係，卻適為兩性關係的調整而使之和諧。那些善於駕馭丈夫的女人，倒覺得男女這樣的分配法，適為女子操權的最犀利的武器；而那些無力控馭丈夫的女人，則懦弱不足以提出男女平權的要求。

這是孔教學說在未受後代男性學者影響以前對待婦女及其社會地位之態度。牠並未有像後世學者態度的那種怪癖而自私的觀念，但其女性低劣的基本意識卻是種下了根苗。有一劣跡

照彰的例子可引爲證明，卽丈夫爲妻子服喪只消一年，而妻子爲丈夫服喪卻要三年。又似通常子女爲父母服喪爲三年，至已嫁女子倘其公公（丈夫的父親）猶健在，則爲生身父母服喪只一年。典型的婦女德性如服從，貞節，經漢代劉向著爲定則，使成爲一種女性倫理的近乎不易的法典。

——此倫理觀念與男子的倫理大不相同至若女誠的女著作家班昭竭力辯護女子的三從四德。所謂三從，卽女子未嫁從父，已嫁從夫，夫子從子。最後一條，當然始終未能實行，蓋緣孔教的家庭制度中，母性身分頗爲高貴也。當漢代之際，婦女爲殉貞節而死，已受建立碑坊或官府表題之褒揚，但婦女仍能再嫁，不受限制。

倘欲追尋寡婦守節這一種學理的發展過程，常致陷於過分重視經典學說的弊病。因爲中國人總是實事求是的人民，對於學理，不難一笑置之。因而實踐常較學理爲落後，直至滿清時代，守節的婦德蓋猶爲僅所期望於士紳之家，意在博取褒揚，非可責之普通庶民之族。卽在唐代，古文大家韓愈的女兒，且曾再嫁。唐代公主中，有二十三位再嫁，另有四位公主且三度作新嫁娘。不過這種傳統觀念早在漢代已經萌芽，經過數百年孕育傳播，此早期傳統觀念終致漸見有力，卽男子可以續弦，而女子不可再嫁。

後乎此，又來了宋代理學家，他們注定婦女必須過那掩藏的生活，而使婦女的再醮成爲犯罪行爲。崇拜貞節——這是理學家在婦女界中竭力鼓吹的——變成心理上的固定的理想，婦女因此須負社會道德上的責任，而男子則對此享着免役的特權。婦女更須負責以保全名譽而提高品格，這一點，男人家也常熱烈予以讚美，蓋至此其主眼已從尋常家庭婦德移轉於女性的英雄主義與節烈的犧牲精神。早如第九世紀，已有一寡婦深受儒家學者的頌揚，因爲她正當文君新寡，當她在陪護丈夫靈柩回籍途中，投宿逆旅，那個旅舍主人見色起意，拉了拉她的臂膀，她認爲這條臂膀受了沾污，咬緊牙關把牠割掉。這樣，受到社會上熱烈底讚美。又如元代，另有一個寡婦盛受獎許，因爲她在病中拒絕裸顯其患有潰瘡的乳峯於醫生而英勇地不治而死。

到了明朝，這種守寡貞節的道理，遞演而成爲公家制定的法典，凡寡婦守節起自未滿三十歲的任何一年齡，能繼續保持達五十歲者，可受政府的褒獎而建立牌坊，她的家族並可蒙其蔭庇而享受免除公役的權利。這樣，不獨婦女本身以其清貞而受讚美，即其親屬中之男子亦同蒙其庶寡婦的貞節道德，不獨受男人和她的親屬的歡迎，同時亦爲她本人在名譽上邀取顯揚的捷徑。而且沾光着她們的榮譽的人，不僅限於她們的親戚，更可及於整個村莊或部落。由於這種理解，貞節遂

成爲流行的固定理想，只有極少數的孤立人物偶爾發生一些反感而已。因爲這個鼓勵寡婦守節的訓旨，致令孔教學說在一九一七年文藝革新時代被罵爲「食人的宗教」。

隨着孔教學說的進展而並行着的，是實際生活的不息的川流，其立足點基於社會的習俗與經濟的壓力，而經濟壓力的勢力爲尤大。比之孔教學說的影響更爲重要之事實，則爲經濟權的操於男子之手。因而一方面孔教學說將婦女守節制成爲宗教式的典型，而一方面珍珠寶石卻將一部分婦女轉化爲小老婆，爲蕩婦。魏晉之際，大氏族之興起，貲產積聚於少數豪貴，加以政治之紊亂，實一面促進女子嫁充妾媵之風，一面加甚父母溺斃女嬰孩之慘劇，因爲貧窮的父母無力擔負此一筆嫁女粧奩的鉅費。那時許多高官豪富還蓄有私家歌伎舞女自數十人至數百人不等，放蕩淫佚的生活及女人的溫情的服侍，頗足以滿足登徒子之迷夢。晉石崇姬妾數十人，常屑沈香末布象牀上，使妾踐之，無跡者賜珍珠百琲，有跡者卽節其飲食，令體輕。總之，女人至此已變成男子的玩物。然中國婦女地位之如此低落，此等珠練作祟之力，超過於孔教學說。其情形無異於古代之羅馬與現代之紐約。婦女纏足制度於是乃沿着此種情況的進展而成熟，這婦女纏足制度是男人家的幻想中之最卑劣的癖性。

好像出乎情理之外，卻就當這個時代，中國婦女以善妒著名。那些怕老婆的高官顯宦，常帶着被抓傷的面貌入朝議政，致勞君王降旨以懲罰這些善妒的妻子。晉時劉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得婦如此，吾無憾焉。』妻忿曰：『君何以善水神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則雖盛粧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莫不自以爲己醜。後世因稱此水「爲妒如津」（津在山東省）。

婦人善妒的心理，乃與蓄妾制度並興，其理易見。因爲悍妒可視作婦女抵抗男子置妾的唯一自衛武器。一個善妒的妻子，只要會利用這一種本能的力量，便可以阻止她的丈夫的娶妾。即在現代，此等例子仍數見不鮮。倘男子的頭腦清楚，足以瞭解婚姻爲婦女至高的唯一的任務，他將寬容這種專業性的倫理觀念，不問曾經娶妾與否。吾們有一位學者俞正燮在一八三三年早已發明一條原理，謂妒嫉並非爲女子之惡德。婦女而失卻丈夫之歡心者，其感想彷彿職業界伙計的失卻老闆的歡心而不結婚的女子，具有與失業工人同一的感想。男人家在商業場中營業競爭的嫉妒性，其殘忍寡慈恰如女人在情場中的嫉妒，而一個小商人當其出發營業之際，他心中之欲望，宛如一

商店主婦之目睹丈夫戀識另一女人這便是女人的經濟依賴性的邏輯譏笑拜金主義的淪白姑娘者，其原因實出於不瞭解此種邏輯，因為淪白不過為得意商人之女性方面的複印本。她們的頭腦應比之她們的姊妹為清楚，她們係抱了商業精神將其貨物售賣於出價最高之主顧，卒獲如願以償，營業成功的商人和淪白姑娘抱着同一目的——金錢——。所以他們應該互相欽佩對方的清敏的心靈。

二 家庭和婚姻

在中國什麼事情都是可能的。著者有一次嘗到蘇州鄉下去遊玩一番，卻讓女人家擡了藤轎把我擡上山去。這些女轎夫拚命搶着要把我這臭男子擡上山去，那時我倒有些惡顏，沒了主意，只索忸怩地讓她們擡就擡了這麼一程。因為我想此輩是古代中國女權族長的苗裔，而為南方福建女人的姊妹。福建女人有着筆挺的軀幹，堂堂的胸膛，她們扛運着煤塊，耕種着農田，黎明即起，盥洗沐髮，整理衣裳，把頭髮梳理得清清淨淨，然後出門工作，間復抽暇回家，把自己的乳水喂哺兒女。她們同樣也是那些豪富女人，統治着家庭，統治着丈夫者的女同胞。

女人在中國曾否真受過壓迫？這個疑問常盤桓於我的腦際。權威蓋世的慈禧太后的幻影馬

上浮上了我的心頭。中國女人不是那套容易受人壓迫的女性。女人雖曾受到許多不利的待遇，蓋如往時婦女不得充任官吏，然她們仍能引用其充分權力以管理一個家——除掉那些荒淫好色之徒的家庭是例外。那裏的女子真不過被當作一種玩物看待。即使在這等家庭中，小老婆也往往還能控馭老爺們。更須注意者，女子嘗被剝奪一切權利，但她們從未被剝奪結婚的權利。凡生於中國的每一個姑娘，都有一個自己的「家」替她們準備着。社會上堅決底主張，即如奴婢到了相當年齡，也應該使之擇偶。婚姻爲女子在中國唯一不可動搖的權利，而由於享受這種權利的機會，她們用妻子或母親的身分，作爲掌握權力的最優越的武器。

此種情形可作兩面觀，男子雖無疑的嘗以不公平態度對待女子，然有趣的倒是許多女子偏會採取報復手段者。婦女的處於從屬地位，乃爲一般的認女人爲低能的結果，但同時也由於女子的自卑態度，由於她們的缺乏男子所享受的社會利益，由於她們的教育與知識的比較淺薄，由於她們的低廉而艱難與缺乏自由的生活，更由於她們的雙重性本位——妻妾。婦女的痛苦，差不多是一種不可明見的隱痛，乃爲普遍的把女性認作低能的結果。倘值夫婦之間無愛情可言，或丈夫而殘暴獨裁，在此場合，妻便沒有其他補救的手段，祇有逆來順受。婦女之忍受家庭專制的壓迫，一

如一般中國人民之能耐政治專制的壓迫。但無人敢說中國之專制丈夫特別多，而快樂婚姻特別少，其理由下面即可見之。婦人的德行總以不健談不饒舌爲上，又不要東家西家的亂闖閒逛，又不宜在街頭路側昂首觀看異性。但是有許多女人卻是生來格外饒舌，有許多女人便是喜歡東家西家的亂闖，有許多女人偏又不客氣的站立街道上觀看男人。女子總被期望以保守貞操而男子則否。但這一點並不感覺有甚麼困難，因爲大部分女人是天生的貞節者，她們缺乏社交的利益，如西洋婦女所享受者，但是中國婦女既已習慣了這種生活，她們也不甚關心社交的集會，而且一年之間，也少不了有相當勝時令節，好讓她們露頭面，欣賞一番社會活動的歡悞景象，或則在家庭內舉行宴會，也可以盡情暢快一下。總之，她們除了在家庭以內的活動，其他一切都屬非主要任務，在家庭中，她們生活行動有她們的快活自由。故肩荷兵器以警衛市街之責任，亦非她們所欲關心者。

在家庭中，女人是主腦。現代的男子大概沒有人會相信莎士比亞這樣說法：『水性楊花啊！你的名字便是女人。』莎翁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所描寫的人物李爾王的女兒和克利奧潘曲拉（*Cleopatra*）所代表者，便否定了上述的說法。倘把中國人的生活再加以更精密的觀察，幾可否定流行的以婦女爲依賴的意識。中國的慈禧太后，竟會統治偌大一個國家，不問咸豐皇帝的生前死後。

至今中國仍有許多慈禧太后存在於政治家的及通常平民的家庭中，家庭是她們的皇座，據之以發號施令，或替她兒孫判決種種事務。

凡較能熟悉中國人民生活者，則尤能確信所謂壓迫婦女乃為西方的一種獨斷的批判，非產生於了解中國生活者之知識。所謂「被壓迫女性」這一個名詞，決不能適用於中國的母親身分和家庭中至高之主腦。任何人不信吾言，可讀讀紅樓夢，這是中國家庭生活的紀事碑。你且看看祖母「賈母」的地位身分，再看鳳姐和她丈夫的關係，或其他夫婦間的關係（如父親賈政和他的夫人，尤稱最為正常的典型關係）。然後明白治理家庭者究為男人抑或女人。幾位歐美的女性讀者或許會妒忌老祖母賈太太的地位，她是闔家至高無上的榮譽人物，受盡恭順與禮敬的待遇。每天早晨，許多媳婦必趨候老太太房中請安，一面請示家庭中最重要的事務。那麼就是賈母纏了一雙足，隱居深閨，有什麼關係呢？那些看門的和管家的男性僕役，固天天跑腿，絕非賈母可比。或可細觀野叟曝言中水夫人的特性，她是深受儒教薰陶的一個主要角色。她受過很好的教育而為足以代表儒家思想的模範人物，在全部小說中，她無疑又為地位最崇高的一人。只消一言出口，可令他的身為卿相的兒子下跪於她的面前；而她一方面運用着無窮智慧，很精細的照顧全家事務，有

如母雞之護衛其雛羣。她的處理事務用一種敏捷而慈祥的統治權，全體媳婦是她的順從的臣屬。這樣的人物或許是描摹過分了一些，但也不能當作完全虛構。不，差，闕以內，女子主之，闕以外，男子主之，孔夫子曾經明白地下過這樣分工的定則。

女人家也很明白這些。就在今日上海百貨商店裏的女售貨員，還有着「一付妒嫉的眼光側視那些已經出嫁的女人，瞧着她們手挽肥滿的錢袋，深願自身是買客而不復是售貨員。有時她們情願替嬰孩結織絨線衫褲而不復是盤數現金找頭穿着高跟鞋廣續站立八小時之久，那真是太長久而疲倦的工作。其中大多數都能本能地明瞭什麼是比較好的事情。有的甘願獨立，但這所謂獨立在一個男子統治權的社會裏存在的事實不多。善於嘲笑的幽默家不免冷笑這樣的「獨立」。天生的母性慾望——無形，無言，猛厲而有力的慾望——充滿了她們的整個軀體。母性的慾望促起化粧的需要，都是那麼無辜，那麼天然，那麼出於本能；她們從僅足以餬口的薪工中積蓄一些下來，祇夠買一雙她們自己所售賣的絲襪。她們願意有一個男朋友送些禮物給她們，或許她們會暗示地，羞答答地請求他們，一方面還要保全她們的自重的身分。中國姑娘本質地是真潔的，為什麼不可請求男人家買些禮物送她呢？她們還有甚麼別的方法購買絲襪呢？這是本能告訴她們是愛

情上的必需品。人生是一大謎！她們的悟性再清楚沒有，她們很願意終身只有一個人購買禮物給她。她們希望結婚，她們的直覺是對的。那麼婚姻上有什麼不對？保護母性又有什麼不對？

結合了家庭，女人們踏進了歸宿的窩巢。她們乃安心從事於縫紉與烹調。可是現在江浙中等人家女人倒不事烹調與縫紉，因為男子在她們自己的園地上打倒了她們，而最好手的縫工和廚司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男子大概將在其他事業上繼續排擠她們，除了結婚是唯一的例外。因為男子在任何方面所可獲得的機會，利便遠優於女子，只有結婚為否。至於婚姻分內，女子所可獲得的便利，優於男子，這一點她們看得很清楚。任何一個國家中，女人的幸福，非依賴乎她們所可能享受的社交機會之衆多，卻有賴乎跟她們終身作伴的男人的品質。女人的受苦，多出於男人的暴戾粗魯過於男人的不夠公民投票資格。倘男人而天生的講情理，脾氣好，慎思慮，女人便不致受苦。此外，女人常挾有「性」的利器，這對於她們有很廣的用途。這差不多是天所予以使她們獲得平等的保證。每一個人，上自君王，下至屠夫，烘餅司務，製燭工人，都曾經責罵過他的妻子而亦曾受妻子的責罵。因為天命注定男人和女人必須以平等身分相互親密着。人生某種基本關係像夫婦之間的關係，各個不同的國家民族之間，所差異的程度至微，遠非如一般讀了遊歷家的記述所想像的。西

洋人很容易想象中國人的妻子當作像驢子樣的供丈夫作奴隸。其實普通中國男子是公平的講情理的人物。而中國人則容易想象認爲西洋人因爲從未領受過孔子學說思想的洗禮，所以西洋妻子不關懷丈夫的衣服清潔與果腹事宜，終日身穿寬薄襯褲，逍遙海灘之上，或縱樂於不斷的跳舞會中。這些天方野乘，異域奇聞，因爲雙方人民茶餘酒後之閒談資料，而人情之真相反忘懷於度外。

那末實際生活上，女人究並未受男人之壓迫。許多男人金屋藏嬌，逢着河東獅吼，弄得在女人之間東躲西避，倒纔真是可憐蟲。此另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性的吸引力，使各等親屬的異性之間不致嫌惡過甚。是以女人到不受丈夫或公公的壓迫；至於姑嫂之間，係屬平輩，縱令彼此不睦，不能互相欺侮。所剩留的唯一可能事實，是爲媳婦之受婆婆虐待，這實在是常遇的事情。中國大家庭中，媳婦的生活，負着許多責任，實在是一種艱難的生活。不過應該注意的是：婚姻在中國不算個人事件，而爲一個家族整體的事件，一個男人不是娶妻子，而是娶一房媳婦，習慣語中便是如此說法，至若生了兒子，習慣語中多說是「生了孫子」。一個媳婦是以對翁姑所負的義務較之對丈夫所負者爲重大。盛唐詩人王績嘗有一首詠新嫁娘絕句，真是足以引起人類共鳴的傳神的筆墨：

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

一個女人而能取悅於一個男子，是一種珍貴的努力，至能取悅於另一女人，不啻為一種英勇的行爲，所惜許多是失敗的。做兒子的，介乎盡孝於父母與盡愛於妻子二者之間，左右為難，從不敢大膽替妻子辯護。實際上許多虐待女人的慘酷故事，都可以尋索其根源係屬一種同性間的虐待。不過後來媳婦也有做婆婆的日子，倘她能達到這個久經盼望的高齡，那實在是榮譽而有權力的身分，由一生辛苦中得來的。

三 理想中的女性

女人的深藏，在吾人的美的理想上，在典型女性的理想上，女子教育的理想上，以至戀愛求婚的形式上都有一種確定不移的勢力。

對於女性，中國人與歐美的概念彼此大異。雖雙方的概念都以女性為包含有嬌媚神祕的意識，但其觀點在根本上是不同的，這在藝術園地上所表現者尤為明顯。西洋的藝術，把女性的肉體視作靈感的源泉和純粹調和形象的至善至美，中國藝術則以為女性肉體之美係模擬自自然界的調和形象而來。對於一個中國人，像紐約碼頭上所高聳着的女性人像那樣，使許許多多第一

步踏進美國的客人第一個觸進眼簾的便是裸體的女人，應該感覺得駭人聽聞。女人家的肉體而可以裸裎於大眾，實屬無禮之至。倘使他得悉女人在那兒並不代表女性，而是代表自由的觀念，尤將使他震駭莫名。爲什麼自由要用女人來代表？又爲什麼勝利、公正、和平也要用女人來代表？這種希臘的理想對於他是新奇的。因爲在西洋人的擬想中，把女人視爲聖潔的象徵，奉以精神的微妙品性，代表一切清淨、高貴、美麗和超凡的品質。

對於中國人，女人爽脆就是女人，她們是不知道怎樣享樂的人類。一個中國男孩子自幼就受父母的告誡，倘使他在掛着的女人褲子襠下走過，使有不能長大的危險。是以崇拜女性有似尊奉於寶座之上，和暴裸女人的肉體這種事實爲根本上不可能的。由於女子深藏的觀念，女性肉體之暴露，在藝術上亦視爲無禮之至。因而德勒斯登陳列館（Dresden Gallery）的幾幅西洋畫傑作，勢將被目爲猥褻作品。那些時髦的中國現代藝術家，他們受過西洋的洗禮，雖還不敢這樣說。但歐洲的藝術家卻坦白地承認一切藝術莫不根源於風流的敏感性。

其實中國人的性的慾望也是存在的，不過被掩蓋於另一表現方法之下而已。婦女服裝的意象，並非用以表人體的輪廓，卻用以模擬自然界之勸律。一位西洋藝術家由於習慣了的敏感的擬

想，或許在升騰的海浪中可以看出女性的裸體像來；但中國藝術家卻在慈悲菩薩的披肩上看出海浪來。一個女性體格的全部動律美乃取則於垂柳的柔美的線條，好像她的低垂的雙肩。她的眸子比擬於杏實，眉毛比擬於新月，眼波比擬於秋水，皓齒比擬於石榴子，腰則擬於細柳，指則擬於春筍。而她的纏了的小脚，又比之於弓彎。這種詩的辭采在歐美未始沒有，不過中國藝術的全部精神，尤其是中國婦女裝飾的範型，卻鄭重其事的符合這類辭采的內容。因為女人肉體之原形，中國藝術家倒不感到多大興趣。吾人在藝術作品中固可見之。中國畫家在人體寫生的技巧上，可謂慘淡地失敗了。即以仕女畫享盛名的仇十洲（明代）他所描繪的半身裸體仕女畫，很有些像一顆一顆番薯。不諳西洋藝術的中國人，很少有能領會女人的頸項和背部的美的。雜事秘辛一書相傳為漢代作品，實出於明人手筆，描寫一種很準確而完全的女性人體美，歷歷如繪，表示其對於人體美的真實愛好，但這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這樣的情形，不能不說是女性遮隱的結果。

在實際上，外表的變遷沒有多大關係。婦女的服裝可以變遷，其實只要穿在婦女身上，男人家便會有美感而愛悅的可能，而女人呢，只要男人家覺得這個式樣美，她便會穿着在身上。從維多利亞時代鋼箍擴開之裙變遷而為二十世紀初期纖長的孩童樣的裝束，再變而至一九三五年的梅

薰絲 (Mae West) 摹倣熟，其間變化相差之程度，實遠較中西服式之歧異尤為惹人注目。只消穿到女人身上，在男人們的目光中，永遠是仙子般的錦繡。倘有人辦一個婦女服飾的國際展覽會，應該把這一點弄得清清楚楚。不過二十年前中國婦女滿街走着的就是短襖長腳褲，現在都穿了頗長的旗袍把腳踝骨都掩沒了；而歐美女子雖還穿着長裙，我想寬薄長腳褲隨時有流行的可能。這種變遷的唯一的効果，不過使男子產生一顆滿足的心而已。

尤為重要者，為婦女遮隱與典型女性之理想的關係。這種理想便是「賢妻良母。」不過這一句成語在現代中國受盡了譏笑。尤其那些摩登女性，她們迫切的要望平等，獨立，自由，她們把妻子和母性看作男人們的附庸，是以賢妻良母一語代表道地的混亂思想。

讓我們把兩性關係予以適宜之判斷。一個女人，當她做了母親，好像從未把自己的地位看作視男人的好惡為轉移的依賴者。而有當她失去了母親的身分時纔覺得自己是十足的依賴人物。即在西洋，也有一個時期母性和養育子女不為社會所輕視，亦不為女人們自己所輕視。一個母親好像很適配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那是一個崇高而榮譽的地位。生育小孩，鞠之育之，訓之誨之，以其自己的智慧誘導之，以達成人，這種任務，在開明的社會裏，無論誰何都決非為輕鬆的工作。為什

麼她要被視爲社會的經濟的依賴男人。這種意識真是難於揣測的，因爲她能夠擔負這一樁高貴的任務，而其成績又優於男子。婦女中亦有才幹傑出，不讓鬚眉者，不過這樣的才幹婦女其數量確乎是比較的小，少於德謨克拉西所能使吾人信服者。對於這些婦女，自我表現精神的重要，過於單生育些孩子。至於尋常女人，其數無量，則寧願讓男人掙了麵包回來，養活一家人口，而讓自家專管生育孩子。若云自我表現精神，著者蓋嘗數見許多自私而卑劣的可憐蟲，卻能發揚轉化而爲仁慈博愛，富於犧牲精神的母性，她們在兒女的目光中是德行完善的模範。著者又曾見過美麗的姑娘，她們並不結婚，而過了三十歲，額角上早早浮起了皺紋，她們永不達到女性美麗的第二階級，卽其姿容之榮繁輝發，有如盛秋森林，格外成熟，格外通達人情，復格外輝煌燦爛，這種情況，在已嫁的幸福婦人懷孕三月之後，尤其是常見的。

女性的一切權利之中，最大的一項便是做母親。孔子稱述其理想的社會要沒有「曠男怨女」。這個理想在中國經由另一種羅曼斯和婚姻的概念而達到了目的。由中國人看來，西洋社會之最大的罪惡爲充斥衆多之獨身女子，這些獨身女子，本身無過失可言，除非她們愚昧地真欲留駐嬌媚的青春；她們其實是無法自我發抒其情愫耳。許多這一類的女子，倒是大人物，像女教育家，女優

伶，但他們倘做了母親，她們的人格當更爲偉大。一個女子，倘若愛上了一個無價值的男子而跟他結了婚，那她或許會跌入造物的陷阱，造物的最大關心，固只要她維繫種族的傳殖而已；可是婦女有時也可以受造物的賞賜而獲得一髮髮秀美的嬰孩，那時她的勝利，她的快樂，比之她寫了一部最偉大的著作尤爲不可思議；她所蒙受的幸福，比之她在舞臺上獲得隆盛的榮譽時尤爲真實，鄧肯女士 (Isadora Duncan) 忠實足以明認這一切。假使造物是殘酷的，那麼造物正是公平的，他所給予普通女人的，無異乎給予傑出的女人者，他約予了一種安慰。因爲享受做母親的愉快是聰明才智女人和普通女人一樣的情緒。造物註定了這樣的命運而讓男男女女這樣的過活下去。

四 我們的女子教育

中國女性理想之不同，包含一種不同的教育我們的女兒的方法。蓋中國家庭之訓練女兒，絕然不同於訓練男孩子者。施於女兒的管束，可謂遠較施於男孩子者爲嚴謹，更以通常女性成熟期的較早，女孩之能服習於此種家庭紀律之時期亦爲較早。故女孩子跟同年齡的男孩子作比較，其儀態總來得溫文而端莊。女孩子無論怎樣，其孩子氣總比之男孩子爲輕。一到了十四歲以上，她便開始躲藏起來，學習着溫柔典型女性底模樣兒了。因爲中國人的概念很着重於溫柔的女性；她

清晨起身，比弟兄輩爲早，穿衣服比弟兄爲整潔，還得幫忙佐理家政，她得下廚房襄助烹飪，得幫助喂哺她的小弟弟的膳食。她少玩弄玩具而多做工作，講話比較文靜，走路比較雅緻，坐相比較端正，腿兒總是緊緊並攏。她們犧牲了輕快活潑的精神而竭力裝作端莊。那些孩子脾氣的開頑笑說廢話，她是沒有的，而且她從不破口狂笑，卻只是微微一哂而已。她重視處女的貞操，所謂童貞，而童貞在古老的中國是比世界上任何一切學問藝術來得高貴的一種財產。她輕易不讓陌生人瞧她一眼，雖然她自己躲於屏風背後卻常偷看人。她培育着一種神祕的，可望不可即的迷人的魔力，越是遮遮掩掩那末價值尤高。確實，照男人家的心思，一個女子禁閉於中古式堡壘之中，比之你天天可以見面的姑娘來得動人而可愛。她學習着針線刺繡，用她的年青的目光和犀利的指尖，她做得一手出色的工作，而工作的進行，比較起算三角題來得迅速。刺繡這種工作是可喜的，因爲牠給予她時間，俾得進入夢的幻境，而年青人常常是幻夢的。照這樣，她便準備着負起賢妻良母的責任的才能。

士紳之家的女兒，亦復學習讀書寫字。中國曾經出了不少女才子，而現代也至少有半打以上的女作家，獲得全國推崇的榮譽。兩漢之時，有許多著盛名的飽學婦女，後來魏晉之際，也出了不少

人才。其中有一位謝道韞多才善辯，往往能替她的夫王獻之之解脫賓客的問題。博學多能，在中國不論男女，總覺得有限得很，但縉紳士族還是不忘課其女兒寫字讀書。此種文學教育的內容，不外乎文章詩詞歷史和採自孔子經書的人類智慧，道德訓誡。女子所學者止乎此；其實男子之所學，其進乎此者，亦極幾微。文學，歷史，哲學和人生之格言，加以幾種醫藥上的特殊知識與政府之法規，不過是人文學識之總和。婦女的教育，則限於更狹義的人文主義。其不同乃在於知識深進之程度而非在於範圍之廣狹。

中國人的見解，殆適與頗普 (Alexander Pope) 的格言背道而馳。中國人認為：才學過高，對於婦女是危險的，故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詩和繪畫的園地上，她們也常參加一手，因為短行詩歌的寫作，好像特別適合於婦女的天才。這些詩都是短短數行，辭藻典麗溫雅，卻缺少魄力。李清照（一〇八一——一一四一）為中國最偉大的一位女詞人，遺留給我們寥寥幾首大珠小珠落玉盤般的詞，充滿着雨夜煩悶的情緒與失而復得的快樂。中國女詩人的數量雖較男性詩人為少，其傳統卻一向延續而未嘗中斷。單單清朝一代，吾們發見差不多上了千數的女詩人，她們都有作品發表於印刷的集子中，其數量亦不可謂少。自從清朝出了一位袁枚（他是反對女子纏足

很力的一位詩人）在他的影響之下，樹立了女子寫詩的新的範型，可是這個新範型引起另一位大學者章實齋的批評，因為這是對於女性典型的優良理想是一種損害，其實寫作詩文並不侵及做母親妻子的責任，李清照便是一位好妻子，而不是希臘女詩人薩福（Sappho）。

古代中國閨女實際上比之歐美女子缺少接觸社會的機會，不過受了較好家庭教育則她可以增厚一些培養為良母賢妻的基礎。而她的一生也沒有旁的事業，只有做做賢妻良母而已。中國男人們現在臨到了一個難關，便是他的選擇妻子，摩登女子與舊式女子二者之間孰尤。最好的標準妻子有人說過：要有新知識而具舊德性的女子。摩登女子與舊式女子的思想上的衝突，需要常識的無情判斷。（新女子以妻為一獨立的不依賴的人格而輕視良母賢妻的說法。）當作者將知識與教育之增進認為一種進步並尤接近女性典型之理想時，敢深信決非謂吾人將求一聞名世界的女子鋼琴名手或女大畫家。我深信她的調治羹湯，應較其作詩為有益，而她的真正傑構，將為她的雲白肥胖的小寶寶。依著作者的愚見一位典型的女性還該是一位知慧仁慈而堅定的母親。

道家的女兒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日的早晨，天剛破曉，北京東城馬大人胡同的西口，停列着一隊騾車，一看就知道這是要出門遠行的模樣。車夫在天沒有亮就來了，而且他們又是向來是喜歡饒舌的傢伙，何況有一大羣聚集在一起，因此這裏的空氣，顯得十分喧擾。

羅大，就是這份預備趕路人家的總管家，他含着煙袋，瞧車夫們把草料喂給騾子吃。但他們嘴裏却也不願意空着的有的開起玩笑，有的爭論起來；等到大家說得再也沒有什麼可說時，便取笑到自己身上來了。

有一個車夫說：『這個年頭，誰知道今番會趕路，是死還是活呢？』

『因為這樣，所以才多給你們錢哪！』羅大插嘴進去了，『回來時，不可以拿出一百兩銀子，買一塊田地嗎？』

車夫回答說：『人一死，銀子又有什麼用處？』譬如一顆鎗子兒是沒有眼睛的，只要碎的一聲把你的腦袋打穿了你就完了。就是這個騾子的肚子，也是肉做的，子彈鑽進了肚子裏也還能受

得了嗎？可又有什麼法子，不幹就沒得吃。」

另一個車夫接着說：『管他媽的，』『以後也不能這麼好好兒住下去了，我倒還是願意出遠門去。』

大家正說得起勁時，太陽已照到了那一家的大門，寬大的梧桐葉，露着露水閃耀在陽光裏。這份人家是姓姚，這屋子便是姚家的住宅。早晨雖很涼爽，但誰都料得到這是一個又晴又熱的天氣。樹蔭下有一個不很大的水缸，那是夏天捨茶用的；現在是空着，一個車夫看見了那個茶缸說：『你們老爺是做好事的吧？』

羅大回答道：『在這世界上，怕再也找不出像我們老爺那樣的好人了。』他用手指着門邊柱上貼着的一張紅紙條，解釋似的接着說：『那上面寫的是拖捨霍亂，痧症痢疾靈藥。』

『這可真是省不了的。』一個車夫說：『給這們拿一點來趕路是不可不備痧藥的。』

羅大說：『急什麼呢？』你們帶着和老爺帶着，還不是一樣嗎？『車夫們想打聽些關於這人家的事情，可是羅大只說老爺是開藥材店的東家。』

不一會，老爺走出來看看車子是否預備好了。他是一個四十來歲矮身材的人，體格很結實還

沒有留鬍子，從臉色上看，確很是健壯的，頭髮也還沒有花白。他用年青沉着的姿態走着路。一看就知道是練過拳的，身體總是保持着平衡，一隻腳落地，另一隻腳就稍稍彎曲向前，好像隨時在預防別人的襲擊，而這種姿態，決不會被人一推就倒。他向車夫們點着頭，似乎在招呼，一面聽見空茶缸就吩咐羅大，要他當心，就是自己不在也要照常把茶水裝滿。

『老爺真是好人哪，』車夫們一齊歡呼着：

他含着微笑，走進去了。不一會，出來的是一個漂亮的少婦，他的腳纏得很小，梳着黑油油的頭髮，穿着一件粉紅色的古式小襖，領圈和袖口都鑲着有三寸多寬的蘋菓綠的緞子邊。她很自然的跟車夫們說着話，一點也沒有中國普通女人的羞怯態度，她問了問牲口都餵了沒有，就進去了。

『你們老爺真是有福氣，』一個年輕的車夫感嘆似的說：『好心才有好報，瞧，這是一個多漂亮的姨太太。』

『胡說，』羅大說：『我們老爺從不曾娶過一個姨太太，這位姑娘是老爺的乾女兒，却是個寡婦了。』

年輕的車夫就自己責備自己的，打了一個嘴吧，別的人就跟着哄然大笑了起來。

再過了一會，另外一個僕人，和幾個年輕的丫頭，抱着行李，包袱出來了，車夫們都看得有些驚呆了，但是誰也不敢再多說一句話。最後出來的是一個約摸十二三歲的男孩子，羅大告訴大家說是這是他們的小少爺。

足足忙了半個鐘頭，這一家出門去的人都出來了。方才那個漂亮的少婦，領着兩個女孩子也夾雜在中間，兩個女孩子都穿了白洋紗衫，一個却穿綠褲，一個穿着紫褲，裝束雖是樸素得很，但大戶人家的女孩子，具有一種大方文雅的態度，一望而知便是千金小姐的。

那個年輕的車夫立刻搶着說：『小姐，請上我的車。他們的騾子不行哪。』

大小姐木蘭想了一想，向周圍的車子一看，邊上有一個騾子小些，但車夫的面容却是笑容可掬。而這個年輕的車夫的頭上，却長着一個難看的疤痕。

人生常因極細微的事情，會生出重大的因果，假若那個年輕車夫的頭上沒有了疤痕，木蘭不乘上另一個瘦小的騾子的車上；那麼，在這個旅途中，也就不會發生下文所述的經歷，而木蘭的一生，也許是另一種遭遇了。

在擾攘的過程中，木蘭聽見母親在另一車中，叱責一個十六歲的丫環銀屏，說她打扮得太華

美了。銀屏在衆人面前很有些害羞，漲紅了臉，十分難堪，十九歲的丫環碧霞一邊扶着太太上車，一邊偷偷的笑，暗暗地高興這次的出門，不曾違反了太太的訓誡。

這位太太，是一家的主宰，那是不用說明的，她年約三十多歲，闊肩膀，方盤臉，身體是結實的，聲音響亮而含有威嚴。

大家都就了車座，正預備出發了。忽然一個叫乳香的丫環，她只不過十一歲，但是覺得被留下看家的孤寂，在門口哭泣着。

『把那孩子也帶去吧！』木蘭的父親向妻子說：『她還能給你裝煙呢！』

這樣乳香也就最後跳上了丫環們的車中。姚太太就吩咐各人放下車前的簾子，不許多望外面。

轎車一共是五輛，騾子中夾着有一匹小馬。最前的一輛是舅老爺馮子安，跟着是姚太太和丫環碧霞，她手裏還抱着兩歲的小孩。第三輛車是木蘭和她的妹妹莫愁，還有那位少婦，是姚家老爺的乾女兒珊瑚。三個丫環，銀屏和十四歲的金蘭，還有頂小的乳香，是坐在第四輛車上。父親姚思庵獨占了一車壓隊。大少爺體仁不願和父親同乘一車，却到他舅舅車上去了。

羅大的弟弟羅通，他坐在姚老爺的車外，一隻脚踏在車杠上，一隻腳向下垂着。

姚太太對那班圍觀的人們，大聲說明，這次是到西山去住幾天，探望親戚。其實他們的目的是向南方去。

不過你任憑說是往那兒去，旁觀者誰也看得出他們是因歐洲各國聯軍，爲着拳匪的亂事將要圍攻北京城，而在逃難。

鞭子響了起來，一陣吆喝聲，過去行列就出發了。孩子們真是高興得很，因爲他們初次回杭州的別墅去。

木蘭對於父親十分信服。在十八日的晚上以前，父親還不主張逃出北京，但一旦決心往杭州的故鄉逃難時，就極沉着的預備起來。這就因爲姚思庵是真正的道教信奉者，沒有別的外力可以動他的內心。

木蘭會聽見父親說過慌亂是與心神有害的話。她也還記得父親這樣說：『好心有好報，災難不會無故臨到身上的。』這對於她已經成爲了一種哲學，給她很大的策勉與鼓勵。假如一個沒有災難的世界，自然能令人勇敢的在這種極樂世界中生存下去的。

從五月以來，戰雲已經密布了，各國聯軍也已佔領了沿海的炮台，不過通北京的鐵路，却早被拳匪所拆毀，而且他們的勢力也一天普遍在民間。

西太后對於和戰還遲疑不決。朝廷大臣對於拳匪，也是意見不一，今天下令拘捕拳匪首領，明天却又任命迷信拳匪的端王去辦理外交。宮內的太監們，大都慫恿太后重用拳匪。於是使西太后決定了採用拳匪的扶清滅洋政策，重用端王，剷除光緒帝的一切權柄，並且有廢立的意思，想把端王的兒子繼承帝位。端王以爲和外國開了戰，既能擴張私人的權勢，又能使自己的兒子獲得帝位，所以極力使西太后相信拳匪真不怕鎗炮的法術。因此拳匪更公然宣言要捉拿一龍二虎，斬首祭天，以正他們的叛國大罪。所謂一龍就是主張變法的光緒帝，二虎就是中年的慶親王奕劻和辦理外交的李鴻章，他們都是維新派，拳匪自然憤恨他們。

這時端王又假造了一封各國駐華公使的聯名照會，要求太后將政權交還光緒帝，這使西太后越加憤恨，增強了倚賴拳匪的決心來『扶清滅洋』。朝廷上也有明白事理的大臣去諫阻她，但是都被以抗命的罪，處以極刑了。

拳匪的勢焰漸漸擴張了起來，公然整隊闖進北京，亂殺洋人和教民，放火焚燒洋人住宅和教

堂，連洋貨店中的外國造的鏡子，洋傘，鐘表都搗毀。他們所要除滅的是大毛子，二毛子，和三毛子；大毛子就是外國人，二毛子和三毛子就是教民，和在外國人那裏服務的中國人和會說外國話的中國學生。他們捉到了犯着二毛子嫌疑的人時，就叫他們跪在祖師爺牌位的面前，焚化一張天表，紙灰向上飛的就無罪釋放，否則一律斬首。他們又命令百姓，家家點起香燭，供奉祖師爺；這祖師爺說也好笑，就是西遊記裏的孫悟空。

這位姚思庵老爺，學識廣博，心地也很明白，他雖也恨洋人的壓迫，但對於拳匪這種無理暴行，形同兒戲的荒謬舉動，覺得不但無濟於事，反與國家有害，所以也表示反對。

京城裏已發生了戰鬥，德國公使在東城街上被甘肅軍所殺死，使館區東交民巷被圍攻，幸而奉着西太后諭旨去攻打公使館的統兵大臣榮祿，他也知道這是不合理的行動，就暗中力盡保護之責；但是公使館區附近一帶的街市都被燒毀，南城的街道，都全成灰燼。事實上，北京城已掌握在拳匪的手中，不復爲清廷所有了。

在這期間裏，姚思庵始終抱着聽天由命的主張，不想遷地而居，再因四郊多兵，旅途也不平靖，更不願去冒險，雖然他的太太勸他逃難，他總是置之不理，他相信千算萬算總不如老天一算，所以

他對於一切都是聽其自然的。

他的鎮靜和冷淡，引起了她太太的焦急與憤怒，最後她說：『你雖不顧自己的性命，難道你也不替小孩子們打算打算嗎？』

思庵聽了這話，這才改變了他當初的意念。

他們在七月十八日下午，才決定動身，最初的路徑是取道德州南下，因為這時候的山東巡撫袁世凱，他並不相信拳匪的胡說。有一天，他叫十個拳匪到衙門裏去，試驗他們刀鎗不入的法術，叫拳匪站成了一排，命令一隊兵士開鎗打去，但很奇怪，拳匪竟是毫髮不傷，拳匪自然十分得意。可是袁世凱只微微一笑，自己掏出手鎗來，接連開了幾聲，拳匪立即應聲倒地了。原來兵士們是受了賄賂，開的全是空鎗。因此，山東的拳匪便不能立足，都逃到直隸去了，所以山東依舊很是安靜。

從京都逃難到杭州，最便捷的途徑，當然是由天津南下，但是京津間已發生戰爭，道途不通，運河裏也因船隻擁擠，水道阻塞，不能航行，所以只好走旱路，從山東省境的德州南下，又聽說永定門外有土匪，所以他們只好經蘆溝橋繞道涿州，再取道東南，然後由德州再乘船由運河往杭州。因這時東南各省的巡撫，已和外國的領事們訂了協定，保護外人的生命財產，這樣，拳匪的擾亂，也僅限

於北方一帶。

在起程的前一日，姚太太就開始忙着收拾行裝。思庵是不主張多帶東西的，他說只要帶一些夏天的衣服，和一點路費就可以了，別的什麼也不用收拾。因為這次不是去遊山玩景，却是逃難去的。

最後他把羅大叫了來。羅大是姚家的老家人，是姚太太的一個遠族的親戚，思庵對他很信任。思庵對羅大說：『羅大，明天你幫着我把磁器、古董和一些名畫收拾收拾起來，藏到一處安全的地方。別的都不用動，來搶就讓他們搶去吧。爲着這些無用的東西，傷了你的老性命却犯不着。』

思庵又叫他到舅老爺馮子安那兒，請他把整條的銀條換成散的，以作路上的化用。因爲他是代管家務，和掌管着幾家藥鋪的。同時又請他去拜訪一位御醫，設法一張公家的護照。

在那一夜更深人靜時，姚思庵便悄悄地把羅大叫醒，拿着鐵鍬，把一隻裝了六個周漢時代的銅鼎和幾十件玉器石印的檀木箱，埋在院裏的一棵棗樹下面。

思庵很高興的回到自己的書房裏，這時誰都沒有起來。思庵時常慣於獨宿，他沒有一個侍妾；他雖是一個富裕家庭的主人，但第一，他的太太不能允許，第二，他在三十歲時娶了木蘭的母親以

後就由放蕩而一變爲熱烈的道學的信奉者；因此他除了書本古董孩子以外，都引不起他的興趣。他的前半生，對於一家，真是一種禍患——飲酒，賭博，練武，嫖娼，遊山玩水。但忽的回心轉意，走上正軌，這轉變是在他結婚之前呢，還是結婚之後呢，連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不但停止烟酒嫖賭一切有害身體的玩樂，甚至於把父祖傳下來的家業，也無心經營，都委托給精明能幹的妻弟馮子安了。

天色光亮以後，院中也熱鬧起來。忽然聽見了木蘭的聲音：『爸爸，給您請安！』

木蘭這年剛剛十歲，但是身體瘦弱，外表上真不像是十歲的樣子，但她有明亮的眼睛，聰明的頭腦，時常到父親的書房來請安，時常聽他父親講種種的話，父親也喜歡把一切講給她聽。

木蘭正和父親說着話的時候，丫環碧霞請老爺到太太那裏去商量事情了。於是姚思庵和女兒穿過月洞門到裏院去，珊瑚正在忙碌地整理着箱子。珊瑚是他的乾女兒，已經二十多歲，是思庵的一個好友姓謝的孤兒，在她父母死後，就收養爲義女，十八歲的時候，將她嫁給一個很好的丈夫，可是不幸得很，丈夫在翌年死去了，也沒有遺下小孩，所以只得又回姚家，幫着姚太太佐理家務，簡直像木蘭和莫愁的親姊妹一樣。她一點不覺得悲哀，也不想再嫁，確實，她已沒有了性的意識，所以

見了男子也沒有了羞赧態了。她跟木蘭一樣叫着爸爸媽媽，所以一家人都稱她爲大小姐。木蘭是二小姐，莫愁是三小姐。

珊瑚向姚思庵請完了安，就搬開箱子給他們讓路。

思庵走進西屋，到了臥房，珊瑚也跟進來了。姚太太坐在床上，舅爺坐在旁邊的椅子上，正在商量動身的事。馮子安是三十左右的青年，穿着白綢大褂，金蘭在替莫愁編辮子。思庵一進去除姚太太外，大家都站起來招呼。木蘭靜靜的走到母親身旁，在那兒靜聽大人們說話。

他們商量了各種事情以後，就到飯廳裏吃早飯，飯還沒有吃完，羅大來稟報，車子都已僱齊，車價是一百兩銀子一輛，當然這是嚇人的高價，但又有什麼別的法子呢？

小孩子們聽說僱來了車，高興的不得了；體仁要和丫環銀屏乘一輛車，木蘭一定要和莫愁乘一輛車，木蘭和莫愁都是頭一次出門，尤其是到母親和珊瑚姊姊常常提起的杭州去，更使她們神往心怡。她更興奮，因爲感覺到已開始在廣大的世界中探險。

旅程最初的三天，總算還平安，除了感覺得車中太悶熱，和顛動得很厲害以外，別的沒有什麼痛苦。他們每天出發很早，在早飯以前，總要趕一二十里路程，晚上也歇的很晚，只在晌午，使人和騾

子作一段長時間的休息。體仁和馮子安坐得脚也麻了，所以總喜歡從車上下來，跟着車子走一二里路；不過第四天以後，似乎身體對於車的顛動也皆慣了。

體仁是一個最不安分的孩子，他一會兒要和母親坐一車，一會兒要和丫環們坐一車；姚太太是痛愛孩子的，所以也不去說他，他一和他大三歲的丫環銀屏坐在一起，就覺得最高興。

在第四天上，走過了涿州，向保定前進，但情形却漸漸不好起來。謠傳聯軍已進了北京，甘肅軍的敗兵都向南退却，一路上和拳匪自相殘殺，於是奸淫擄掠也隨之發生，各處都看見扶老攜幼的難民。姚家因為走得早兩天，所以正走在兵隊的前面，所到的地方比較還平靜；不過謠言一天多一天，女眷們漸漸感到恐慌，思庵因此吩咐車夫加緊趕路，希望在敗兵未到以前就能趕到德州。

第四天傍晚，他們到了任邱，就在客店歇宿，便聽見從保定逃來的人說，那邊情形非常惡劣。姚家這時真是進退兩難，但除冒險前進之外，別無他策。

在客店裏的夜半，姚思庵忽然聽見他的太太在睡夢中喊起來了，他就起來掌着燈去看。姚太太正坐在炕上一邊撫着木蘭的頭髮和臉。

『你爲什麼叫喊起來的？』

「真把我嚇壞了，我夢見木蘭在那一個遠遠的山谷裏喊我，但是我趕去時，却又不見，因此把我急醒了。」

她望望木蘭，又看看別的孩子們。

「原來你做着夢，好好地睡吧？」思庵說着回到他屋裏去了。不一會下起陣雨來。強烈的雨聲，把思庵送入朦朧的睡鄉中。

七月二十五日的早晨，雨後的空氣清爽已極，但是天空中仍然陰暗欲雨。姚家又開始出發了。姚夫人把碧霞叫到自己車裏來，讓他抱小孩。但走到半路的時候，木蘭坐的車子，那駕車的騾子忽因失足踏空，跌傷了一條腿，頓時不能行走。幸虧這時離新中驛已經不遠，勉強趕到那裏，卸了受傷的騾子，另向驛裏借了一匹馬，駕着木蘭姊妹所乘的車子，繼續登程。到下午五點鐘的時候，離河間已不過十餘里了，大家都以為至多一小時後，必能安然到達；不料正在這時，有許多服裝不整的兵士，夾着許多逃難的人民，從這條路上經過，路上立時擁擠起來，而且不知那裏又起了鎗聲，所有的車子都停住了。姚太太急忙叫珊瑚把女兒們抱到自己車裏來。

珊瑚是纏過足的，兩隻小腳行動起來很是不便，騾車又高，費了許多力氣才下車來，她先抱了

莫愁下來，送到姚太太的車上，然後再回來抱木蘭。正在這時，鎗聲又起了，有幾個騎馬的兵士，縱馬狂奔過來。木蘭坐的那車上的馬，就是向新中驛借來的馬，吃了一驚，便跟着向前面狂奔着。一陣慌亂，誰也不知道是發生了什麼變故，於是路上的情景，立刻騷擾得無可形容。塵土蔽天，人聲鼎沸，也不能說明那時的混亂。等到稍一安靜，姚太太和珊瑚才記起木蘭是單人坐着一輛車子。忙去尋時，但木蘭的車子已不知去向。姚思庵和馮舅老爺都親自下車，分頭去找尋，但也始終沒有看見影子。不得已，只好到了河間府再說。那一晚上他們，在客裏集議了半夜，最後決定由姚思庵帶了那失去的車子的車夫，同回原路去尋找；因為那車夫親眼看見那匹馬先向旁跑進高粱地裏，又轉身向後跑去的。

次日早晨九點鐘，姚思庵已到了新中驛，發現車子和馬已回到驛裏，但是木蘭却不知去向。思庵無法，只好垂頭喪氣的又回到河間府。姚太太已哭了一夜，這時見思庵空手回來，又聽見他所說的，真是晴天一聲霹靂，哭得更爲厲害：

『木蘭啊！你丟下媽媽了，你不要再和妹妹莫蓮一樣丟開我啊！我算不能活下去了！』

珊瑚勸解她說：『媽媽，你不要太悲傷，什麼事都是天定的，生死誰也不知。您不要哭壞了身體，

我們還要走很遠的路，您不要憂愁，木蘭還許好好的，只要我們再想法子找，總能找到。唉，都是我不好……」

姚思庵是痛愛木蘭的，所以心裏更是難受。他又寫了許多張尋人的招貼，懸了二百兩銀子的賞格，命人到各處去張貼；又命車夫到四鄉去尋找。雖也有過幾個人來報告，可是都不相符，木蘭的母親又到西門外去看河邊女孩的屍屍，但也不會發現。

後來又聽說拐小孩的拐子，大都從滄州來的，所以又托馮舅老爺到滄州去尋，但也沒有尋着。他們的希望還是沒有斷絕的，因為姚太太在失去木蘭的第三天，叫一個瞎子算過命，據說孩子十歲上該有災難，但不久就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而且後來福分很大，能嫁給大官作夫人，一生不愁吃穿。但一問他能否找着孩子的話，他就吞吞吐吐的回答說：「唔，有貴人相救保護她平安的。」而且因為八字太好，所以要求給一元錢酬金，姚太太索性給了他兩元，這一來使她的心情平靜了些，所以她又很虔誠的到城隍廟去燒香，她求了三次籤，很奇怪，三次都是上上大吉。

這一天晚上，她又夢見了木蘭和另外一個女孩子，在一條河的對岸田裏遊玩，而且還大聲喊着：「我在這兒啊！我在這兒啊！」

第二天早晨，她把這個夢告訴了思庵，更使夫婦兩人興奮了許多。

但一直過了好幾天，木蘭的下落，還是像大海撈針一樣，他們只得留下地點，把賞銀寄存在當她一家錢莊，托付了他們以後，繼續登程去了。

木蘭的遭遇，究竟是怎樣呢？

她自從那駕車的馬，受驚溜走以後，心裏雖很恐慌，但並不哭泣。心裏暗想必須下車才好，所以就在那馬被別的車所阻，而略爲停頓的時候，跳了下來。跟了一段路，看見一小隊兵士正向她迎面走來，其中有一個面色笑嘻嘻的，很覺和善，她就請求他送回她父母那裏去，但她不曉得河間這個地名，所以只對他說在德州。

這時候，有一個腰束紅帶的婦人，和幾個兵士走了過來。木蘭知道，就是在北京所聽說過的紅燈罩，那是義和團團員之一，這婦人生得很黑，也沒有纏足，大約是那隊兵士的頭目。

她聽木蘭說父母在德州，就立刻對木蘭說，她家也在德州，可以順便帶她去。

於是木蘭就跟着這婦人，和那些兵士一同向前走着，婦人見木蘭走不動，便叫那個面貌和善的兵士背着她走。那天晚上，在一個小鎮上過夜，婦人告訴木蘭說，外國兵已進了北京城，西太后和

光緒帝已經逃走，義和團也被殺敗，所以大家不得已向南逃生。木蘭問她，義和團既有刀鎗子彈不入的本領，何以會被洋人打敗呢？那婦人回答說，祖師爺沒有看見過這種洋鎗，而且洋人另外用一種祖師爺所不懂的法術，所以義和團打不過他們。

那個面貌和善的兵士和木蘭很好。一路和她總是有說有笑的，並且教木蘭說英語，教給他一首英文歌：

『來叫 Come 去叫 Go』

廿四個銅錢 Twenty Four

番薯叫做 Potato

是——不是 Yes and no』

他聽得 Yes 最有趣味，好像說『熱死』一樣。

他們走了好幾天，還沒有看見德州城，所走的都是荒僻的小路，隊裏的兵士因沿路各自回家，也逐漸減少，最後只剩了那婦人和背木蘭的兵士。

又走了一天，背木蘭的人也到家了，於是只剩下那婦人，帶了木蘭回到德州；穿城而過，重新出

了城門，走到鄉下，方始到了婦人的家中。到了以後，她就將木蘭關在一間狹小的房屋裏。木蘭才知道婦人把她騙了。

第三天，又有一個六歲的女孩子被那婦人推進來，關在一起。木蘭問她，方知她名叫淡芳，也是被婦人所拐來的。

又過了幾天，婦人把木蘭叫了出去，對她說已經找到她的父母，現在就領她同去。木蘭自然很快活，婦人替她打扮好，就領她到運河旁邊，由婦人抱她走上一隻官船。木蘭是認識字的，她看見船上的紅旗上寫着一個斗大的『會』字。

木蘭上船時，以為船裏必是自己的父母，但是到了裏邊一看，完全是陌生人。上面坐着一個半老的婦人，服飾華麗，兩旁站着幾個男女孩子；老婦人很慈愛地安慰木蘭，叫她不要害怕。又有一個相貌威嚴的老者走過來，向她說他們姓會，是她父親姚思庵的朋友，這次也是因避難回泰安，經過滄州時，看見了姚家的招貼，特找了一個拐匪的同道中人，花了二百兩銀子，將她贖出來的，她現在可以同到泰安去了，到了那裏，再打電報告訴他的父親來接她。木蘭聽了這番話，才放下了心。

會家的人因為木蘭長得美麗，而且聰明活潑，所以都很愛她。在船上過了幾天，又知道會老爺

名叫文樸，在北京做着大官；他有一個太太，和一個名叫錢桂姐的姨太太。錢桂姐原是太太的陪嫁丫頭，後來收做姨太太了。太太生了三個兒子，大的名叫平亞，剛是十六歲，次子叫靖亞，十三歲，第三個叫興亞，十一歲，姨太太生了兩個女孩，大的名叫愛蓮，六歲，小的名叫麗蓮，還不滿一歲。

曾家從五星期前，就由北京起程了，在天津被阻住了三星期；他們到了滄州下流的運河沿岸一個小村落時，曾文樸上過岸，他就在茶館裏看見了尋人的招貼，那招貼上的地點和人名，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招貼是木蘭的舅舅馮子安貼的，他沿着運河，一路打聽木蘭的下落，一路走着貼到德州。

曾文樸一見那招貼讀後喊起來：「啊！是老友！思恩他的女孩子。」於是他就就在德州用他京官的地位，威脅拐匪裏的人把木蘭送來了。

木蘭在船上，和曾家的人漸漸熟悉了，這船上小孩子又多，錢桂姐和曾太太又都喜歡她，桂姐雖然有小孩，也不顧天氣熱，還買了山西的繭綢給木蘭做了一件新衣服。木蘭給大家講義和團裏的事情，興亞睜着兩隻大眼珠聽着，他認為木蘭是一個勇敢的女孩子。

曾文樸把木蘭尋得了以後，一時的興奮起來，又恢復了他莊嚴的神情，木蘭雖然從來不會怕

過自己的父親，可是見着文樸却有些覺得害怕。

他們到東阿以後，便捨舟登陸，改乘轎子往泰安去，那一夜，在東平湖邊眺望着將近中秋的明月，木蘭睡得很舒適，第二天午後，已到泰安，府縣官都遠出西門來迎接，滿街的小孩子都圍着看，極鄭重的喊着說：『京官來了！』木蘭也自然很得意，她這才知道曾家是這樣有錢有勢。木蘭家雖然也很有錢，也有地位崇高的親戚，可是他的祖上沒有過一個當官的。

曾家住宅在東門附近，房屋雖很舊，但是很大，也很講究，四圍圍着白牆，大門前照例有一對白獅子，一進門，木蘭就嗅着一股香氣，兩棵大肉桂正在盛開，看着那紅綠的梁柱，她覺得自己也像是屬於這一家的人。

文樸的母親曾老太太，扶着拐杖，已在大廳上等候，文樸急忙走上前去，屈身給老太太請安，大家也一個一個都上前請安，老太太看見他們都來了，很是歡喜，桂姐還把新生的孫女抱給老太太去看，老太太說：『雖然是一個女孩子，長的倒很可愛。』桂姐很覺得意。

老太太看見孩子們都長大了，更是高興，文樸把木蘭介紹給母親，簡單地告訴她，這是一個朋友的女兒。老太太就拉到身邊問了許多的話，又說明天去接她的內姪孫女沈曼娘來和她作伴。

最後她說：「唉這孩子長的多麼好，眉清目秀，真是曾家的好媳婦！」

桂姐應着說：「老祖宗，還是請你做了媒人吧！」

大家都笑了，木蘭更羞的連頭也抬不起來。

第二天，沈曼娘來了，她比木蘭大四歲，她的父親是一個窮書生，因此她受了純粹經典型的女教，曼娘也很美，她是美在她的眼睫毛，美在他的笑，和她的牙齒，甜蜜的丰姿，而且性情溫和，在舊式家庭中，可算是四德俱全的女子，所以曾太太早已有意要娶她作大孫媳婦。她常到曾家來玩，名義上雖尚未定親，實際也和養媳婦差不多。木蘭和曼娘相見以後，因為年紀相仿，而且木蘭因為自己活潑，因此却非常喜歡曼娘的文雅溫柔。不到幾天工夫，兩人竟似姊妹一般的親愛了。

曾文樸想起了從拳匪亂後，兒女們的功課已荒疎了許多日子，因此特請了一位先生教他們讀書。曼娘和木蘭也在一起讀，每天放學後，大家常到後花園裏去遊玩，但是不大出門。只有在重九那一天，全家特上泰山去登高，玩了一天，回來時，已是萬家燈火，這天他們正接到木蘭父親拍來的電報，這是從杭州拍到省城再從省城轉寄來的，只費了一個星期，電報在那時，大家都認做一件奇怪的事情。

電文中，首述感謝曾家的恩德，將來當結草銜環以圖報答，再說到木蘭既在曾家，很是放心，因為這正像自己家裏差不多，最後說到小雪前後，當親自前來道謝。

另一封電報是給木蘭的，大意說於九月初一，全家安抵杭州，對於曾家兩位老人家應當視同再生父母，並且要聽人管教。

這真是木蘭的紀念日那一夜，木蘭因過於興奮，連覺都睡不着，她告訴曼娘，說她父親要來接他回杭州，或者是回北京，木蘭把北京的熱鬧情形，使曼娘真像一個鄉下姑娘，也想要到北京去走一遭。後來曼娘提議結爲異姓姊妹的事，木蘭也非常贊成，就互相在燈前立了誓，曼娘送給木蘭一個小玉桃，木蘭因爲沒有東西可給就沒有給。

她們立了這種秘密誓約以後，曼娘頭一句話對木蘭說：

「你若能和興亞結婚，我們姊妹兩人可以永在一起了。」

「我願意和你永在一起，可是我不願和興亞結婚。」

「那麼靖亞呢？」

「也不願意。」

「你不和會家的少爺結婚，怎能和我在一起？」

「我願意和你永遠在一起，但不願意和他們結婚。」

「你不喜歡亞嗎嗎？」

木蘭還很幼小，不懂得什麼叫作愛情，小孩子只覺得結婚是件有興趣的事，所以她微笑着說：

「我只喜歡平亞，他是那麼文雅。」

「那麼我把平亞讓給你，我作他的姨太太好了。」

「那怎麼能夠？你比我年紀大哩——而且我不歡喜男孩子，我自己却想做一個男孩子。」

「呀，你說什麼？這是我們肉體上生就的。」

「但是做男孩子多麼好！」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有一種力量控制着我們的生命。」

姚思庵在十月中，親到泰安來接木蘭，因為回杭州太遠，所以決意領他到北京去。

到了泰安的第二天，他——先謝過曾老太太和曾文樸夫婦，又命木蘭拜他們為乾父母。

但曼娘不得不和木蘭分別了，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男孩子們都送木蘭上轎，曼娘連大門也

不出去，因為她已經流淚而泣了，男孩子們向木蘭喊着：「春天在北京再見吧。」

姚思庵一路很平安。這時聯軍還駐在北京，西太后和光緒帝尚未回駕，慶親王和李鴻章正擔當和外國進行和約，城中已經平靖，一切亂像都已成過去。在恢復秩序的時節，名妓賽金花很有功勞。她起初在蘇州被狀元洪鈞娶去作妾，洪鈞後來被任出使俄、德、奧、荷等國，帶了賽金花出洋，所以她能夠說好幾國的言語。後來洪鈞死了，她就在北京掛牌做生意，以狀元夫人重入平康，所以紅極一時。聯軍的總帥瓦德西是德國人，遇到這個會說德國話的名妓，自然很是歡喜，極爲寵愛，她乘此機會，向瓦德西勸解，叫他處處以寬大爲懷，不要過於殘酷，瓦德西很信任她，因此許多人都能免遭外國兵的屠殺，劫掠和姦淫。北京人因她這場功勞，極敬重她，都稱她爲賽二爺。

姚思庵本來很喜歡木蘭的，這次更是再世重生，所以也越發歡喜她。他回到北京以後，故居儼倖一些沒有損壞，臨走時在院中棗樹下埋的那些古玩，也絲毫無損，因此更加高興。這次得倖免於難，就因為他們的住宅在東城，遭害最烈的是南城，所以姚家在西山的別墅却已被搶掠一空。木蘭看見到處有殘垣斷瓦，和前門上像蜂窩似的彈痕，覺得驚恐得很。

到了次年三月，姚太太領着家人也回來了。她看見木蘭，真是像重獲失去了的珍寶似的。大家

要她講所遭遇過的事蹟；她於是講遇到紅燈罩啦，英國話的歌啦；這個歌倒使體仁最中聽，他立刻就學會了。她又講怎樣在曾家讀書，逛泰山，她講得最起勁的是關於曼娘的事。所以家裏的人，上自文樸夫婦，下至羅大及老媽子等，都知道山東有一個叫曼娘的女孩。莫愁聽着姊姊的話，稀奇得不得了，張着嘴，露出新生的門牙，覺得姊姊真是了不起的偉大人物。從此木蘭在家庭中被承認爲已經長成的姑娘，而漸漸代替了體仁長子的地位。

曾家也在下月回到北京了，從此曾姚兩家往來得很密切，小孩子們也常互相訪敘，逢時逢節，也互相贈送禮物。姚思庵告訴曾家的人，請他們隨便可以到藥店裏去取藥，曾家很感謝他這種厚意。姚太太每年冬初，挑選最上等的人參，送給曾太太，其他如燕窩、魚翅、虎骨酒、醉蟹，也時常送去，曾家也常把當令的禮物回贈姚家。

有一天，木蘭和莫愁兩姊妹被曾家邀去吃午飯，姚太太就叫僕婦周媽陪着同去。到午飯以後，木蘭因爲被曾家留着吃點心，而周媽却被丈夫喊去，說明五點鐘再來接木蘭，告訴她自己能夠回家用不着再來陪了。那時大人家的女孩子，是不大放在街上行走的，她們二人這次真是難得的機會，所以在曾家辭回家的時候，在街上自由走走，樣樣都覺好看，在哈德門大街旁，有許多打拳的，賣

糖的；望西洋鏡的雜耍攤，真有目所未見，萬般新奇之概。他們又看見一個賣糖山楂的，每人買了一串，一路上隨吃隨走。正在高興的時候，木蘭忽然覺得有一隻手從身後伸過來拉住了她，手裏的糖山楂就掉在地上了；回頭一望，原是她們哥哥體仁。她們正想說時，體仁就給木蘭一個嘴吧，罵她們女孩兒家太沒有規矩，不應該在街上吃東西。木蘭不服，說他沒有權力可以打她於是爭吵了起來。

木蘭在回家的途上，雖是越想越氣，但是回家以後，却也不告訴父母。她先打算瞧瞧體仁的動靜，但體仁却一句話也不說，因為他最怕的就是父親。但經過哥哥這樣虐待的手段，姊妹二人更親熱起來，木蘭是更覺出了男女間的分別；因而對於父親講起關於「新女性」的事情，新女性是應該不纏足，男女平等，受新教育。像這種西洋思想，雖剛流入那時的中國，但木蘭却聽得格外起勁了。體仁因為從小受母親的溺愛，養成驕傲狂妄的脾氣。他的少爺脾氣更大，無論大小事情，從不肯自己動手，對於丫環僕婦，稍有一事不隨心，便要打罵。因此一家之中，除了太太以外，差不多都和他不對。體仁實在也是一個私生子，是他母親結婚後五個月就生產了的。他的母親是杭州一家扇店老闆的女兒，當她初次和姚思庵相見時，他已經三十歲了，而她是廿二歲。從姚思庵跟她發生了關係，思庵的父親堅決主張娶她，因為雙方都急於想掩飾旁人的誹謗，這婚事所以完成得很迅速。

她缺乏一般受過教育婦女的正常觀念，她不懂得一個富裕家庭中的孩子，應該怎樣養育教導，以至成人。體仁從小在女傭和丫環手中長大起來，試問又怎樣不變壞呢。

姚思庵又是變成一個宿命論者，同時常受他妻子的反對，於是體仁也更是放任了。

但木蘭却一天天聰明懂事，莫愁也跟着姊姊上進。

但曼娘的少女時代，恰像一枝初春獨放的梅花，成長在堅硬而蜷曲的枝條上，被晚冬早春之間的寒風所吹，孤獨的開了又謝，沒有綠葉扶持，沒有別的鮮花作伴，和木蘭一同過了兩個月，在她真像一場美麗的夢，曼娘是一個苦命的孩子，她家姓沈，原很有錢，傳到她的祖父，家道就衰落下來，可是屋漏偏遭連夜雨，他的父親又死了，曾老太太看她很可憐，又因文樸夫婦回京後很是寂寞，而又不願和兒子同到京城去，所以又請曼娘母女搬來同居作伴，從此曼娘便長住在泰安的會家。不久之後，便由老太太作主，替她的大孫子平亞和曼娘訂婚，平亞因為此事，再順便參加曼娘父親的喪事，特地和母親回到泰安。

平亞原在北京學校裏讀書，剛巧這時對於學業上發生了問題，因為自從拳匪平定以後，朝廷任用新派大臣，准許滿漢合婚，禁止纏足制度，廢除八股取士，根本推翻了原來的教育，把書院改爲

大中小學校，經過考試畢業的學生，就分別給以貢生，舉人，進士等頭銜。所有學校因為都是新創，所以步驟都很紊亂，茫無頭緒，曾文樸也不知道應該給兒子學些什麼，所以就叫平亞暫時輟學，回到泰安。

曼娘見了平亞，很覺害羞，但不久已漸漸廝熟了起來。平亞還帶了一個玉耳環給曼娘，說是木蘭托他帶來的，作為上次曼娘贈給木蘭的玉桃的回贈；因此，平亞也知道她們結拜為姊妹的事。

曼娘父親的喪事辦好，七七過完，已是次年暮春，平亞就和母親又回北京去。在這期間，平亞和曼娘漸漸親密，平亞是滿懷的熱情，而曼娘到底是舊式女子，只是若即若離，他們至多也不過是談話，握握手，而曼娘却已經羞赧得了不得。

但這次的分別，使曼娘認為最困難的，就是通信的問題，雖然曼娘有時也要替老太太寫寫家信，但是她不能直接寫給平亞，這是舊禮教習慣的束縛。他們沒法，就約好由木蘭轉交，而且她請平亞和父母商量，將來可以接曼娘和木蘭一同到北京的學校去讀書；但是這並無效果。她和平亞分別以後，足足兩年沒有見面，在第三年，清明節的時候，她以為平亞能回來掃墓，但是文樸夫婦因為怕平亞耽誤學業，所以沒有允許他回家，只有那年夏天，桂姐帶着三歲的孩子回來了，曼娘才從她

口中打聽得一些會家男孩子的消息和幾個新來了環的名字。

曼娘從平亞離開泰安以後的兩年中，心理完全轉變了，使她感覺得一種異常寂寞的苦况，她體味了愛情的滋味，因此桂姐的回泰安也未便不給她一點安慰。

但當桂姐回北京後的次年春天，平亞却患了重病。平亞的身體本來不很強壯，又因用功過度，所以更加衰弱了。起病的即因是受了一點寒，文樸夫婦還當是重傷風，也並不在意，那知日重一日，竟至不能起床了，經姚思庵介紹了太醫院的御醫來診治，才知道是傷寒重症，這樣文樸夫婦便慌起來了。

幾天以後，病勢又凶險了起來，曾太太便想到冲喜的辦法。就立刻打電報徵老太太和曼娘母女的同意，曼娘只是願意早一天能夠看見平亞而且似乎以為甘願替愛情犧牲，是一件神聖的舉動。因此曼娘和她母親，在五月二十二日午後三時左右，到了風沙遮日黃塵萬丈的北京。

曼娘到了她平日所憧憬的京城，平亞的家；自然是興奮極了，她左右顧盼着城中的景物，尤其使她注目。是滿漢女人的服飾，她的母親，就是同來的小丫環，老媽子，也都很高興，他們都是頭一次到京城來。

她一路想着木蘭，木蘭聽說她來了的消息，一定非常歡喜。四年未見，不知她變成怎樣啦！她同時又想到自己困難的地位：她現在已是十八歲的大姑娘，曾家的男孩子，自然也都長大，連靖亞都應該是十五歲了，和他們見面的時候，應該取什麼態度呢？而且自己又是平亞的未婚妻，照例未婚夫妻是不能見面的。可是如果不和他見面，又爲什麼要我來呢！倘若見了面，那不是要被男孩子，大人，僕婦，丫環們取笑嗎？

正在她默想的時候，馬車已經停在了一家大門前，宅第雄壯，是山東所罕見。

看門的急忙進去稟報，家中忽然熱鬧起來了，靖亞和興亞上學沒有回來，文樸夫婦和桂姐的兩個女孩子，以及僕婦們，除桂姐留在病房裏看護外，全都走出來迎接。

那一夜，曾家特別預備了豐盛的酒席，請曼娘母女二人。曼娘羞的臉上發紅，莊嚴的文樸也不時瞧他，這時在曾家衆人的眼中，她已是一個救星，是來搭救平亞性命的仙女。桂姐照例忙着侍候，曼娘母親因爲曾家對她們這樣客氣，很覺得過意不去。曼娘總覺得像新娘子一樣，好像衆人的視線，都在向她集中，有些不自在，等到吃完飯，她的心才安定了些。

桂姐在酒菜快要上完時，急忙跑到平亞那裏，去收拾屋子，預備曼娘去瞧平亞。

平亞一覺剛睡醒，先前喝的鷄汁煮銀耳很有點效力，一睜開了眼睛，額上已出汗了。洋燈火捻的並不大。他問雪花現在幾點鐘了，雪花回答說正在吃飯，吃完飯洗小姐就要來了。平亞關照雪花，等他們來時把燈火捻大一點，好使屋子裏亮些，又叫他絞一把熱手巾來，給他擦臉。雪花是一個很聰明很可信賴的丫環，所以命她來看護平亞的病；她的本名叫梨花，因為和曾太太的名字玉梨相犯，所以給她改爲雪花了。

桂姐進來以後，便叫雪花到階前去迎客，自己就和平亞說話。不到五分鐘，聽雪花在院裏喊：「客人來了！」就見雪花跟着曾太太在先，曼娘母女和小喜在後走進來了，桂姐立在門邊迎接她們。曼娘的胸中跳動得十分厲害，她突然看見了一間空洞洞的屋子，床上的帳子是已吊起了，平亞的瘦削的臉，和凝視着她的兩隻大眼，她不由的立刻把眼光望地上。

「曾太太過來拉着他的手，領她到床旁去。」平兒表妹來了！」

這對於十八歲的姑娘，是一件很爲難的事；但是她鼓起了勇氣，用顫慄的聲音回說道：「平哥！我來了。」

「妹妹！你來了。」平亞點點頭。

曾太太怕平亞說出不倫不類的話，就拉着曼娘，讓她坐在床旁的茶几前，柔弱的燈光照射她的臉上，翡翠的耳環上；她的頭髮上，真切地浮出她那可愛的輪廓。曾太太又讓曼娘母親坐下，自己就坐在床側。桂姐吩咐雪花小喜在門外等着。

平亞從綢被裏伸出了一隻手，曾太太怕他着了涼，叫他把手回去。

『我現在精神很好。』平亞說。

母親俯下身子撫摸他的額部，果然熱是退了。桂姐按了按他的脈說：『真的，仙丹也沒有這樣靈啊！你們娘兒兩位，倒比得過十個御醫。曼娘小姐真是平亞的救星，救星一到，災難就退了。』

曼娘隱藏不住她的歡喜的微笑，一聽見桂姐的話，低聲對她母親說：

『又拿我取笑呢。』

『什麼都是老天爺的主意。』曼娘的母親說了，『得了病，若有老天爺的保佑，病就能好，不是人力所能救的，所以也不是因為我們母女來才好的。』

曾太太高興着說：『今天下午大夫說過，若照這樣沒有變動，病就快好了。』

平亞一邊躺着，默默聽着大家講話，他的左手放在綢被外，曼娘出神的看着他，他又白又瘦的手

臂。

曾太太帶着很喜歡的樣子站了起來，對曼娘母親說道：「今天剛到，一路很辛苦了吧，請早一點歇息吧！」

桂姐接着說：「曼娘剛來，他們有兩年沒有見面，讓他們多談談吧，您請先回去，有我在這兒。」
曾夫人點點頭：「那也好！」

桂姐送她們出去後，又回到屋裏來，只聽平亞對曼娘說：「曼娘坐床上來。」

曼娘沒有動。

「表哥叫你過去，你就過去，不是更好說話嗎？」桂姐說了。

曼娘很害羞，走了過去，心中好像作了壞事似的，狂跳了起來；她斜坐在床沿上，信手摸弄着被角。平亞叫她再坐過去些，她不肯只說：「平哥，怎麼樣了？」說完稍微移近了一點。這時不覺碰着了平亞的手。

平亞很喜歡的攏住了他的手說：「妹妹，你長得真好看，我托你的福，病一定能好了。」
曼娘用哀訴似的眼色，仰視着桂姐，表示着應怎樣辦的神情。

「妹妹我等你來，等了好久了，今天我還等了一下午，我好像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可是又說不出來，反正怎麼都好，你終於來了。」他有點接不上氣，又接着說下去：「能夠看見你，聽見你的聲音，我是最歡喜不過，我沒有力氣了。」

「平哥，不要多說話，我來了以後，你快一點好吧！」曼娘低聲說。

他看見他在出汗，就對桂姐說：「出汗了，給他拿一把熱手巾來吧。」

桂姐走到裏屋去。那兒是攔藥煮藥的地方，時常放着一隻藥爐；他絞來了熱手巾，交給曼娘。

曼娘問：「怎麼辦呢？」

「你給他擦擦臉，」桂姐說。

「給我擦呀！」平亞也說。

曼娘一面心裏跳着，彎着腰給他把臉擦了。

桂姐托着平亞的頭。這樣，三個人的臉接近一處了，曼娘低聲說：「外邊沒有人嗎？被人看見了，不害臊嗎？」

桂姐小聲的回答：「都打發他們走出去了。」說着又解開了平亞的衣領，曼娘用最大的勇

把他的頭頸擦淨，又用床欄上的乾手巾擦着，一邊說『真瘦了。』平亞握着她的手說，『謝謝，妹妹，你不要再離開我了！』

曼娘稍微向後退了一下：『請放心吧！』他順勢站了起來，把濕手巾拿進裏屋去。然後又坐到以前坐的椅子上。

『到這兒來哪！』平亞說了，於是她又坐到床邊去。

『你也出汗了。』平亞說。

曼娘用乾手巾擦着自己的頭，平亞看着她的一舉一動。當他彎腰把手巾掛在床欄杆上，一股清爽的香氣流了過來。燈光照着頭髮，鼻耳環，現在夢幻似的側臉，描摹出若隱若現胸部的輪廓。平亞像着了魔，一句話也不說。

院中起了脚步聲，曼娘立刻退到茶桌旁自己的坐位上，平亞想拉住他！曼娘默然的用手向外指了一指。雪花拉開了門簾，向桂姐招手，小聲如告訴說曼娘要休息了他願意陪去，曼娘覺得應該走了，但又有些捨不得離開，只聽平亞說：『妹妹，不要走！』

桂姐到床旁問平亞，要不要喝燕窩湯。

他回答說：『你叫妹妹別走，他走我就不喝。』

『曼娘，你等他喝完燕窩湯再走吧。』桂姐說。

曼娘當然不能反對。雪花就到裏屋去了，一陣水聲，匙聲，茶碗聲，曼娘想起應該去幫幫忙，所以也跟了進去，一會雪花就端着碗出來，曼娘還在裏屋張望，突然聽見平亞微弱的喊聲：『妹妹那兒去了！走了嗎？』

曼娘急忙跑出來，走到他的床前。

『走了我就不喝。』平亞說。

『妹妹還在這兒呢。』桂姐說：『可是她應該休息了，路上很累的。』

『你走了不會永不再來吧！』平亞問。

『平哥，放心吧！』曼娘回答：『我是住在這兒的，明天再來看你。』

隔了一會，平亞喝完了燕窩湯，雪花就打着燈籠，陪曼娘回去了。

雪花回來後，桂姐就到曾太太那兒去，告訴剛才的情況，依平亞的希望，是要叫曼娘在身旁看護，但曼娘方面也不肯不顧全禮法，於是他們想到只要一成親就什麼都好辦了，就決定明天向曼

娘母親提。

第二天一早，曼娘吃完早飯，剛從附近的祖先堂南邊的空地散步回來，一個丫環來告訴，說木蘭來了。曼娘一聽，真是快活到極點，她忙趕到客廳裏，木蘭正和曼娘母親談着話。木蘭簡直變的令人不認識了，長的又高又大，服飾也比在山東的時候華美的多，舉動更顯得溫柔文雅。可是在木蘭眼裏，看曼娘也變得可驚，兩人互相躊躇了一會以後，木蘭突然開口說：「你這個冤家，把我等得急死了。」

曼娘可不能夠用那種放蕩的聲調說話，她僅僅叫了聲「木蘭！」她對於木蘭那種大方的態度，不禁有些恐懼。

曼娘說：「你是真的木蘭妹嗎？」說完捏住他的手，領她走到自己的屋去。

「我聽說你到了，昨晚連覺都睡不着。」木蘭說：「今早因為我起得太早，媽還問我是否要和誰私奔呢！」

曼娘對於木蘭的最初的恐懼，漸漸忘記了，依舊像從前似的以姐姐自居。木蘭照舊比曼娘矮，她現在是曼娘唯一的心腹的人了，剛到陌生地方的曼娘對於木蘭，真像得到了無限的力量與安

慰似的她說：『好久沒有見了，想不到在這地方和你相會。』

木蘭問：『平哥怎麼了？』

曼娘紅着臉，猶豫了一下才說：『今日媽叫小喜去問過，據說睡得很好。』

他們便很親密的談起來了，曼娘把怎樣爲着冲喜到這裏，怎樣和平亞見面，一一都告訴給木蘭聽，只把昨夜最精彩的那一個場面，却隱瞞了下來。

這時，木蘭提議，二人應該在磁觀音像前，正式點香舉行結拜的儀式，曼娘也同意了，於是把香點着，叩了頭，立誓有福共享，有難同當，木蘭同時還暗中祈禱着：『願平亞早日痊癒，並祝兩人結婚後的幸福。』

曼娘的母親在兩人說話的時候，進來了帶着爲難的臉色，她叫了一聲：『曼娘，木蘭覺得她在這裏不便，所以說：『我到乾媽那兒去，你們談談吧。』』

曼娘立刻阻住了她的去路，對她母親說：

『木蘭和我自己妹妹一樣，有什麼話只管說。』

母親知道女兒很信任木蘭，覺得木蘭也不是外人，所以就開始說：『剛才曾家的人，請我去和

他們商量，他們說爲着給平亞除災，要在兩三天裏就成親，這樣就可以讓你日夜侍候平亞；會家待我們很好，我又不能不答應，若是你能答應，他們說是一生也感恩不盡。不過這是你一輩子的大事，作母親的不能強給你作主，你爸爸又去世了，我又是女人家……我一個人担不了這麼大的責任。」她想起了亡夫的事，流下眼淚來，掏出手帕擦眼睛。

曼娘默默的聽着，她並不哭，只是簡短的說：「請媽給作主好了。」

木蘭知道曼娘也是答應了，於是便問：「幾時辦呢？」

「他們都說後天好。」

「那怎麼能行，還得預備。」

「當然是不能照規矩辦了，起初都說是要等老太太來，可是那還要七八天，所以就規定快辦，親友也不發帖，也不請客，我們又不是當地人，又是會家的客人，說是一切都歸他們辦，像他們那種大人家，有錢有人，當然是沒有什麼，但是我又不不知怎麼才好。」

「我倒有一個辦法。」木蘭說：「成親到底也得像個樣，曼娘姐姐上轎的時候，只從這個院子抬到那個院子，也要被人家笑話。曼娘姐姐既然要嫁了，就不該再住在會家，她是和我親姐姐一樣

的，我也早就和媽提過，要請姐姐在我家住幾天；所以你們娘倆就請住在我家吧，從我們家裏上轎，我的父母一定會歡喜的。若你們不嫌我們家狹小，我就去告訴父母，今天下午就派人來接。」

曼娘和她母親都歡喜了。母親說：「曼娘，你以為怎麼樣？人家都待我們這樣好？」

「我就怕太攪擾人家，」曼娘說：「妹妹，我倒也想到你家去看看，老伯雖是幾年前見過一次，別的各位都想藉此去拜望一下，可是太麻煩你們了。」

「請不要客氣。」木蘭說：「妹妹莫愁，很想見你，今早本要跟我一塊來，我因為你才到，沒有讓她來。爸和媽還說過，今晚若有空，請你去吃晚飯呢。我只顧着和你說話，倒幾乎忘記告訴你了。」她又向曼娘的母親說：「伯母！就這樣辦吧，我在曼娘姐姐出嫁以前，想和他盤桓兩三天，我想乾媽也一定會贊成的。真的，除此以外還有別的法子。」

曼娘和她母親因為木蘭說得這樣懇切，所以就答應了。

於是，木蘭就去見曾太太，對她說明自己的意見。曾太太也說她想的辦法很好。木蘭重又回到曼娘那裏，對她說下午來接他們以後，就告辭回去了。

結婚那天，新郎的病更重起來，當然是不能拜堂了，所以就由新娘一人拜過天地，行過廟見禮。

就算完事，曾家除了至親以外，也沒有發帖請客，賀客除了姚家以外，還有曾文樸的同僚牛志道夫婦。不過，雖然沒有大辦喜事，到底因大戶人家，所以也是熱鬧非凡。

牛志道夫人，是一個長方臉的老婦人，生來一副馬臉。

她在酒席上對姚太太說：『姚太太，您真有福，您兩位小姐長的都好，我們老爺時常提，聽說兩位小姐還能幫着料理家事，不但熟讀詩文，而且通曉天文地理，醫卜星相。其餘如，刺繡裁縫等等的更不用說了。』

姚太太謙虛的說，『那兒的話，您過獎了。』

『啊，這兩位小姐長的真像仙女一樣，誰家要娶了來真是有福，多麼懂禮。如今晚兒的學校，真太不像話了，女的也上學，也作文章，畢了業就喊着自由結婚，竟學新派，一點也不懂禮，照這樣子下去，真不知要鬧到什麼地步呢？女子無才便是德，所以女人只要知道怎樣處理家事，侍候長輩，管理下人，教養兒女就可以。現在可不同了，不管聰明傻笨，都要想上學，都要想讀書，可是念完書還是要出嫁，學校學來的一點用處都沒有。』

牛太太的目光，又注意到木蘭和莫愁的身上，又對她姚太太說：『你們小姐纏過腳嗎？』

『老爺不許纏。』

『現在又不行纏腳了，我們素雲十歲時候纏的，又讓她放了，官家也禁；漢人的女子，也要和旗人女子一樣改成大腳了。』

素雲，是牛太太的女兒，她有二子一女，大兒子名叫懷玉，二兒子名叫通玉。

牛太太是有一種辨別事物的敏捷的思考力。她現在已經開始推想到會姚牛三家兒女的將來，她自己的長子懷玉，已經定了一家姓陳的女兒爲妻，次子通玉還沒定親。她是希望和一家作官人家結親的，姚家既不作官，所以她希望和會家結親。恰巧她有十五歲的女兒素雲，若是嫁給靖亞和興亞也年貌相當；不過她知道木蘭是會家的乾女兒，木蘭將來要嫁給二人中的一個。因此她對木蘭非常注意，同時也仔細觀察了靖亞的性格。若是普通人，當然要選擇興亞的，但牛太太不然；他是要尋求一個能作官的女婿，靖亞是極忠厚謹慎的，作起官來前途倒很有希望，所以她很中意靖亞。

牛太太也是一個富於野心而有才幹的女人，她的丈夫所以能夠步步高昇，也都由於她的推動，她的丈夫雖是一個平凡的庸人，但是她能夠使他發了財，而且她又成了北京城的話題中的人。

物，她的娘家姓馬，人家都給她起個綽號叫馬大娘。牛志道是當時的度支部尚書，由捐班出身的，貪財好貨，聲名狼藉，權力雖大，人民都很恨他，他也有一僻綽號，叫作牛財神。

曾家喜事後的第三天，曾老太太從山東來了。一到之後，便差人去接木蘭來盤桓幾天，別了多日，相見時自是格外親熱。而平亞自從冲喜之後，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妻日夜侍候着他，病也就一天好一天；曼娘格外欣慰，以為事前所想像的種種恐怖，不致於實現了。在這幾天之內，恐怕就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候了吧。

老太太從山東帶來了一些鄉下包好的粽子，雖已過了端陽節，因為知道孫子們和一家人全喜歡吃，所以特為包了帶來的。平亞從小就喜歡吃，在第七天吃晚飯的時候，一定想要吃，曼娘不得已，就差雪花來問婆婆的意思，曾太太說少吃一點也不妨，曼娘就給他吃了一點，誰知他把曼娘吃的那份都搶去吃了，曼娘心內還暗喜他已能爭搶食物，還溫存的勸他說：

「平哥，不要吃的太多。」

他沒有聽。到了半夜，他的胃痛愈痛愈烈，曼娘在他枕邊侍候了一夜；到了天亮，就差雪花跑去告訴婆婆，曾太太慌慌忙忙的來了，還沒有過半個鐘頭，平亞就不省人事。忙把蔣大夫請來，但已經

沒有脈了，曼娘就用嘴對着平亞的鼻噓氣，又覺得平亞喉中一口痰咳不出來，她就吸取他口中的粘液；但是，一切都已完了，平亞就在這天正午，遺下了青年的妻子死了。

曼娘的悲慟，當然是不消說明的了。

不一會，木蘭姊妹和姚太太也來了，大家都覺得這位新娘的遭遇，是多麼痛苦，可憐。

木蘭心裏對於「好人自有好報」這句話，也開始了懷疑。

曼娘只覺得一切都是命，一切都是前世造定，非人力所能強求的，她現在是只有聽天由命的活下去了。

此後曼娘就住在平亞死去的屋子裏，母女二人在那裏度寂寞的日子，曼娘素食禮佛，每天過着尼僧似的清淨生活。當寒冬來訪問那修道院似的曼娘的屋子時，曾文樸和曾太太商量爲安慰她的寂寞起見，特從泰安一家親戚處，買來一個一歲的男兒，給與曼娘爲子，取名阿順；這孩兒生得極可愛，曼娘因爲專心看顧小孩，所以哀痛也漸漸地減少了。

自從曼娘嫁到曾家之後，木蘭就時常到他家去；去慣了也不當客人待了，有時也在那吃飯，有時也在那過夜。至於她和曾家的婚事，還沒有人提起，一來曾家還希望她常常去玩，好陪伴曼娘，二

來究竟年齡還小，反正早晚也是會家的人。

在木蘭父母一方面呢，也並沒有想到她的將來應該怎樣；道教信者姚思庵，自然更比儒教信者是接近於自由主義的，儒教徒常以自己爲是，而道教徒反之，常以自己爲不是，以他人爲是；對於當時的西洋思想，也採取寬容的態度。所以他也贊成兒女們的自由結婚，根據他的信仰，婚姻是天然的，所以他對於長子體仁的婚事，也不想加以干涉。

木蘭稱呼曾氏夫婦爲父母，曾家的少爺爲哥哥；比她大一歲的興亞，稱他爲三哥。

曼娘在平亞死後，半年間服喪沒有外出；她在這期間，對於北京生活的霧圍氣，予其說是看，不如說是感，外邊風狂雪舞，屋裏有着棉門簾，和火爐，仍然溫暖如春，她每天蟄居在房中，忙着作八雙繡花鞋；是預備送給婆婆的，這是一般做新娘顯出自己才幹，和表示孝心的例行。

木蘭從中就記住了各種神話和傳說，其中她最喜愛的故事有兩個也常和曼娘講。一個就是在皇城北面的鐘樓上大鐘的傳說：

據說從前有一個鑄鐘的工匠，鑄了幾次終是鑄不成。但這鐘是奉旨鑄造的，如若鑄不成功，便有大罪，所以工匠很是恐懼他的女兒知道了這情形，爲了救她的父親，便乘人不備，脫了衣服跳入

鎔鐵的鍋中，因此鐘就完美無缺地鑄成了。從此以後，每當風雨之夜，那鐘聲聽着就特別悲慘，據說那就是女兒靈魂的歌聲；現在被人們祀奉爲金爐聖母的女神。

還有一個傳說，是關於西郊的高梁橋的來由。

明朝永樂年間，北京大旱，皇帝在有一天夜裏，得了一個夢，看見一個白鬚老者和一個白髮老婆婆，在西便門外共推着一輛車子，車上裝着一個油篋；皇帝問他們篋子裏裝的什麼東西，老者回答，是供給北京城的水。第二天皇帝和大臣們商量之後，就命太監高梁騎了馬出西便門去察訪；吩咐他如果看見這樣的車子，可將油篋戮一下，立刻掉轉馬頭回來，千萬不可回頭看望。高梁到了那裏，果然看見這樣一對老夫妻推着車子在路上走；他便過去將油篋戮了一下，回馬就跑；但聽見背後頓時起了澎湃的聲音。他最後跑到西便門再也忍不住了，不禁回頭一望，可是他回頭以後，立刻被潮水淹死了。後來皇帝特在那地方建造了一道橋，題名高梁橋，來紀念他的功績。

可是曼娘對於北京的風物並不接觸，只從別人的說話中聽得：白晝聽見賣東西的喊聲，傍晚聽見鼓樓的鼓聲，清早聽見鐘樓的鐘聲，鐘鼓都是報告時辰的；早晨打五更時，就是百官上朝的時

木蘭因爲和曼娘很親密，常來會家；她和興亞年紀差不多，每天見面，便發生了一種感情，就是會太太也早已看中了木蘭，想要她作三媳婦，不過暫時沒有說破罷了。又過了兩年，木蘭已十六歲，這年是她一生中的一個大轉變。

和她的轉變有很深的關係，而且給她極大的感化的，是一位四川的傅先生。民國時代曾任教育部總長，現在小學校裏所教的注音字母，就是經他採用的。

他身材很小，留一點小鬍子，有鴉片癮，但是學問很深，見識也遠大，是當時新派裏傑出的人物；他的夫人也是有學問的，夫婦二人很熱心提倡女學，夫人在天津一所官立女學校當校長。

姚思庵由會文樸的介紹，與他成了朋友，二人情意相投，不久便成莫逆。

這年春天，傅氏夫婦利用春假，在北京遊玩幾天，姚思庵在西山正好有一所別墅，所以就相約同去遊西山，木蘭邀了曼娘同去，到了那裏，姚思庵自是殷勤招待，領他們到各處去逛。

在山上遇見了傅先生的朋友，一位孔太太和她的兒子立夫，女兒環兒，也和大家相介紹了。孔立夫也是四川人，家境貧寒，現住四川會館裏邊，不用出房錢，因立夫很孝順，又用功讀書，所以傅先生很看重他，把自己的藏書借給他讀。

木蘭和他相見之後，覺得他英姿雄偉，人又爽直，心裏很敬重他。姚太太也喜歡立夫的品性，很希望他能和體仁成爲朋友，使體仁可以受他的陶冶與感化。所以從西山回來後，姚太太就請他們孔家母子三人到家裏吃飯，又邀傅氏夫婦作陪。席間，傅先生勸思庵送體仁到英國去留學，他說：「老兄有的是錢，應該讓體仁去求點新知識，現在是時代進化，應該知道認識一下海外的世界才好。」

思庵很同意，姚太太却有些捨不得。體仁聽了也高興，他以爲藉此可以不再看見父親的嚴厲面目了。

體仁的脾氣很古怪，他和兩個姊姊像仇敵，但對於別個女孩子却很溫和，尤其和丫環銀屏最好。銀屏因聽到體仁要到英國留學去的話，就向他撒嬌起來，鬧得體仁坐立不甯，想了半天，覺得銀屏還比英國好，所以第二天早晨就向母親說，他不願到英國去了，但是對着父親，却没有勇氣說。過了幾天，傅先生叫他把辮子剪去，又叫他穿西服，逐漸預備起來。體仁自從換了西裝，覺得神氣十足，兩手插在褲子袋裏，打了漂亮的領帶，背心上掛着表練，學起洋人和出洋回來的留學生的派頭。

過了幾天，體仁的行期已定，曾文樸特地設宴替他餞行。

所有的人當中，只有銀屏暗地發愁，但表面上並不作聲。姚太太因兒子遠涉重洋，須有數年的別離，所以也很傷心，但她也喜歡，因為這樣可以斷絕他和銀屏的關係。所以只得硬了心腸，不加反對。

在體仁動身前的一天晚上，姚太太問他要剪下的辮子作假髮，體仁回答說已經送給銀屏，並乘機要求母親留住銀屏。姚太太心裏非常氣憤，但表面上仍舊隨口應允，想等他走後，再把銀屏打發走。體仁以為母親真是答應了，就跑去告訴銀屏，叫他耐心守着，並叫她好好看管他所養的一條狗，銀屏對體仁這樣，很是感激，說至死也決不出姚家的門。

這時思庵對待體仁也和龔了許多，吩咐了他許多話，並說：『此去即使花上一萬八千，也是願意，不過總要立志向上，痛改前非，千萬不可墮落，不求長進。』

姚太太又叮囑他千萬不可娶外國老婆，木蘭姊妹也叫他時常寫信來，一家之中充滿了融和的氣象。

第二天早晨，一家人都到火車站去送體仁，只有姚太太因哭得太厲害所以沒有去，珊瑚也一同在家陪她。

曾家的靖亞，興亞，和孔立夫也都來送行。

姚思庵在回來時，對木蘭姊妹說：「不知體仁這一下，能不能將性情改變過來。」

「體仁哥哥是抓住了好機會。」莫愁說：「他這回能看見更大的世界，他到了世界第一的大學去，性情當然會改變的。」

木蘭說：「別的不談，只願家庭中的一件糾紛，從此解決可以了。」

七月底，木蘭的舅舅馮子安，從杭州帶着太太和七歲的女兒回到北京來，他們是自從離京避難後，一直住在杭州的。

紅玉是一個很古怪的孩子，她不大愛說話，也不大愛和別的孩子玩；她又很聰明，所以來後木蘭和莫愁就又教她認字，日子久了，和家裏的人也就熟了。

姚太太對於子安回北京，更是高興，她想乘體仁不在，把銀屏打發走。她以為體仁所以對銀屏那樣好，是因為每日在一處廝混，自然會發生一種感情，所以只要雙方分開，也就會忘記了。姚太太當然沒有想要她做兒媳的意思，就連把她作體仁的側室的意思也沒有。這次她弟弟一來，她就急速和他商議。子安當然不能不贊成姚太太的意見，他就說在杭州曾見到銀屏的孀娘，據她的意見，

說銀屏年歲已經不小，希望姚家能給她在北京擇配出嫁。

於是姚太太在某一天把銀屏喚來，銀屏就感到將有一種變故，她立在房門口，對姚太太說：「太太叫我嗎？」

「是的，你進來，我想和你說幾句話。」

銀屏應聲進去，立在她身旁。

姚太太又說下去了：「你到我們家裏，已經十多年了，人也長大了，作東家的也得給你的將來打算一下。我去年就想讓你回家，因為你有病，就沒有讓你回去。你雖然是南方人，但也不一定非回南方不可的吧，你的意思怎麼樣？」

說到這兒，姚太太望望銀屏的臉色，銀屏低着頭，顫慄着說：「太太，什麼事情請快說吧。」

姚太太接着又說：「我是爲你着想啊！古語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侍候大少爺多年很好。這回想給你找一個好一點的人家，你也好不再作底下人了；你看看碧霞，她現在有了丈夫，也有了小孩。」

銀屏依然不說話，默默地站在那裏。

「舅老爺前幾天從南邊來，他說見過你孀娘，據她的意思讓你回南也不容易，而且你的歲數也大了，因此託我們在北京給你找一個好人家，我也打算給你預備一點豐厚的嫁裝。」

這時銀屏才打斷了她的話說：「太太，我很明白，謝謝太太的好意。太太教養我的恩，我不會忘記的。可是我覺得還沒有什麼大錯，太太若能用我，我還想再侍候您幾年；碧霞姐姐去年出嫁了，可是我還沒有到她的歲數，大老爺出洋以後，我做的事自然不多了，但我還能幫着做別的事，請再留我五六年吧。多我這樣一個人，也不會使太太添什麼麻煩，頂多也不過吃一口白飯，我也不另外要作什麼新衣裳。太太到那時候再辭我，我立刻就走，也不要什麼嫁裝。」

「我並不辭你，不過你的孀娘託我們替你找人家。」

「孀娘怎麼不來信和我說呢？就是她自己雖然不會寫信，也能求人代寫呀，況且這也不是一件小事。」

「你孀娘當面託了舅老爺的，不就行了嗎？你難道不信舅老爺的話嗎？」

「我並不說不信舅老爺的話，但這也是我輩子的大事，所以我還要家裏人的字據，像我們這種命苦的女人，別人想要的東西，我們也是想要的。若是太太不用我，當然只有請太太辭我，不過

我還是想要字據。」

銀屏的目光中含着眼淚，姚太太觀得自己快要失敗了。於是硬硬着頭皮說：「你一定要字據，我也能辦到；我已經決定了，那麼有事情再叫你吧。」

銀屏揩着眼淚走出屋外，她心裏是交迫着恐怖悲哀，她覺得被欺騙了。不經是她，太太連把自己兒子也欺騙了，她回到自己屋裏，就伏在床上痛哭起來：「大少爺一走，太太就要趕我走啊！」

她哭着，姚太太也大聲咒罵着：

「你沒有作錯什麼事，女孩子大了當然要出嫁的，不能在我們家綁住她一輩子啊！」

家裏的人都知道太太的話裏的意思。珊瑚、木蘭、莫愁也都聽見了，但以爲是母親發怒，所以都沒有進來；一會，馮子安進來了，他和姚太太在屋裏商議了有半個把鐘頭。吃飯的時候，銀屏也和別的丫環們一同到飯廳來侍候，但她還是眼淚汪汪。乳香將要給姚太太盛飯的時候，太太說：「你叫銀屏來盛飯。」

銀屏接過飯碗，盛上飯，將要遞給太太，不覺掉下一滴眼淚在碗裏，她急忙把碗拿回來。

太太沒有看見她掉下眼淚在碗，以爲她發脾氣，就罵了起來：「小婊子，你不願意侍候我嗎？」

滾出去，養你到這麼大，就要造反了嗎？你把我們一家擾得不安爲了你，大少爺不得不出洋去。下流的賤東西，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了嗎？」

銀屏羞的忍不住，大聲哭了出來，一邊用袖遮着臉說：「太冤枉了！太冤枉了！我幾時想吃過大少爺啊！」

太太怒不可遏，立起來要打銀屏，舅老爺把她拉住了，銀屏還想要說什麼，却被別的丫頭勸住了。

子安說：「對老爺太太說那種話，是不懂禮的，當低下人應該小心。」

姚思庵只是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大家解勸了一番，也就告了一段落；可是姚太太從此越發的恨銀屏，而銀屏也知道早晚要被辭歇的。姚太太一提到她便罵：「不要臉的婊子！」銀屏當然不能罵姚太太，可是她却說：「狗和貓養了十年也不能一下子就趕出去，難道人就狗和貓不如啊！」

這年夏秋之交，雨水很多，接連下了十幾天還不止；姚家的姊妹們蟄居在家裏，每天只和紅玉相戲，聽紅玉講講杭州的事情，因爲下雨也沒有客人來。

姚家已經開始給銀屏找人家，急速去託碧霞，碧霞也答應給她留心。

有一天忽然，接到體仁寄來一封信，信上說因為沒有趕上外洋船，所以暫住在香港；家裏人都很吃驚，尤其是母親最關心，父親是極憤怒。

其實那裏是什麼趕不上船，而是體仁在天津上船後，遇到一個新回國的留學生，說起留學生的苦況，說的人不過是爲使他話裏加些笑料，但體仁竟信以爲真，怕的了不得。

於是到了香港，就中止前行。好在身邊帶着許多錢，正可乘此在香港大大的玩一下，這樣便寫信回家，推說沒有趕上船。過了幾天，又寫來第二封信，說已決定在未去外國之前，先進香港學校把英語學會，所以想入香港大學，他父親就越發惱怒了。

同時，也給木蘭來了一封信，還寄來兩副象牙鈕扣給木蘭姊妹，和一個銀粉盒給銀屏，和一些畫片給曾家弟兄孔立夫。木蘭姊妹把銀粉盒交給母親時，體仁的母親真感到了極度的侮辱，照這種家庭規矩，給丫環送東西，真是對於自己最大的叛逆；一方面又怕體仁回來，所以更決心早一天把銀屏打發出去。但另一方面，銀屏聽得這消息却歡喜非常。

有一天午後，她冒着大雨出外說去看碧霞，可是大家都猜到，她一定是託人寫信給體仁。雨一直下到八月初，這中間孔家母子自從體仁走後，一次也沒有到姚家來過；現在，體仁從香

港寄來了一些畫片，姚太太就叫木蘭姊妹轉交給曾家的弟兄和孔立夫，並且說：『孔太太和立夫長久沒有來了，不知他們怎麼樣？』

於是就趁天晴，叫僕人帶一點禮物去看看，同時又請他們來玩玩。

第二天孔立夫來到姚家，順便探望思庵夫婦；說起四川會館因雨坍了屋頂，所以暫時只得在廊下安身，思庵聽了很爲關心，立刻請他們搬過來暫住，立夫起初還要客氣，經不起思庵夫婦和木蘭姊妹的勸說，所以第二天，孔太太就帶着立夫和環兒搬來了。自從馮子安由杭州來後，文樸爲着一家團聚，所以全家都在一桌上吃飯，立夫母子也坐在一桌上，文樸數着吃飯的人數，共有十二人，很覺歡喜。

吃飯的時候，大家都高興地說些閒話。有一次提到曾家，講起靖亞已和牛家的素雲定了親，又講起通玉在不久前，因功課不好，屢次留級，反恨教師不留情面，竟拿了手鎗去恐嚇，倒被學校開除，他又派人在黑夜裏將校長打個半死，以洩憤，聽得木蘭姊妹都搖頭吐舌。

有時候，大家談到體仁的身上，立夫說他有這種好機會，可去而仍不去，真覺可惜，思庵改變臉色，頓時說：

「這種孽障還有什麼可說，你們不妨寫信勸勸他，我想起他就要動火，他真不是東西。」

思庵又說到已經寫信給香港的朋友，調查他在香港的實在情形。

木蘭看見父親的大眼睛，黑色的頭髮，高高的前額上膨脹的血管，心裏也很覺不忍。

思庵接着嘆了口氣：「要是有錢人的兒子個個上進那麼，有錢人就永遠有錢，窮人就永遠窮了，這也是天道循環啊！」

他這樣一說，一時怒氣却完全消了，像無所介意似的。於是又轉到別的話題上談着：

立夫母子住在姚家雖然並不長久，但在感情上已增進了不少，木蘭姊妹對於立夫，更是十分體貼，莫愁甚至親手給他燙衣服。所以孔太太也很有心想要莫愁作媳婦，只因貧富懸殊，那裏敢先開口。立夫常到思庵的書室裏去看書談天，思庵極愛他的真率，也有了將莫愁許配給他的意念。

可是曾家的曼娘聽說姚家住着客人，就疑心是孔家母子，曼娘就特地去看看，一見果然是立夫母子，她對於立夫的印象也很好，又見木蘭姊妹對待立夫的樣子，心裏恐怕思庵夫婦將木蘭許給他，所以回家以後，就慫恿翁姑趕緊去說親。

過了幾天，四川會館的房屋已經修好了。因為得到一個無名氏捐了二百塊錢，從傅先生那裏

聽到這無名氏就是姚思庵，立夫就向思庵道謝。

思庵說：『用不着謝我，四川省對我也有大恩。我的藥店裏許多藥材，都是從四川省來的。』立夫在四川會館修理好時，就要搬回去住了，將要走的前一天，正是中秋節，思庵特請傅先生來賞月吃蟹，這一夜談談笑笑，行酒令，說笑話，最是熱鬧，可謂盡歡而散。

大家談笑得很久，反而忘了賞月，思庵走到窗前，停止了脚步：『看哪！月亮有個大圓圈。』
『啊呀，我們都忘了看月亮了。』珊瑚說了。大家都舉頭望月亮，看見了月亮周圍，有兩個美麗的圓圈。

傅先生嘆了一口氣說：『那就是災象啊。』不過不知是主怎樣凶兆呢！

思庵想起了某山古廟壁上的無名氏的題句說：

『世亂多災，也就是因爲人心太壞啊！』

過了幾天，曾太太帶了曼娘親自向姚太太求親，這原是兩方意中的事，所以一說便成功。不過木蘭心中却有些不高興，以爲自己已經許給曾家，那麼莫愁自然許給孔家了。比較起來，還是莫愁的命運好，因此不免有了一種羨慕和嫉妬。

有一天，傅先生來探望思庵，談話之間，思庵說起立夫的長處，傅先生說，他可惜沒有女兒可以相配。思庵說願意把莫愁許給他，就請傅先生做媒人，傅先生也欣然應允了。

這時思庵又和傅先生說好，將兩個女兒送到傅先生在天津所設的那個女學校去讀書；但這時銀屏忽然失蹤了。在她失蹤前一天早晨，姚太太拿一封信給銀屏看，告訴她是她的孀娘寄來的，叫她在北京擇配；但是銀屏仔細算了算日子，這回信不應來的這樣快，而且孀娘又是不識字的，不會寄信，這信的真偽，很難斷定，她認為這封信一定是姚太太和馮舅老爺所假造。因此就在那天晚上，將隨身衣服理了一包，帶了體仁送她的兩隻翡翠戒子和體仁所養的那條狗，從後門逃走了。

銀屏在北京已住了多年，所以路途也很熟，先僱了一輛洋車，到順治門內的熱鬧區，一家小旅館裏寄宿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買些牛肉將狗關在房裏，獨自到大街上一家珠寶店中，賣去了一隻翡翠戒子，得了二百元錢。有了這些錢，只要省儉一點，也夠過幾個月了，於是就在一條僻靜的小胡同裏，租了一間房子，決心等體仁回來，她有女性特別的銳感，同時也知道體仁的弱點，所以她斷定體仁一定會傾倒在她的手掌中。

同住的房東，男的早出晚歸，不知做的是什麼事，女的叫華大嫂，煙癮很大，據說以前是唱大鼓

的。每天從丈夫出去後，常有陌生人到她的房裏抽大煙，有時丈夫回來時，看見屋裏有人，也就悄悄地走了出去，銀屏暗中窺探了幾天，知道她是賣私煙的，所謂丈夫，也不過是一個姘頭。

華大嫂和銀屏談得很投機，銀屏於是把經過都告訴了她，她聽了以後，就教導銀屏許多對付的方法。

銀屏從姚家逃走後，姚家雖也派人四出尋找，但是也並沒有拿她當作一回事，以為走了也就走了。而且正是木蘭和曾家的三少爺興亞定親過禮的時候，親戚朋友處來送禮，忙着辦喜事，更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但體仁在香港已接到銀屏的信，心裏很憤恨母親的破壞諾言，於是就寄了一百元錢來給銀屏，並叫她安心等待。同時，姚思庵也接着了香港朋友的來信，知道體仁在香港的實情。

體仁在香港沒有了管束，自然花天酒地，把錢像水一般耗費着，不上兩三個月，身邊所帶的一千幾百塊錢，早已所餘不多了，就寫信向父親索取，思庵回信很明白地告訴他，錢是一個也不寄，如果自知錯誤，那就立刻回家來。

木蘭姊妹從天津放寒假回來的時候，體仁也回來了。他的樣子，完全變了，精神頹喪，又瘦又黑，

嘴邊留着兩撇小鬍子，帶了一副茶色眼鏡，身邊所餘的，只有十三個銅元。

思庵看見了體仁，真是憤恨到了極點，立將他關在書房裏邊，餓他一天，倒還是他母親愛子心切，偷着給他送了幾個饅頭進去。第二天，由馮舅老爺出來討情，帶他到鋪子裏去學做買賣，還監視着他，不許他胡行，思庵方應允，將他放了出來。隔了一天，由馮舅老爺帶着他回到鋪中，去學買賣了。但所謂學買賣，也不過是在店中閑坐吧了。

有一天吃過午飯後，體仁推說去探望船中認識的一個朋友，就依着銀屏所開給他的地址去找尋。兩人相見以後，自有一番久別重逢的情話，銀屏又訴說她的苦處，華大嫂也幫着說話。冬天天短，一個下午已過去了大半，天色將要垂暮，體仁說要回去，可是華大嫂早已準備下晚飯，四盤涼菜：燻魚，白鷄，醃肉，鷄肫肝，這些菜都是素日體仁愛吃的，酒也端上來了，華大嫂也陪着他們吃。吃完飯後，體仁拿出二十五元錢給銀屏，叫她買新的鴨絨被，又拿出五元預備給老媽子，銀屏却擋住了說：『不要那樣亂花錢，一塊錢就足夠了，現在已經有了家，應該省儉一點。』她把老媽子叫來，很驕傲似的說：『姚大少爺給你一塊錢，快點謝謝，以後來時要好好侍候。』

老媽子拿了錢，請了一個安，笑嘻嘻的說：『這位少奶奶常常提起您，您真是一個好人。能當上

您的少奶奶，真是前世修來的福啊！」

體仁要回去時，狗也跟上來了，銀屏忙把狗拉住了，一直送他到門口，他臨走還附耳向銀屏說道：「再來時，一定要買點東西送給華大嫂。」他真覺得高興極了，他感到祕密新生活的滋味。

從此以後，體仁差不多每天都到銀屏那裏去一次，並且常在舖子裏拿錢給她用，這時華大嫂因所以聽了銀屏的勸告，停止招接外客了，連那個姘頭也一刀兩斷，一切開銷統由體仁擔負，三人過着清靜日子。至於華大嫂是否和體仁有些不清不白，那是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從此體仁就被他們二人所盤住，解不脫這束縛了。不過體仁也是每晚回家，所以家裏暫時不曾發覺，這個祕密所奇怪的，何以體仁從回北京以後竟不提銀屏的事了。

寒假過了以後，又到了年假，木蘭姊妹從天津的學校裏回來，帶來了一個同學來游玩，她叫錢素丹，是一個醉心自由的女子，眼鏡革履，一派新氣，不過脾氣還好，所以和木蘭姊妹意氣倒很相投。木蘭回家後，立夫也常來，有時也常到會家去走動。不過因為已經許了親，有些不大好意思，所以走動沒有像先前那樣勤；有時會家弟兄來探望姚太太時，木蘭還避面不見。

這時阿非和紅玉都已漸漸長成，兩人非常要好，不過紅玉身體很衰弱，氣量也比較狹窄，因此

免不了常有些小小的爭吵。

木蘭姊妹在寒假滿後，依舊回了錢素丹回到天津學校裏去讀書。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體仁每夜回來却更晚了。起初是每天傍晚回來，有時推說朋友請吃飯，朋友請看戲；後來愈弄愈遲，到家時總在半夜三更。但是姚太太不論他回家遲早，總要等到他回家後才肯去睡。一來也是母子情深，二來也是想要用這來感化他；體仁有時也天良發現，勸母親不必等他，但是姚太太說：「你不回家，即使去睡，也是睡不着的。」所以照常等候，而體仁却並不因母親的話稍覺感動，依然每晚很遲的回家。

同時，體仁在舖中支錢，也愈支愈多了。起初不過每次支數十元，漸漸改爲每次幾百元，後來竟至一千兩千的索取，馮舅老爺因他是小老闆，況且舖子裏本錢大，也不在乎這些。所以總是任他要多少就給他多少，後來因爲數目大了，怕被思庵知曉，自己要受埋怨，使不要這樣浪費，有時問他這許多錢作何用處，體仁總回答說是賭債，如果不還，不但顏面有關，並且恐怕要討上門來；馮舅老爺無奈，只好照數給他，不過暗地裏盡情告知了姚太太。

體仁在店舖裏所要去的錢，盡都變成了銀屏箱篋中的寶石和衣服，他打扮得像闊太太，住宅

也搬到了精緻的屋裏了。她和華大嫂總想盡了心思，來迷住體仁。

有一天晚上，體仁從銀屏那裏坐了黃包車回家，走了一段路後，忽見自己那條狗跟在後面，他連忙下車，將牠牽了回去，但等到上車後，走了許多路，又發覺那狗還是跟着，這時已很夜深，體仁不願再往來跋涉，所以就下了車，走進一家旅館，從後門出來，向家裏走去，他回頭不見那條狗了，才放心回到家裏。不料第二天，那條狗竟在宅門口發現，後來並且走進宅裏，蹲在體仁的臥室邊，羅通就去稟告老爺太太，於是大家就疑心銀屏必然仍在北京。只不知體仁是否和她會面了，且等他回來，看他的態度來定。

那晚體仁回家很早，一見這狗，故意裝出詫異的神情，向姚太太說：『這件事證明銀屏還在北京，爲什麼不派人去找尋？如果餓死，豈不罪過。』

姚太太說：『這是她自作自受，誰去管她。』

體仁聽了，便也不再說什麼，過了幾天，那狗生了一窩小狗，體仁挑了一隻，推說送給朋友，拿去給銀屏，她一見很覺討厭，說他爲什麼拿這惹禍的種子來給她。

又過了些時候，有一夜，體仁喝得酩酊大醉，踉蹌回家，一交跌在幾隻小狗身上，體仁跌在地上，

立不起來，手裏抓住了一隻小狗，一面打一面罵，罵她是惹禍的種子。母狗看見，狂吠起來，亂咬體仁；思庵夫婦和羅大，羅通聽見鬧得利害，急忙走過來看視，百忙中桌上的洋燈又打翻了，滿屋漆黑，那母狗還是亂咬亂吠。這時聽得有一個人倒地和呻吟聲，好像是姚太太的聲音；等到別的丫環拿燈來照看時，方知倒地的正是姚太太，磕碎了額角，扭傷了手腕，呼痛不盡。體仁倒沒有什麼，只不過手上被狗抓傷了一處，有些流血。

第二天體仁去母親房裏探視時，被思庵大罵一頓，罰他在母親床前跪了兩小時；並說，照他這種不肖，一家已無後，待木蘭兩姊妹出嫁之後，只有散去家財，出家去修行的一法，到了那時看他怎生過日子。

從發生這件事情以後，體仁也回來早一點了，不過不久以後却又故態復萌，而母親也就不像從前那樣的，每天等待他到夜半才去睡。

第二年夏天，莫愁病了，木蘭又快要出嫁，所以那一學期，姊妹兩都沒有到天津去讀書。

曾家的次子靖亞，已和老家的素雲結婚了，據說嫁粧共有四十八扛，上自珠寶，下至銅錫，各項器具，應有盡有，看的人都稱贊羨慕，牛小姐自然也得意非凡，驕傲的了不得。有一天，曼娘來探望木

蘭告訴她說，牛小姐到了曾家後，態度異常傲慢，對待公婆十分無禮；公婆略爲說她幾句，她便把嘴一畷轉身就走，其餘的人更是不在她的眼裏。一天曼娘到姚家來說：『木蘭也是有錢的，而且本領也比素雲好，將來嫁到曾家後，不知素雲怎樣對你。』木蘭聽了說道：『可惜她的哥哥不掙氣，恐怕要被素雲譏笑。』曼娘說：『素雲的兩個哥哥狂嫖濫賭，無惡不作，也不見得好在那裏，天如有眼，應當給些報應才好。』木蘭說：『等着瞧吧，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等來早與來遲。』

思庵常說要到南洋去游歷，但他決定等木蘭定了出嫁日期，莫愁行過定親禮才好。所以乘着有一次，傅先生到北京來的機會，就挽他爲媒，和孔家行盤定親，恰巧正在西太后和光緒帝駕崩的國喪期中，所以一切沒有鋪張，只由孔家送過來幾色定禮，姚家回了一套袍褂，便算了事。

西太后是一個極厲害的女人，她在患病沉重，自知無望的時候，先命人拿毒藥將光緒帝毒死；所以光緒帝突然駕崩，西太后却後死，相差不過兩天。光緒帝在臨終時節，依舊忘不了袁世凱的奸詐，特將手指咬破，寫了一道血詔，將袁世凱革職永不敘用。這時人民因清廷的腐敗，各處已醞釀着革命，宣統繼位之後，攝政王又是個無用之徒，於是革命的暗潮，益加激盪，眼光遠大的人士，都已知道革命萬不能免，思庵就是這羣人中的一個。所以他打定主意，要帶阿非到南洋去一次，想替革命

運出些力，但這是叛國大罪，所以一些也不敢告訴旁人；臨走的時節，只向家中支去一萬五千塊錢，並向馮舅老爺說，將來或許還要支些。姚太太問他帶這許多銀錢去作什麼用？他只是笑笑，不說究竟；木蘭姊妹疑心父親是在實行對體仁所說過的散財那句話，但是姚家的財產共有一百多萬，一時也未必能得散盡，思庵答應在第二年木蘭出嫁前，一定回來。

體仁看見父親拿了那許多錢，帶阿非到南洋去，心裏很氣不過，也向馮舅老爺支一萬五千元，說去還賭債。馮舅老爺因為數目太大，便去和姚太太商量，經不起體仁的百般懇求，依舊給了他。體仁自從父親出門，沒有了管束後，漸漸整夜不歸，母親問他，他反說年紀大了，行動自然可以自由。有一次竟一連五夜歇宿在外，第六天回家時，姚太太逼着問他住在那裏？

他說：『媽不必多問，反正我是在作着一樁理所應作的事。』

莫愁在旁氣不過，插嘴說：『不必多問，那麼哥哥可是在銀屏那裏？』

體仁略略遲疑一下，認爲已沒有隱瞞的必要，就變了態度說：『唔，是的，我怕母親傷心，所以沒有說破，就是這麼一點事。』

姚太太這一氣，真氣得幾乎死去，把銀屏、千婊子、萬賤貨、狐狸精痛罵了一陣。

體仁阻止她說：「連孫子也生下來了，何必再罵，罵來罵去，還不是罵孫子的媽。她還說是前一個月生的，所以那幾天一連有五六天沒有回來。」

姚太太聽了這話就和馮舅老爺暗中計議要將孩子領回來，因為孩子究竟是姚家的骨肉。於是先由珊瑚領木蘭莫愁到銀屏那裏去軟說，可是被銀屏堅決拒絕。姚太太不得已，說派了羅通，帶領僕役們去強搶，居然把孩子奪了回來。這天正好華大嫂和體仁都不在，等華大嫂回來的時候，她還一個人伏在床上，連哭帶罵不已。

體仁聽得孩子母親派人搶了回來，氣的了不得，在家裏悶睡了幾天。

銀屏從失去了兒子，終日悶在房中獨自哭泣，連華大嫂去推門，也不讓她進去，直到第三天，體仁去看她，敲門不應，硬打開門闖進去一看，不料銀屏竟已懸樑自盡。

體仁就一面哭一面去告訴母親：「媽！你把銀屏逼死了，你把她逼死了，小心她的鬼魂會來向你討命！」

姚太太又氣又怕，恨恨地說：「你爲着一個女人，你倒來咒罵自己親生的媽了！」

體仁有一個多月沒有和母親說話，他也不常回家來，而且他也不許姚家的人去參加銀屏的

喪事，顯然他是和姚家處在仇視的地位了。

最後，體仁總於在這一天又回來了，他一見着母親，就喊起來：「你殺死了孩子的媽，現在我什麼都不怕，就是父親攆我出去也聽他的便，咱們姚家從此就散了伙吧！」

母親當然也沒有理他，她只是用悲哀的眼光望着兒子；在這幾個月間，她已添了許多白髮，晚上也時常驚呼起來，在暗地方就害怕，她似乎真有銀屏的鬼魂跟着她。

銀屏生的兒子，叫做白霞，由珊瑚養育着。很奇怪的，姚太太一見這個孫子就覺得害怕，因此珊瑚不得不把他在姚太太看不見的地方養着他。

不久，思庵帶着阿非由南洋回來了，家裏正鬧得宅亂家翻；妻子的面貌已老了许多，長子也不在家裏，人人都帶着一副悲傷的臉。

子安報告說：「體仁在除夕晚上，支出了一萬五千元。」但他只不過說了「很好」兩字，但木蘭姊妹的耳鼓裏聽了這兩個字，却覺得有些可怕。

當他聽說銀屏死了的消息時，便埋怨姚太太爲什麼不讓銀屏回來；既生了兒子，生米已成熟飯，爲什麼還執拗呢？

思庵又親自去看銀屏的墳，又給銀屏在家裏神龕中作了一塊牌位題着：「雷波張銀屏之位。」使銀屏死後也算是姚家的人。姚太太雖因此似乎失去了一些面子，不過爲了對於銀屏的鬼魂，表示和解，她所以也答應了。

木蘭也就在這樣混亂中準備着她的婚事，她眼看這種混亂的家庭，也很願早一日出嫁，到更平安一點的家庭裏去生活。

一天晚飯後，思庵帶了悲痛的面色說：

「禍福循環，本是天道，等阿非長大，木蘭和莫愁出嫁後，我就走我的路，你們也就各走你們的路去罷？」

女兒們聽了父親的話，很覺害怕，覺得父親總有一天就要和自己分別，這種折散人家的預兆，都是體仁造成的。

木蘭含着淚說：「爸爸，我們是女孩子，無論怎樣都可以，不過阿非，請您好好教養他成人吧。而且您也有了孫子，壞竹也能生好筍，這也是可能的啊！」

可是父親並不置答，只靜靜地向她背了一首俞曲園在晚年時節所寫的一首短詩，表示他心

中的懷抱。

木蘭是在一九〇九年，她十九歲那年出嫁的。這次的婚禮，由於兩家的鋪排，極爲奢華，哄動了北京全城。這當然有種種的理由：第一，兩家都有錢；第二，姚氏夫婦都痛愛木蘭，曾家也想向人誇耀一下，有這樣一個才貌雙全的好媳婦；第三，曾家的二少爺娶了牛財神的小姐，所以這次當然也不能比上次太差，而且木蘭的父親，對於錢財已經不很看重。

姚思庵早在數月前，從福建請來了做焰火的匠人。因爲他往南方旅行去的時候，就極佩服福建的焰火做得巧妙，所以就預先約請好，以備木蘭出嫁時用。

結親那天，來客很多，都是些王爺，貝子，貝勒，大臣，九門提督，京兆府尹，各省的巡撫，牛尙書和袁世凱，也都送來了禮物。

至於木蘭的嫁粧，比牛家的四十八扛還要多，一共七十二扛，據說價值五萬，而貴重的古玩還不算，發嫁粧的那天，東四牌樓大街都圍滿了看的人，誰不聲聲稱讚。

嫁奩的行列有好幾條街長，胡同口的車馬也都停了五六分鐘，看的人都不勝驚嘆，看不着的人，都嘆眼福不修。

會二少奶奶見了很不自然，用譏諷的口氣說：「這一次不但娶了姚小姐，而且也娶了姚家半家家當來了。」會太太聽了很生氣說：「會家所要的是木蘭這個人，何必提到嫁裝好壞，多一些難道反而不好嗎？」

喜事中的鬧新房，是結婚過程中重要的一幕，興亞有一個姓蔣的同學，很會說話，由他領着去鬧；也說了半天的笑話，引逗得聽者個個大笑。他所說的第一個笑話就是這樣：

「從前有個人沒有錢過年，妻子問他怎樣辦？他說『別忙』說時一個剃頭的挑了担子挑過，於是就喊了他進來，命他修面，並叫他連眉毛一齊剃去。可是剛剛剃下一隻，他立刻跳起來說：豈有此理，眉毛剃去了，新年裏怎樣見人呢？要和剃頭的去打官司。剃頭的沒法，賠了他三百文錢。妻子問他說道：過年的錢雖有，但一條眉毛像個什麼樣子。他笑着說：『年關雖已過去，但還要留着左邊的眉毛預備過元宵節用呢！』」

這個笑話說完了，都笑了，木蘭不但跟大家一起，還請他再說一個，他雖然沒趣，但給大家催促着，只得又說了這樣一個笑話：

「有一個善忘的人，帶了一把扇子到大樹底下去出恭，隨手將扇子擱在樹枝上，然後蹲下去。

出完恭立起來，看見那把扇子，很快活的說。今天運氣真好，出恭還拾到一把扇子。走的時節，一腳踏著地上的屎，他便怒罵道：誰撒的狗屎，蹣了我一鞋子。」他說完以後，木蘭說：「蔣先生多謝你，今晚這樣有勁，使大家都高興。」

鬧新房的目的，是在使新娘受窘以爲笑樂，可是遇到了木蘭，竟使鬧的人無所施其技。因爲木蘭大方洒脱，別人笑，他也跟着笑，說笑話的人說完之後，她還向他謝謝。這一下子竟使鬧新房的人再也鬧不下去了。經過這次以後，曾家的人很佩服木蘭的大方能幹，顯出她不論人品和才能，要比二少奶奶來得高，也使曾太太更爲歡喜和看重。興亞更是滿意得無可形容了。

第四天新娘回門了，姚家設宴款待，吃完晚飯，就放焰火。阿非從一早就等不及了，恨不得叫日頭快點落下去。

高高的焰火架子，搭在西邊的廟旁的空地上，一來家人可以由後花園看見，二來據文樸的意思，也想和近鄰們「同樂」。

到了晚上七點，都擠滿了，於是就開始點放焰火，真是炫耀人目的。其中有火中蓮，八仙上壽，七星除妖，三進級九龍入雲等花樣。放的時候火花四射，如萬道金光，看的人都拍手叫好，放完了以後，

圍看的人都紛紛四散。

紅玉很失望似的問道：「完了嗎？」

「自然完了，焰火總是有放完的時候。」阿非回答。

「沒有意思。我下次不想再看放焰火了。」紅玉說着，呆呆地望着已放完的焰火架子，這架子上僅僅留着幾根小繩子，一切樓台亭閣，美女畫舫，都在正看得有趣時，就煙消雲散了。

木蘭的婚事也就告了一個段落。

園中的悲劇

一九一一年，醞釀了許久的革命，終於爆發了。

革命軍於八月十九日在武昌起義，不多幾天各處紛紛響應；清廷一看情形不對，趕緊下詔罪己，赦免黨人，頒行憲政，但是大勢已去，不能挽回，只好和革命黨言和，宣統帝下詔退位。

十一月十六日，孫中山先生從歐洲經美國回上海，便當選為第一任大總統，改用陽曆。這次的革命，滿洲人喪命的並不多，但受到的痛苦很深切，因為八旗人民向來依靠他人為生，

他們在執政的二百七十年中，終日無所事事，只知吃喝玩樂，從來不曉得辛苦掙錢，現在一旦失其所恃，自然苦不堪言。年輕力壯的，還可拉拉洋車度日，其餘簡直只可束手待斃，可是雖到這個地步，依然要說大話，死要面子，下面的故事，就是一個實例：

有一個旗人，上茶館去喝茶，買了一個燒餅，吃完後，看見有幾粒芝麻掉在桌子縫裏，覺得捨不得；使用力將桌子拍了一下，想使芝麻跳出來。但是他却故意自言自語，裝出憤恨的樣子，以掩飾他的舉動。這時被他拍桌的聲音驚動了鄰桌的人，過來一看，也裝出怪態說：『我當不是一粒芝麻呢！』

這時忽然旗人的女兒走過來對他高聲說：『爸爸快回家媽要出門，沒有褲子穿啦！』他却擺着架子說：『怎麼沒有褲子，爲什麼不向描金箱子裏拿。』

『爸爸忘了吧，描金箱子不是在端午節已經送進當舖了嗎？』

旗人這時也有點窘，但依然掩飾着說：『那麼爲什麼不向嵌螺鈿的櫃子裏去拿一條？』

『爸爸又忘了麼？嵌螺鈿的櫃子，去年過年早已當掉了。』

那旗人只好漲紅了臉，和女兒走出茶館。別的客人都拿他的故事當做笑談。

但這種苦境，北京官場的官員，也是深感得的。因那時的官場，大都依靠私情提拔，現在清朝既已滅亡，一朝天子一朝臣，各人只好自尋生路了。官囊富裕的，又可在租界上買一所房子住着，作作遺老，並且因爲有的是錢，還能仍進政界，再去作官，但貧苦的小官員便不同了，一旦失去了飯碗，只好流落在京，度那借討爲生的生活。

木蘭的家中，一則因爲是經商的；二則藥與茶，都是日用品受到影響很少，營業還不會遭到失敗。

木蘭的婆家曾文樸，情形却有些兩樣了。曾文樸是老官僚，而且素來篤信孔孟，對於革命黨的一切標新立異，自然看不上眼，他認爲共和國沒有帝王和無君則無父的古訓相背，這怎能成爲一個國家，所以他決計退隱。雖然袁世凱不久重行登台，特來請他出去，但他依舊抱定宗旨，拒絕出山。

木蘭在曾家，極爲翁姑所寵愛，一切家事都由她幫着料理，她也從來沒有惹翁姑生過氣。不過有一次，是在清帝退位後的某一天，她竟拿剪子將興亞的辮子剪去了，曾文樸因爲她沒有先請示，心裏有些不高興，但因已成事實，所以也沒有多說什麼，過了些時，也就忘了。曾文樸自己的辮子，則是在孫中山辭職，袁世凱繼任大總統後，看見袁世凱也剪去辮子，方始跟着剪去的。

木蘭在嫁後的第二年，就生了一個女孩子，取名阿曼，因為是女孩子，所以沒有請客開賀。興亞在娶親六個月後，已和哥哥靖亞在內務部裏得到一個小位置。

在這次革命裏，北京的秩序並沒有受到影響，一切都是和平解決的；清帝雖然讓位，依然容他們住在禁城裏邊，維持着舊日的一切制度，讓他們關了大門作皇帝。新政府的政權，是握在袁世凱那般武人的手裏，種下了以後十數年中軍閥互相殘殺，爭奪地盤的種子。不過社會却有了極大的變動，如改用新曆，改穿西裝，改用西國政體，都是和舊制截然不同；使人民好似踏進了一個陌生的境界，一切都覺不慣，甚至手足無措。

牛家在革命期中，雖沒有損失，其實可以說，他家是沒有可損失的東西了；原因是在一年之前，牛家的次子通玉，中了人家的圈套，被人家加上了一個擾亂清淨佛地強搶民女的罪名，以致於連他父親的官職都因此丟掉。

牛家的人因靠託牛財神的官勢向來都是蠻橫無理，牛太太的汽車在街上橫衝直撞，碰壞了人家的東西，從來不知賠償，警察也從來不敢干涉。懷玉通玉的無法無天的舉動，更是不一而足。

懷玉雖已娶親，但夫人柔弱無用，管不了他；通玉還沒娶親，更是一匹沒有韁繩的野馬。有一天，

通玉看上了了一個商人的女孩子，千方百計的哄騙她，居然給她弄到了手；但過不了多久，便生厭心，將她拋棄在一旁，另外又去追求一個鄉下女子。商人的女兒自怨命苦，一剪刀把頭髮剪去，進尼庵去當尼姑。她父親聽得這情形，氣憤到極點了，立誓要出這口怨氣。於是花了錢，托人叫到一個相貌極好的妓女，教導了她好多天，然後替她另外租了一所房子去住，又給她穿上華美的衣服，命她天天上茶館酒樓去引誘通玉。不久通玉果然上鉤了，常在她所租的一所房子裏私會。一天，女子故意失約不去，而叫一個僕婦去告訴他說，家裏父母要替她許配人家，所以不能來了，並且叫通玉不可負心，定要設法救她。過了三天，又派人來通知通玉說，她因事情無可挽回，已經削髮爲尼，現在某處鄉間尼庵裏邊。通玉聽了，急忙領人到尼庵裏去探望她；見面後，她先說明怎樣因受逼而出此下策，但是一條心始終在通玉身上，要通玉務必來救她出去，這是等於暗示叫通玉來搶她。通玉自然不知就裏，答應來救她。待通玉走後，她又故意裝出驚慌的神色，奔去告知菴主說，方才來的是牛尙書的二少爺牛通玉，因爲看她貌美，將要帶了人來搶她出去，懇求庵主設法救她。這消息沒有多少時候，已傳遍了全村，引起村人的公憤，決計集衆抵抗。

第三天的傍晚，通玉果然帶了兩個馬弁到庵裏找尋這女子了。庵主立刻大呼救命，村人們便

拿了鋤頭棍棒，飛奔而來，嚇得通玉即忙飛奔回家。

但是他既然熱戀了她，自然仍不肯罷休，便差一個人去向庵主討這女子，並威脅庵主如若不給，定要查封尼庵。過了一天，尼庵果然被封了，並且將出頭的幾個村人拘捕了去。村人大動公憤，便聚集了幾百個人，一齊捧了香，同到天安門前跪在地上告御狀；宮裏的人出來問了細情，答應他們啓封尼庵，釋放村人。通玉的案子由主管衙門秉公審理，村人聽了方始散去。

後來這件事被一個姓魏的御史知道了，他原和牛志道不對，特地親自私行察訪，採得牛家許多罪狀，就向皇上參了他一本，結果牛通玉處斬，牛懷玉監禁三月，牛志道革職。這還是王軍機代他求情，所以從寬辦理的。

所以在革命前，牛家地位和勢力早已喪失了，這時便無所謂損失，而袁世凱的重新登台，倒使牛志道生了一種新的希望；可是他的聲名實在太壞，以致袁世凱也不肯提攜他。至於懷玉，倒還是仗了妹夫曾靖亞的薦引，方能在某機關裏得到一個低級的位置。

牛家的禍事，素雲當然覺得十分頹喪，而且還時時疑心別人在背後譏笑她，文樸夫婦也怕她難堪，所以命家人一概不許提起這件事。木蘭這時爲表示親熱，特叫興亞到監中去探望懷玉，自己

親自到牛家去慰問牛太太。想不到木蘭的行動，反而引起了素雲的誤會，而更爲恨她。

因爲木蘭到牛家幾次，湊巧被她知道了幾樁醜事，以致素雲疑心她故意在探聽自己家裏的私事，這樣心裏更不快樂了。這幾件事，就是像下面所述的。

第一件事，有一次木蘭上牛家去，看見牛太太正在叱罵她的大媳婦，說她的父親太沒良心，不該乘着牛家遭禍的當口，向牛家所開的錢莊提取存款。因爲沒有答應他們提去，便發生的口角，牛太太就拿媳婦出氣。媳婦分辯說：這是她父親所作的事情，她怎能知道。但是牛太太依然罵個不休，還說媳婦做內應。

第二件事：有一次看見一個木匠作頭，向牛太太討錢。據木匠說三年前，他替牛府在方家胡同蓋造一所房屋，合同上訂明造價是三萬五千元，但等完工付價時，硬扣去了八千元，只付二萬七千元，不過答應衙門裏邊如有工程，定讓他去包，以爲補償。他因懼怕牛府勢力，所以當時沒有敢多說。後來衙門裏邊確有幾件工程，却都給了別人去包，他絲毫沒份，因爲受不起這麼大的損失，所以要牛府償還。牛太太推說沒有錢，不肯付給他，於是大家便吵鬧起來。

第三件事：牛志道在外邊生了一個私生女，名叫黛雲，已經八歲了。但牛太太不肯讓孩子的母

親進宅，她只給了她三千元，逼她離開北京，一面將那個女孩領回來。這三件事，素雲當然不願木蘭知道的，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樣，她倆的心裏，便發生了隔膜嫌隙。

牛太太見袁世凱重新秉政，以爲機會來了，就叫志道去鑽營，但牛志道的名譽實在太壞，所以始終隨口敷衍，並不給他位置。志道沒法，只得死心塌地全家搬往天津，一心去經營商業了。素雲因在曾家失了面子，並且因有曾太太在上面，不能手掌大權，心裏很不樂意，所以也常藉父女探望爲名，到天津去住。

興亞因過不慣小官僚生活，所以辭職居家，曾文樸原看不上那些新的制度，所以對於興亞的舉動，也並不說什麼。興亞在家無事，常和木蘭出去吃飯遊玩，三海、天壇、中央公園、故宮等處，都常有他們的足跡。不過文樸却不高興他們這樣。

有一次，興亞夫婦竟又邀了曼娘，一同到前門外一家飯館吃了飯，又去看電影，回家後，文樸便對興亞說：

『年輕婦女，怎能時常在外面亂跑，尤不應該看那種淫穢的電影，曼娘是孀婦，更不應該同着去。』

其實文樸自己對於電影也未嘗不愛看；有一次，王府井大街新開了一家電影院，就帶同一家人去，那天正好曼娘有病沒有去。那天所看的影片裏，恰有男女抱着相吻的場面，所以他聽見他們去看電影，以為所看也是這種愛情片子，就忍不住發話了。木蘭連忙在旁解釋：「我們看的是卓別麟的滑稽片呢，」這才使文樸放心，只叫曼娘以後不可再去。

木蘭和興亞也常到姚家，而且也時常遇到立夫，因此立夫和興亞漸漸親近；不過木蘭每次看見立夫，心裏終免不了起妒嫉和羨慕的心理。

華大嫂在木蘭出嫁那天，到姚家門首探望，看見姚家的勢派，才信姚家真正的富有；因此回去後，更極意籠絡體仁，並勸他對於父母千萬要和順一些，以免喪失將來的權利。

體仁從銀屏死去後，因為華大嫂對他十分體貼溫存，所以照常前去，差不多把華大嫂當了銀屏的替身。他聽了華大嫂的勸告，覺得很有理，居然極力改進，把以前吸上癮的鴉片煙，竟然戒除了，每天很早就回家，用錢也知撙節。思庵看了先前頗為詫異，猜不透他突然改好了，後來也漸漸知道是華大嫂的勸勉，所以心裏對於華大嫂也表示感激。

華大嫂就拿銀屏所留下的錢，和體仁給她的錢，在前門外買了一家古玩鋪，自己從此也就循

規蹈矩，一心經營商業。又買了一個男孩作兒子，倒也立起了一個小康之家，很快樂地過她安穩的日子。她覺得能有這一天，都是體仁所賜，所以更加熱心勸勉體仁極力向上。思庵看見體仁近來已變好許多，也不再去苛責他，對待他也比從前慈愛了。

第二年春天，家全家回到泰安去，替老太太作壽。正值木蘭懷孕足月，竟生了一個兒子。

文樸從二媳婦進門，始終不育，心裏很是氣悶，又見木蘭自生了阿曼以後，也有幾年沒有生育，就疑心木蘭不要聽了新派的學說，在那裏實行生育節制，暗地裏覺得不安，不過嘴裏不使說出來。現在看見她已經生子，而且又是第一個孫子，所以異常高興，到了滿月，大發帖子請客，甚爲熱鬧。他替這孩子取了一個名字叫阿東，並因乏人服侍，特託媒婆去找了一個丫環。過幾天，媒婆領了一個女孩兒來，相貌雖不十分美麗，但也算清秀，會太太看了滿意，便留了下來。

木蘭聽了那女孩子名叫淡芳，覺得很熟，細想一會以後，才記起當年被拐的時節，一同關在小房間裏那個女孩也叫淡芳，仔細詢問了後，果然是她。她把經過告訴了衆人，大家也都稱奇怪。到了夏天，木蘭等一齊回到北京，她們去後，家裏是由靖亞夫婦管理的。

靖亞是誠實而謹慎的人，既不聰明，又不善於交際，每天只知道在衙門裏辦那刻板的公事，假

若他的背後有人，倒也能飛騰達的；可是現在他的父親已失勢下台，所以他也就終老於這下級官員的位置上了。可是這却很使素雲失望，她從內心裏常是輕蔑着自己的丈夫。

不僅是這樣，她的刻薄，連底下人都痛恨。在她高興的時候，就叫底下人陪她看牌，但是陪的人只許輸，不許贏。如若別人贏了，她就要發脾氣。而且每次要人陪她到深夜，從不想到底下人要清早起身。每逢月底算工錢，雖然二三百個錢的賂賍，也要如數扣去。

園 中 的 悲 劇

有一次，她到綢莊去剪了一件衣料來，回來以後，看看不很中意了，就叫男僕拿去退還。男僕去了一趟回來，說鋪子裏因是現剪下來的不肯退。她說她在娘家時，剪來的衣料，時常拿去換的，還把男僕埋怨了一頓，叫他再拿手。男僕明知理上說不過去，但少奶奶的話又不敢駁回，只好貼了車錢再去和鋪子裏商量。說了再三，那鋪子才看在老主顧的面上，勉強收回。後來還是從王府井一家鋪子裏買來了一件衣料，就叫成衣去做。可是等成衣送來時，她看見一隻衣角上有一點指大的漿糊漬，她說成衣不留心，弄髒了她的新衣服，硬要她賠衣料價二十元，成衣懇求了半天，認賠了十五元錢，方算了事。成衣走的時候，苦笑着說：少奶奶下次做衣服，請照顧別人吧。這樣的刻薄事情，真是說也說不完。木蘭常在丫環的嘴裏，聽得這樣的經過，但她除了笑笑以外，却從不多一句話。

幾天以後，莫愁帶了阿非來看望姊姊和她新生的孩子。數月不見，大家都很喜欢，木蘭問母親好不好，莫愁答說很健壯，只是一到陰雨天就覺得筋骨痛。木蘭又問起最近的立夫的近况。

「他時常來探望我們，和爸爸二人很親密。」莫愁說。

「哥哥呢？」

「他近來已經學好些，立夫來時和爸爸哥哥三個人常在一起談天；據哥哥自己說，完全是受華大嫂所感化，媽也看中了天津朱家的小姐，想替他定親，但是他決計不要，說他正在追求一個某處尼庵裏出來的尼姑。姐姐知道吧，她叫惠能，現在是個紅妓女了。」

「是不是先前和牛家通玉相好的那個惠能？」

「是的，哥哥很贊成她的爲人。媽當然是不願意，昨天還和媽爭吵了一場，生着氣走了。」
木蘭又問起舊同學素丹。

莫愁說：「她本來很想嫁給體仁，因爸和我都不贊成，她就一怒走了。不久便嫁給了一個南洋華僑子弟；有一天，在王府井大街看見她夫婦二人在街上走，她看見了我就開口招呼，那男的却連理也不理，逕自向前走去，素丹剛說了一句話，看見如此，也只好丟了我跟上去。可見那人也不過當

女人是玩物，我料想和她並無真的愛情，結果恐怕不能十分美滿的。」

第二天午後，木蘭正預備回娘家去探望父母，姚家忽然差來一個僕人來報信，說體仁騎馬不慎，跌了下來，身子被路旁的大樹撞傷，右臂右腿都已跌斷，醫生驗得腦已震傷，內部也受傷，現在還人事不省。木蘭聞信，連忙把小孩叫丫環照顧着，獨自趕回姚家。只見體仁躺在床上，剛剛蘇醒，正在呻吟呼痛。父親立在旁邊，纔了眉頭，一句話也不說；母親坐在床邊哭泣。

體仁掙扎着說要見一見華大嫂，思庵這時不忍拂他的意思，就命人去喚了來。華大嫂到後，體仁勉強向父母說：

「孩兒以前的不肖，都請爹媽饒恕，我那孩子白霞，務請好好撫養他。」

他又望着華大嫂：「請爹媽不要看輕她，她是我唯一的朋友。」

說完後，氣息漸漸微弱，兩三分點後就斷氣了。

體仁一死，前情也沒人再提，姚太太很懊悔，沒有答應他娶那個尼姑，非常悲傷，她雖是半百的年紀，但已白髮如銀了。

思庵對體仁的憎厭心也改換了同情和可憐的意念；所以他命把體仁和銀屏的棺木，一起葬

在玉泉山後。他以前散財的心思也同時取消，不過對於出家雲游的念頭，依然沒有放棄。對於金錢財富也不甚看重，同時還想盡量享受一點人間的快樂。

中秋節前，華大嫂帶了些月餅來探望體仁的孩子白霞，向思庵說起某王府的花園現在要廉價出賣，價值三十萬元的產業只須賣十萬元，實在便宜，勸思庵買下來。思庵起初沒有意思買，說他們這種人家何必住花園。後來經華大嫂再三勸說，而且他存心想享受一下人間的幸福，所以也有些動心了。等到看過後，更覺滿意，就託馮舅老爺去寫契成交。姚太太和莫愁等聽說已買了花園，大家都很興奮快樂。

但是曾家的情形，却不及姚家的和睦了，素雲對於公婆的寵愛木蘭，心裏很氣不過，又見興亞在家中坐食，更不樂意，所以時常鼓動靖亞向父母要求分家。靖亞面子上雖不敢反對，但心裏也知道這事暫時是辦不到的。他勸弟弟出外就事，賺幾個錢回來，以免素雲的藉口。並告訴弟弟說，他的舅兄懷玉現在也在部裏當差，興亞聽了回答說早知此事，並且知道懷玉已娶了一個天津的紅妓女鶯鶯做姨太太，並且說懷玉原不是安分守己的人，現在又加上鶯鶯，將來恐怕要鬧出事來，勸靖亞還是和他疎遠些為妙。這雖然是興亞的意見，其實却是木蘭的主張。靖亞聽了起初不很相信，不過

他素來是一個安分守己聽天由命的人，所以聽過後，也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

至於這位鶯鶯，向來是天津的妓女，由於市長的弟弟和一個舊官僚的力量，所以紅極一時；有兩個遺老都想娶她作姨太太，但是鶯鶯不願意，後來由市長弟弟的介紹，認識了懷玉，她看他年紀不大，人也漂亮能幹，所以懷玉一提要娶她的話，她就答應從良了。素雲和她會面之後，兩人很是投機，素雲更歡喜，以為從此有了一個同志，可以商量一切了。

第二年的春天三月，姚家搬入了王府的花園。以前的舊居就讓給馮子安和立夫母子居住。思庵把這個花園改名為靜宜園，自己的別號稱為靜宜園主。四月十四那天，特備了筵席請親友們來游園。阿非和紅玉担任招待，他倆在十一點左右，在園門口等着。紅玉今年已經十五歲，可是沉着穩重，不像阿非那樣活潑，兩人性質雖差，感情倒很好。

客人來齊後，先吃些點心，然後去遊玩。牛懷玉來時，是和鶯鶯攙着手同來，而他的大太太却領了孩子走在後面。會姚兩家的人看了，都有些不平。許多客人由阿非、紅玉、莫愁等領着，分頭遊覽園中景物奇勝，亭台樓閣，假山水池，皆極幽雅，真和紅樓夢中的大觀園，不相上下，衆人無不嘖嘖稱讚。遊玩的時節，思庵看了園中美景，就出了一句對子，叫木蘭等大家擬對。那對句的上聯：

「曲水繞山山繞水。」

立夫立即搶先對道：「池魚穿影影穿魚。」

莫愁說：「穿字應改爲巢字——池魚巢影影巢魚。」

木蘭說：「改的很是恰當，可以稱爲一字師。但是不如改成：池魚巢樹樹巢魚。」

珊瑚說：「這回可以稱爲二字師了。」

木蘭說：「我的對句是：飛鳥鳴樹樹鳴鳥。」

曾文樸也叫他的兩個兒子對，但都對不上來。

莫愁倒想出了一句：「白雲掩塔塔掩雲。」

結果還是紅玉對得最工穩，她對的是：「閑人觀俗俗觀人。」

曾文樸和曾太太知道她只十五歲，都贊她聰明。

最後鴛鴦也對了一句，但是出語極粗俗，她對的是：「黑雲變雨雨變雲。」大家聽了都瞧不起她，紅玉更羞的臉兒通紅，因爲雲雨這句話，很有點不雅，但鴛鴦還以爲自己對得很妙。

遊完花園，都到大廳上吃飯。幾位老輩的坐了一桌，其餘的人分坐了三桌。懷玉和立夫同曾氏

弟兄同席。懷玉的話最多，所提到的人，不是總長便是督辦，好似當時的名人沒有一個不是他的朋友，他又極力主張大家應該聯合起來，擁護袁世凱。

立夫聽了，大不以為然，和他辯論，兩個人鬧得耳紅面赤，各不相讓，幸虧飯已吃畢，大家散席了。莫愁埋怨立夫不應該和懷玉爭論，有話藏在肚裏便了，何必在這面子上結這無謂的仇恨。

立夫說：「袁世凱這時原已想作皇帝，加上這班想作開國元勳的無恥之徒在旁慫恿，中國恐怕就要多事，怎能忍得住不說他幾句呢！」

懷玉因另外有事，所以席散以後，就帶了他妻妾先走；這一天鶯鶯因看見衆人都冷冷的大不理睬她，且有些看不起她的樣子，心裏很不快樂，而且也在暗中結下一層仇隙。其餘年老的坐着談天，年輕的依舊到園裏去玩。阿非更起勁，一會和曾家弟兄在荷池裏搖小船，一會和愛蓮等放風箏，紅玉起初還跟着他們，後來因為身子實在受不住，並且覺得有些頭痛，不得已獨自回到房裏，躺在床上休息。

她本是多愁善感的人，看見阿非和愛蓮等的奔走快樂，而自己趕不上，不覺心上不自在起來，自恨爲什麼這樣的不行，深恐阿非不要因此被愛蓮奪去。他想起三國志裏周瑜的話：「既生瑜，何

生亮。』她也嘆道：『既生紅玉何生愛蓮？』她又想起歷史和小說上佳人多薄命的故事，一爲梅妃，崔鶯鶯，林黛玉……的夥子，都浮上腦海，她不禁悲傷得哭泣起來了。

阿非得知了她不大舒服，趕緊跑來探望；起初她還不肯理他，阿非就妹妹長妹妹短的說了許多好話，紅玉才破涕爲笑，依然和好如初。那時候，客人們也都告辭回家了。

懷玉是住在東交民巷附近的蘇州胡同，這住宅以前是外國人住的，所以有電燈，抽水馬桶，電話等的設備。

懷玉規定初一十五宿在大太太房中，其餘的日子宿在姨太太鶯鶯的房中。大太太雅卿是個懦弱無能的女子，所以一些也不計較。這天鶯鶯由姚家懷着一肚子的悶氣回來以後，他感到姨太太的受人輕蔑，在家裏大大的發了一陣脾氣。大太太對於她雖然事事讓步，可是事實鶯鶯還得寸進尺，千方百計的算計雅卿。主人如此，下人自然也分了派，各爲其主；鶯鶯最信任看門的老梁，而雅卿也有一個了媽作臂助。

然而不多幾時，鶯鶯就向懷玉訴說，故意說家中用人怎樣的偷懶，沒有人管束，主張昇老梁作總管，命他管理男女僕人。懷玉自然百依百順，一切聽從；鶯鶯就教導老梁。

把丁媽排擠了出去，丁媽一走，雅卿更爲孤單，處處受鴛鴦的欺侮，丈夫既不歡喜她，自己又無能對付，只好暗暗哭泣，自歎命苦。她的兩個孩子，日久也就對自己的父親不很親熱，反而不願見父親的面。

鴛鴦久居妓院，自然明白男子的心理，任你一等英雄，要被她玩弄於股掌之間。對於服裝脂粉，也別具慧心，一會兒打扮成花信少婦，一會兒打扮像嬌小女郎，懷玉本來不是厲害角色，自然更易被她控制。

有一天晚上，她故意穿了浴衣，睡在床上，懷玉進來也不起身迎接，裝做生氣的樣子。懷玉問她爲什麼不快樂。她說不過略有所思，問她想些什麼，她說：

「你沒有作過姨太太，自然不知道姨太太的處境；就像那天姚家請客，他們作大太太的，自然互相迴護，拿我好似當作一個外人，豈不叫人難受。」

懷玉說：「你是不是要我跟雅卿離婚，但她已有兩個孩子，這事恐怕很難辦到。」

鴛鴦說：「誰要你離婚！不過我有一個要求，不知你肯不肯應允？」

懷玉說：「隨便什麼都可答應。」

她提出三個條件來：第一在交際場中須把她當太太而懷玉從此也不許再娶別的女人。第二家中的錢財和男女傭人，都須由她管理，每月家用由她交給雅卿去開銷。第三汽車歸她乘坐，允許她在外面完全自由。

懷玉對於第二個條件略略有些遲疑，恐怕錢財歸她管理，他自己用的錢也要不方便；鶯鶯早已猜知他的心念，就向他解釋，這完全是爲了他的前程起見，所以要這樣辦；她將要利用這錢財的自由，去和闊人交際，替他開闢前程。並說既爲夫妻，有苦同嘗，有福同享的。如果能聽她的話，將來的富貴，很有把握。懷玉本來也知道她的能幹，聽她如此一說，就完全應允了。

從那天以後，鶯鶯就時時和丈夫兩人坐汽車出去；從她的聲譽，經歷，手腕，很得到了一般大官和姨太太們所歡迎。在家庭裏，她已是一家之主，僕婢都拍她的馬屁，大太太已經成爲家庭裏的一個事務員，承受鶯鶯之命，只是辦理些家務和廚房裏的瑣事。

幾天後，素雲來訪鶯鶯，談說起家裏的是怎樣可惡。木蘭鶯鶯問她爲什麼不分家別居？她說靖亞父母在堂，這事辦不到，而且靖亞有時反要聽信木蘭的話和她反對。鶯鶯只得勸她常常出來玩玩散散心。她又說每次出門必須稟過婆婆，很是不便。鶯鶯就教她以後儘管自由出門，別人如有說

話的，儘可和他們吵鬧，吵到他們頭痛，以後自然沒有人干涉。

說到這裏，電話響了，原來是小姊妹淘裏來請她去打牌。她又對素雲說，有了電話是多麼便利，慫恿她回去也叫家裏裝上一架。素雲被她說得心熱，回家後，就下了一個決心，一件是爭得她行動的自由，一件是裝電話。行動自由一層，當然不成問題，而裝電話的事，理由也很充足，因為懷玉家有電話，所以自己家也應該有。但是曾文樸極討厭電話，他認為這是侵入宅內的外國人的怪物；不過木蘭倒贊成，因為姚家也有，所以木蘭把這意見重提了一下，文樸也就默許了。此後木蘭就常和莫愁、阿非、父親等在電話中說話，只有她母親却打不慣。素雲也常和鶯鶯在電話中談天，一談就談到半點來鐘，所以大家一聽有人打電話給素雲，都知道是鶯鶯打來的。

過了不久，懷玉藉在鶯鶯結交袁世凱六姨太太的力量，在山西油礦籌備處得了一個差使。他又荐引了靖亞同去，每月有五百元的薪水，和六百元的交際費。曾文樸看見薪金很豐，於家中不無補益，就讓他前去。

素雲從靖亞赴山西後，推說回娘家，常常和鶯鶯住在天津的旅館裏，任情作樂。中國人的住旅館，也是一種畸形的現象，他們並不是因為沒有住處而去住旅館；往往因家裏一切因陋就簡，住着

不舒適，情願花了許多錢，終年包着一個旅館裏的房間，借着招待客人或辦公事。原因是爲了旅館設備齊全，樣樣都比家裏好，所以人人愛去。又因住旅館這句話說起來太俗氣，所以美其名曰「開房間」，所謂開房間，實際就是去借一個地方賭博抽大烟玩女人的別名。

素雲跟着鶯鶯時常開房間，眼看着那裏的繁華景象，親嘗着男女自由交際的滋味，自然樂不可支，覺得做人，必須如此享受，才有意義，而對於鶯鶯更覺萬分感激，以爲她引進自己入快樂之園了。

不久以後，莫愁和立夫在北京的六國飯店舉行了文明結婚了。新娘穿的是白色禮服，頭上蒙着白紗，立夫穿着洋服，伴郎是阿非和錢素丹的弟弟素通，伴娘是紅玉和愛蓮，阿曼捧花籃，麗蓮奏鋼琴，結婚禮成後，新郎新娘同在旅館裏過了甜蜜的一夜，然後預備到英國去留學。

但是這時候姚太太正臥病在床，一聽說女兒莫愁要遠涉重洋，心裏便難過起來；莫愁不忍，母親感受這種痛苦，於是和立夫商量改赴日本去留學。

至於姚太太的病，是這樣起的。有一天，姚太太找了一個關亡婆，替他兒子體仁關亡，不料附到身上來的却是銀屏，口呼姚太太，要姚太太好好照顧她的孩子白霞，並說姚家不久就有一個人要死，這

人死後就要輪到太太這樣一說，駭得她魂飛魄散，幾乎暈了過去。因此染病臥床，已有半個多月。雖然現在已漸漸好起來，但是身子却更一天不如一天。

立夫到日本去的費用，當然要從莫愁的嫁粧裏出的。文樸一共給了莫愁一萬五千元現款，值五千元的蘇州一家茶莊，數千元的家俱，所以一共有三萬元的嫁資。

結婚後，立夫仍和馮舅老爺住在一家，紅玉很受到立夫和莫愁的感化。立夫原有些書生氣，向來不拘小節，不事修飾，但娶了莫愁，居然使他受她的感化。例如男子的衣着，完全須由太太管理，每摺好一件衣服，必須放些樟腦在裏面。咬指甲是於禮貌上不合的，比女人先上車，是不守禮節。立夫起初對於這些，雖覺不大方便，但是細想莫愁究竟是可愛的，所以也就默認爲應當的了。加以莫愁也知道怎樣對付丈夫，你進則我退，你退則我進，堅持的地方堅持，退讓的地方退讓。所以立夫的性情和脾氣都改了許多。

立夫又覺得莫愁似乎是一種繭絲，纏住了自己。她的忍耐力，強硬性，很使他吃驚。這女人想用盡自己的一切，犧牲自己的一切，來使立夫得到安慰，得到幸福。雖然如此，他的內心仍不忘記自己是窮人的兒子，他厭惡富人的習氣，他厭惡代表一般交際場中婦女的素雲的卑賤，他厭惡代表一

般政治家的懷玉的虛偽。而這種厭惡，他甚至繼續到一生。

蜜月以後，兩人便到了東京，但沒有多久，就接到木蘭來信，說母親病勢沉重，已經失去了喉音，不能講話。莫愁無奈，就關照立夫許多要他自己當心的話，先自回國了。到了家裏一看，始知母親在睡夢中時常夢見銀屏向她騷擾，真應了體仁先前所說向她討命那句話。錢素丹的弟弟素通是學西醫的，現在當醫生，所以也請來看過，但是他診察不出她究竟是什麼病。莫愁只好住在家裏服侍母親。

這年夏天，她生了一個兒子，因為是難產，受了很大的痛苦，可是母子倒還安全。未滿月時，立夫放暑假回來了，看見很是歡喜；關於這個小孩子的名字，經立夫和木蘭莫愁商議了許久，才決定叫肖失。

莫愁又告訴立夫，因家裏用人不夠，新僱了一個陳媽，這個陳媽的身世很是可憐，她有一個兒子陳三，在革命那年被大兵拉夫拉了去，以後就始終沒有回來；害得她日夜想念，如同癡了一樣。自從到這裏幫傭後，依然思念不已。她以為兒子必有回來的一天，所以每夜在燈下替兒子作衣服，每月必要告假一天，去到各處街上細細尋找。立夫聽了也很為感嘆。

這一個夏季，立夫是很快活的，有時陪着莫愁說閑話，有時和岳父在花園中談今論古。木蘭夫婦和曼娘，也常同阿非等來遊玩。思庵一吃完午飯，就獨自到園中的退思室去休息。

木蘭已經開始教阿曼念書，丫環淡芳也跟着上學，她也進步得很快。

有時曾太太來姚家玩，桂姐帶着女兒們也來。桂姐從上次小產了一回以後，比以前胖多了。姚太太的病，雖比以前好一點，每天燒香拜佛，可是依舊失音，說不出話。

經木蘭的提議，叫陳媽侍候母親，莫愁也答應了，從此陳媽就在姚太太房中。姚太太也很喜歡她作事乾淨，此後數年，陳媽已成爲姚太太的不可或缺的良好伴，至於陳媽出去找她兒子的時候，就由珊瑚或是莫愁來代替她侍候姚太太。

暑假後，立夫仍回日本讀書，莫愁因要侍奉母病，所以沒有同去，這時孔老太太也搬進姚家同住，所以花園裏比從前更熱鬧了許多。

從靖亞走後，素雲因不堪寂寞，時常到天津去。靖亞因每月有一千一百元的收入，所以每月寄家六百元，素雲就說那是自己丈夫的錢，應該給她花。曾太太也不計較這些，雖有時她不在北京，也還是把錢轉到天津去。曾文樸很不願意素雲和一個不三不四的從良妓女在一起混，又聽說她們

二人在天津是形影不離，所以很後悔不該娶了這樣一個兒媳。

『爲什麼不說說她呢？』桂姐這樣問。

『說也沒有用啊，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難移！』他這樣回答。

可是素雲自以爲在外交際，是爲着自己丈夫的前程，爲着家庭正在作着很大的工作。

文樸夫婦氣過了分，不願再去管她，誰知這正中她的意，越發使她胆大妄爲，毫無顧忌。這時她和鶯鶯結識了一個滑頭商界叫小錢的。由他的慫恿她們買公債和股票，第一次下手時，鶯鶯賺了一萬多，素雲也賺了一千五百多元。因此更使她們興高彩烈。結果却虧蝕了不少，素雲名下，要派出一萬元。素雲不得已，向自己母親借了一筆錢償還這次的損失。

她們自從結識小錢後，常常由小錢帶着進出舞場酒館。同時結識了許多闊朋友，內中有現任和下台的陸軍總長，在朝在野的政客。弄得醜聲四佈，無人不知。素雲在初作買賣公債股票的時候，也寫信告訴靖亞，這使靖亞非常擔心。懷玉還勸他不必着急，小錢是他的好朋友，決不致使她們上當。

靖亞說：『我們沒有發財的命，我也不想發財。試看興亞夫婦二人，多麼安逸，照此下去，恐怕大

禍就在眼前。」

果然過不幾天，素雲寫信來告知蝕去一萬多元錢的事。靖亞恨極了，回信說蝕去的錢他不能管。即日就要回家和她算賬。

剛巧會老太太在那年九月十七日逝世了，靖亞就告了一個月的假，回到北京。

靖亞回來以後，見了素雲先也一鼓氣說了她幾句，但經過素雲的硬說軟哄，他也軟了下來，並答應素雲向父親要一萬元錢替她還債。

文樸正因身子不好，睡在床上。靖亞去說，他就大怒道：「我一生爲官清正，作了多年的官，也不過積下十萬元的家財，而且並不全是現款，你如要這許多錢，怎麼能對得起弟弟和弟婦？」

靖亞聽了，再也說不下去，好在曼娘和興亞夫婦都是不計較家私的，反幫他懇求，文樸才始應允。不過乘此機會，狠狠地責備素雲在外面的行爲，說她不該敗壞家聲，使老頭兒沒有面目見人。

素雲聽了却分辯說：「爸爸不要聽外邊的謊言，我一點沒有在外作什麼壞事，而且和別的男人在外走，如今也是很平常的事。」

文樸聽了，真是怒不可遏，就罵她說：「住嘴！不要臉的東西，如今的女人都是王八蛋！」

桂姐就扶着文樸，領他往裏屋去，他還氣得直喘，曾太太也暗暗生氣，靖亞更是恨不得有個地洞，讓他鑽進去。

素雲當衆被罵，只得哭着回房去，靖亞也不去理她，和弟弟及弟婦談些別後的經過，木蘭也告訴他。素雲怎樣的難說話，和外間所傳的一切事情。正在談論的時候，丫環大喜慌慌張張的喊着跑過來：

『二少爺！二少奶奶上吊了！』

他們聽了急忙跑去，看素雲已躺在床邊地上，一根白綾腰帶在頭頸上拖着。據說她是在床欄上上吊，幸而帶子斷了，所以跌在地上，沒有吊死。全家人都來看，大家安慰了她一番，走出來時，金蘭對木蘭說：

『二少奶奶帶子並沒有斷，可是所扣的結已經鬆散，恐怕是假的。』

木蘭明知所以，不過叮囑金蘭說：『這話不要和旁人說啊，萬一真出了人命，牛家的人，也許要說是我們逼死她的呢。』

文樸經此以後，就替他們三房分了家，雖然暫時不許他們分居，但各房的開支從此由各人自

付，以免日後的爭論。三房各分了兩萬元錢和一點房子田地，曼娘的兒子阿蘇，因為是長孫，所以另外給他一家綢緞舖作爲將來的教育費，桂姐的女兒愛蓮和麗蓮，各分得五千元作爲嫁妝費。北京的房子，父母在世時不分，將來歸靖亞和興亞二人均分，曾氏夫婦也留下一份作爲養老費，此外由曾太太的意思，大家合出一萬元，給靖亞補償素雲所蝕的錢。從此三房就自己管自己的錢財，這辦法很合木蘭的意思，所以心中反而感激素雲的作成。

靖亞的假期，原只一個月，現在却過了五十多天，礦裏來電報催他回去，無奈只好動身。臨走那天，和興亞夫婦說：

「我以後錢財自己管，不能讓她隨使用。但每月給她三百元，却還開銷不夠，照此下去，怎生得了？」

興亞和木蘭聽了這話，很對他同情。

他又說：『我始終不歡喜素雲，情願永遠不見她的面才好。』

木蘭和他取笑說：『是不是要和素雲離婚？』

『何必一定要離，難道不能另外再娶一個？』靖亞又說：『如若再娶，第一，必須貧苦出身，第二，

最好是一個被太太所趕出來的姨太太，第三……他長吐了一口氣。

木蘭打趣地接下去說：『第三，最好是一個出家在山西五台山上的尼姑，遇到一個跟着美國工程師辦事的青年，就一見鍾情，情願還俗嫁給他。』

『是的！是的！』靖亞笑着說：『或許這個人已經在五台山等候我了！』他一面說着一面走了出去。

木蘭回頭瞧見自己的丫環淡芳正和阿曼站在身邊；她細細地看着淡芳。

最後他微笑着說：『淡芳！你想到五台山去嗎？』

淡芳不懂是什麼意思，低下了頭，不知怎樣回答。

木蘭自從分到家產後，因為數目並不多，而日常開支很大，深慮坐吃山空，不是辦法，所以便勸興亞出去尋個事情，但興亞是舒服慣的人，極不願意出去作事。商量了好多次，最後決定去開鋪子。木蘭說她父親開的鋪子很多，問他盤一家，想來無有不肯的，於是去和思庵商量。

思庵想了想說：『杭州的鋪子給你們一個也可以，不過公婆在此，當然不能往杭州去的了。華大嫂所開的古玩鋪很好，何不加點股子進去，和她合夥，去年還賺了五千元錢呢。』

「這倒不錯！」木蘭說了，「不過舅舅不也有股子嗎？」

「那有什麼關係？」

「舅舅能讓我們嗎？」

「當然可以，因為是讓給我的女兒和女婿，有什麼不可以。」父親很有把握似的說。

「也賣古書嗎？」

「古玩鋪差不多也賣古書，但華大嫂的鋪子倒沒有。」

木蘭對於古玩鋪越想越中意，古玩鋪真是有閒的買賣，客人又少，而且所謂客人，連他本身一個一個都像個古玩，閒來無事，就在那裏聊天度過一個午後，而且在古玩鋪裏，能遇見有名畫家和學者，若是擺點古書，更能有和學者相認的機會。

這個商議，很順利地進行了。馮子安把所有的股份中，讓了四分之三給他們，價值是一萬五千元，這是因為買賣賺錢，所以有這樣價值了。興亞就把這事和父親提，文樸也很贊成，於是馮子安就領他們去和華大嫂見面，華大嫂很覺自傲，因為像姚家那樣有錢人家的小姐，也會和她合夥經營。第一天到舖子裏去，興亞和木蘭就遇見了有名的畫家齊白石。齊先生睡在藤椅上，發出鼾聲。

碩大的肚皮一起一伏的波動，長長的鬚髯也微微搖動。木蘭還以為是華大嫂的夥計或親戚，就悄悄地问：「那睡着的是誰？」

「那就是有名的畫家齊白石啊！」

齊先生並沒有睡着，他用好粗大的聲音說：「喂喂，不要賣我啊，我不是古玩，不過賣個一晚上還可以，價錢是兩杯酒一隻火腿。」

木蘭一邊笑，一邊說：「齊先生，久仰久仰！」

「什麼聲音，什麼聲音……」老畫家仍舊閉着眼睛說：「我倒想畫一畫這個聲音。」他靜靜地睜開了眼睛，一看見木蘭，就坐了起來，急急的尋找鞋子。

「你是誰？」他在華大嫂未給他們介紹以前，仍然這樣說道：「不管是誰吧，我倒想畫一畫像你這種說話聲音的女人。」

木蘭很喜歡的說：「今晚上怎麼樣就請你喝酒吃火腿，正陽樓也好，致美齋也好。」

木蘭說完話後，覺得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畫家，未免有點過於冒失，可是畫家們是不計較這些的。於是，在那兒談了一下午，他們就在那夜，請齊先生和華大嫂吃了晚飯，那就是與亞當商人的

第一天也是值得紀念的一天。

曾文樸自從老太太故世，他心裏異常悲痛。原因有三個，一是母親的死，二是素雲的敗壞家聲，三是國事的蝸蟻。

他本來患着糖尿病，現在又漸漸加重了，這種病是中國醫家所不識。所以雖然請了許多大夫，吃了許多藥，依然沒有一些效驗。錢素丹的弟弟素通是留學英國的醫學博士，對於這種病症很有經驗，由於木蘭的介紹，曾經診治過一次。但是文樸素來反對洋貨，決不肯服西藥，聽說要打針，尤加反對，所以始終不肯聽從他的診治。後來看看中國大夫實在無法醫治，才勉強聽了木蘭的勸告，由素通注射西藥替他治療，打了幾針後，他的病勢居然轉佳，不由使文樸十分佩服，而且非常感激。

雖然如此，這件事他却覺得喪失他的自尊心，當然，他的自尊心直到如今，喪失已非一次。

像他不得不離開官僚生活。他因着曾太太的意思，不得不把女兒送進學校去學英文。他對於英文是一竅不通，並且也不想通，他因着一般人的排斥舊思想，所以很反對當代的官立學校，他稱那時的時代爲無君無父無師的時代——君、父、師三者才是人間生活的權威，一切秩序的中心。他已阻止不了女兒們一方面熟讀地理歷史和科學，一方面却連中國語言都說不好，而且女兒們已

經不動毛筆，用自來水鋼筆寫着奇妙的字。現在他自己又不得不由素通用西洋的藥，來醫治中國藥所難治的病。

素通穿着洋服，中國話說得很不好，若不使用奇奇怪怪的外國名字，就說明不出疾病的根源，一到了說不出的時候，他就常說『在中國文字中沒有相當的名詞。』

可是文樸不能不尊敬他。他是熱心而誠懇，除了中國文學以外，什麼問題都能很精確的和文樸談論一下。

文樸在糖尿病好了以後，就把老母的靈柩運回泰安去安葬，葬事完畢，才又回到北京來。文樸回來以後，爲着感謝治病的恩人，所以有一天，照例用他的莊重的官話，對素通說：『你救了我的性命。很是感激，就拿我的女兒配給你吧！』

他也沒有說出拿哪一個女兒配給素通，素通也沒有敢問，只說『曾伯父，謝謝你的好意。』素通雖然不知文樸是指點那一個女兒，但計算年齡，只有愛蓮和他配得上，於是他就常常請愛蓮出去看戲吃館子，文樸居然並不反對，聽他們自由往來。所以他倆不久就訂了婚，並由文樸決定在民國六年的夏天，和愛蓮畢業禮同時舉行結婚。

素通和愛蓮的婚事，是在上海舉行的，因為素通的母親住在上海，且因病新愈，不便遠行到北方來。曾文樸的身體也沒有完全恢復健康，不宜跋涉。曾太太因要看護文樸，也不克南行，只得由錢姨太太帶同女兒愛蓮和亞木蘭到上海。興亞是代表父親，木蘭順便想逛一逛上海和杭州。

阿非聽說姐姐要到南方去，也一定要去慶賀吃喜酒；這也可以說是紅玉的意思，當然紅玉也是想去的。他們表兄妹二人，每日在同一院中朝夕相處，正在情竇初開，戀得難分離。阿非的母親姚太太，現在是每天不出房門，潛心修行，所以對於他們的事不很關心。姚思庵對於阿非和紅玉的事情，原已默許，不過因為紅玉善愁多病，身體衰弱，有點委決不下，所以沒有公開宣佈，這時聽說他們要同去，也不加以阻止，至於紅玉的父母，因為阿非是繼承姚家家業的兒子，當然願意他們二人能結成夫妻，所以這兩個年青小孩子，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直廝混到現在。

在前一年的秋天，紅玉曾經病臥了兩個月，因此阿非和她更加親密。她據說患的是癆病。也許是因病的原故，她心中總不很安靜，時常能看出來，她好像要嘗嘗一切的幸福，她極羨慕健康。今年春天，她的身體很好，常說要回到小時的故居去看看，所以這一次的南行，能和阿非一同泛舟西湖，這在她是一個多麼幸福而憧憬着的夢啊。

一羣快活的青年人，在六月底由北京起程了。麗蓮及其他諸人都拿阿非和紅玉當作未婚夫婦，一切都讓他們二人在一起。

紅玉有時覺得自己很幸福，有時又覺得自己很痛苦。她今年已經十八歲，阿非也已十九了，但是從未聽見姑父和姑母對她們的婚事提起過一言半語，紅玉很覺得奇怪，又不能由自己的嘴，來提醒姑父姑母，而且也沒有聽見姑父姑母有過什麼暗示。

她對木蘭說：「我不知爲什麼，總是怕要失去他，什麼原故連自己也不知道。」我們時常在一起，真是無上的幸福，我總覺得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開啊！」

「那就是因爲你太愛他了，」木蘭說：「愛就是永久的創傷，不能夠堵塞的。一愛上了誰，心中的一部就失去了，若不尋出這失去的部分，自己就覺得不算完整，就不能安靜。所以就要尋找那失去的部分，等到和心愛的人相見了，才又能算作完整，心愛的人一走了，他又帶走了心中的一部，直到再相見以前，心中就不能完整。」

「假若不能和愛人相見，或者是愛人死了的時候，那時將要怎樣呢？」紅玉問。

「那種心理的問題誰知道呢！」木蘭回答：「也許那失去的部分就永不回來了，因爲是

陰陽隔世啊。可是另外又愛上了別人，和別人結了婚，夫婦和諧，這永久的創傷，有時也能治好的，但到底和原來的愛人結婚兩樣。」

木蘭又對她講起錢素丹的事，素丹現在已和丈夫離婚，在北京倚靠着贍養費度日，哥哥的結婚式，也拒絕不參加。過着孤獨的生活，既不外出，也不和人交際。

「在結婚以前，不是戀得很熱烈嗎？」紅玉說。

「不，不，那不能叫作戀！」木蘭堅決的說。

紅玉聽了很驚訝，而且心裏也越發糊塗了。

素通和愛蓮結婚後，就留居在上海。木蘭就帶同興亞、阿非、紅玉、麗蓮、麗蓮的母親，一同到杭州去了。從上海到杭州坐火車只須四個鐘頭，他們在西湖邊的舊房子裏，快樂地過了五天，那裏離岳墳很近，一面靠馬路，一面臨湖，房子是占着湖邊的靜靜的一角，景色也很秀麗。

杭州是木蘭所日思夢想的地方，那裏雖不及北京那樣華麗，但是另有一種幽雅，引人入勝之處。在西湖四週的高山上，聳立着許多廟宇和古塔，遊完北京後，到杭州去參觀一下，就像吃完筵席的大菜，再喝一杯香味芬芳的龍井茶。有些人把西湖比作古代有名的美人，西湖真能令人想起嬌

媚的南方美女，晴天像在笑，陰天像在愁，而美女也是愁的時候富於魔力，所以西湖在陰天霧濃的時候，更加美麗，在灰色的霧中，浮着許多碧綠的小島，更分不清是許多高山聳入到雲霧中去了呢，還是雲霧降落到山上來了呢。

杭州是比北京的歷史還要悠久，與文學的關係比與政治的關係還要密切，蘇白二堤，就是中國唐宋兩位大詩人蘇東坡與白居易的名字，會有多少文士墨客，佳人才子，在這兒住，在這兒樂，在這兒死，在這兒葬，他們的故居與墳墓，也是到處皆是。木蘭想到等父母死後，決心要移住到這裏，以終餘年。

木蘭對於父親在杭州的鋪子很感興趣，夫婦二人每天早晨去和鋪子裏的人閑談，餘下的時間，就各處閑遊，一到晚上，湖上籠罩着白霧，他們就乘着小船，在湖上賞夜景。

有一天午後，他們遊遍三竺六橋，經過月下老人祠，錢姨太太進去代替麗蓮求了一支籤，籤語是四句，末兩句是：

採得百花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忙！

興亞走過來讀了一遍說：「誰來信他，這都是僧道騙錢的方法。」
但紅玉爲了好奇，也求了一籤，末兩句是：

「假作真時真作假，

香風一陣盡成空！」

紅玉看了，滿腔不快，縐眉拿來撕了，又對阿非說：

「你也求一支吧。」

阿非即說：「何必花錢自尋煩惱。」

木蘭看見籤詩內「香風一陣盡成空」這句話，就想到了自己的丫環淡芳，以爲不要是與她有些關係。

這天晚上，紅玉總是悶悶不樂，衆人雖然勸解，也不能解她的苦悶。只有阿非和奧亞照常高興。這天又接到立夫拍來一個電報，說已由日本回來，現在上海等候他們。所以第二天便回上海去會立夫，他們在火車站見面，立夫雖比較以前瘦了一些，可是體格却很健康。那一夜，他們在館子裏給他洗塵。

『你研究些什麼，可否告訴我們？』木蘭說。

『啊，也就是些細胞怎樣長成啦，臭虫什麼的啦等等的事。』立夫簡單的告訴了他是研究的生物學。又告訴他們許多新聞，是從日本報紙上看到的。說辯子大帥張勳要復辟，奉宣統爲帝，連頭到尾只有十天，就被人趕走。現在段將軍和親日派的安福系已經掌握政權，基督將軍的軍隊已進駐天壇等等。好在他們對於政治都不甚關心，所以講過也就完了。

隔了一天，他們一齊乘了火車回北京了，七月裏的火車裏真是熱極了，他們爲着順便到泰山遊玩，所以在泰安下車，到曾家去拜訪。立夫、阿非、紅玉都沒有玩過泰山，木蘭也想從泰山頂上看日出，所以預備在山上住一夜。這一羣人於午前十時到了泰安，吃完午飯後，就僱了七乘轎子上山。這一路上木蘭和立夫談談說說，很是暢快，覺得有立夫在旁邊，令她分外的快活。

將近傍晚，到南天門，他們才捨轎往玉皇頂去，他們是預定在頂上的道觀裏過夜，小道士出來迎接他們進去，興亞定下了七人的晚飯，一羣人就齊向客室裏走去。

立夫對興亞說：「累不累？我們去看秦始皇的沒字碑吧？」

「不，我還得去招料大家的晚飯。」興亞回答。

「去吧，離這兒很近。」立夫說。

「去吧！」木蘭也說：「同時還能看一看夕陽。」

但是興亞因為身體肥胖，已經累的直喘，他說想歇一歇。錢姨太太又須吩咐底下人預備床鋪，麗蓮和紅玉要幫她忙，所以只有立夫和木蘭阿非三人去了。

他們到了山頂，立在沒字碑上面的石階上，木蘭一手扶着弟弟的肩，山風吹亂了她的髮，彷彿像一個山靈。她眺望着灰色的羣山，藍色的山谷；時時刻刻變換不停的，魔術的色彩的波浪，跟着掠過大地而去。

立夫從石階走下去，立在石碑的石基上，碑高有兩丈以上，經有二千多年，覆蓋着棕色的乾苔，他抬頭仰視，木蘭的美妙的黑色剪影，在五彩的天空中顯着極爲調和，有一種說不出的豔麗。

木蘭指着西方的雲彩說：『你能看見嗎？』

『看見的。』他回答了。

木蘭也走到碑底下來。這就是築造萬里長城的秦始皇所立的碑。秦始皇在統一天下後，就到泰山去祭山，這是帝王的特權，至於碑上刻的什麼字，後人誰也不知道，據說是秦始皇得了急病，沒有看見這個碑刻好就死了。更有一種傳說，是石匠不願使暴君的紀念留傳至永久，所以字刻的很淺，所以日久而湮滅了。

木蘭和阿非走到立夫身旁，他正在凝視着苔蘚叢生的石碑而沉入於冥想。

大家都沒有說話，坐在旁邊的石頭上，像碑石似的沉默了。到底由立夫打破了沉默。『真是偉大，這個沒字碑。秦始皇爲着怕死，派五百童男女往東海去尋求不死的藥。可是都到那裏去了，現在只剩下這塊碑石。』

『石頭當然會剩下的，因爲他沒有容易死滅的熱情。』木蘭像說着一個謎語。

民國六年七月十六日泰山上的一夜，對於木蘭，是奇特而興奮的一夜。他們的晚餐，只是四樣菜：炒鷄子，蘿蔔湯，藕片，木耳燒豆腐，飯食是粥和饅頭。旅行的勞頓，和山上的寒氣，使他們都餓了，四

盤菜都吃的精光。但是一面能聽着遠寺鐘聲，所以這頓飯吃的感覺特異。晚飯後，喝着酸味的山上的茶水，立夫對興亞一邊講在日本的經驗，一邊入睡了。

興亞也打着鼾聲了，但木蘭睡而復醒，醒而復睡，脚與身體雖睡着，而頭胸因着喝不慣的茶水而仍然清醒，連自己也不知道是醒是夢。在似夢非夢中，她彷彿覺得在解一個巨大的雲一樣的結扣，這個結扣是一個謎。她夢中正在焦急要解開這個結扣，一陣山風由窗外吹進來，她又醒了。興亞却還在打着鼾聲。

她正要入睡時，又被人聲所吵醒了，窗縫中已射進薄薄的光綫，她就推醒興亞說：「天亮了！遲起就看不見日出了！」

「日出什麼看不看都行啊。」興亞這樣說着，翻了一個身又睡着了。但是木蘭已經睡不着了。

不久，一個一個也都醒了，木蘭又把興亞叫醒，大家吃了早飯，往日觀峯去。紅玉咳嗽着，阿非把毯子披在紅玉身上。

東海的水平線，已能看見一線白光，不久那白色之處，又徐徐雜進一點淺粉色，四週的山頂已

能看清，北方看見有一條彎曲的白帶，那就是流向海裏的河水。雲彩一點也不動，不久，粉色漸濃變爲金色之時，恰像一個信號一樣，雲就開始伸縮，開始欠伸，像由睡夢中醒來了。積雲的上層一動，下層的雲就染上了淡淡的半透明的紫色。雲就一齊向東方移動，好像要堆積而成爲黃金的天宮。羣山的山峯一點點顯出來，沒有覆着雲彩的大地，還在熟睡。十五分鐘後，發出微微的金線，在水平線上伸出來，又經過數分鐘，燦爛的兩條帶子放射到空中，這就是預告太陽將要上昇。雲邊更鑲上了金色，遠遠的海面閃爍起來，山風吹的更強烈，突然有鮮紅的薔薇花瓣出現在水平線上，大家都歡呼了：「太陽！」

「已經出來一半了！」

「看那海面上的光啊！」

「全都出來了！」

簡直像跳躍上來一樣，一個大圓盤擁到水平線上來了，映照在注視着的每一個人的臉，木蘭看了看手表，才四鐘過十五分。

「看哪！」紅玉說：「看那個雲！」

黎明的手指，一觸到纏繞在山峯上的雲，雲就像服從太陽似的，和山間的微風相呼應而騷擾起來，而且迅速地移動起來，像巨大的白龍，跳躍着開始到山谷去，山谷就展開了廣大的視野，大地也醒過來了。

他們立在這清晨的大氣中，足有一點半鐘。

麗蓮說：「冷啊！」

「我不冷了。」紅玉說着，把披着的毯子交給麗蓮，阿非又把那毯子給麗蓮披在身上。

「我們看見了大地的就寢，也看見了大地的覺醒。」木蘭說：「這一次來的真有價值，不是嗎？」

「有價值。」興亞答道：「可是我還有點困。」

他們回到玉皇頂上歇了一個多鐘頭，吃了一點東西，脚夫們來接他們了，於是就下山，到山脚只消一個半鐘頭。

那天晚上，他們就坐火車往北京去。

這一天旅行的印象，永遠殘留在木蘭的心中，她覺到和立夫在一起就非常幸福，他們一同看

日落，一同看日出，在沒字碑前默默停立的立夫的黑影，啊，這一切，都含着純潔的意義，她不明白這一個意義，這是不能用言語來表現的，可是由這美麗的快樂的一瞬息，她比以前更知道了一點人生。

一到北京，莫愁已在車站迎接，她穿着白色的衣服，年輕而美貌，一手拉着兩歲的男孩，伸出另一隻手來歡迎立夫。妹妹環兒也來了。告訴他已轉到北京大學讀書，這個大學自從「文學革命」以來，就男女同學了。

立夫一到家，就去看母親，母親不很大變，又去看病中的岳母，那老婦人仍然在吸水煙，「普露」的響聲，還是不能說話，家中的事情，統由珊瑚和莫愁料理，姚思庵照常很高興的歡迎立夫回來，和他談了許多話。

立夫走進自己的院子裏看了看，只見收拾得很潔淨，又和莫愁談了些家常話。莫愁告訴曼娘的丫環小喜，跟一個僕人生了孩子，後來便給了那個僕人。立夫又看見莫愁房中，放着幾本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所出的刊物，莫愁就告訴他北京大學裏邊的情形。

這時的北京大學，已成爲文學革命的中心地，陳獨秀正在推行白話文運動，贊助他的有錢疑古，胡適諸人；和他們對立者，是一般舊學家，以林琴南，辜鴻銘等爲中堅，兩方爭論辯駁，鬧得很厲害。

林琴南斥白話文爲拉洋車的語言，文學革命新運動等於驅野獸入於人羣。革新派的人也反唇相譏，罵他們老朽昏庸，不知世務，使學界和文壇，都起了絕大的波動。校長蔡元培是一個好好先生，他對兩方均不偏袒，一任他們自由爭論。於是這革新運動就盛極一時，由白話和文言的論戰，逐漸展延到禮教和習俗的問題上去，新派中人主張推翻一切舊式的詩詞，打破貞操觀念，鼓吹婦孺再嫁，消滅宗嗣制度，打倒孔教，推行新體詩，勸導人實行山額夫人所主張的生育節制，宣傳易卜生，王爾德，杜威等所主張的自由戀愛，男女同學，自由離婚，禁止纏足，廢除納妾制度和打倒孔教。

立夫和莫愁對於這事，意見稍有不同，莫愁是在舊禮教下生的女子，而且一生舒服安樂，所以很反對破壞舊制，她本來又極佩服林琴南的文才，所以很同情他。立夫則出身貧苦，向來對於舊制度不甚滿意，所以偏向革新，不過他另抱一種個人主義，見解和這時革新派也有些不同。他對兩方的評論是：舊派缺乏論據，而新派的論據也不見高明。

文樸和思庵，也立於相反的地位。文樸絕端崇拜孔孟，斥新派爲野蠻，罵他們爲忘八，罵他們根本沒有了解孔孟的道理，尤其憎惡他們在說話中間夾進外國字眼，爲表示同情舊派起見，特請林琴南到家裏來吃飯。木蘭對於這事倒很合意，因爲她也是佩服林先生的。

思庵則贊成改用白話文，不過反對廢除宗嗣制度，也贊成孀婦再嫁。有一次珊瑚在旁開玩笑說：「假使有人要我的話，我也可以再嫁人去了。」

其實所謂革新，也不過是歷史上的一種演進，今日之所謂新，即是將來之所謂舊，激烈和新奇，不過是當時人目光中的見解，在後來的人看起來，就平淡無奇，覺得古老。試看光緒末年的康有爲和梁啟超，當時那個不說他們激烈，但是到了後來，大家還嫌他是帝制派，太沒有民主思想。民國初年的林琴南和嚴復，當時那個不稱贊他們的貫輸西學，見解新穎，但後來已斥他們爲老朽腐敗。再拿陳獨秀來講，當時他那些激烈的言論，無不使當時聽的人咋舌搖頭，但現在看起來又何嘗新奇。當時的新舊思想，既如那樣混亂，而當時的官場，更是混雜不堪，政府裏面完全由一班一竅不通甚至連自己姓名都寫不上來的武人，和一輩自命精通政治的留學生掌攬大權。這些人專在北京天津間跑來跑去，幹一些攬權納賄，賭博嫖妓的勾當。這班留學生都是穿了西服，留着兩撇仁丹鬍子，總是神氣活現，可是除了拚命的要想發財，沒有別的本領。那班武人，尤爲可笑，爲了學時髦，也穿上一身西服，不過又覺得很不便當，又要罵西裝討厭，他們也不顧在人前人後，覺得頭頸很不舒服，就把硬領的鈕子解開，讓他兩邊敞開，拿了手杖不知用處，就和拿了一串魚肉一般的掛在手上。他們

一大半信孔教，而實在並不了解孔子的道理，他們十有九個抽大烟，滿身的口袋裏邊，沒有一隻不塞滿鈔票。還有一位楊將軍，也很出奇。有一天深夜進城，看城門的兵士問他口令，他只說了一聲『他媽的！』自願往裏直衝，此後，『他媽的』這三個字，便成了軍事長官所專用的口令了。

北京尚且如此，各省自然也好不了多少，加以各省督軍沒有一個不注重於奪取地盤，你爭我奪，刀兵四起，弄到中國沒有一片乾淨土。但這種種的腐敗現象，自然使民心大不滿意，偏向改革之途，軍閥中的北洋系，這時也為權利問題分裂為二，一是安徽系，由段總理為首領。一是馮國璋所領導的直隸系。

張勳的復辟運動失敗，使北京城內多了許多外來的軍隊，這個動亂，也波及到了立夫家裏。原來姚家的陳媽，聽得新到了許多兵士，就向主人辭職，要去尋她的兒子，立夫勸她一面作事，一面找尋，但她不肯，決意要出空了身子去找，給她錢，她也不要，就飄然去了。

莫愁很可憐她的境遇，除了替她貼了許多尋人招貼以外，並且慫恿立夫將這件事作成一篇小說陳媽尋子，登在報紙上，希望或能被他的兒子看見，而到北京來和他母親相會。

立夫把小說寫成後，就寄給一家報館，就被登在報上了，這篇小說，很引起一般人注意，急進的

批評家，評爲民主主義文學最初的成功。舊派的人稱贊他善於描寫母性愛和母子愛，某教授特爲寫了一篇論文，指定這篇小說可與唐朝一篇敘事詩相比。

從此，立夫就確立了他的作家的地位，雜誌的編者常來索稿，同時，立夫的科學方面的研究，也因之連同出了名，所以他就當上了北京師範大學的生物學教授。因而結識了許多新時代的作家，於是他常常有論文在報紙上發表，辭句很是激烈，使莫愁提心吊胆時常睡不着覺。

姚家花園裏邊，倒因此也變得熱鬧起來，一輩青年人和著名一時的作家，常在園裏集會，有時也夾着幾個前輩，如林琴南，傅增湘，齊白石等名流，靖亞也常獨自來此，他服務的油礦，因爲採不着油，已經倒閉，所以在一年前由山西回京。木蘭也時常帶着淡芳回來。

思庵看了很是快樂，也常加入他們一羣說笑談天，他這時所牽掛在心的，只有阿非的婚事，阿非和紅玉雖未定親，但已爲大家所默認，不過思庵總耽心紅玉的身體太弱，怕她的壽命不長，所以既不宣佈訂婚，也不公然反對，任其自然發展。

在陳媽辭去以後，華大嫂替姚家介紹來一個丫環，她是旗人，名叫寶芬。那是古玩鋪認識的一個朋友託她介紹的。姚家正因陳媽走了，人手不夠，——就用她抵陳媽的缺，叫她專門侍候太太。

寶芬長得極美麗，也許比紅玉還勝，思庵和莫愁等問了她的家世，和出來做了環的原因。可是她對於自己的家世，總是含乎其詞，只說是家住西城，因為沒有法子，所以才出來當奴才。

起初思庵很有點不想留她，因為看她長的太好看。實在他活了六十歲，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看的女孩子，他想起體仁，假若體仁活着，一定會被這個女孩子所迷的，他想到女人是禍水，美貌的女人能傾國傾城，怕因她而使家中發生意外，所以很是猶豫不決，但是一來因着寶芬的貌美，受人喜愛，二來她舉動文雅，熟知禮貌，頗有大家閨秀的風度，所以女眷們都很中意，於是也就決定收留她了。

紅玉也很覺不安，深怕被阿非看上了，給她奪去自己的地位，但後來想到自己是她主人家的親戚，而她不過是一個傭人，却也覺釋然於心了。

木蘭聽說姚家新來了一個好看的丫環，也回娘家來看，見面以後，她也很覺詫異，等仔細和她談了以後，知道她還通文墨，所以非常喜愛她，便把她帶回會家，叫她陪伴幾日。但過不了幾天，寶芬便懇求木蘭放她回姚家去，這一來不免使木蘭起了疑心，因為木蘭知道從寶芬到了姚家後，阿非時常借着問候母親為由，到姚太太的房裏去，和寶芬搭訕。寶芬到了會家，阿非也幾乎天天來探望。

木蘭：而現在寶芬又急要回姚家，使她更覺得這中間真有形跡可疑之處了。

木蘭有一次就率直的對阿非說：

『你和紅玉妹妹早晚要結婚的，你不要再和寶芬親近了。』

『我也和姐姐一樣，不過覺得她很有趣罷了。』阿非這樣分辯。

『可是你不能比我，你是男小孩子啊！』木蘭堅決的這樣說他。

有一次，木蘭想留寶芬在自己家多住幾天，寶芬却這樣說：『謝謝你的好意，可是我不能待候您一輩子。』

『爲什麼呢？我們不能作朋友嗎？』

『我不能夠。』

木蘭對於寶芬的這種態度，很覺奇怪，心想不要是寶芬和阿非真已墮入了情網。所以便又問她：『你知道我的弟弟已經和表妹訂婚了嗎？』

寶芬覺得她是在受叱責了，急忙改爲正經的臉色說：『少奶奶，你不要誤解了，我是給人當丫環來的。我不想有什麼出息。』

「那麼爲什麼不在我這兒多住幾天呢？」

「我不能夠。」她說的很簡單，木蘭真不明白她究竟是什麼意思。

木蘭帶了寶芬回姚家，就把心裏的疑惑告訴了莫愁，並把紅玉在西湖月下老人祠所求到的籤語講給莫愁聽。她說：「香風一陣盡成空。唉！此事不要就應在寶芬身上啊！」

莫愁說：「我也曾仔細觀察寶芬的行動，覺得她又大方又規矩。對於阿非並不怎樣，或者不致於到那種地步。」

木蘭又問起紅玉的近況，莫愁告訴她，一個月倒有半個月是生病的，時常無事悲泣，延醫服藥都不見效，就是勸她也不行，說着就拉了木蘭同去看紅玉，看見她正睡在床上，臉上瘦了許多，手腕上骨頭也露了出來。

紅玉含着眼淚說：「二姐，謝謝您來看我，您再多來看我幾次吧，快快要看不到你的小妹妹了！」

木蘭和莫愁懇切地勸了她一番，叫她不要無事傷心，少作詩詞，並和她說一定要求父親早些宣佈和阿非訂婚，紅玉聽了很爲感激。

木蘭姊妹到退思室去和父親商量，思庵縐起眉頭說：「你們怎麼還沒有脫去沖喜的念頭。豈不見曼娘已受累不淺嗎？」

木蘭姊妹沒法，只得對紅玉說父親已經答應了。從此紅玉的飯量果然加了許多，這是夏天的事。大家都傳說，到了秋天，紅玉和阿非要訂婚了，所以紅玉也就那樣深信不疑。

寶芬確是一個很好的丫環，除了告假回去探望父母外，從不離開姚太太的身旁。她長得既好，又極伶俐，姚太太雖不能講話，而寶芬却能揣摩到姚太太的心思。要茶要水，都不必姚太太指示，以姚太太極寵愛她，思庵也極看重她，她不常出去遊玩，花園裏也不很常去，總是坐在太太房裏作活計。阿非去望母親時總和她談笑。姚太太雖不能用言語表示，但對他倆的親近，好似很喜歡。所以阿非時常幫着寶芬做事。有一次竟被紅玉的丫環看見，阿非替寶芬擦茶杯。又有一次看見兩人笑着拾一杯茶喝，但丫環却也不敢去告訴紅玉。

到了秋天，紅玉的健康恢復一些，已能在院中散步了。一天晚飯後，想去望望姑丈，並且看看阿非在那裏作什麼。她繞過池塘，向退思室走去，看見姑丈一人在內，却不見阿非，就和姑丈請安問好，談了幾句話，告辭出來，信步向園中走去。

她以爲在園中或能尋到阿非，但尋來尋去也沒有尋到，她覺得很累，就走向自己院屋去。正走到正屋旁邊時，看見阿非轉過牆角，好似在找尋誰似的一會又轉身去了。

紅玉很覺疑心，便跟上去隱身在一叢小樹的背後望着，那兒正是花房，前面是石板鋪地，地上擺着許多花盆。只見阿非和寶芬對面站着，寶芬向阿非很急促地說着話，可惜離得太遠，聽不出她說什麼，又見寶芬轉身想走了，阿非即攔住了不肯放。看得紅玉一陣傷心，禁不住淚如雨下，跌跌衝衝的走回自己的院子，躺在床上，獨自哭泣。

其實阿非本來一人在園中遊玩，走到花房前，忽看見寶芬獨自在那裏行走，仔細一看，她不是在賞花，却在那幾方石板上，按照一定的步數，向一個中心點走來走去，又自言自語地注視着地上，然後又來回數着步數。阿非覺得很奇怪，就走上前去招呼她，寶芬吃了一驚，見抬頭看是他，就裝出了笑容招呼。

「嚇了一跳吧，在這兒幹什麼？」阿非問。

「看花呢。」

「這兒哪有花，花在裏頭呢，你沒有看見花吧。」

『你怎麼知道？』

『我從遠遠就看見了。』

『我找一個別針呢。』寶芬聽說已被他看破，就改了口氣。『您到這兒來作什麼？我因為成天侍候老太太，所以抽空出來散散心。』

『我也是來散散心，一個別針還值得那樣的找法嗎？我來幫你找吧。』

『不用您費神。』寶芬想要轉身就走。

阿非却攔不住放她。『寶芬，我從來也沒有和你兩個人在一起的機會，妹妹，我是……』

寶芬看了他一眼。『放尊重些，被人家看見了多麼不好意思！』

阿非還要說下去，寶芬說：『求求您，您走吧，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吧。』

阿非只得走開了，兩人都不知道此事已被紅玉窺見。

阿非回到自己屋裏時，父親告訴他紅玉來過。

阿非就到紅玉院中去。但她拒絕不見，丫環出來說小姐因為太累了。阿非就對丫環說：『你告

訴小姐一聲，因為她方才去看我，所以我來的。』

愛上一個女人，又崇拜另一個女人，同時却又遭這兩個女人的拒絕；阿非此時實在無計奈何，只得頹唐的走了。他想：「世界上爲什麼要有女人，她們是最不可解的動物啊！」

父親見了他臉上的失望，可是默無一語，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直到第二天，紅玉的丫環把紅玉吐血和哭泣了的經過，跑去告訴思庵和莫愁，於是一家人都慌了。連姚太太也由寶芬扶着來了，衆人的眼睛，都集中在阿非和紅玉身上；在許多長輩前，阿非不能對紅玉表示什麼感情，所以沒有說什麼話。紅玉向大家一一道謝，她覺得驚動了姑母，更是過意不去，馮舅老爺和舅太太也向姚太太道謝，請她們回去。

數天以後，紅玉的病體才漸漸好些。

有一天，立夫的朋友青年作家巴古，借姚家花園宴請美國人唐納虛女士，並請唐女士聞名欽佩的辜鴻銘老先生作陪，以便兩人藉此會晤。

唐女士是因游歷而來中國的，極愛北京的風物，所以便住下來了，她住着很大的中國式房屋，僱着中國廚師，並請了一位教中國話的先生，所以也能說幾句中國話，因此著作家和藝術家都願和她往來。她曾在華大嫂的古玩鋪內遇到木蘭和興亞，因而認識起來，她很愛木蘭的天真，她到北

京已有一年，但始終沒有和辜老先生會過，所以巴古這次特地借這宴會讓兩人見見面。

辜鴻銘老先生，也是北京的一位怪名士，他的服裝很古舊，依然寬袍大袖，一派的前清式樣，不知道的人決看不出他精通英文，熟悉外國情形的。有一次，他在電影院裏看電影，看見影片裏邊一個穿着晚禮服赤着背部的婦人，他立了起來，大聲向觀衆說：

『你們看這外國婦人好不奇怪，她的上身，小衣外不穿大衣服，她的下身，大衣服內不穿小衣，她是上身沒有大褂，下身沒有褲子的。』

觀衆聽了，哄然大笑，座中有幾個外國人，斥他不應擾亂秩序，叫他不要高聲說話，他笑嘻嘻地用極流利的英語，將以上的話說了一轉，連外國人也跟着笑起來了。

他素來看不起那時的青年，說他們太缺乏舊日的禮貌，不過如有人請教於他，他倒也肯諄諄教導。他這次經了巴古的邀請，肯來會見唐女士，也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很愛看美麗的女子，早聽見人說過姚家姊妹和馮家小姐，曾家曼娘，都是北京有名的美人。第二，巴古告訴他說，諸姊妹不但長得好看，而且精於舊學，紅玉並且能夠製作詩詞傳奇，所以他聽了很高興，極願意去見見。

紅玉得了邀請，非常興奮，特地在前一日休息了一天，以便次日可以打足精神和客人周旋。當

日又特地遲些起身，臨時理髮搽粉，極意修飾；大家看了非常快慰，因為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如此高。與木蘭和興亞，曼娘到了姚家，看見了也覺奇怪。

午後，巴古、素丹，同了辜先生先到，大家出去迎接。一一見過，辜先生看見曼娘，說：「您至多只有二十多歲吧。」

曼娘笑着回答：「已經三十二歲了。」

辜先生正色說：「這就是舊式女子的好處，因為她們是小脚，終日伏處深閨，不受風日的侵蝕，所以能長保容顏不易見老，如若也像現在的女子，天天跑出去拍網球，那是不消三十歲，就已變成老太婆了。」

說得大家都大笑起來。

辜先生在高興的時候，極喜歡說話，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聽的人越多，他談的越起勁。他對於蓄妾的辯護，有這樣一個幽默的譬喻：他說一隻茶壺，要有四隻茶碗配着，才能成爲一套，所以一個人也應該有幾個妾。這天他所談的，却是纏足論了。他說：「一個女子的婀娜，完全在於身體的姿勢，外國女子的所以要束腰，就爲了要使臀部突出，以顯露曲線美，不過束腰是有礙於腹內臟腑的，而纏

足則於身體毫無關係。這兩種，都是使一個女子的身體挺直，顯出全身的輪廓的方法，但束腰是將腰部硬行束小，不如纏足使臀部自然挺出更來得美妙。何況女子的腹部是傳種接代的大本營，更不應加以妨礙，所以結論是：女子應該纏足，而不應該束腰。」

這番議論，曼娘聽了羞得抬不起頭，紅玉倒不覺怎樣，反而以為很有趣。

後來唐納虛女士來了，由巴古替衆人一一介紹。介紹到紅玉，就告訴她這位就是能作詩的馮小姐，唐女士拉着她的手，說着很勉強的中國話，極表欽佩之意。

辜先生用英語告訴她說，方才正在討論纏足的好處，但給她聽了，恐怕要不很贊成。唐女士說不必一定贊同，辜先生的議論，她總是極感興趣的。介紹完畢後，巴古宣佈他和素丹已經訂婚，大家又道賀一番。

衆人先在花園裏邊遊玩，東一堆西一羣的談天散步。

巴古對辜老先生批評木蘭和莫愁，他的話很富有詩意：

『木蘭的眼睛細長，莫愁的眼睛溜圓。木蘭像小河一樣的活潑，莫愁像池水一樣的寂靜。木蘭像白乾酒，莫愁像葡萄酒。木蘭像林中秋日，令人興奮，莫愁像炎夏清晨，令人安靜。木蘭的精神，不斷

地在天空飛翔，莫愁的精神，像大地之春，溫柔而強烈。」

紅玉因走得疲乏，想回去休息一下，阿非就陪她回去，走到淡芳室南的桃園，那兒有假山，南邊的池上，架着一條小橋，紅玉走在橋上，一邊俯視着水中的金魚。這時那裏只有他們兩人。

阿非說：「妹妹，我那天晚上去看你，爲什麼不讓我進去？」

「冤家！她停了一停，接着說：『你自己還不知道什麼緣故嗎？』」

「真不知道，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阿非心裏頗疑惑，不要是那天和寶芬在花園裏的一回事，已被紅玉看見了，很就想把這回事的經過告訴紅玉。

「妹妹，你聽我說……」

「不用分辯。」紅玉打斷了阿非的話。

「妹妹我們不是就要訂婚了嗎？不行再吵架了。」阿非用溫柔的聲調說。

「你去陪客吧，我要回屋裏歇一歇。」

「吃晚飯時來嗎？」

「當然去的。」

『我來接你吧！』

『不，我自己去。』紅玉說着，便走回自己院屋去。

紅玉回到屋裏，却又後悔起來，不該和阿非那樣鬥氣。

晚飯將近的時節，她就向飯廳走去，將到廳門，望見衆人都在裏邊，阿非正和唐女士在談論巴古和素丹訂婚的事情，而語音頗低，他就站住了腳，將耳朵靠近窗戶，想聽聽阿非究竟講些什麼。只聽阿非說：『男子本來都是如此的，愛上了一個女子，爲了她便什麼都願意。』

又聽見環兒插嘴說：『聽說她早已患了癆病啊！』

唐女士不懂什麼是癆病，由阿非解釋說就是肺病，她才明白。唐女士就說：『明知她已有病，仍舊肯娶她嗎！』

阿非回答說：『自然，爲了可憐她起見，當然娶她，她雖是尖利一些，但人很可愛。』

其實他們說的是錢素丹，但紅玉却誤會他們所說的是她自己，以致又羞又憤，轉身便走，走到不遠竟癱化在一個石櫬上，許久站不起來。心中暗想：『照阿非的話，他倆的嫁娶，已是不生問題，不過他只是爲了可憐自己，並不是真誠愛自己，難道阿非竟已移愛於寶芬了嗎？這怎麼辦呢？』她思

索了一會，全無主意，看看時候已遲，不得已撐起身子，走到飯廳去入席。

吃飯的時候，辜先生又談到自由結婚問題，他說一個女子，實在不應該由她去挑選追求未來的丈夫；因為這個辦法，使比較好的男子，都被臉皮厚的女子搶去，而使生性羞怯的女子，落在後面，至於幽貞嫻靜的女子，甯死也不肯自己去追求男子的。

紅玉聽了，以為又在說自己，更覺羞極傷心，不覺失了常態；竟舉起杯子，大聲向阿非說：『非哥，我們乾一杯！』

但喝不到半杯，就咳嗽起來，連血都咳出來了。

木蘭她們，都覺驚奇，連忙扶着她回房，到了院中，紅玉就說：『三姐，你請回去陪客吧，二姐也回去吧，留他在這兒，我有話和他說。』

『你們又吵架了嗎！』木蘭對阿非說。

『不，我們很好。』紅玉急忙回答了。『我有話和他要說。』

木蘭附耳告訴阿非，要小心看護她，說完就和莫愁走了。

阿非弄得莫明其妙。紅玉等她們走後，『請你拿心裏的話告訴我。』

阿非躊躇了一會，在黑暗中注視着她的臉，然後緊緊的抱住她。「妹妹，你還不知我早已拿我的心給了你嗎？」

「我只要你這句話。」

「我們已快訂婚了，還有什麼不放心呢？」

「唔！」二人攜着手走進房中。

「你應該睡了。你今晚似乎有些異樣。」阿非說：

「不，我沒有兩樣，我喜歡你，我從來沒有這樣喜歡過你。」

他又靠近她身旁，熱狂的吻着她，她也不加反抗。阿非又去把了環米林叫來陪她。才回身出去。阿非走後，她突然狂笑起來，笑了幾聲，又流下眼淚來了。

她走到梳妝檯前去照鏡子，向米林說：「你相這運命嗎？」

「是的，爲什麼呢？」

紅玉並不回答，坐在梳粧檯前，又開始梳粧了，她這時神情已經很安靜。

「你在這兒已經沒有什麼事，出去吧，讓我一個人好安靜些。」

米林走了，她一人坐在梳粧檯前畫眉。

一小時之後，客人將散，米林又回到紅玉房裏，看見房裏已沒有人，畫眉的筆，丟在梳粧檯上，以爲她整理好了，又去陪客人吃飯，所以也不在意。那知等了半天，也未回來，而阿非和木蘭等人又來探望，問四小姐這時怎樣？

米林說：「還是一小時以前出去的，不是和客人在一起嗎？」

木蘭心裏一跳，一種恐怖襲擊上來。

阿非却喊了起來：「紅玉！紅玉那兒去了？」他向外奔去，兩三分鐘後，又跑回來，「外邊沒有，上那兒去了呢？」他又像瘋人似的向黑暗中跑去，隔了一會，他就帶着馮舅老爺等人進來了。

衆人就打了燈籠到四處尋找，誰知園中都尋遍了，沒有紅玉的踪影，於是又回到她房裏搜尋線索，木蘭在抽屜裏看見了一個紙包，上面寫着贈給米林的，裏面是包着翡翠的耳環和別針。阿非又從那裏找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滿沾着斑斑的血淚。

馮舅老爺拾過來拆開了看，兩手索索地抖着：

孩兒不孝，幼受養育之恩，而竟無以爲報，姑父母待如骨肉，亦當再世不忘，乃賤體素弱，久

臥病榻。近來噩夢頻仍，自知不永，更何必留戀不去，以妨他人良緣，婚姻有定，不可強求，前者月下老人之詩句，早有所暗示。然天地之大，竟使紅玉無以存身，然而人孰不死，遲早間耳。以此清白之身還我父母，尚祈勉節哀思，姑父母之鴻恩，亦惟有圖報於來生而已。薄命女紅玉謹叩。

馮舅老爺看完了以後，急的直跺腳。對妻子說道：「不好了！」眼淚就流了下來，馮舅太太就號啕大哭，阿非茫然像木人坐着。

馮舅老爺一面流淚，一邊仍叫家人設法尋覓，但各處都已尋到，依舊無踪無影，就有人想到不要已經投入荷池中，於是又到池邊去找，但時在黑夜，池面又闊，那裏去找。

一些女眷，只在屋裏焦急，還是莫愁比較沉靜一點，她又從地上發現一張紙條，那紙上短短的寫着幾行字。

「阿非哥，請按照月下老人詩句行之，謹祝白首偕老。」

這時屋外的家人們，都圍着水池尋找，各人手拿火把，火光驚動了巢中的小鳥。人聲驚覺的鳥鳴聲，梟鳥的怪叫聲，打破了沉重的寂靜。

立夫默默地用手指給亞興看亭上刻的對聯：

「曲水繞山山繞水，

閑人觀俗俗觀人。」

馮子安因夜已漸深，只可等到天明再說，就向來客道謝，請他們先回去，曼娘、木蘭、興亞都懷着不安回去了。這一晚，大家自然都睡不着。

到了天剛明亮，馮舅老爺和思庵已經起來，再去尋覓，方走到池邊，已看見遠遠有一個人浮着，連忙叫起男僕，撈將上來，果然是她；一個如花如玉的美人，這時已面目浮腫，肚皮鼓起，見了令人可怕。

馮子安也不管乾淨不乾淨，抱住了哭個不住，阿非望了望，也不敢細看，一家人都非常傷心，馮舅太太更爲悲傷。第二天一早，木蘭就和興亞、曼娘、錢姨太太、麗蓮等人來了，紅玉的母親，早哭得像淚人兒一樣，大家得了這消息，都非常傷心。木蘭覺得真應了杭州月下老人祠的那句籤詩。細細一想，阿非和寶芬在年齡方面，正好相配，香風一陣，恰是應在寶芬身上，看上去紅玉的缺將來必由寶芬抵補無疑了。

姚太太雖然睡在床上，說不出話，但聽覺是清楚的，她得知了紅玉自盡的事，也非常哀痛。她身體本很衰弱，經此一番刺激，更加不能支持。夜裏的惡夢更多，差不多每夜都夢見銀屏，弄得她連白霞都怕看見了。

有一天，白霞來請安，剛走進房，她就驚駭起來，不禁狂叫起來。

「你難道也幫着你的媽來向我討命嗎？」

她拍着床，趕白霞出去。莫愁剛走過房門口，起初時愕然一驚，後來倒歡喜得趕快跑進房，向姚太太說：「媽的喉音不是恢復了嗎？」

不料姚太太的病從此就一天重似一天。後來她自知去死期已近，就把兒女一起叫到床前。向他們說，銀屏已在夢中告訴過她，家裏另有一個人死了以後，就該輪到她自己，現在紅玉死了，自然她也不久於人世了。她此刻所最關心的，只有阿非的婚事，寶芬雖是一個丫環，然而相貌既好，性情又文靜，和阿非很相配，並知阿非也很愛她，所以一定要思庵給他們配成夫妻，以了心願。說過這番話以後，過了兩天她便死了。

思庵不忍拂她的遺命，就去請華大嫂來，托她向寶芬的父母求親，並說明要待姚太太終七以

前完婚以免等待三年的孝服。寶芬自從確實知道了自己將要作姚家的媳婦，方將自己的實在家世，和到姚家幫備的目的，告訴了阿非。

原來寶芬的父親姓童，本在清朝做大官，自革命事起，他們也當然受了影響，所以弄得非常貧窮了。他的父親，有一天買到一部姚家花園舊主人家裏的一部書，書中夾着一張紙條，中間詳述咸豐年間英法聯軍燒掠北京和圓明園的事實，並說因要離京避難，所以將一切金銀珠寶，埋藏在園中花房前的石板底下。寶芬父親看見了這張紙條，心裏起了一種奢望，想掘取這些寶物，所以特地運動華大嫂，將自己的女兒送到姚家作了環，命她留意找尋這埋藏寶物的地點。寶芬到了姚家後，也會去踏看幾次，但覺花園現已屬於他人，即使知道了所在，掘取也不可能，因此也就不甚放在心上。並且姚家待她很好，阿非又和她這樣親熱，年紀相仿的男女，常在一起，當然免不了發生情感。這樣，她對於掘藏這事，更冷淡了。那一天，她正在那裏踏看寶藏的地位，在那幾塊石板上來回細查，恰被阿非看見了，經她支吾了幾句，却又被紅玉所窺見。寶芬會便向父親說明這事沒有把握，但父親仍不死心，依舊叫她留心等機會。等到華大嫂前去求親，她父親一想掘藏原是沒有把握的事，而女兒能嫁給一位富家子弟，也是現成的福氣，隨即滿口應允。

寶芬把這節事和盤告訴了阿非，阿非倒很信爲真，叫了幾個家人把那地方的幾塊石板一一掘了起來。居然在當中一塊的下面，發現了兩個罇，可惜都已空了，顯見已被先下手的將寶物取去。不過還算運氣，在罇子旁邊，拾到五粒大珠，大概是上回澆藏的人急忙中所遺落的。阿非和寶芬以爲一番手脚總算沒有白廢，也就很爲滿意，走去告訴思庵，思庵也無非笑笑說：『你們沒有這麼大福氣去享受這寶藏。』

思庵從太太死後，立定了主意，命阿非和寶芬結婚後就到英國去留學；對於自己的行止，也另有一番打算。所以在他們草草結婚後，就擇了一天，叫齊了兒女親人，向大家說：『太太死了，兒女婚嫁都已完畢，一切心願全了，我等阿非夫婦動身後，也要出家雲游去了。』衆人聽了，自然苦苦勸他不要去，但他絲毫不爲所動，反而說他早已存下這心，不過一向因各事纏繞，不便撇下就走，現在諸事既了，不走何待。況且將來依舊打算回來的，只不過像出一次遠門一樣，大家何必過於着急。

思庵就將家事先行安排一下，分出現款三萬元，給珊瑚、木蘭、莫愁每人一萬。其餘的財產，都歸阿非和白霞承受。阿非在英國的時候，一切家務由木蘭姊妹和馮舅老爺代管，白霞在未成年以前，由珊瑚監護。

但木蘭不願要現錢，而要求一所杭州的舖子，以便將來如到杭州時，也可以過日子。思庵就依了她，收回現款，拿杭州一所茶葉舖子給了她。莫愁出嫁的時候，原先由思庵給她一所蘇州的舖子作賠嫁，因此姊妹二人，在蘇杭各有了一所舖子。

阿非在赴英出洋的前一日，和寶芬二人到紅玉的墓上去祭了一下。這時已是晚秋，紅玉的墓在玉泉山附近的鄉下；他們出西直門一路往玉泉山去，一看見了墓，阿非就哀痛不已，寶芬也跟着哭泣起來。在墓前祭奠了一番，阿非還讀了預先作好的祭文，讀到傷心的地方，竟哭倒在地上。

第二天，他們動身了，寶芬的父母都來相送；阿非想到這次也許就是和父親的永別，所以心中很覺難過。

姚思庵等阿非走後，便改了道裝，向家人說明，十年後再回來，也不必派人找尋，於是就飄然而去。

秋日之歌

姚家在紅玉未死的前幾天，忽然接到一封從長江沿岸都會安慶寄來的信，信封上寫着靜宜

園主人收，下面署名陳三字跡清秀非凡。拆開一看，大意是說他就是陳媽的兒子，因為從報紙上看見立夫所著的那篇「陳媽尋子」的小說，所以寫信來的。另外附着一封給他母親的長函，詳述他被軍隊拉去以後的經過，怎樣跟了軍隊走了許多路，怎樣逃出來傭工爲活；現在他在安慶當一名警察，每月只有八元錢的餉銀，如母親在姚家的話，請姚家拿這封信讀給他母親聽，並說本想立刻到北京來和母親會面，但是因為沒有盤費，所以暫時不能動身。

立夫和莫愁讀了這封信，非常感動，立刻依照來信地址電匯了四十元錢給他作盤費，他們都等着他的到來，都想看看這陳媽的兒子，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不是從那信上的字跡看來，他一定是個用功讀書的人，因為現在能寫這種小楷的人已是很少了。

在辦理姚太太喪事的時候，陳三到了。他見了思庵，立刻雙膝跪倒，道謝母親多年受姚家的恩澤；思庵命他坐在椅子上，他不肯坐，只是立着。

他是一個高大漢子，膚色很黑，顯示他的受盡風霜，但是談吐很文雅，絕不像一個粗人。

思庵和他談了許多話，他聽說母親已走，非常懊喪。環兒又把陳媽所留下的一包衣服給他，更引起他的傷感，就想立刻出去找尋。思庵勸他不必如此着急，而且一時也沒有找處，姑且住下來再

說。照立夫的意思，想叫他當一個書記，替他抄抄稿件；但陳三不肯，說他是個粗人，情願當一個守衛，立夫也就依了他，不過在空閒的時候，也幫做抄寫的工作，每隔幾天，總到各處街上去訪尋他的母親。

淡芳在曾家，雖是一個丫環，因木蘭小時節和她同過患難，所以木蘭很看得起她，差不多拿她當自己的妹妹看待，她有一天，跟着木蘭到城南遊藝園去玩，經過一條小石橋，橋邊有一家人家，門口掛着『舒寓』牌子，淡芳自到曾家，由木蘭的教導，已能識得幾個字，這時看見這個地方，似乎有些熟悉，同時她瞧見『舒寓』的牌子，忽然記起了她幼年的情形，便很興奮的告訴木蘭說：『這兒一定是我的家，門前的小橋，是我小時常常玩的地方，決不會錯。』

木蘭就領了她去叫門，由一個年輕的男僕來開門詢問，木蘭說要見舒老先生，他回進去通報後，出來了一個鬚鬚斑斑的 older，和木蘭淡芳互相問答了一會，那知竟是淡芳的父親。於是父女相抱大哭，父親告訴淡芳，說母親早已故世，哥哥也已娶了親，大家真是說不盡的傷心。木蘭就叫她住在自己家裏，並說多住幾天也無妨，但不到十天，她就回來告訴木蘭，說嫂嫂不很賢慧，看見忽然來了一個姑娘，恐怕將來出嫁的時候要耗費家產，所以待她不大好，因此不願多住下去了。

這時靖亞早已辭了山西的事，另外在北京水利會裏謀得一個差使。他已和素雲不睦，所以總是在弟弟興亞那邊談笑的時候爲多，因爲時常看見淡芳，竟漸漸對她注意起來了。木蘭自然看得出，暗想淡芳是好人，家出身，相貌雖然不能說十分美麗，但也五官清秀，並不討厭，而性情極是柔順和婉，若給靖亞作姨太太，倒很相當，因此先暗地去探探婆婆的意思。曾太太以爲從前沒有多思量，錯將素雲娶進了門，使靖亞很受痛苦，心中頗爲過意不去，覺得對不住自己的兒子，現在聽木蘭提起此事，也很贊成。木蘭得了婆婆的同意，便定了主意，只等機會和靖亞說破。不料正在這時節，她忽然發現淡芳態度有些異樣，常現出坐立不安的樣子。木蘭起了疑心，有一天夜裏乘大家已睡，她把淡芳叫來，問她態度失常的原故。她起初只是流淚嘆氣，不肯直說。木蘭就說：『可是靖亞少爺對你有什麼不規矩的舉動麼？』

淡芳紅了臉，很慚愧地答道：『少奶奶，請救救我吧，我實在不敢拒絕他！』

『那麼他答應娶你嗎？』木蘭問。

『他說他和二奶奶已經恩斷義絕，如我情願的話，他一定要我。』

木蘭便安慰她，叫她不要擔憂，並告訴她此事已和太太等商量過，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淡芳感激着說：『少奶奶的恩，一生也不能忘。我的身子已經屬於他的了，若是老爺太太不贊成，我也只有一死了事。只請您不要告訴旁人，不要讓金蘭他們知道才好。』

『你們有關係了多少日子呢？』

『有一兩個月了。』淡芳低下了頭。

木蘭說：『那麼事情得越快越好呢！』

懷玉因袁世凱的死，失去了山西的位置，回京以後，又拍上了交通總長的馬屁，在部裏得到了一個參事的差使。但他並不知足，他以為這時實權都握在武人手裏，總要結交上一個現任武人，方能有出頭的機會，就和鶯鶯暗中計議好了，去勾引駐在天津的吳將軍。他故意帶了鶯鶯去見吳將軍，故意讓鶯鶯和吳將軍鬼混在一起，不等鶯鶯使出渾身手段，吳將軍就上了圈套。此後，鶯鶯便和吳將軍同坐在汽車裏招遙過市，常常在吳將軍的衙門裏邊住宿，鬧得無人不知，醜聲四佈，都說牛懷玉已拿自己的姨太太送給吳將軍了。

這時正是學生運動醞釀的時代，政府裏自從某系掌權之後，短短的兩年間，已寫下中國歷史中政治最黑暗的一頁。將借款拿來的錢，無非飽私囊，於國家一點也沒有用處。政府反而窮得厲害，

各機關薪俸，學校和駐外公使領館的經費，都成年的欠着。但於登登諸公，却無不財源茂盛，黃金鈔票大量的拿進來。因此激動了青年學生的憤怒，他們原已受了文學革命的洗禮，對於現狀深覺不滿，再看見當時的政府如此腐敗，益發使他們熱血沸騰，在民國八年的五月三日，看見了凡爾塞和會的消息，使他們感覺迫不可待，乃定於五月七日作一次遊行大示威運動。後來因為他們當中的一個中堅份子錢女士被拘捕，於是提前於五月四日舉行，那天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十四個學校裏的數千個學生，舉着旗幟，喊着口號，在天安門前集齊了，然後向各處街道遊行。這天學生們總算勝利，不過散隊之後，仍被拘捕了三十二名，幸虧傅先生那時正任教育總長，由他向政府進言，才都釋放出來，這次的學生運動，蔓延得很快，不久便已普及全國，於是曹汝霖、張宗祥、陸宗輿全被政府免職。

懷玉在事後打聽得下台的要人都將暫時避到天津日租界去，他默付了一番，便也帶了鴛鴦動身赴津，去進行他自己的事業。素雲也跟着他們同去，靖亞問她，素雲却回說不用你管的話。

素雲走後，黛雲來探望木蘭，這時黛雲是和父母另居北京，因為牛志道自從那年革職遷津後，過了幾年，忽和太太不睦，便逕自帶了大部份的家財，和黛雲回到北京，找着了黛雲的母親一同居

黛玉告訴木蘭，學生遊行那一天，懷玉怎樣的害怕；因為黛玉也在參加，所以受懷玉大罵了一頓，她因爲不服氣，和他大鬧了一次。又說起鴛鴦和吳將軍的醜事，黛玉說：「鴛鴦真太不要臉，但有人提起這事，她非但不覺羞恥，反而說是男女公開交際，有什麼奇怪。人家千方百計，要想拍吳將軍的馬屁，還怕拍不上呢！」

黛玉又說，懷玉時常帶了鴛鴦到吳將軍的宅中去吃飯，飯後，故意讓她在那裏打牌，打完牌過夜，一住便是七八天，懷玉連問也不去問。

木蘭說：「素雲不知是不是也有份？但她却不知道。木蘭心想懷玉素雲是那樣的腐敗，而黛玉又這樣的前進，同一個父親，何以會生出性格絕對相反的兒女來。」

木蘭當然把懷玉的事情說給立夫莫愁聽。黛玉每次到姚家玩，也告訴他們不少的新聞，使立夫聽了以爲是聞所未聞的。黛玉說慫恿立夫記下來登到報紙上去，立夫很以爲然，就要動筆。但木蘭和莫愁明知這是要招人怨恨的，力勸他不必多此一舉，後來總算變通辦法，由立夫把有關係的人名都隱去，把鴛鴦改作燕燕，懷玉改爲卞寶，編成記事。稿成後，由陳三賸清送到報館裏去發表。閱

報的人一看便已了然，知道這是指的牛懷玉和鴛鴦；於是傅誦一時，茶樓酒館之中，都拿這件事當笑話講。

鴛鴦看見了以後，氣憤得很，拿了報紙去告訴吳將軍。但吳將軍倒不覺怎樣，反而因為這是一件豔聞，以名將風流自許，頗為得意。

林 語 堂 代 表 作

懷玉當然更是氣憤，但明知如若公然向報館交涉，就等於自認為個中人；而置之不問，實在又覺氣不過，於是就寫了一封信給他在北京的一個朋友，託他查究此事，並要求報館道歉更正。他的朋友明知報館也決不肯認錯，所以也不認真辦理，不過向報館探聽這篇記事的作者究是何人，報館的主筆是立夫的朋友，和傅先生也很有關係；傅先生這時雖已辭職，但勢力依然存在，報館主筆自然態度很強硬，當時就回答說作者的眞名不能發表，牛懷玉如若情願自認是卞寶，叫他儘可以拿破壞的名譽的罪名控訴報館，因此那人也不得要領而去。懷玉疑心黛雲在這件事情中也一定有份，後來隔了許久，才從朋友那裏聽到是孔立夫的手筆，於是兩方的仇恨又深了一層。懷玉也決心要尋機會報復。

這時候，北京的通訊社，多如雨後春筍，不論在何地方，只要掛上一塊牌子，就可成立發稿，向政

府和各省督軍要些津貼。此外就是無中生有地向各方面敲詐，連妓女戲子都不肯放過。其中有一家是反對直系的機關，看見立夫那篇記事後，也照樣寫了一篇，而且把當事人完全換了真名姓，不過因和吳將軍另有關係，所以沒有把他的名字刊出來，而代以『某將軍』三字。文中並有牽連到素雲的地方。這篇稿子，北京各報刊載的很多，使吳將軍也不由得動怒起來；他和段執政是異派，不便直接請求取締，就寫了一封信給京師警察廳吳廳長，委他封閉這家通訊社。吳廳長也是直系份子，自然照辦。立刻派人將那通訊社封禁。但這又有什麼用，不到三天，這家通訊社的創辦人，早已另在一個地方換上了一塊牌子，照常進行他的工作了。

可是這件事情，最受影響的是素雲。牛志道從報紙看見這段記載，氣得手足冰冷，將懷玉一連罵了幾天。靖亞自然不勝羞憤，定要和素雲斷絕關係。

興亞勸說：『這件事情，須得父親的許可，父親正在生病，我們不要拿這件事告訴他，以免增加他的病，父親若是知道此事，不知要怎樣的生氣呢？』

靖亞說：『事情的關係很大，我也顧不了許多，何況遲早要發作，還是早點解決爲妙，我若不和素雲脫離關係，那有面目再出去見人，我已決定休了素雲，把淡芳扶正。』

他們先和曾太太商量，曾太太也覺得這是保全家聲的惟一辦法；而對於淡芳因已知道她也是好人家出身，所以深爲合意。於是一起去見文樸，將這件事情從頭至尾的告訴給他聽。文樸氣的半天說不出話，立刻命靖亞拿過紙筆，親自起一個和牛素雲脫離一切關係的聲明草稿，叫人送到報館去刊登。又寫了一封信給親家牛志道，說明不得不出此一舉的理由。寫完後，又對靖亞說：「以前因我的大意，以致誤娶素雲，害得你受了許多痛苦和羞辱，一次已誤，不可再蹈覆轍，你把淡芳叫來，讓我仔細看看。」

丫環雪花正在屋外竊聽，聽到此處，暗爲淡芳欣幸慶賀，就去把淡芳拉進來了。

淡芳進來後，木蘭和興亞也跟進來了。淡芳一見文樸就請安。文樸望着她，她低頭立着。

文樸問：「你能料理家事嗎？」

「是，老爺。」淡芳低聲回答。

「你能讀書寫字嗎？」

她羞的默然無語。

木蘭代表她回說：「她念過百家姓，菜名張目還能寫。」

『你能好好侍候我的兒子嗎？』

這句問話，真羞得淡芳更加回答不出來了，但是文樸對於她這種羞怯的態度，認為是最滿意的回答，所以細細看了看她的臉便說：『我答應了。』

『跪下給老爺叩頭吧！』桂姐在一旁說。

淡芳就跪下叩了三個頭。

『給太太叩頭。』桂姐又說了。

淡芳又跪下叩完了頭，由桂姐領出屋外去了。大家都給淡芳道喜，羞得她滿臉通紅，連看也不敢看她們。

從此靖亞也得了安慰，再不看見他繃眉蹙額了。

曾文樸休媳婦的廣告在報紙刊出後的翌日，接到牛志道的回信，信中的語氣很和平，自認素雲的不是，不過說這種事儘可私下和解，何必鬧到報紙上去。懷玉也從天津寫了一封信給文樸辯論，並附了一張天津的報紙，上面刊着一段他替素雲的辯白，說曾家無非因為她多年不生育，特意造出種種謠言破壞等等。文樸看了，也未置答。

素雲自從和曾家脫離後，就和小錢混在一起，但始終沒有嫁他。

懷玉已當了吳將軍的祕書，因吳將軍調任東北，就帶了鴛鴦一同出關，直到民國十三年才回北京，所以和立夫方面暫時沒有什麼事故發生。

懷玉出關去，拋下大太太雅卿和五個兒子。黛雲很同情雅卿就和母親說好，將他們接來同住，牛志道也很喜歡這些孩子。兩年後，獨居在天津陋巷裏的牛志道夫人馬大娘，喝了毒藥自殺，這時她的兒女懷玉與素雲正在東北，所以只有牛志道、懷玉、大太太雅卿和孩子們，參加了葬式。這樣曾經在北京名震一時的女傑馬大娘，就離開這塵世了。

文樸因經這番變故，病體漸漸加重，後來自知不起，就命靖亞和淡芳趕緊結婚，因為是續絃，而且家主又在病中，所以一切也從簡。辦過喜事後，文樸叫過全家兒女眷屬，向他們說自知已不久人世，乘着沒有斷氣，要向他们說幾句話。吩咐他們以後必須勤儉持家，萬不可趨於奢侈，兄弟妯娌須彼此和睦，不可發生意見，對於僕婦須要寬厚，不可苛薄，木蘭一向能幹，須出力管家，麗蓮未嫁，雖說時勢所趨，男女婚姻可以自由，但擇人之際，也要自己留心。並說他自己作了幾十年的官，從來沒有貪過非分之財，他不過從俸銀上積到十萬家私，可告無罪於祖宗。他到這裏時，氣促音顫，姨太太桂

姐替他在胸口撫摩了一些時候，他伸出兩個指頭，掙扎着好像說是所引爲遺憾的，就是娶了兒媳多年，依然只有兩個孫子。

姨太太桂姐急忙附着他的耳朵，告訴淡芳已經有喜的話。文樸聽了點點頭便含笑而終。

淡芳結婚後七個月，卽生了一個兒子，同年木蘭又生了一個女兒。

姚家花園自從太太故世，老爺出家雲遊，莫愁等居喪後，漸漸冷落下來了。紅玉也死了，阿非和寶芬在國外，巴古和素丹結婚後也不常來，林琴南已到南方去，只有唐納虛女士和畫家齊白石，還偶然到園中來坐坐。

立夫在家無事，以著作爲消遣，他的議論大都繼承他岳父的意思，以科學和道教爲中心，他著了一篇關於生物的論文，題目是「草木的感覺能力」，據他的理論，不但禽獸就是草木也有感覺。他對於科學的見解愈深，對於政治的見解自然也進步，而對於當時爲政者的不滿，也愈加顯露，於是時常發出激烈的言論，攻擊當局。黛雲常到姚家，立夫學校裏邊，也有幾個志同道合的同事常來談論，因此姚家花園裏邊，又集了一個小小的團體，其中的份子主張激烈的居多，言論也自趨於急進。

陳三自受立夫的看重，也替姚家管賬，寫寫算算，也時常出席他們的會議當記錄，但仍然忠實地繼續他守衛的職務。環兒也和立夫一樣，很看得起陳三，但陳三常以下人自居，對她很是冷淡。有一天，環兒問他爲什麼這樣沉默，陳三說：地位使然，不能不自己抑制環兒聽了此言，方知所以，從此改了態度，對他極爲親厚。陳三不是笨人，那有看不出的道理，不過總以爲有主僕之份，不敢胡亂妄想。

有一次大家談到婚姻問題，環兒說：『婚姻要以愛情爲主，用不着什麼婚書婚禮，這些無非是打官司的材料罷了。』

立夫很讚成，他說：『古人就有抱這種見解的，例如清朝著名畫家鄭板橋，就是其中的一個。據說鄭板橋有一天飯後，帶了他的女兒到外邊去散步，走到一個朋友家的門口時，就領了女兒走進去，向女兒說：這就是你的婆家，你好好住下和你的翁姑丈夫過日子吧，說完他就走了。』

『婚禮是封建餘毒，現在本來用不着。』黛雲也這樣說。

有一天下午，立夫忽然說天氣很好，要環兒和陳三陪他同去遊西山，到了那裏以後，先遊覽山景，走了一會，到了一條四面都是松樹的小徑，立夫停了步，向陳三環兒說：『今天你們兩人就可以

成爲夫婦，一切的禮節都可以免除，天地草木和我，就是你們的證婚人，你們快到樹林深處去抱着接個吻，就能知道這是最榮譽的夫婦結合禮，我並且已經替你們在廟裏賃好一間，住宿的房間了。

環兒因事出突然，一時反而沒有了主意，只是說：「母親要說嗎？」

立夫說：「你自己不是說過，婚禮是用不着的嗎？」

說完也不容他們分說，把兩人的手互握在一起，叫他們快去依言行事。

陳三喜出望外，不知不覺地拉了環兒向前走去，果然在樹林裏抱着接了一個吻，等到回出樹林時，立夫已經不在了。他兩便在廟裏度那新婚之夜，這件事立夫早已告訴過莫愁，不過母親那裏，直到當天回家方始說破，他母親見事已成就，也沒有說什麼話。

第二天早晨，新夫婦相偕回家，立夫等已在門口等候，放着鞭炮迎接他倆，環兒有些靦腆，陳三只是張嘴嬉笑。立夫引了他倆進去，去拜見母親，老太太別的不說什麼，只叫立夫快差人買些紅綠綢子，掛在他倆的臥室裏邊，立夫笑着走了。

姚家的男女傭人自然把這事當作新聞講，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立刻傳遍了北京，大家都目立

夫爲新派的危險人物，莫愁也很擔憂，只好勸誘立夫致力於研究科學，以減少他對於政治的活動。因此特地替他買了許多科學參考書，和試驗用的器械。

不久莫愁又生了一個兒子，他依舊用了全副精神注意在立夫身上，她吩咐一切用人，在立夫研究學問的時候，不許到他的書房裏去，每天十一點鐘，她必親自送一杯牛奶和一些餅乾去；夜裏雖然遲了，她也必睡在床上醒着等候，希望他從此專心於學問，不至於鬧出別的事情來。

阿非和寶芬在民國十三年秋天，回到中國來了。阿非在英國學校畢業後，又到巴黎住了一年，同時讓寶芬去學油畫，回到北京後，大家久別重逢，自是非常親熱，第二天，一同回到寶芬家住了三天，然後又到紅玉的墓前祭祀了一下，墓旁所種的樹，已經長的很高，兩人都很歡喜。

有一天，阿非和立夫談到這時軍閥混戰的情形。立夫說：「其中各派分歧，錯綜複雜，也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大致說起來，最初是甲派和乙派合了打倒丙派等；丙派失敗了，甲乙兩派即自相爭鬥，同時乙派裏又化出來一個丁派，於是丁派和甲派又聯合了攻打乙派，並有丙派從旁相助。所以這次大概是丁派獲勝，但不久甲派恐怕又要捐棄前嫌和乙派重新聯合起來，去打倒丙派了。因此安福系去而復返，基督將軍又到北京，吳大帥前有奉軍，後有基督將軍，已經兩面受敵了。自從立

夫說了這番情形後，直系果然失敗，奉軍重新回進關內，狗肉將軍作了山東督軍。孫中山也於這年冬天到了北京，但不多時就生病死去，接着便在上海發生了五卅事件，於是各處的學生運動又被激動了，北京的學生更激動得厲害，所有學校一齊罷課，每天開會討論，並在各處街上遊行示威。陳三和環兒也每天到街上去講演。

木蘭的大女兒阿曼，生得伶俐聰明，這時也在學校讀書，學生爲了五卅事件遊行講演的時候，阿曼和曼娘的兒子阿蘇，都去參加黛雲所領導的化粧講演。

不過當局對於學生的舉動，已漸漸覺得討厭，視爲擾亂秩序，因而屢次有拘捕學生的事件發生。

這一年十一月中，又有一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參加的人數有數千之多，要求安福系立刻退出政府，和召開國民大會；他們因有基督將軍作後盾，所以敢如此大胆地作去。

次年三月，大沽又發生了一件國際交涉。三月十七日，段執政的衛隊，和民衆請願代表發生衝突，衛隊開鎗，打傷了幾個代表，民衆更加激昂，定於次日再舉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擴大遊行。

阿曼吃了早飯，照常到校裏去讀書，過了一會，打電話告訴木蘭，說學校裏的學生要去參加遊

行，吃飯時節也許要遲一些回家。木蘭因為這一時期中學生遊行很是尋常，所以不甚在意，只叫她自己千萬要小心。

十二點半的時候，木蘭却接立夫的電話，來問阿曼是不是也參加遊行去了，木蘭說是的，並問有沒有什麼事。立夫遲疑了一下說：「沒有事。」電話就掛上了。

立夫因從朋友那裏得到一個重要消息，說段執政這天已決定預備下辣手，將這羣示威的人懲治一下；而且已有人看見許多荷鎗實彈的衛隊，在國務院前等待示威的人，所以特地打電話問木蘭。現在一聽阿曼已經去了，他就趕緊拉陳三出門，自己坐了一輛洋車，陳三騎了自行車，向天安門飛馳而去，想設法叫回阿曼。

到了那邊一看，才知會議已畢，遊行隊伍已循了哈德門大街向國務院進發。那時街上擁擠不堪，車子已不能通行，立夫便步行向前，跑到國務院門首，正想從人叢中擠進去時，已聽見裏邊放排鎗的聲音，即見請願的人，如潮水一般，向後退擁出來。同時預伏在大門兩邊的衛隊又用鎗刺刺擊，霎時打傷了好幾十個人，另有幾個衛隊，拿鐵練在人叢中亂抽亂趕，立夫的腳跟上被帶着了一下，頓時痛入心肺，幾乎跌倒，不得已只好拐了一隻腳，勉強向前逃走，看見一輛洋車，就坐上回到家。

中。

陳三比立夫先到國務院前，但也擠不進去。他聽見說阿曼學校裏的學生最矮小，所以在最前列，心裏已很着急，後來聽到鎗聲，知道不妙，便跳上自行車，趕回去報告木蘭，幸而路近，片刻即到。

木蘭正在喂小女阿美吃飯，聽了此訊，拉着興亞就往外跑，坐着洋車趕到國務院前，只見那裏靜悄悄地並無一人，兩旁店鋪多已閉門，院門內遍地躺着死屍，約有四五十具，木蘭和興亞專揀穿女孩衣服的查看，居然沒有阿曼在內，心裏略略定了一些，不料再走過去時，又看見赫然兩口棺木，放在牆邊，木蘭走近時，已經看清楚，一口棺木當中，正是阿曼，木蘭不顧血污，跑上去抱住了大哭起來。興亞過去仔細一看，始知她頭頸中了一鎗，故而即刻就死。他們搬了阿曼的屍身回家後，木蘭已如醉如癡，不言不語，竟似失去了知覺一般。莫愁環兒也趕來慰唁，只有立夫因腳踝受傷，睡在床上不能起來。政府這次屠死無辜的民衆，引起了全國的痛恨和憤怒，於是三十三天以後，段政府總被迫下台了。

木蘭自從阿曼慘死，性情驟然改變，沉默寡言，絕少笑容，她又病了一次，經過半個多月，才漸漸轉好，立夫在腳踝傷愈後，即來探望木蘭，並說國立學校的校長當中有幾個如何可惡，不肯替學生

出頭，所以他已作了一篇文章痛罵他們，木蘭說他何必這樣做，又去招怨，立夫說不罵他們幾句，實在耐不住。

木蘭病好後，常和興亞說不願再居在北京，要遷到一處比較安靜點的地方去，但因興亞的母親在堂，所以也無法搬家。

有一天，黛雲急急匆匆地跑來報告莫愁立夫，說她的朋友看見政府裏邊所開的一張拘捕的名單中，上面有五十二人，這些人都已得信逃走，上邊有沒有立夫的名字不確實，但黛雲確知她哥哥懷玉已隨奉軍回來北京，所以叫立夫要小心一點。

莫愁聽了這消息，極其擔憂，連忙到書房裏去細細檢視了一番，將涉有嫌疑的書籍和原稿，一概取出燒燬檢視的時節。看見一篇論文，題目是『宗嗣制度應該維持』，想了一想，仍放在一邊未動。又將一些科學器械和參考書籍整理出來，放在桌上，收拾得一無痕跡，方始放心。這時她已懷孕六個月，收拾了一黃昏，已經吃力異常。第二天早晨，木蘭興亞也來和莫愁討論這件事。將近正午的時節，陳三現着驚惶的神氣，奔進來說：『警察來了。』木蘭姊妹聽了，頓時臉上失色，再想問時，四個警察已走進來，說是奉命來拘捕立夫。說完就帶着立夫，由兩個警察押着走了。其餘二人到書房

裏搜檢一番，將一切文稿都拿去了。這時屋裏很亂，木蘭因刺激過度而暈去，孔太太和環兒拿了冷手巾替她擦額部，阿非和寶芬都在那裏看護。莫愁知道事情很爲緊急，趕緊命陳三去請傅先生來商量。

寶芬獻計說：『我父親和現在的維持會王士珍會長認識，可以托他設法。』她便去見她父親去了。

王士珍是前清時代一個武官，年已八十，因爲這次混戰後，曹總統已辭職，段執政又被驅逐，政府無人主持，所以大家公推他出來暫時維持的。

傅先生到後，問明了情由，就立刻親去探問，去了一會，回來說：『已經見過警察廳長，也見過了立夫，據廳長說，是被人告發，但告發人並沒有具名，此事將由軍法處辦理，一時大概沒有危險。』

停了一刻，寶芬的父親也來說：『已經親自去見過王士珍，他已答應立刻寫信，極力想法子放釋立夫。』

莫愁聽了這兩方的話，略爲定心。黛雲也在傍晚時來探問。正要開飯的時候，警察忽然又來，拿出拘票，要拘捕陳三和環兒。黛雲不服，和他們爭了幾句，連黛雲也被帶了去。這樣一來，情形更加不

妙了，大家自然更着急了。不過斷定這是私仇，定有人在中間作弄。商量了半天，決定連夜去具保，以免發生危險，具保手續是請興亞和馮舅老爺辦理的。同時去通知牛志道，告訴黛雲被捕的事。

興亞直到半夜過後，方回了立夫回來。據說交了三千元的保。他們還想保出其他的三人，但因王士珍信中只有孔立夫一人的名字，而陳三等三人形狀又很可疑，所以不准取保。莫愁這天自早至晚，雖很着急，但沒有哭過。這時見了立夫，反而喜極淚下了。

立夫說：三點鐘的時候，由警察廳的司法科長預審，先問他是不是拿自己妹子嫁給一個工人，我回答說嫁的是一個警察，警察也和尋常人一樣的掙錢養家。旁邊站着的警察聽見這話，都笑起來了，約略問過幾句，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問題。」

「環兒和陳三怎麼樣？有沒有危險？」馮舅老爺問。

「這時還不知道，不過我出來時，已看見過他們，告訴他們不要着急，家裏必替他們想法子。」
立夫說。

「此外還有沒有什麼罪案呢？」莫愁也問。

「不很清楚，不過據說牽涉到毀謗官長。一切要等正式開庭審判，才能知道詳細，只要能公開

審判，就不致有意外危險的。」

大家聽了，才稍安心。

翌晨，傅先生到警察廳去請求釋放環兒和陳三，看見牛志道也在那裏保黛雲。因為沒有人告她，而且她是牛懷玉的妹妹，所以不費何種手續，就釋放出來。傅先生問立夫的案子幾時開審，他要出庭替立夫辯護。廳裏人說要請傅先生原諒，審期尙未決定，但定當設法提前。但請求保釋陳三夫婦，却沒有允准。

四天後，居然開庭了，開的是軍事秘密法庭，不許旁聽；不過因傅先生的面子，特許他進去觀審。原告就是警察官，他已經過馮舅老爺的運動，所以報告上也極力的幫忙。承審官是一個穿着軍服的矮個子，滿臉的煙容，先叫過立夫問了姓名年齡籍貫，就說：「有人告你在文字上反對政府，用荒謬的言論煽惑人民，同情勞工，你有共黨的嫌疑。現在拿你所著的文字一篇一篇來講，第一，你在三月二十八日所著的一篇文章中，說政府不該屠殺民衆。」

立夫辯說道：「我知道學生的舉動，是出於熱忱。連我自己的甥女也被殺死了，我自然要反對，並且我所反對的，就是你們所推翻的前政府，而不是現在的政府，那有什麼相干呢？」

承審官又說：「你的文字中，有貪官污吏，跋扈軍人等話，這是毀謗官長，你們可知道我們是來保護人民的嗎？」

說到這裏時，特地回頭去喚勤務兵倒茶給傅先生喝。傅先生因見立夫很長於口才，對答的簡明有理，也就靜聽不言。只聽立夫答道：「官吏不止一員，軍人不止一個，就是在政治最清明的時代，也免不了有幾個貪官污吏，我說的是對這般不好的官吏而發。豈可一概而論。」

承審官又問：「你的思想很不清楚，我知道你是一個孔教的弟子，你也贊成崇拜孔教，那你爲何又發那種樹木也有感覺的謬論。我也讀過孟子，知道人獸之間的分別，就在於辨善惡，如若禽獸草木也有知覺，那豈不是人獸都沒有分別了嗎？」

立夫辯道：「古聖先賢的話，也有種種解釋法，不能斷章取義，如若禽獸等類沒有知覺，那麼堯時怎能率百獸舞於庭呢？」

這幾句話，承審官好似不甚明白，便咳嗽了一聲，改變口話道：「查得你將自己的妹子，在某處山上，並不經過結婚禮嫁給一個工人，有這事嗎？這罪名是很重的。」

「有的，但所嫁的是一個當警察的，並不是工人。」

『他那時不是在你家裏當用人嗎？』

『不過名義上的用人。』

『你不顧主僕名份，上下不分，而且妹子嫁人不用媒證，這還不能說是大罪嗎？』

承審官說完，就叫帶過一旁，另提陳三和環兒上來審問。

先問環兒。陳三是他什麼人，答是丈夫，又問你們結婚沒有媒證，很不合理，你也承認他嗎？環兒說承認的。又問陳三在他家作什麼事，說書記帳房守衛，都是他一人兼作。又問環兒說他是一個僕人，你嫁她，不覺羞恥嗎？環兒說並不羞恥，因為他是一個孝子，即將陳媽這子這節事說了一遍。承審官又向陳三問了一會，傅先生便在這時立起來向承審官說，陳三的確是個孝子，承審官聽了，作出很感動的樣子，向陳三說：

『今天得遇孝子，真是三生有幸，你們夫婦二人無罪開釋。』

但他又宣佈對立夫判詞說：『你們承認散佈激烈言論煽惑人民，將妹子嫁給僕人而不用媒妁，有違禮教，思想行爲，都偏於共黨，理應判你監禁一年，姑念你尙曉得崇拜祖先和尊重孝道，而且有傅先生的關係，格外從寬，判處監禁三個月。』

立夫聽了，頓時失色。傅先生爲他請求減輕刑期，承審官立起來很客氣的向傅先生說：「孔立夫所犯的罪實在太重，無法減輕，很爲抱歉。」

傅先生明知這是牛懷玉的作祟，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好的，務要立夫吃些苦楚，所以也不再說什麼，向立夫安慰幾句，叫他放心不必着急，就帶陳三夫婦回去。

莫愁等知道了，立夫要監禁三月的消息，一時也無辦法，先去獄中打點安排，好使立夫暫時不致受苦，然後再設法營救。

這時候另有一個姓高的，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也被捕了去。他的太太很年輕貌美，爲了要救丈夫，特地親自跑去見奉軍司令，想要求他下個命令釋放；不料那司令竟看上了她，提出交換條件，她不肯答應，於是高氏立刻就被鎗斃，這是立夫被判監禁以後不多幾天的事。木蘭莫愁聽見了，很覺悲慘，又聽說狗肉將軍已被任爲直奉聯軍總司令，一兩天內就要到京，知道他是無惡不作的人，心中更加着急。

那天木蘭去探望莫愁後，回到自己屋裏，總是坐立不安，一來她很關心立夫，二來立夫曾爲救自己女兒阿曼受過傷，所以總要想個法子援救他，剛吃過晚飯，便換了衣服往外就走，僱了一輛洋

車，先赴監獄向看監門的花了錢進去，看望立夫，說了一會話，出來仍坐洋車，到直軍的司令部去求見司令，因為那時直奉共治北京。

見到司令以後，就將立夫的案情告訴了他，然後說全是被人誣陷的，請他平反，下令釋放。並說他的被判監禁，只是爲了一篇草木也有感覺能力的論文，司令聽了很奇怪說：『那有這種事！』

木蘭接下去說：『我聽得高太太和奉軍司令那件事情，所以本也害怕不敢來的，但因知道吳佩孚將軍的部下，都是正直之士，不像奉軍的一團邪氣，所以敢單身來見。』

這司令看見木蘭這樣漂亮，而且深夜來見，起初也未見得完全沒有邪念，但聽了這番話，倒覺不好意思，就立刻裝出嚴肅的樣子，細細問起案情，即由木蘭將怎樣和懷玉結仇，怎麼被誣，怎樣判罪，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懇求司令立刻下令釋放孔立夫。

司令想了一想，竟順從了她的請求，親筆寫一張條子，交給木蘭，並且還喚衛兵好好送出門外。木蘭拿着這張條子，真是喜出望外，就想借司令部號房的電話，先告知莫愁，後來轉念一想，有些不妥，就先回到自己家裏，拉了興亞到姚家同去。

莫愁問她：『這條子是怎樣到手的呢？』

她也不肯細說，只叫興亞陪了莫愁，連夜拿了司令的手諭去迎接立夫。不到一小時，居然已回到家裏。木蘭幹了這件事，立夫當然感入心肺，莫愁於感激中，略有些妬意，興亞則很不快。

立夫出獄後，大家都勸他南下避禍，他因見陳三環兒和黛雲也已南下，也就不反對。但莫愁堅決不許他再去參加政治運動，他也依了，決定在莫愁分娩滿月後，動身到蘇州去。

這時曼娘很安逸，繼子阿蘇已經在大學畢業，在天津海關任職，對待繼母，很是孝順。錢姨太太的二女麗蓮，已由姊姊的介紹，嫁給和姊夫同業的一個西醫，所以錢姨太太也很快樂。

曾太太年老力衰，而且多病，幸有錢姨太太作伴，談談說說，還不至怎樣寂寞。靖亞和淡芳也和好，相安無事。其中只有木蘭處境比較最淒涼，阿曼的橫死，已是極大的打擊，立夫出獄後，她又生了一次大病，幾乎喪命，而興亞這一向待她也極冷淡，她也明知所以，但除了心中暗自氣悶，又有什麼方法，以致不多時，竟變得形容憔悴，很少樂趣的樣子。

木蘭病癒後，阿非夫婦特請孔家、曾家、馮家諸人和愛蓮、麗蓮兩對夫婦到六國飯店去跳舞和吃飯。外客只請了傅先生夫婦二人。這天阿非請客的意思，一來是爲了大姐木蘭新病初癒，見她終日悶悶不樂，故請她去散散心。二來是爲着二姐莫愁一家動身在即，藉此餞行。

他們在飯後就跳舞，可是會跳舞的，在男客方面只有靖亞、阿非、素通和麗蓮的丈夫王博士。女客方面只有寶芬、愛蓮和麗蓮。吃西餐看跳舞，這在曼娘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曾文樸活着時，一定又不會允許她參加的，可是文樸已經去世了。曼娘早就想看一次跳舞，這可真是良機，她現在已是徐娘半老，自己覺得也不會陷入於青春的誘惑，而曾太太也是這樣想。

但木蘭仍然不很振作，時常吸着香烟。興亞想和曼娘搭話，但曼娘好像聽不大清楚，所以也常是答非所問，所以興亞就和隔桌傅先生說話，或是和母親談談。

這時女子已盛行穿旗袍，並已有用奶罩的，所以那天去的女人，也全穿着旗袍。曼娘看見外國婦人穿着晚禮服，上身幾乎完全裸露，羞得幾乎不敢抬頭觀看。又看見男女互抱着跳舞，也覺得很刺眼。直到看見愛蓮夫婦和寶芬夫婦也去跳舞，才自然一些。寶芬先和阿非跳了一次，接着靖亞請她去同跳，跳了沒有幾步，看見一個矮胖老頭穿着長袍，也在那裏和一個女子跳舞，因為樣子很是滑稽，不免多看幾眼，並且也向他的舞伴望望，那究竟是前妻素雲，她穿着極漂亮的旗袍，帶着許多金鋼鑽首飾，但是容顏已經老了許多，而且一臉硬裝出來的笑容，一點沒有自然的愉快。

這時素雲也看見了靖亞，見他的舞伴是一個年輕絕色女子，臉上便現出詫異的神情。轉瞬間，

雙方已離開很遠，在人叢中不再看見。靖亞和寶芬回到自己坐處，告知了衆人，大家也很驚異，急忙轉着眼光四面找尋，才看見他們坐在遠處一個角落中，座中另外還有一個女子，但因人多，看不大清楚。半小時後，又見他們立起來一齊向外走，到門口時並向靖亞等回頭望望。大家在這時也看出另一女子就是鶯鶯。

從口中打聽出來的事實：胖子就是吳將軍，現下就住在這飯店裏，他共開兩個房間，一間他和第三個半姨太太住，另一間不知是第幾個姨太太。他說她本應是第四個姨太太，但因為她原是別人的姨太太，至今也還藕斷絲連，沒有完全脫離，所以只好算半個。大家聽了都笑起來。並且知道侍者所說的，就是鶯鶯。侍者又說，他們在天津租界開着一家大土行和許供人抽大煙的旅館，所有煙土嗎啡和海洛英都是由他的姨太太運送，所以從來沒有出過岔子。那一個姨太太，就是出名的白面（海洛英）大王。這是因為侍者的一個親戚，現他們所開的一家旅館裏當茶房，所以知道的很詳細。阿非給了侍者一元錢。大家且舞且談，一直坐到十一點，才各回各的家。

民國十五年，莫愁生下孩子，滿月後，立夫全家就遷往蘇州，從此立夫就住在寂靜的蘇州城中，專心他的著作。陳三環兒和黛雲，時時有信來，他們都正在參加北伐。

曾太太的身體本來很衰弱，忽又得了腹痛之症，素通疑是腸癌，勸她進院醫治，但也沒有治好。在第二年三月十一日死了。

這年六月，北伐軍進了北京，張少帥也投降了南軍，狗肉將軍逃往大連，於是南北統一了。南京定爲國都，北京改稱北平。

木蘭因婆婆已死，重又提起遷居杭州的話，湊巧有人要買曾家房屋，於是錢姨太太另和女兒女婿同居，曼娘和木蘭移住姚家花園，就把房子賣了。

姚家自從銀屏死後，姚太太每逢她的忌日，必擺供設祭。現在姚太太雖死，白霞却已長大了，對於自己母親的忌日，自然格外鄭重，所以這年銀屏的忌日，特地叫了一班和尚來念經。正在木魚聲鏗齊響的當兒，寶芬的女兒跑進來說：『外面有一個老道士，硬要闖進來，問他什麼事又不肯說，現在已經走到大廳上來了。』

木蘭等連忙出去詢問，等到一見面，才知是思庵回來了，因爲這時的僕人都是新僱來的，所以沒有人認識他。大家見了，非常快活，走到屋裏，互相告訴別後的情形。思庵說他這幾年雲遊了全國的名山，像五台山，峨嵋山，華山，天台山，普陀山……都已走遍。思庵雖是七十二歲的老人，但身體却

更顯得健壯。

思庵知道木蘭要回杭州，自願同去，不過叫木蘭先去佈置，自己隨後就來，又打了一個電報告訴莫愁，並說不久南行。但是莫愁等不及，接到電報之後，就來動身到北京來迎候父親住了幾天，又和木蘭興亞等一同南下。

木蘭覺得從此能實現長久所夢想的鄉村生活，所以心中很快活，他們先預定在蘇州下車，到莫愁家中玩幾天。立夫和孩子們都到車站來迎接，興亞和立夫互相親熱的寒暄了一番，立夫幫着興亞把行李往馬車上搬，立夫穿着大褂布鞋，帶着眼鏡，很有學者的氣派。下車後，他們換上船，因為莫愁家在城外，經過幾座橋洞，漸漸到了鄉村，遠遠就看見莫愁家了。立夫的母親和妹妹在門口等着。環兒因陳三已經在軍隊裏當上了指揮官，所以也和母親搬到這兒來住。

那天晚上，他們想在月光之下吃晚飯，所以租了一隻蕩湖船，在運河裏夜遊。月亮早已上昇，他們的船並未向萬年橋去，是向鄉村方面駛着，河身漸寬，船體靜靜地橫在月光中。搖船女人中，有吹得一手好笛的，飯後，木蘭叫他們把燈火完全吹滅，大家都浴着月色坐在船頭，初次浸潤在南國風光中的木蘭，更感到早就應該遷居南來的。蘇州一帶，沒有北京的莊嚴，可是和平的田園風景，很能

使人陶醉，蘇州女人的美貌，蘇州話的柔媚，着實把木蘭迷惑住了。

木蘭和興亞在莫愁家裏玩了幾天後，就到杭州去，在城隍山下賃了一所房子居住。一切安頓停當後，木蘭竟一洗從前的舊習，換上布衣，親自操作。興亞每天到各處鋪子中去一次，也頗忙碌。阿東入校讀書，阿美在家由木蘭自己教讀。

過了一些時日，興亞漸漸沒有初來時那樣快活了。一天到晚，總是悶悶不樂。但木蘭問他，總說沒有什麼。立夫莫愁來杭州探望他們時，木蘭把這情形告訴莫愁，莫愁說：「男子總歡喜整齊好看，姐姐不應該忽然換成鄉下女子的樣子，使姐夫漸覺看了討厭。」

木蘭聽了，心裏有些相信這話，但一時仍不改變，看興亞究竟怎樣。

立夫莫愁回蘇的時候，興亞送他們到上海。但他在那裏住了一個月，才回杭州，以後又常常到上海去，一去就是五六天。木蘭有一天就忍不住開口問他：「這幾天爲什麼總到上海去？」

「因爲在杭州氣悶，所以去消遣消遣。」興亞說：「不過到了上海，也不過常在跳舞場裏擺擺拆字灘，看看別人跳舞，自己因爲不會跳，從來沒有跳過，此外並沒有絲毫不規則的事情。」

「我並不是要干涉你的行動，不過恐怕你作出失算的事情，所以問問你。」

『好吧，我從此不去就是了。』

此後，與亞竟實踐前言，不到上海去，每天依舊到各處鋪子裏走走，查查帳目。

但過不多久，他的態度忽又變更了。經日坐立不安，好像有什麼心事在身；他以前每逢禮拜日必帶着阿東在西湖邊遊玩，現在也不去了，下午也不常在鋪子裏，木蘭看見這種情形，確定他的變態必和女人有關，恰巧丫環來告訴她說：有一天上街去買東西，忽然看見興亞和一個很漂亮的女子，走進一家飯館。

這時思庵已到了杭州，和他們住在一起，木蘭便將心事告訴了父親；思庵想了一想，即叫木蘭到蘇州莫愁家去住些時，由他在杭州察看和探訪實情，木蘭就到杭州去了。

思庵從此留心興亞的行動，又到丫環所說的那家飯館去訪問了一回。據堂倌說，鄰近就是美術學校，那裏邊的男女學生，去吃飯吃點心的不少，但是每天進出人數很多，所以記不清所說這個女子是不是美術學校的學生。

有一天，思庵在茶葉鋪子裏，看見賬台上放着一個空信封，收信人是曾興亞，下面只寫着『曹緘』二字，字跡非常娟秀，顯見是女人的手筆。思庵細看了一會，依舊放在桌上。

此後思庵就換穿了道裝，常到美術學校左近去察訪。一天早晨，他看見三個女子在校門外樹蔭下遊玩；在談笑當中，聽見『密斯曹』三個字，他就走上前去打個稽首，拿出黃山修廟的緣簿，請她們結個緣。當中有一個穿着綠色旗袍，高跟鞋，燙着頭髮的就說：『我們都是學生，沒有錢，請到別處去捐吧。』

另有一女子走過來說：『麗華姊，這道士樣子非常奇特，倒不如請他坐一會，讓我們畫一幅畫，給他幾個錢便了。』

思庵聽了，就坐在一方大石上，讓她們畫。一會已將圖樣打好，穿綠色旗袍的，即拿出兩角錢給思庵，思庵收了；一定要她在緣簿上簽名，她就用自來水筆在簿子上寫了『曹麗華捐洋二角』幾個字。看筆跡和那封信上的字一樣。

思庵又說會看相，另外那兩女子就笑着說：『麗華將要有喜事，替她看看成不成？』
麗華聽了，羞得滿面通紅，叫她們不要胡說。

那兩人又說：『這是黃山來的道士，有什麼相干呢？』
麗華點點頭，不再說什麼。

思庵就拿起她的右手，仔細看了看說道：『你的意中人是一個有錢的小胖子，但年紀應該比你大許多，對嗎？』

聽得三人都大呼奇怪，便叫他再說下去，思庵又說：『可是這事決不能成，因為這人小胖子已娶着妻子的。』

麗華說：『你講的不對。』

思庵說：『我不過憑相而言，對不對自然無從證明；不過，你將來一定能嫁一位更滿意的丈夫，而且爲期不遠。』

思庵說完就告辭回去。到家後，立刻寫了一封信叫木蘭回來。

木蘭回到杭州時，從上海帶來許多化粧品，新式衣服，和高跟鞋，另外還有幾罐咖啡。

興亞問她爲什麼買來這些東西，木蘭說：『這不是你所喜歡的嗎？』興亞當時不甚明白，木蘭爲何又變得這樣奢侈起來。

麗華遇見思庵後第三天，又和興亞在先前去的飯館裏會談了。麗華沒有從前那樣愉快。談了一會，麗華就問他究竟有沒有妻室，興亞承認已娶。麗華問他爲什麼早不說明，他說怕麗華知道此

事要和他決裂，所以未敢說出，並說他的妻子是一個鄉下婦人，極不中意，因此想另娶一個摩登女子。麗華問他是否預備和前妻離婚，興亞說事實上難以辦到，但他和麗華仍可以快樂度日。這話使麗華很不滿意，但心裏又捨不得他，那天分別的時候，兩下心裏都很不安。

兩天後，麗華忽然接到一封信，約她到丁祠去談話。下面具名是『曾氏』，字跡雄勁，竟不像女子所書。麗華本想見一見她自己愛人的鄉下太太，所以到了那天，依約而去。到了那裏，四面一看，並沒有女子在內，想是還沒有來，就坐下來，泡了一壺茶等候，等了約十分鐘，即見有一個穿着最新式衣服的年輕女子走進來，她心裏以為興亞的太太是一個鄉下婦人，當然不是這個摩登女子，不料這女子竟向自己走來，問她是不是曹女士。

麗華此時心知決不會錯，就立起讓坐，以夫人相稱。她乘此仔細打量這位曾夫人，只見他漆黑的頭髮，燙着最新的樣式。胸前用着奶罩，腳上穿着高跟皮鞋，態度從容，舉止嫺雅，竟是一個極摩登的少婦，而看上去，不過二十多歲的樣子，自己長的還不如她，所以非常奇怪，不禁說道：『夫人原來還是這樣的年輕啊！』

木蘭說：『我聽說我的丈夫，近來常和女士會面，所以急要和女士談談。』

「您真是會夫人嗎？何以會先生說……」

麗華說到此處，木蘭笑而問道：「他說的什麼。」

「我真不知從何說起，我起初不知道曾先生是有太太的，所以敢和他接近；前天我問了他才知道，但夫人是這樣年輕，實在出乎我的意料。」

「大概他告訴你，他的妻子是一個很難看的鄉下老婆吧。」

「他也沒有說得這樣過份，但我真不知何以他有了這樣漂亮的太太，還要……」

「我比你大幾歲，知道的要多一些，你沒有聽見過北京的俗語，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好的話嗎？」

麗華就問她是不是從北京來，原籍何處，木蘭說一向住在姚家花園，她就是姚思庵的女兒姚木蘭。這話使麗華更加驚訝，不禁脫口叫道：「你原來就是姚木蘭啊！夫人不是有一位小姐在示威那一天被害的嗎？」

兩人又說了半天，木蘭並沒有逼她和興亞斷絕往來，麗華却心中紊亂，不知從何說起。分別的時候，她又向木蘭說：「夫人，請原諒我的過錯。這次能和夫人見面認識，實在是我的大幸。」

木蘭自從見過麗華後，曉得了她的爲人，心裏便安定了許多。

麗華回到校裏，心裏很難過，現在既已曉得會興亞的夫人，就是北京有名的美人姚木蘭，自己當然不便再和興亞親近，所以不免要恨興亞的欺騙自己，和自己的過於魯莽，正在悔恨交加的當兒，又接到興亞一封來信，約他在星期日相會。她接了信，正不知如何答覆的時候，木蘭也來了一封信，信上大略說：上次會晤，雙方能開誠佈公的談話，非常欣慰，自己本是富家出身，因受的刺激太多，所以情願隱居鄉間，椎髮布服，作一個鄉間婦人，初不料竟因此引起了丈夫的憎嫌，而到外邊去和別的女子發生戀愛的事情。如果麗華還未陷入深情，以立刻斬斷情絲爲妙，如若不能，也應緩緩的進行，不可魯莽，可來和自己商量解決的方法。並約她星期一在前次同時同地相會。麗華見這信寫得很懇切，極爲感動，但一時不懂所謂解決方法，指的是什麼；於是一面寫信回絕興亞，說星期日功課忙，沒有空閒，一面回復木蘭，屆時一定到所約的地方晤談。

第二次會面時，兩人已親熱了不少，略略談了一下後，木蘭很坦白的向麗華說：『如果你實在捨不下興亞，儘可嫁給他作姨太太，我平常答應興亞娶妾，而且嫁後一定好好看待你。』但麗華却說不願作妾。

『那麼你和興亞的關係怎麼辦呢？』木蘭問。

『自然以後和他不再來往。』

『不必這樣決絕，雖然不成夫妻，大家此後仍可作個朋友呀！』

木蘭於是約麗華在星期六的晚上，到木蘭家裏去吃飯。

麗華自從明白了解決這件糾紛的事，心裏方始安定，對於木蘭非但不怨恨，反而很佩服。

但興亞見麗華態度忽變，拒絕和他同遊，很不放心。而木蘭這幾天却故意換穿新式衣服，並在星期五的晚上，打扮好了，和興亞一同去看戲。興亞只以為她意在挽回丈夫的愛念，所以並未疑心到別的上面。

當晚木蘭向興亞說，明天她請一個蘇州的女朋友吃晚飯，叫他那時不要外出，以便會會這個女客，因為興亞也認識。興亞問到底是誰，木蘭說見面便知，不必多問。

第二天傍晚，木蘭先請父親將家中小孩子一齊領了出去遊玩。

麗華於七點鐘到來，木蘭請她進去，將她藏在臥室後面一間套房裏，然後在外房擺好桌子，預備吃飯。興亞等得不耐煩跑進來問：『客人怎麼還沒有來呢？』

『不要忙，客人在裏邊洗手呢。』木蘭說完，一面將洋燈旋亮一些，一面高聲問道：『預備好了沒有？』

說完就走進裏房，和麗華攜着手一同出來。

興亞見了，吃了一驚，他本有些口吃，這時更說不出話來。兩人細說一切經過，他才知上了她們的當，臉上很有慚愧之色，但木蘭和麗華反而安慰他一番，他也覺悟了自己的錯誤，自認不是。飯後，思庵領了幾個小孩回家，木蘭給麗華介紹，麗華看了很覺奇怪，大聲問：『你就是黃山來的道士嗎？』

『是的，這兒就是我的黃山。』麗華想着也好笑起來。從此興亞和木蘭重歸愛好。立夫和莫愁來時，知道了這事，也都覺有趣。

民國二十一年秋，阿非寶芬到杭州來探望思庵，這時立夫、莫愁和陳三夫婦也來了。寶芬告訴大家北京一些親戚們的近況，曼娘兒子阿蘇所娶的媳婦最近死了，遺下一個男孩，曼娘又得像從前扶養阿蘇一樣，扶養這個幼兒。曼娘和珊瑚兩個寡婦，很是要好，兩人年歲相仿，又各有一個男孩子，珊瑚的孩子白霞，已由專門學校畢業，和阿蘇結為好朋友，阿蘇在天津海關任事，曼娘怕他危險，

想叫他辭去海關的職務，曼娘還想給阿蘇再娶一個媳婦。陳三這時却賦閒在家，思庵也要去看看。珊瑚曼娘，於是思庵陳三夫婦就同阿非夫婦回到北京去了。

這幾年來，木蘭的生活，比較很安靜，夫婦二人都相安無事。立夫積數年間的苦心研究，出了一本著作，漸漸有點聲望，在蘇州的一個大學當了教授。有一次，到南京去，偶然遇見一個姓魏的，就是當年參奏牛志道的那個魏御史，現在南京監察院做事，將近七十歲了。據他說正缺少一個幫手，要立夫去幫忙，於是立夫就到那裏幫他辦事了。

思庵到了北京，就不願回南，他這年已是七十九歲，和兒子阿非住在一起。

民國二十五年的六月，木蘭和莫愁都接到阿非的電報，說父親病重。他們急忙趕到北京去，只有立夫因為職務的關係，隨後再去。到了北京，看見思庵已睡在床上，不能起身，但神志很清。姚家的家族和親戚，因此又聚集了一次，倒是一件樂事；但也是一件悲哀，因為在長久的歲月中，各人的生活上都有了種種的變化，珊瑚已經在去年死了，白霞和一個上海大學的女學生，以前是籃球選手的一個女子在北京相識而結婚了，曼娘今年已經五十，頭髮都白了。曼娘的兒子阿蘇，先妻死後，聽母親之勸，又娶了一個後妻。木蘭到了北京，看父親後，立刻就去看曼娘，兩人見面後，歡喜的了不得。

談了許多別後的話。

陳三從天津趕來時，立夫在那一天從南方趕到了，姚思庵身體雖然衰弱，精神仍然很健壯；他看見了立夫，就問他道：『立夫！你的工作方面怎麼樣？聽說你寫了一篇『科學與老子哲學』的論文，你應該對這一方面更研究一下，出一本書才好，那種書是與世人有益的。還有一本書，你也應該出的。就是『莊子的科學的批判』書中要一一加以詳細的註解。莊子在遠遠的古時，就已看出了宇宙間的無限的大，和無限的小。實際上宇宙中由望遠鏡看時，確有無限的大，用顯微鏡看時，又無限的小；莊子又說出了光速，聲音，以太，明暗，虛無，人生，生命之無常，天地的陰陽，治者與被治，積極與消極，由現在看起來，只有驚嘆而已。』

思庵已經衰弱得只剩皮包骨，但是他仍能滔滔不斷的說出一大篇話，而這些話，又不能不使立夫感動。

『當然，一定要出版的，』立夫回答說：『近代學者所高唱的相對性原理，早就由莊子說出來了，關於種族的進化，莊子也早提到的。但是我現在已拋開了學問，從事掃除人類害蟲的工作了，這也許就是實際的人生。』

「不，這世上人類的害蟲太多，掃除不盡的，越除越多，這就是人生，也就是宇宙的實相，看着吧，我死後，不久就要有戰爭了。」姚思庵說：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木蘭問。

「後來的事，你們自己明白吧。」

思庵好像有點疲乏了，立夫和莫愁就走出病室，室中只剩下木蘭一人。

「曹麗華怎麼樣？」思庵問。

「他結婚了，已經生了小孩。」木蘭說。

思庵笑了笑說：「我所應作的事都已作完了，我死後，你們各自好好的作去吧。」

「爸爸，您說靈魂到底是不滅的嗎？」

「是的，我相信。我死了，肉體雖亡，我並未死，仍然存在着的。人類是永遠不死不滅的。肉體雖亡，在這宇宙存在之中，生命却是永久繼續着。人類當然不能戰勝自然，但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故人即是自然，自然即是人，肉體雖消滅，物質和元素仍然殘留，何況生命呢？」

姚思庵雖然身體已弱，可是並不死，這大概是因為精力尚未全衰的緣故。木蘭和莫愁也只能

在北京多住一些日子。

這時阿非已在北京禁煙局任事，陳三當他的助手。有一天，他們得到一個報告說，某處街上有一個極大的海洛英製造機關。阿非就帶了陳三和手下的人去搜查，立夫因要收集監察院的報告資料，也跟着同去。竟找出許多機器，大批已製成的海洛英，拿住幾十個工人，和這機關的一個女主人。這女子是在將要跳上汽車逃走的時節，被陳三拿住的。立夫一看，竟是素雲，阿非還是小時見過，隔了多年，已經不識，由立夫道破，再仔細一看，始知果然是她，就將她和工人一起捕到局裏，監禁起來。阿非等回到家裏，將這事告訴了衆人，思庵也知道了，就說：「她雖然已和曾家脫離，但從前總是親戚，而且冤家宜解不宜結，勸阿非設法釋放她。」並且叫阿非將她私下接來，極力的勸說一番，素雲看見大家都快快活活的，本已異常感觸，經思庵規勸，也知悔悟，決心以後不再作這種壞事。阿非因父命難違，只得在報告上替她開脫，因之她也就恢復自由，依舊回到天津。

姚思庵在不久以後，就去世了，一家人都痛哭不已。木蘭莫愁兩對夫婦，在辦過思庵喪事後，依舊回南邊一居蘇州，一居杭州。

八月中旬，他們和偉大的古城北京告別了，乘車由哈德門大街走過時，眺望着素日看慣的路

旁的商店，都感慨不已。走過東單牌樓的時候，阿非叫汽車夫向西拐，從天安門那邊走，爲着再想看一次紫禁城的黃色琉璃瓦。五六天以後，他們到了上海，先住在旅館裏，然後打電話給木蘭和莫愁。陳三夫婦和黛雲，此時已到山西去，素雲和鶯鶯，却在戰亂中死去了。曼娘向來膽小，戰爭一開始早已帶了阿蘇夫婦和五歲的孩子，逃到鄉下去，但她也在戰亂中死去了。

不久，木蘭夫婦和莫愁夫婦，都到上海來了，大家乘此機會，又歡聚了幾天，然後木蘭莫愁才各回蘇杭，但料不到此次一別，又都四處分散了。

一路上或走或停，在除夕那夜，借宿在天台山的一所道觀裏，天台山是浙江省的勝地。觀裏住滿了難民，道士和興亞等談起來，因爲和姚思庵認識，所以特別款待他們，還將自己的一間屋子借給他們住。木蘭回憶小時拳匪作亂的逃難景况，因此引起了許多感觸。從那時到現在，不知曾經發生了多少變故，現在一家人都已離散了，立夫莫愁在四川，陳三環兒和黛雲在山西，阿非寶芬和靖亞淡芳在上海，曼娘已死，最後她又想起在軍中的阿東和肖夫。她感到像河流一樣莊嚴的「時間」，而自己一家的事蹟，正是「時間」所描畫出來的故事，而且是千古的都城北京所發生的，僅僅一瞬的小變故。

第一輯全部十二冊

林語堂代表作

現代作家選集第五集

編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發行者

上海北四川路三八九號

三通書局

印刷者

三通通書局印刷所

門市部

上海北四川路三八九號

上海四馬路中三一號

分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五四號

新北京興安大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各國各大埠各大書局

現代作家選集

第一輯

二十二代表作

6	5	4	3	2	1
冰	林	茅	周	郭	魯
	語		作	沫	
心	堂	盾	人	若	迅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12	11	10	9	8	7
丁	田	葉	巴	徐	郁
		紹		志	達
玲	漢	鈞	金	摩	夫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二十日發行



價廉物美 到處風行
日語會話自通

本書在日語會話書中，銷行最廣。今已十六次出書，頁以編排醒目，取材實用，始克臻此。爲適應新時代，日語爲人人所必研，諸君有志於此，當以此書爲階梯。售價極廉，自尤爲讀者所樂聞也。

研究日本語文的良好導師

日本語文鍵

蘇勉知著述 岩尾正利校閱

日本口語與文法不同，吾人進研日本語文，必須真切了解口語與文法之運用與真諦。本書乃唯一適合國人進研日本語文之書籍，對日本語文之淵源及其特徵，詳加闡述，文法條例，更分析透澈，遇不易明瞭處，另加圖解說明，立可融悟。


本書係分課撰述，大中學採作教本，尤爲適宜。

中日語文研究書中之皇座

中日會話集

丁卓編著

本書出版以來，荷蒙研究語學人士紛紛購讀，九版出書，連印連罄，行踏達數萬冊，現應讀者需要，添註中國國語讀音，並於卷首加載國語上海語兩種「聲音概要」，全書內容，增加九十餘頁之多，對於促音長音等皆加記號，且於日本字母圖說中加入國音國字，初學者亦可一日瞭然，故定價雖稍貴，實際上極值得也。



袖珍 日華新辭典

文字爲溝通文化之津梁，欲研究一國之文化，必須先學一國之文字。而今時代更迭，日本語文，尤在人人有研究之必要。辭典爲吾人案上之導師，研究日文，如能獲一完善之日華辭典，更易收事半功半之效。本書以國內初學者爲對象而編著，每逢一難解之品詞，卽於詳盡的釋義之後，附以切於實用之例句，且繫以漢文解釋，一經共閱，既明義理，又知用法。裨益學者，無逾於此者矣。

工具書中必備之工具書

自然科學辭典

鄭貞文主編
每冊定價四元

自然科學爲重於任何一切學問之學問，格物致知，昔賢早已注重，近世富強之國，無不由於自然科學之發達。本書係綜合各科科學而編輯，由各科專門人才分任其事，蒐集分釐，積日累月，始成巨帙，萃八千餘條之名詞，都一百六十萬言，包羅全部自然科學，內容豐富，材料新穎，如天文學上之冥王星，物理學上之有聲電影，化學上之毒氣等，均詳爲解釋，利便學者良多，不特各大中學校各圖書館悉應購備，卽各級學生各校教師，均宜人手一篇，爲自然科學之參考，蓋所費微而用途殊廣也。

三通書局印行

用適修自

基本日語讀本

著 張 毅 張

特色一斑

本書之編著，係專為一般日語專修學校或日語補習學校教本之用，有志學習日語者，用此書自修，亦甚相宜。

本書之編著分一、二兩篇。第一篇專論發音，臚列所有規則，並附單語，以作練習，第二篇專論基本語法，以口語文法為立腳點，按照品詞順序說明，使讀者完成其日語之全般知識。

本書能以最少之課數作成有系統而完備之書籍，俾於三個月內，教授完畢。

本書另有附錄，分譯文，註解及文法，三路解釋，使教者有所參考，讀者便於自修。

初版新書

- 新中國遊記
- 怎樣保持健康
- 趣味的遊戲算學
- 東亞綜合體之原理
- 中國哲學史
- 印度哲學史
- 教學指導
- 教師節與教師幸福
- 小學集解

- 樸士著
- 恆如著
- 張駿嶽著
- 谷口吉彥著
- 胡逸名譯
- 秋澤修二著
- 汪鼎三譯
- 秋澤修二著
- 劉執之譯
- 張駿嶽著
- 張駿嶽著
- 清張伯行集解

學習日語小叢書

本叢書為初學日語最精彩之讀物，內容極有趣味，每篇附以漢譯並註釋，暇時研讀，進步極快。貫通日語，指日可待。

第一輯

每册一角五分
◆ 三角

1. カジトカニ
2. ハトノオハカ
3. 一ツノコトカラ
4. ハルオノオミヤダ
5. トオトイギセイ
6. クジヤクノジマン
7. ウサギノオツカイ
8. カチカチャマ
9. ハナサカジイ
10. サルカニカツセン

三通書局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8633B

年 → 500
(24)

8875

